

當代名人創作叢書

沫若代表作選

沫若
郭沫若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當代名人創作叢書

沫若代表作選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3 0407 4962 8

序

郭沫若先生是四川嘉定府人，現年四十五歲。日本福岡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可是他的志願並不是醫學，而有志於文學。在帝大時即對於文學有非常熱烈的嗜好。如女神等都為當時所作。自帝大畢業後，便完全投身於文藝運動，與郁達夫成仿吾等，組織創造社，主編創造季刊，創造月刊，創造週報等，並努力於寫作，在當時——中國新文學運動尚在萌芽時期，確實可算是異軍突起，創出中國新文藝運動的一個新紀元。郭氏即為大眾所注意，尤為一般青年所信仰和歡迎。

郭氏的前期的思想是藝術至上主義，而行動完全傾向浪漫主義的；那時的創作如女神，星空，瓶，落葉等，翻譯介紹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都可見到氏之前期思想的表徵。從五卅事件爆發，氏之思想突受影響而轉變，氏之提倡革命文學，亦在此時開始。

一九二六年氏到廣州主持廣大大文科。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氏即投身於革命的實際運動，革命軍抵定武漢，氏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後因國共分裂，氏復捨去政治運動，仍度其

文藝生活。現留居日本，對於中國文藝運動的努力仍未稍懈，在國內各大雜誌上常能見到氏之新的作品和翻譯。

郭氏乃為現代中國文壇上的極出的人才，他底作品所以受人歡迎和讚賞，自有其特色的優點和價值，無論他底前期的和後期的作品，無論他底小說，詩歌，戲劇，或小品文等，都有其特色，優點，和價值，都為一般讀者所珍愛的；所以，我們現在編選他的代表作出來，無疑地為一般讀者所希望而歡迎的。

但是我們對於郭氏代表作的選擇，與其他諸家的稍有不同，因氏之作品實在很多：這裏為原定字數篇幅所限，只能盡量選其近作，不選前期舊作，好讓讀者多看些新鮮的作品。將來我們也許還要編選一部續集，把他以前全部作品中的精華選出來。這是兩全其美的方法，也就是為了更有利於讀者。

民國廿六年三月五日 編者

848
636-648

郭沫若代表作選目次

第一輯 小說

北伐途次.....一

武漢時代.....一一二

雙 簧.....一六五

第二輯 故事新編

賈長沙痛哭.....一七三

司馬遷發憤.....一八六

楚霸王自殺.....一九八

秦始皇將死.....二一八

孔夫子吃飯.....二二八

孟夫子出妻.....二三三

中國的勇士.....二四二

第三輯 自敘傳

郭沫若代表作選 目次

993948

初出夔門.....	二四七
幻滅的北征.....	二五七
北京城頭的月.....	二六九
世間最難得者.....	二八一
樂園外的蘋果.....	二九二
我在日本生活.....	三〇三

第四輯 日記·隨筆·詩

離滬之前.....	三一五
我的母國.....	三六〇
癡.....	三六七
人文界的日蝕.....	三七七
民族的傑作.....	三八五
不滅的光輝.....	三八八
俠情和友誼的紀念.....	三九三
我的作詩的經過.....	三九七
們.....	四一一

郭沫若代表作選

北伐途次

小引

在這兒所要敘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軍進攻武昌時的事情。回顧起來已經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歸了消滅，即使還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環境之下也蒐集不起來，所以我現在只能夠根據着我所參加過的一部分寫出，而且是根據着我的日漸稀薄下去的記憶。因此我這篇文章只能夠採取回想錄的形式，記憶比較明確的地方寫得自然會詳，記憶比較淡薄的地方寫得自然會簡略。這樣，文章便會流為是斷片的，但也只好聽其斷片。我本也可以如些想像進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觀化起來，寫成一部小說，但那樣反會減少事實的真實性，同時是會發生出許多錯誤的。我將來假如有更適當的環境，能夠蒐集得豐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參加過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的革命的人能夠提供出些材料來，就像我現在一樣



寫出回想錄，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時候一定可以寫出那樣的一部小說或者歷史，要寫出這部著作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因為從廣東到廣東的那個巨大的波動，我是整個地參加過的。

這兒要從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離開長沙時寫起。要從這兒寫起的是因為從長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這一段落中我特別要紀念我的一位陣亡了的朋友。這位朋友雖然陣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陣亡了的將士一樣，除少數接近的幾個人之外，連他的名字都是沒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現在要大書特書地寫在我這篇回想錄裏，但我相信總不會是像寫在水上的一樣罷，但這不是說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說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這易朽的記憶中離析了出來，讓讀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種子隨着風飛散到了人間。

政治部到了長沙是駐劄在舊時的省議會裏面的。主任的鄧澤生常住在司令部裏面參預着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大體是由我在主持。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是在準備着第二天辦祝捷會的，慶祝岳州的克服；在當天晚上

要舉行提燈行列。下午四點鐘的光景，大家正忙得來有了一個段落的時候，鄧主任突然下了命令來，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分爲先遣部隊和留守部隊，先遣部隊於當晚八時由長沙車站出發前進，留守部隊暫時留守在長沙。

從那陣工作人員和夫役大抵在一千人上下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來組織成了先遣部隊，把所當需要的物品通同指配停當了；在六點鐘的時候便指定了統帥的人把全部人員領向車站。

我和祕書的李德謨也是屬於先遣部隊的。但因為離開開車還有兩個鐘頭的餘暇，便偷了這個餘暇來到附近的澡堂裏去。當到那樣二伏的天氣，到了長沙將近一個禮拜了，我們是沒有洗過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氣怎麼也不能忍耐。洗了一個澡真是異常的舒服。走到街頭來正要打算坐人力車趕到火車站上去時，但是人力車夫已經罷了工了，因為已經七點鐘，提燈行列開始了，車夫工會的工友都是要參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漸擁擠了起來，即使就有人力車，也是到了礙難通行的地步了。到這時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嚮導，拚命的向火車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車站門口的時候，俄顧問的翻譯紀德甫和幾位部員向着我們簇湧上來，異口同聲地叫着：

「啊，你們到那裏去了來？鄧主任在大發雷霆——說要搶斃你們呢！……」

看錶也只到七點半鐘的光景，離開車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這發怒的原因使我一時沒有把捉得着。

紀德甫是要時常跟着俄顧問的，他也是常住在總司令部裏面的人。他們——鄧主任，俄顧問和他——是七點鐘到的車站，看見先遣部隊的人員都已經上了車，以為我和德謨一定是立刻會到的，便把開車的時間提前了半點鐘。這個情形我們自然是無從知道的，而我們在洗澡，他們也是無從知道。就這樣在時間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點齟齬。

匆忙地趕上月台，在昏濛的電燈光中看見在最後一架車廂的門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鄧主任，他的頸子是硬擎着的，頭是照常微微偏在右邊。

「到了嗎，唉？」他含着怒氣的聲音遠遠地在向着我們這一羣人發問。

「到了，到了，」別的人替我們答應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沒有入力車的話向他說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幾聲，把硬着的頸子微微地點了幾下。最後是說出：「好啦，我們開車啦。」

車是普通的二等客車，因為車上的電燈機關被北軍破壞了還沒有復元，車廂中只是點着幾盞馬燈，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顧問的鐵羅尼坐在後面的一個車角上，他看見我們上了車，便跑來拉着了我的手，很親藹地用德國話向我叫着：

「Genossen K.! Wie haben sie gesind?」(K同志，你是怎麼了的。)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國話來和他說了一些。他們都退到那個車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覺得很有點沒趣，就像做錯了什麼事的小孩子一樣，只好遠遠地退在另一邊的車角上去默坐起來。

不一會火車也就動了，在昏暗中把駐劄得還不上一個禮拜的長沙留在了我們的後面。

二

車廂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樣的暗淡。夜以繼日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求有功只想無過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想要偷閑去洗個澡，竟鬧出了這樣大的笨事。洗了澡後的舒

服已經被趕向車站時所跑出的汗水沖洗乾淨了，而在精神上還受了一次的「槍斃」。一些沒趣的只想向自己發怒的簡單的念頭在腦中洄漩着，洄漩着，自己不想向別人說話，別人也沒有人來向自己說話。

火車跑了大約兩個鐘頭的光景停止着了，已經到了目的地的汨羅。

在昏暗中又下了車來，車站的情形是怎樣，並且是在那一個方向，都摩不準確。天上沒有月光，連星影也都沒有一個，主要的幾個人借着馬燈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坎台上，坎台是面着石板的。在那兒規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傳出去了。當晚就地露營，明天清早六時向目的地出發。

鐵道路線的旁邊不一會便生起了幾堆火來，是準備夜飯的，部隊忙着出發，連夜飯都還沒用。

鄧主任的怒氣似乎還沒有解息，他依然沒有向我說話。平時他對我比較是沒有秘密的人，這回却好像成了木雕的哼將一樣。這次突然的出發究竟爲的什麼。岳州已經克服了，火車不日便可以開到岳州，爲什麼我們還要趕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鐵路而是向着東北，並且

也不當大道，連普通的地圖上都沒有路線。我們最後的目的地究竟是在那兒？我們的使命究竟是什麼？……這些他對我全沒有說明，也沒有對我說明的意思。我覺得他對我有這嚴守秘密的必要，就是在車站上略略誤了一下鐘點（其實離開車前還有幾分鐘），也不應有那樣長久不解息的怒氣，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頭也掉過來在對着他表示不滿意了。

一胡亂地在露天中把夜飯用了，因為天黑，又因為明朝一早便要動身，各人用的行軍床都來不及取出；鐵羅尼顧問和鄧主任和着衣裳便在那石板面的坎臺上倒睡了下去。我很驚異，同時也很佩服他們，怎麼在那樣硬的地方便可以睡？紀德甫，李德謨，和我，在這時候從他們的面前退開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覺的地方。我們有不約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個柔軟的地方來睡。

一處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幾株樹子罩着，在馬燈光中照明出來是異常地幽雅。我們便把這兒選定了。德甫把自己揩着的雨衣解了下來舖在草上，德謨也從鄧主任的護兵手裏找了一床廣大的龍鬚草席來舖陳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像是坐上了鋼絲床的一樣，坐起了一個深窩。不一會大家把團囊來做了枕頭，睡下去了。

德甫對於這次出發的動機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訴了我們。

原來就在那天的午後在總司令部開了一次秘密的軍事會議。我們的突然的出發，便是在會議上決定的，因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軍接連地在軍事上佔了決定的勝利，敵人全線總退却，岳州是等於不攻而下的。敵人最後的殊死戰大約是在汀泗橋賀勝橋的一帶，這最後的抵抗如被衝破了，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我們在軍事上要和吳佩孚爭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爭取武昌的。湖北的政權不好落在×××的手裏。我們現在所取的路線便是要去抄截×××，從弧線上趕着去追擊第四軍。因而我們的目的地總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這樣一得到了說明，才好像見了天日的一樣，在這次的出發中便頓然感覺了無限的趣味；因為這兒包含有一個賽跑的競爭心，而我們自己是這賽跑的選手。

說了一陣，因為疲倦，又因為草地的軟和，不知不覺也就睡熟了。第二天的清早由喇叭的聲音喚醒來的時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濕透了的。草席不用說也和水裏浸過的一樣。這個啞謎的解釋自然是不用費力的，因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鬆，由那兒所發的濃重

的蒸氣，在下半夜退了涼後通同結成了露水。到這時才明白了那本是騎兵將校出身在革命戰役中受過好幾次名譽負傷的俄顧問，和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在第四軍做過團長的鄧主任，爲什麼要選着在堅硬的石板上來睡覺的原故。沒有軍陣上的經驗的人，就是睡覺都要迂闊得鬧出笑話來的。不過還好，從廣東出發以來也算經過了一月以上的煨煉，雖然在那夜露裏濕睡了一夜，身上却也沒有發出什麼毛病來。

三

過汨羅江的時候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並不寬，水也很淺，疑心到屈原何以會在那兒淹死。清早的太陽燦爛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淺山中騎在馬上走的時候，做出了這樣的一首舊詩。

屈子行吟處，今余跨馬過；

晨曦映江渚，朝氣滌胸科。

攬轡憂天下，投鞭問汨羅：

楚猶有二戶，懷石理則那？

郭沫若代表作選

政治部從贛東出發的時候是只有兩匹馬的，是鄧主任和俄顧問的代步。到了長沙又添購了兩匹，於是乎我和紀德甫便也有騎馬的份子了。我騎的是一匹老白馬，怕是從長沙的那一座經坊裏買來的。那馬老先生異常的馴善，循規蹈矩地總不肯走前頭，只接在別的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趨亦趨」。但我那時還沒把馬騎會，就坐在那樣的馬上，憂的與其是天下，倒甯是馬下。我最怕的是那騎兵顧問和團長主任，他們騎的馬既比較優秀，而他們一高興起來總愛放點小跑。這樣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採取人道主義的方向，我的馬多是讓給別人騎，或者用去駝行李。但是做起詩來的時候，却把自己誇張成爲了英雄。

渡過汨羅以後的情形便不大記憶了，每天都是在山裏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狹隘的小路。特別是入了湖北境界之後，山多是一些童山，路過的村莊都異常的凋敗，天氣熱，人多，又沒有軍隊式的組織，行動異常的緩慢。就那樣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從新編製先遣隊，把趕不上的人和沉重的行李都留在後面，儘能跑路的和比較重要的人挑選着往前走。說也奇怪，我的體力，特別是腳力，在那時候不知是怎的，真是特別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個站口，總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營和

中休的地點，有時還要為大家燒菜煮飯：因為從廣東帶來的火夫們，扛着幾口大鐵鍋和食具的，在汨羅車站出發後的頭一天，便已經落在後邊去了。

到了二十八日的下午四點鐘的時候，趕到了離崇陽不遠的石城磯，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個人了。一方面在加緊的趕路，但一方面却又躊躇了起來。在山裏跑了幾天，和左右兩翼的軍隊都沒有聯絡，不知道軍事上的情形是怎樣了。逐漸和前線接近了起來，幾時和敵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測度。天色還早，本來還可以趕路，但就因為這樣的形勢，我們的領導者鄧主任便叫我們暫時在石城磯宿營，他和俄顧問兩人騎着馬趕向崇陽去，待有他的命令來的時候我們再定行止。

鄧主任和俄顧問騎着馬去了，在我的幻想裏面，他們兩位就像是兩名勇敢的斥候。

在他們走後，我們便在石城磯宿營。那是小小的一個村落，只有二十來往戶的人家。村子是東西橫互着的，南面流着一條清淺的溪水，人家是面着溪水立在北岸的。我們幾個人，德甫，德謨，宣傳科的副科長朱代杰，和我，住在東頭的一家鐵匠舖裏。舖裏有鐵砧和廢了的爐灶，看那情形是已經好久沒有打鐵的。但那村子並沒有經過兵火，鐵業的廢止當然是另

有原因。問那舖店的一位主人，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但我想到在日本勢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鐵廠是相去不遠的，這明白是手工業被機械工業破壞了的一個小小的角度裏的現象。

鐵舖的第二進有一個小小的橫的長方形的天井，上面是一座廠廳，放着些極舊的桌椅，靠壁有一架頹敗的神龕。

我的一位很忠實的勤務兵把我的行軍床陳在天井的南沿，和舖面緊接着。——說起我那位勤務兵，我現在費了好一陣的追憶把他的名字記起來了，他名叫薛紹三，是福建人，在韶關的時候便開始跟着我，後來還跟着我到過南昌，足足跟過我一年。從長沙出發趕到這石城磯來的途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員和夫役都落了後，連鄧主任的幾位護兵也一個都沒有跟上，他却是始終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軍床和一口小小的鑲鐵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時候，他便自己替我挑着。我趕到了石城磯，還得有行軍床睡覺，那是應該感謝他的勞力。

行軍床面好了，並且是面在屋頂下面的，這是從長沙出發以後的最舒服的一次。把夜飯和應該辦的事情了結了之後，把疲倦得就和乾油魚一樣的身子拉直了起來，很深熟地便睡去了。

「秘書長！秘書長！」

聽着有人在叫，朦朧地從深睡裏醒了來。

「秘書長，鄧主任有信來了！」是薛紹三的聲音。

周圍通是黑暗，他提着一盞昏花的寡黃的馬燈立在我的床頭。

我一翻身起來，接過了他遞給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自然是鄧主任的筆跡，寫着投交給
我，還帶了一筆是信到後交來人腳資二元。

我把信連忙折開來，借着昏黃的馬燈光來看時，大意是鄧主任和俄顧問在九點鐘的時候
到了崇陽，在崇陽得到了前綫上的消息；我軍已過羊樓司，正在跟着敵人窮追。又說他們兩
人第二清早一早由崇陽出發，叫我帶着紀翻譯和李秘書連夜趕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錶來看時是一點半鐘。我問送信來的人，薛紹三又從外面去引了一個人
進來，穿的是長衫，手裏打着一個圓紗燈，上面有「崇陽縣」的幾個扁紅字。看那情形大約
是崇陽縣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裳是濕的，同時在天井中也聽見有微微的雨聲，才知道是在下

夜雨。我叫薛紹三把錢給了差人，打發他走了。一面又把同宿的幾個人叫醒了起來。

把部事文託給代杰，把自己的行李委任給薛紹三，和德甫，德謨兩個人動身的時候已經是兩點過鐘了。德甫帶着兩百塊錢的現洋，讓他坐着轎子——是晚上雇定在那兒的——在前面走着做嚮導。德謨和我都騎着馬。我騎的仍然是那匹極馴善的老白馬，走在最後。

夜雨微微地下着，夜景是一團墨黑。唯一的光只是前面走着的轎上所掛着的兩盞馬燈。馬是老馬，又是半夜裏趕出來走路的，睡眠沒有睡足，走得很是不耐煩的光景。它只是把頭埋着，一面走，一面在地面上哼着鼻孔。你要把馬頸提起來却很要費一番力氣，好在慢慢地走着也可以跟得上轎子，也就聽它去埋頭吐氣去了。

起初動身的時候有點興奮，並由屋內的空氣轉換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氣來，睡意是被驅除了的。走不一會雨也住了，老馬的老漢步却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劑，本來是還沒睡足的暫時被驅除了的睡眠，不知幾時又飛了轉來，襲着坐在馬上的騎士。有時腳擦着岩邊或樹幹，發出些悉率的聲音，有時頭上掛着樹枝，冷的水滴滴在臉上，突然地驚醒來；但昏蒙蒙地沒幾分鐘又睡熟了。由人推想到馬，想那坐下的馬怕有時也是睡熟着的。古人說「盲人騎瞎

馬，夜半臨深池」，我那時的情形可以說是「睡人騎夢馬，夜半赴戎機」；但在事實上也並沒有什麼的危險，馬是仍然走着路，人是仍然騎在馬上的。那時候的情形大約是潛意識在活動，就和夢遊患者在夢中可以行動的一樣。所以事實上就真的讓盲人騎着瞎馬，在月黑的夜半騎到很深的池子邊上去，我敢保險，是斷不會落下池子裏的。以為危險，會落下池子的，只是睜着眼睛的人未曾行過實驗的幻想。

在夜裏走着的情形自然是很模糊的，但就在天明以後的情形我現在也不記憶了。只記得到了崇陽城內時是早晨八點鐘。先是到了鄧主任信上所寫明着的他們所住宿的旅館。到了那兒時，他們在清早六點鐘的時候已經走了。鄧主任還留下了一封信，叫我們向着蒲圻跟蹤前進。

用了早飯之後，德甫坐來的轎夫大約是念到了前途的危險，無論怎樣都不願意再走了，只好在崇陽城裏另外雇了轎夫，在這兒又很費了些時候。我在那時寫了一封信寄給廣東的成仿吾，把出發長沙以後的情形告訴了他，信後附帶了幾行日本文是寫給我留在廣州的夫人的，這幾行信却虧她替我保存着了，我現在把它譯錄在下邊。

「廿四日離開長沙；今晨八時頃到了此地。我軍以破竹之勢進逼武昌，今聞已進展到離武昌城外僅距中國里百五十里之地；大約在二日內便可以攻進武昌，攻進武昌之後便萬事都順利了。」

祝你的健康，並祝孩子們的健康。

我是異常的強健。連自己都出乎意外。

××，廿九日。」

五

崇陽城內的市面並沒有什麼騷擾，城裏沒有北軍的痕跡，也還沒有什麼革命軍的痕跡：因為由通城進攻的第四軍直趨羊樓司，沒有經過崇陽。我們從長沙來的路向不用說是走了好些在路。我們假如先朝羊樓司來，那定然是早把第四軍趕上了的。

由崇陽向蒲圻的道路是平坦的大路，此後的進行可以無須乎用嚮導了。路因夜來的雨很滑，德甫的轎子走得很慢，我們各自騎着馬向前頭走去了。在途中的一個大站上，大約就是地圖上的「洪上」，把馬休息着等待着德甫，聚齊了吃了一頓中飯又走。

天氣異常的炎熱，坐在馬上總是想睡。路過着有樹陰的青草平地時，特別有一種很難克服的誘惑，總使你想跨下馬去，倒在草茵上，睡他一個酣足。有時竟直在馬上便晝寢了起來——在馬上晝寢，這個表現在沒有經驗的人或者會以為是誇張，但其實這是極尋常的事。有些人鬧着神經性的失眠症，以晚上不能睡覺為苦，甚且有因此而自殺的，那種人我勸他去從軍或者做苦工，把閉着的筋肉充分地勞瘁一下，他會弄到要想不睡都不能夠不睡的那種地步。

沿途的風物都是太平無事的景象，在路上走着的農人和行商，都像不知道在鄰近的縣分上有過並且有着劇烈的戰事的光景。因此走了半天倒也沒有什麼特別留在記憶裏的東西。

走到了天色漸漸向晚的時候，路上的行人漸漸的稀少了；直到後來在黃昏中只剩下德謨和我所騎着的兩匹馬。馬走了一天半夜自然也是疲倦了，它們却又知道我們是不會騎的，走到一段田隴上的時候竟至立着不動。沒有辦法只得都下馬來牽着馬走。在那田疇中走着，周圍的淺山由深藍的顏色逐漸轉化成黑影，灰色的暮氣連把自己的情趣都灰色化了。突然起着一種從廣東出發以後從不會起過的恐怖的念頭——在那些淺山裏面萬一有從戰線上潰逃了下來

來的北兵藏著，乘着這昏黑的時候向著我們一衝下來；再不然會有什麼大股的強盜來趁火打劫？……這種無謂的憂慮執拗地來糾纏起來。

德謨也是有點神經質的人，大約也是我的憂慮無形地傳染到了他；素來是少說話的他，愈見沉默著，黑着一個面孔，就和那薄暗中的山影一樣。

好容易走到了一個村莊，問起路來，據說離蒲圻還有五里路遠。我打算走一段黑路，一直趕到蒲圻，在蒲圻或者可以和鄧主任相會。徵求德謨的同意，他黑着一個面孔不置可否。但是要走也還須得等着德甫一道，我們穿過了村莊，在北頭上的一個土地廟前休息着。等了將近半個鐘頭，兩個人交代着跑到村的南頭上去望，總不見德甫的轎子來。天色已經完全入了夜景，又微微地下起雨來了。路是完全看不見的。到了這時候只好決心到村上去找個宿處。

拉着馬又折進村去，扣了好幾家的門都沒有回應。有些人家裏面有湖南兵的聲音，在那兒喝酒，那些自然是第八軍的兵士，不知道是幾時進了村的，我們在外面打門，他們也一樣的不理。最後在村的南盡頭處的一家門上扣着，裏面是漆黑的，起初仍然是沒有人回應。我

們在外邊叫着說：

「我們是南軍的官長，只求借宿一夜，決不擾害你們，你們放心把門打開。」

幾次放大聲音在門外懇求，裏面最後公然點起了亮來，有人的聲息，並且有出來開門的神氣。想那裏面的主人大約是聽明了我們說是官長，又聽見我們的聲音也還不甚粗暴，證明我們是確是官長一類的人；或者也怕是我們那兩匹馬不耐煩地哼着鼻子，蹣着腳的聲音替我們作了證明的。大門結局是開了，一位五十來往的男子點着一盞菜油燈來接着我們。我們又把來意說了一遍，他很慇懃地把我們招待進去。我們問他繫馬的地方，他尤其高興，他說他家裏有馬房；接着又把兩匹馬引進他的馬房去了。

房主人看見了我們並不粗暴，他愈見安心起來了。他把我們歡迎着，好像有些得意的神氣。屋裏很熱，蚊子又異常的多，我們勸他把大門開着；他在廠廳上燒起了火柴來燻蚊子。我們是還沒吃夜飯的，他出門去替我們買了幾升米來，他自己有些存雞，便替我們殺了兩隻，很慇懃地在廚下準備着；又替我們燒了些水來洗腳。

我們坐在大門口等待着德甫，又等了半個鐘頭的光景，仍然不見到來。我剛才替自己懷

着的憂慮又爲他喚醒起來了。他的身上是帶着有我們的盤費的，那兩名轎夫不會圖財害命嗎？天色是已經黑了的，轎夫是兩名，他是一個人，兩個人要結果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嗎？這比潰兵和強盜的想法更近情理，我對德謨說着，他也是在作同樣的想法。

「假如是那樣，我們真是害了他呢，我們不應該把錢讓他一個人帶着。」我這樣說。

「不過他是有槍的，」德謨說，「那兩名轎夫或者不敢動手。」

「近在身旁的敵人有槍也是不行的。」

兩人正在談說着的時候。遠處有光亮現出，向着村上走來。唯一的希望發生了出來，希望那就是德甫轎上的馬燈。

我們走向村外去迎接，燈光漸漸近了。

「是紀德甫嗎？」我們叫着。

「是的。」

那含蓄着歡喜的回應所喚起來的自然是同樣的歡喜。

轎子到了店門口，德甫拿着一枝開了盒的駁亮燈走下了轎來。

看着他拿着槍的情形，我和德謨同時相向着笑了一下。

「我們以爲你在路上遇了什麼事情呢，等了有一點半鐘了。」我對着德甫說。

「兩位轎夫走得太慢。他們說蒲圻在開火，死不肯走快。今晚如在這兒趕不上你們，我還要逼着他們趕到蒲圻的。」德甫說。

「我也本來是想趕到蒲圻的，因為沒有馬燈。」

「那麼好了，現在有馬燈來了，我們趕到蒲圻去。」

「好的，好的，」好一會沉默着不肯說話的德謨贊成着。「我們吃了飯動身。」

德甫也是沒有用夜飯的，我們便走進店去。兩位轎夫吐着很多的怨言，把轎裏的行李搬了進來，又走出去了。我叫店主人也替他們預備飯食。

不一會我們開起飯來，店主人另外開了一桌飯出去招呼兩位轎夫的時候，那兩位胆怯的夫子已經逃得來沒有踪影了。

「糟糕！」紀德甫叫着：「那兩位傢伙早就是想跑的，他們在路上已經把轎錢通同要去

了。」

這樣一來，我們要在當夜動身的計畫便不能實現了。店主人也慇懃地留着我們，叫我們第二天清早一早動身。我們也決定了在他的家中過宿。

那房子是一列二間的建築，前後有兩棟，第一棟接着街面，中間是一個廠廳，前面接着店門，後面接着一個橫的長方形的天井。左右是舖面，那主人有三個兒女是睡在右首的一間的地面上，藏在烏黑的被條下面，自從我們進了他們的家屋之後都駭得不敢出來。左首的舖面是空着的，店主人叫我們在那兒下榻，說那裏面有床，也還有捍麵台。

天井的兩側有過道連接着前後兩棟。第二棟的正中是堂屋，背壁上陳列着神龕，但奇妙的是在那堂屋的天井邊上塑着一個一連有二口鍋的長灶頭。左右有耳房，右邊的耳房便是馬房，左邊是關着的，想來怕是麵房了。

由那房子的結構上看來，那家主人在前怕也是一座大家，後來零落了才開始開麵坊而兼帶着館的生意的，堂屋上的灶頭一定是後來塑上去的。馬房我進去看過，那從前應該是有地板的房間已經成了土面，馬是只有我們自己的兩匹。據那店主人說，他家中在年內接連出了

兩次喪事，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室，他自己的馬就為經營喪葬賣去了，麵房的生意是已經停業的。這位主人又算是經受了第二次的零落，他的前途是只有把剩下的房廊賣掉，成為流氓無屋者的。

湖北的天氣，夜裏就到九點鐘過後都還不能退涼，又加以在廠廳中燒着火燻蚊子，熱得來很令人難耐。德謨跑到門外去，在右面的階段上睡着了。我和德甫走進左側的舖面去。那兒是有兩間房間的，前面是純粹的舖面，在櫃台背後靠着壁陳着一張很寬大的捍麵台，德甫和着衣裳便倒在上面睡着了。我自己又走到那後面的一間小房間裏去，那兒放着一架大花格床，照那色彩和褪了金箔的一些赭色的雕刻看來，怕是那店主人的母親或者祖母結婚時的嫁奩。後手一隻角上放着一張方桌，桌上放着一座紙紮的靈堂，那當然是店王人的母親和妻室死時用過的。那在喪事過後是應該燒毀的東西，而店主人還珍重地保存着，足見他真是窮得有點程度，他似乎是想留來在自己的喪事時使用的一樣。桌下放着一架鉄火盆。房間怕有兩三個月沒經過人住宿，並且也沒經過人打掃，灰塵真是「山積」着的。

床上只是平坦的木板，上面沒有草也沒有草席。我自己決定就在這兒睡下，我去把紀德

肅的雨衣取了來舖在床上，把馬燈吹熄了也就睡下去了。

突然之間醒轉了來，我以為是天亮了，但周圍是一片墨黑。把火柴擦燃照看手錶時，才十一點過鐘，睡了還不上兩個鐘頭。自己還在詫異這突然的覺醒時，頸子上異常的作癢，同時全身都像在發燒的一樣。房裏的空氣悶熱得難耐，便索性起床把馬燈點燃，想到房外去另外找一個地方來睡。

我把面在床上的雨衣揭起來了，奇異的是床板的木面就像在移動的一樣。我起初懷疑着是我自己的眼睛發花，待我再過細看時，這第二次受的一驚比我疑床板的移動還要厲害。真真是見所未見的一個奇景——一床板上都是浮動着的臭蟲！那臭蟲的大眾真好像是戰場上的千軍萬馬，我是睡在那兒就和闖入了小人國的葛理維一樣足足被它們攻擊了兩點鐘，把我從深熱的睡眠中攻醒了來。但是這場仇恨是不能不報的。我穿着膠皮鞋踏上床去，便把那千軍萬馬的臭蟲陣踐踏了起來。我算是打倒了一個臭蟲帝國。同時又感覺着自己的身上是還有敵人馳騁着的，便提着馬燈，抱着雨衣。跑出了廠廳來。

廠廳上燒着燻蚊子的柴火還沒有滅盡，把火撥活起來，把自己身上穿的軍服和襯衫脫下

在火上拌抖。抖下的臭蟲絲也毫不誇張地是「勢如雨下。」它們受着了炮烙之刑，發出了濃烈的異樣的奇臭。

身上的臭蟲大約也掃蕩乾淨了，時間還早，便在廠廳上的一個楊妃椅上胡亂地睡下去了。

七

店主人起的很早，他替我們把早飯弄好，讓我們起來吃了之後也才六點鐘的光景。

要準備動身了到馬房去轡馬，我那匹老白馬睡在地面上很不容易拉起來，兩隻眼睛角上也流着眼淚，看那情形它實在是疲倦得不能再走路了。沒有馬夫跟着的馬是很大的麻煩，在自己的飲食起居都顧不周到的時候，對於馬的飲食起居却不能不加意的顧着。鞍轡要自己轡，馬到疲倦了的時候要自己牽，那馬老先生的用處在我已經是消滅了的，我便率性又講了點子馬道主義，把馬寄放在了麵房老闆那兒。我留了一封信給政治部後來的人，讓他們過身時把馬收下。在我的想法是，那經營麵坊的主人把自己的馬是賣掉了的，那匹老白馬他或者會藏匿起來不肯交出。但就那樣也樂得做了一番順水人情，老闆或者可以把麵坊恢復起來，

本來是在麵坊裏住慣了的老馬又落到麵坊裏也算得是適材適所。不過那匹馬，後來仍然是拉到了武昌，也見得那麵坊主人真是忠厚；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他住的那村落的名稱我也不記得。

夜間住了的雨，清早又微微地下過一會。在赴蒲圻的途中，臭蟲的悲喜劇還鬧了一幕小小的餘波。駝着硬洋的紀德甫是騎着唯一的一匹青馬的，我和李德謨在路上跟着走。德甫把他的雨衣披着，走不一會他就叫起來了，他在自己的頸子上抓下了好幾個臭蟲來。那自然是昨晚的臭蟲潛藏在衣縫深處，在火上沒有抖落乾淨的。惹得德甫在路上又把全身的衣裳脫了下來清掃了一遍。我自己的頸子上也有點囉哩，原來是昨晚在床上放過一下的軍帽裏面，在那皮沿的內部也藏蓄了好些餘孽。

走到八點鐘的時候快，蒲圻車站了，愈和前線接近，空氣便愈覺得緊張起來，沿途遇着的都是士兵，從他們的口中探聽得不少的前線上的消息。據他們說來，汀泗橋的戰事是昨晚結束了的，現刻怕在咸甯一帶開火。總司令部的火車昨晚已經開到了蒲圻。

在離蒲圻車站不遠的地方有一道小河，渡過河便是往咸甯的捷道，有好多往前線去的兵

士都是從那兒渡河的。德謨和德甫主張渡河走去，我是主張到蒲圻車站去把擇生的消息探聽明白了再定走法。他們不肯聽我的話，我同他們也就分了手，約定在咸甯聚會。

我一個人走到車站上去，總司令部的車的確是停在那兒的。我走到那主腦部的車箱去，剛好走到車口，恰遇着白崇禧從車裏走出，他那時是代行着參謀總長的職務的。他看見了我却是先開了口：

「哦，K先生（他對我照例是這樣的稱呼），你也趕到了這兒！」

我問他：「擇生是不是在車上？」

他說：「擇生是昨晚到的，我們的車子是夜裏到的，他到車上來開過會議，今早一早又趕到前線上去了。現在怕在咸甯和贛勝橋一帶開火，陸續的有傷兵送轉來。我們的兵站部準備得太不周到，傷兵拿着沒辦法，我們這火車是又要立刻載着開回岳州的。」他又問我：「是不是要去見×××？」

我答應他：「我是要趕到前線上去的，要去追趕擇生。」

「那嗎你最好是乘火車，停不一會有火車要開到咸甯。」

剛好說了幾句話，月台有哨子的聲音，火車開動起來。我去找着了站長，問明了開往咸甯的車子是第八軍的軍用車，還要等一兩個鐘頭才能開車，因為軍火還沒有載好。

乘着還有一些時間我便在車站上巡視了一下，還有好些沒有搭上火車的傷兵被留在車站上，有的把手掌打穿了，有的把脚打斷了，有的是頭上受了傷已經失掉了意識，呻吟的聲音是異常的淒楚，有很濃厚的硝烟氣和石炭酸水氣。但是却没有見有人吐出怨言，大約也是因為打了勝仗的原故。一切的情形都很雜亂，而在雜亂上是帶着了一層欣喜的彩色。

巡視了一會我又走去找着站長，叫他替我在車上找一個座位。他說他自己不能夠作主，把我引去找着了一位第八軍的營長。那營長很矮小，立在月台上在督促着裝載軍裝包子，是新製的革命軍的軍服和軍帽：因為新附的湖南兵大多數是還穿着從前的軍裝的。

我對那營長說：我是總政治部裏的人，要趕到前線上去，要搭他們的車子。

那營長帶着一個很冷淡的態度，把我的身子上下地估量了一下，他沒有說可，也沒有說不可，只是對着站長說：「車子怕不夠啦，只空着兩個車箱了，連我自己怕都是找不着座位的。」

我看他我把我是看得很下賤，以爲頂高怕不過是一名准尉的司書，但那也是難怪他的。因爲我身上穿的是一套藍布的軍裝，自從由長沙出發以後在山裏跑了幾天，已經骯髒得很有點程度；脚上是一雙襪草鞋套在一雙綠色帆布膠皮鞋上，雨來都已經被泥醬緊了。

我聽着他那樣的口氣，我也沒有管他，各自跑到最末尾的一個空着的鐵皮車裏去了。等到軍裝包子裝到這架空車來的時候，我在車上也很賣了一些氣力，替他們搬運。包子高齊車頂地裝滿了半車，算也裝完了，那營長和他的屬員們最後也上了車來。他對我倒也沒有干涉，我自己也就厚起鐵臉皮來在鐵皮上坐下了。

八

其實我是太客氣了的。在快要開車的時候從月台上湧進了好些人來，大抵由第四軍落伍的夫役。營長的手下人不要他們上車，但也沒法禁止。那些夫役多是廣東人，高聲地反問着：

「吊那媽，耐牟害（你不是）革命軍？耐害反革命的北洋軍？……」
空着的半個車廂已經擠滿了，車子開動了起來，月台上還有些人沒有擠上。

擠上來了的人裏面有一位是第四軍的政治工作人員，本是廣東大學的學生，他把我認出了，他仍然把我叫着「K學長」。他說他是在平江得了病，送回了長沙，現在病好了，要趕到前線上去。他雖然穿的是同樣的藍布軍服，但比較整齊潔淨，沒有像我身上的那樣狼藉。看那情形，他自然是搭着昨晚的總司令部部的火車趕上來的。他揹着一條毛氈和一頂第四軍的特徵的銅鼓帽。他看我坐在鐵皮的車底上，便把自己的毛氈解開來疊着，請我坐，我却不過他的厚意，便拉長讓他和我並坐進來。

我們的坐處是向着鐵皮車的東側的門道的，和那位營長閣下相隔不遠。那位閣下大約是看明白了我比司書生的位置要高得一點，他在打關菸匣要吸菸的時候，公然進了我一枝香菸。後來，在九月間，劉佐龍在漢口行軍長就職禮的時候，我代表着總政治部去出席。在行禮畢後的茶點席上我也還看見過這位營長，他的席次和我離開得很遠，他公然走到我面前來特別和我打招呼，就好像我們是十年前的舊交一樣。可是那營長的尊姓大名我一直沒有攀問過，我揣想他現在怕已經升成了軍長了罷？

車內和車外的情形都是很雜亂的，但是是有光輝的雜亂，一切都好像是浮在了戰勝的榮

光裏。鐵道的兩旁和離鐵道稍遠的路上都像潮水一樣湧着本軍的隊伍。

因爲夜間和早晨的微雨，空氣是很濕潤的，一受着向午的太陽的熏蒸，倍感着燠熱。戰死了的北洋軍隊是沒有收屍的，狼藉在鐵道沿綫的兩側；死後僅僅十幾個鐘頭，已經腐化着，發出異樣的奇臭。汀泗橋是最有名的激戰地，在那兒附近的兩側的湖沼裏面浮無數的死屍，有的仰着，有的伏着，有的側着。（在戰事告了一段結束之後，聽說從那兒撈出了不少的槍械。）那兒的屍臭尤其是厲害。

過汀泗橋不遠，在東側的一段疎林裏面，有三個裸體的綁在樹上的死屍，通是跪着的。一個特別肥，身體異常的晰白而豐滿，頭是垂着的，嘴上有長長的八字鬚鬚。在當着心窩的地方有一個拇指大的槍眼，從那兒流出的血液在白晰的肚子上畫着一條含着潤意的黑線。頸背後插得有一道紙紮的箭標，寫着「正法旅長一名×××」。人的名字沒有看得清楚，餘外的兩名死屍也沒有看得清楚，火車已經跑過去了。那三名軍官自然是由吳佩孚正法的了，吳佩孚親身到了汀泗橋來督戰，無如戰線仍然是潰敗了。但可佩服的畢竟是大帥，連他自己都是要忙着逃命的時候，他却有那樣的閑情來明正典刑。

過了那帶疎林子的時候在東側的湖沼的彼岸看見紀德甫和李德謀兩個人牽着那匹青馬，夾在隊伍中間走着。他們比我先得兩點多鐘，但是瞬息之間火車便已經把他們趕過了。這個比賽恰是我們從汨羅跑路趕到蒲圻來的一個縮影，在山路上跑了五天多，別人的火車只跑了五個鐘頭。

快到咸甯車站時，在一處空地上看見了鄧主任和俄顧問騎的馬，又看見了鄧主任的一位馬弁，那是留在長沙總司令部行營裏的人，乘着昨晚的火車趕來了的。我高興得很，以為這一次終竟把擇生趕上了。在咸甯下了車，我便向那馬弁和馬的所在處跑去。

那馬弁遠遠地看見了我，就傻迷了路的小兒看見了娘的一樣，歡喜得快流出眼淚的樣子。他告訴我，他是在蒲圻車站上碰着鄧主任的，早晨跟着跟到了咸甯來，主任便到城內第四軍軍部裏去了，叫帶着馬在車站上等着，一直等了兩三個鐘頭都不見來；他自己還沒吃早飯，肚子又餓，又沒有一個錢。

我把了錢給他，車站上已經有些賣小食的，便叫他去吃。車站外面的壁上四處都是用白墨寫的留白，是某某團部，某某營部，或某某政治部叫所屬的人員在某處集合或者前進。我

在進口處的壁上找着了一段空隙，便也用白墨給紀德甫李德謨兩個人題着壁報，叫他們在車站上等着；我自己便去找第四軍軍部去了。

威甯車站和縣城是有池水隔着的，池子中間有一條路，擁擠得不堪。另外又有些渡船在補濟着交通，那些船怕是臨時拉來使用的。我跳上了一隻渡船渡進城去，問到了第四軍軍部。但到了那兒時，那兒的留守部隊正待要出發；據說軍部的主要人們是已經前進了，鄧主任也跟着前進了，出發後已經有兩點鐘的光景。

就這樣，這一次的追趕又落了空，我本想跟着第四軍軍部的留守部隊前進，但有德謨和德甫沒有跟上，又怕他們在車站上死等，不得已又一個人折回車站去。

九

在車站上遇着了德甫和德謨，兩個人都走得很疲乏，德謨尤其帶着十分怨望的面孔，就像是我叫他們去吃了苦的一樣。他們說路是怎樣的泥爛，入是怎樣的擁擠，空氣是怎樣的奇臭。特別是還要服事着一匹馬。但這是不能由我負責的；要走那一截路原走出於他們的本意。不過我到了後來，就是在我寫着這篇回想錄的現在，都覺得有點失悔，失悔我自己沒有

去涉歷過那一段路；在火車中坐看雖是舒服，但是那有名的汀泗橋的戰場的情景在我是很模糊的。

咸甯以上還沒有通車，因為前線在賀勝橋作戰，戰事還沒有結束；鐵道上敵人所埋下的地雷也還沒有掃清，時而有從路線上抬轉來的工人，是因為誤踏了地雷受了傷的。趕上前線的隊伍大抵都避開了鐵道路線，檢着小路在走。但是沿着鐵道路線走的人也還是不少；因為路平坦好走，而且比小路接近。德甫和德謨是上了走小路的當的人，我們便決定冒險沿着鐵道路線走去。馬是不能騎的，一匹青馬也只好交給鄧王任的馬弁看管着，叫他在咸甯等候着後來的部隊。

三個人互相隔着五尺遠的光景，在鐵道沿線上走着，起初是很小心的，線路中間有石子面着的部面自然是不敢走，就在所走着的土面上只要稍為有些隆起或新異的地方便要停着脚。但是走過咸甯車站，過了一兩道小橋之後覺得路線上並沒有什麼變異，也就漸漸的胆大了起來，放着脚步不斷地追趕過在我們前頭走着的人。

沿路的兩旁都有北軍遺棄了的物品，刺刀，馬刀，軍服，軍帽，子彈帶，手榴彈，下了

機關的步槍，人的屍首，馬的屍首。那些屍首都還沒有腐化，像汀泗橋一帶那樣的奇臭是還沒有的。

在路上趕過了不少人，在一處山坳處看見了一處地雷爆發過的地方，地上潛的血還是鮮紅的，沒有凝集。血跡在地面上洒了一截路，又折向小路上去了。又在一處看見鐵道上在微微地冒着煙子，當心地走上前去看時，看見了一根枕木在燃着，不知道是怎樣地燃起來了的，我便洒了一泡尿在那上面，把火澆熄了。

被我們趕過了的人中有兩位是我們認識的人，便是李漢俊和詹大悲。他們和我是在長沙相識的。大悲穿着一件白色汗衣，打着一把洋傘，腳上是一雙泥漿了的囉襪鞋，走路的神情很有點狼狽。漢俊比他要好得一些，但頗有點滑稽的風味：他穿的是在長沙買的一件不甚合身的軍服，帶着一頂軍帽，手裏也撐着一把洋傘。兩個人的優養慣了的白嫩的臉和手都已經烘成了桃紅色了。

我們和他們擦身過的時候，問他們遇着過擇主沒有，他們說在蒲圻遇着過，以後便一直分了手。看那光景他們也是昨晚由長沙趕着總司令部的火車到的蒲圻，再由蒲圻一直走路趕

上來的。

就這樣一直趕到向晚的時候，快要到賀勝橋了。在澄清的空氣中，隔着山還聽見前面有機關槍的聲音。我們踴躍了起來，以為這一次總可以趕到最前線了。但到我們趕到了賀勝橋的時候，戰事已經結束了。天色黑了下來，有很多的部隊在離市街不遠的一個村落裏宿營，四處都起着營火。我們去問了好幾處，問第四軍的司令部，有的說是前進了，有的說是紮在賀勝橋的街上，完全得不到要領。

在咸甯的時候，因為城內的飲食店都把食料賣盡了，我是只在街頭賣過一些豆腐乾來當了午飯吃的。德甫和德謨也只在咸甯車站上吃了一些粉條。三個人沒吃中飯地跑了一天，肚子都餓得來不能忍耐；又是星月都沒有的黑夜，要趕路也沒有辦法，只得在一家農家裏去歇腳，託那兒的主人替我們準備一些夜飯。

正在吃着夜飯的時候，詹大悲和李漢俊兩人也趕上來，不約而同地也落到了我們休息着的農家裏。他們是帶着一位下人的，一來便闖進了那農家的內室去，把那家人的寢室佔領着了。那下人回頭又拿了一個空菜匣來，把我們弄好了的飯打了一匣去。我到飯用完後走

進那寢室裏面去看過他們，他們也正在吃飯，菜匣裏面帶着不少的乾糧。我心裏覺得有點不舒服：他們既有那樣多的好菜，爲甚麼看見我們在吃白眼飯的時候不分出一點給我們，要把飯拿到這兒來藏着吃？爲着那樣小小的事情發着大大的不平，自己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覺得真是孩子氣，但當時的實感是那樣，那是無須乎掩飾的。

睡的時候，德甫從農場上拉了兩把稻草來，舖在門道外邊的一隻角落裏，蜷曲着便睡下去了。門道內的小小的堂屋裏面，有一架坑床靠着正中的土壁，德謨便在那上面打橫了起來。我自己取下了一扇門來，和坑床平行着，放在兩個短竹凳上，那便成了我自己的臥榻。疲倦得不堪的人，一睡下去便睡熟了。大約是因爲在熟睡中略略翻了一下身，我門扇便一同倒在地上，發出了蠻大的響聲。我自己自然是驚醒了，連睡在坑床上的德謨也被驚醒了，他模糊地問了我一聲：「炸彈？」

我倒下地時，右腳的小趾碰在了方桌的脚棱上。起初麻木着沒有感覺着什麼，待把兩個短竹凳移開，就儘那門扇陳在地面再把身子睡下去的時候，小趾疼痛了起來；把火柴擦燃來看時，已經起了一個很大的血泡。

10

第二天是八月三十一日，又是一清早起來趕路，連早飯也都沒有吃。這一天關於沿途的記憶絲毫也沒有，大約是因為始終都在鐵道路線上跑，所接觸的情景和前一天的沒有變化的原故。現在所記得的只是自己担心着怕不能走路的路，在路上跑着却也沒有怎樣吃苦。

在傍晚的時候跑到了離武昌城僅僅有十五里路遠的紙坊。聽說第四軍的軍部是紮在紙坊車站上的，跑到車站上問時，又已經前進了。據留守的人說，「怕現刻已經進了武昌。」

聽着這樣的消息應該是要喜歡，但在我自己却把趕路的興會失掉了。每天在路上跑的目的是希望早一刻跑上最前線去參加實際的作戰，但是從汨羅跑到紙坊來，足足跑了一個禮拜，才不外乎是和從前上京求名的「風餐露宿星夜登程」的舉子一樣。德謨和德甫兩人也和我抱着同樣的感覺，我們決定當晚就在紙坊過夜，等明天清早起來再走。

留守處的人叫我們到車站對面的站長住宅裏去，說那兒有空着的房間。我們找了兩升米，便拿過站長住宅去。那兒有一個花園，臨着花園的一帶房廊的東頭的確有一間空着的房間，陳着二尊大床也都是空着的。房間的東南兩面有臨着花園的迴廊，迴廊邊上圍繞着欄

杆。我們到櫥裏去找着了一個小火爐和沙鍋，拿到迴廊上來準備熬點稀飯。同時德甫在園子外又找了些蔬菜來，準備一巨羹在那稀飯裏面。沙鍋的容量頗大，我們儘量地煮着，打算把第二天清早的早粥都一同煮好。跑了一天沒有吃飯，肚子餓得異常，聞着稀飯的香氣真是一種說不出的誘惑。

稀飯讓德甫和德謨兩人熬着，我一個又到車站上去打聽前方的消息。剛走過車站去便下起了傾盆的大雨來，露天上的雜色隊伍都湧進車站來躲避，擠得來真是和新開封的火柴匣一樣。就這樣暫時把我阻止着了。前方的消息是很模糊的，軍用電話似乎受了雨的影響，也打不通。我等雨住了又折回住宅去，看見那兒的迴廊上已經縱橫地睡着無數的人。走進房裏去，看見德甫和德謨兩人睡在近門的一尊牀上，裏面靠壁的一尊上睡着李漢俊和詹大悲，另一尊上陳着他們的雨濕的行李。地板上也睡着好幾個人。原來詹李兩人也同落在這兒，他們在中塗雇了轎子坐來，在路上是淋了雨的。

我問到稀飯上來。

德謨在牀牀上說：「我們弄好了，等你不來，正在吃的時候他們來了。他們也來吃，連

驕夫也來吃。他們說他們有米帶着，吃了再煮，一鍋飯立地便吃乾淨了，連我們也都只吃得一碗。」

我問：「再煮的稀飯在那兒呢？」

沒有人回答。

漢俊在床上叫着他們的下人：「你煮的稀飯呢？」

「我們馬馬虎虎的可以過去，沒有煮啦。」睡在地板上的他們的用人回答着。

「糟糕！」我一肚子的飢火化成了一腔的怒火，很難過抑地想痛罵出來。但只客氣着又連說了一聲「糟糕！」

「不要緊的，」詹大悲在床上安慰着我，「明天進武昌城去，我請你們吃大餐。」

「哼，」我冷笑着，「你担心吃鉛彈。」

我對於詹大悲，特別的感着一種先天的不滿意。我在肚子裏面罵了他好幾聲的「臭官僚」，「投機派」。我知道湖北省政府委員會裏面，是有他的名字的，他這一兩天來的趕路的熱心不外是去搶官做而已。「哼哼，」我自己冷笑着，「國民革命！不外是讓幾位投機的

爛紳士做做新官僚罷了！」——心裏儘管懷着怒氣，但也沒有說出口來。床上已經沒有地方可睡了，地板上也被泥漿的腳踐踏得沒有睡下去的勇氣。我率性負着氣從房裏跑出來，檢着東面的迴廊上空着的地方，和着衣裳睡了下去。睡着和自己肚子裏的飢餓交戰，起初很不容易煎熬，但隔不一會也什麼都不在意識裏了。

一一

九月一號的清早又由紙坊向着武昌城出發。早飯是不用說的，連可以充口腹的零碎的什麼什物都沒買到。

在路上走不好一會，看見田疇間的一段高地上有一座廟宇。我們便避開大路向那廟宇走去，想在那兒找點食物。漢俊也跟着我們來，詹大悲坐着轎子各自往前頭去了。廟宇的名字我不記得了，走到那兒時才是荒廢了的一座，連乞丐的影子都是沒有一個的。

漢俊說：「還是熬着一下，我們趕進武昌城去開早飯啦。」

他說着又各自從田塍上走回大路去了。

我們仍然在山地上走，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些人家，我們便向那兒走去。

那兒是小小的一個村落，有好些農家的兒童們站在村外看着鐵道沿線上過兵，他們是非常高興的。他們看見了我們走近身去也毫不畏懼，有的反是向着我們走來，問我們要空彈壳。

進村裏去，向一家起着炊煙的門首去，說明了我們要買點食物吃的來意，那家的主人非常的歡迎，請我們進門去，通過廳堂，在廳堂後面的廚房裏一張靠壁的方桌上坐下。方桌正對着一道後門，門外是一片廠壩。廚房的另一邊是一個長灶頭，正在煮着豆漿。原來那家人家是做豆腐的生意的。據說平常是送進武昌城裏去賣，自戰事發生以來已經有好幾天沒做生意，今天因為「南軍」勝利了，他們又才開起火來，準備午飯時挑進武昌城去。

村上的人，看見我們到了，便有好些人圍集了來，探聽軍事上的消息。我們根據着數日來的長驅直入，滿相信着先頭部隊是已經進了武昌；村上的人的相信比我們還要堅決。他們說昨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吳佩孚陳嘉謨坐着的火車跑過。接着便是崩潰下來的北兵，接着便是追趕上來的南軍，和吳佩孚的火車相隔得只有兩三個鐘頭。以後便一直連夜連晚都在過兵，過到了現在還沒有過完。村裏人就像自己打了勝仗的一樣，非常高興，他們都稱我們是

「南軍」，有的還在「南軍」上加上「我們」兩個字，他們說：「我們南軍怕有好幾百萬人馬啦。」主人把煮熱了的豆漿和現成的飯，現成的豆腐乾來犒享我們，我們一面吃着，一面和他們談笑。說也奇怪，我們也並沒有向他們宣傳，事前也不會有人向他們宣傳過，他們總口口聲聲的說：「南軍是打救我們老百姓的，南軍勝利了，我們老百姓就有出路了。」受着老百姓這樣期待的「南軍」自然是會打勝仗；但是打了勝仗後的老百姓的出路呢？

突然在後門的廠場上有喧嘩的聲音起來：「把他捉着！……把他狗娘的打死！……把他吊起來！……」大家湧到後門外去看時，一羣村上的人在廠場邊上一排樹列下圍集着，又在曬，又在打。我們也走上前去看時，原來他們是捉着了一位改了裝的北兵。

那北兵被衆人糾打着，口口聲聲的說：「咱不是北兵，咱是南邊人，」但他一口的北方音怎麼也不能改變。

「你這北方拐子！你還在扯謊！你這狗娘養的！——你昨天清早偷了我的雞。——你這身上的衣裳是偷來的。——打！把他打死！……」

有用拳頭的，有用腳蹠的，把那北兵的鼻血打出來了，哀號了起來。

我們把下手的人制止着了，叫大家把那北兵解開。我們對大家說，說那北兵也是我們兄弟，是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也是被逼得沒有出路才來當兵的。他從前就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他一個人不好，是他們的官長不好。又對他們說，南軍裏面也有北邊人，北軍裏面也有南邊人，並不是南邊人就好，北邊人就不好。德甫是山東人，在這兒他自然是提出了一個現身說法的實證。

大家都了解了我們的意思，把敵愾和緩了下來。那位北兵歡喜得流着眼淚，一翻身便向我們磕了幾個響頭。他回答着我們的詰問，說他是河南人，他是參加過南口的戰事的，從河南調到南口，又從南口調到湖北，他們的軍隊是有兩個月沒發餉的。

「你現在是要往那兒去呢？我問他。」

「咱要回家鄉去啦，副爺。」

「你可有路費嗎？」

「連一個銅板也沒啦，副爺。」

我們把了幾塊錢現洋給他，他接到手裏便撲東一聲又在地下磕起響頭來，向着我們三個

入每人磕了一個頭。

「三位青天大老爺，二位救命的活菩薩！咱要賭咒，咱一輩子兒是不再當兵的。」

那人起來向着大家打拱；很狼狽地走去了。有的人在他的背後叫着：「老鄉，你回去傳傳名啦，看我們南軍的官長是怎樣地有良心。」

那人把頭點着，沒有掉過身來。

把剩下的飯吃着，豆腐店的主人對我們說：

「南軍的官長，你老不要着急，隊伍是一定進了城的，你老吃完了飯可以不要再走路了，你老走到鐵道路線上去，走不好還便有一道橋，橋下是有船的，你老可以趕船到武昌，可以趕到文昌門進城，比走路來得快，也來得舒服。」

我們聽着他的話，着實是很愉快，並且也決定了照着他的指示，趕船下去。心裏還暗暗地在耽心，怕所說的船通被北軍拉去了。

把飯吃完了，充分地付了一些飯錢，辭別了店主人出門。他們還把我們送出了村口，遠遠地向我們指示着那趕船的地方。

精神百倍地走回到鐵道路線，雜在一些隊伍裏面走了不遠，果然有一道橋，但是橋下是連船的影子也沒有的。我們還以為船是一定被北軍拉去了，說不定也怕是被自己的軍隊拉去了，不得已只好還是走路。

一一一

愈朝前走，路線上的本軍隊伍愈見稠密，走到後來隊伍是停止着進行的，我們便一直向前趕盡過去。在八點過鐘的時候，走到了停止着的隊伍的最前頭，在鐵道的正中看見了鄧主任和鐵羅尼顧問，和另一個背立着的人在那兒在討論着什麼。他們也看見了我們。擇生把左手的拳頭高舉起來，滿高興地向我叫着：

「呵，你們到了！」

背立着的一個人掉過了頭來，是一位中等身材的古銅色的面孔的人，面孔的印象是平面的。口裏含着一隻大雪茄。

鐵羅尼照例把兩手來握着我的兩手，連連地叫着“Genossen K. Genossen K.”他那黑色的高加索人的一雙眼睛是充滿着光輝和喜悅的。

擇生把另一個人爲我介紹了，那便是第四軍的第一師師長陳銘樞。我是第一次和他見面的。

「還沒進城嗎？」我問着。

「敵人跑得太快，」陳銘樞說，「我們趕遲了一刻。」

到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們是走到了最前線，一方面高興着我們還可以參加最後的一戰，一方面笑着向德甫和德謨說：「我們幸好沒有船趕，真的是由文昌門進了城，現在是成了俘虜啦。」

周圍的風物漸漸映到了稍有餘暇的心境裏來。空氣是異常地清澄的，近處的樹木帶着青翠而新鮮的葉冠，有的還在點滴着夜來的宿雨。

稍後幾步，有一位肥胖而白晰的人，嘴上有八字鬚鬚，頭上戴着尖頂的京帽，穿着長衫和坎肩，坐在路軌上面。擇生把他頤指了一下，對我說，「那是咸甯縣的偽知事。」在那人的旁邊還有幾位穿長衫的人，想來也是由咸甯帶來的了。

我注意着看那知事，看他的樣子很是鎮靜，但他操在膝前的一雙手却掩不着他內心的恐

怖，不住地在發抖。旁邊穿長衫的人有一位像是他的跟隨人，問他冷不冷，他只把頭搖着。我問擇生，「把他帶到前線上來是什麼意思？」

擇生帶着一種惡作劇的微笑說，「我們是要駭他一下的。他昨天清早還在替吳大帥辦差，那曉得今天清早便落得了這樣的下落。」

擇生們是還沒有吃早飯的，不一會有人担了一桶飯來，他們便踞在鐵道路線上吃。附近的農民圍集了好些人到我們的周圍來了，他們也異常的高興，有些人特別送着了飯菜來。

「把一枝槍給我們罷，」其中有一位很勇敢的向着我說，「我們也要跟着你們去打仗啦。」

「打仗不是好玩的，要經過訓練才行，」我對他說着。「我們的戰火還很長，將來要打到北京去。把武昌打下了的時候會招兵，你來應募好啦。」

正在這樣說着的時候，在那澄清的空氣中突然轟的響出了一聲大砲。圍集在我們周圍的農民就像一羣鳥雀一樣驚散了。

「哦，開火了！」在後邊的隊伍中不期然地有好些人叫着。我特別把那位咸甯縣的知事

看了一下，看他的臉色駭得碧青，嘴唇變成了紫色，牙關連連地在發戰。

作戰的計畫早已是定了的，第三師長的張發奎已經先到洪山去了，由洪山的高處砲擊寶陽門一帶。留在鐵道路線上的隊伍進攻中和門和保安門。陳銘樞的隊伍陣在南湖一帶作兩方的策應。目的是希望敵人出城來應戰。

敵人的大砲接着又響了幾砲，是正對着鐵道路線上打來的。砲彈來得很高很遠，在我們的頭上拉着風遠遠飛到後邊去了。洪山方面也有砲聲，似乎我們的砲隊也在應戰的光景。在鐵道路線上的左翼軍取出了散兵的陣線要開始進攻了。陳銘樞帶着了一部分隊伍從田塍上向南湖走去。咸甯縣知事是一同帶了去的，那人不知是遭了釋放，還是遭了槍斃。

敵人的大砲的間隔愈見來得密促，中間夾着了步槍的射擊聲。擇生聽着那槍聲，他很高興的說着：「嚇，敵人開城應戰來了！」

俄顧問尤其高興，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我，照例又用着德國話說：“Genossen K, wir wollen in Wuchon Mittagessen nehmen!”（K同志，我們要進武昌城開午餐會啦！）前進的軍號吹起來了，隊伍逐次前進。我們是沿着大路走的，鐵羅尼走在最前頭，其次

是擇主，其次是我，其次是德甫和德謨，敵人的砲接一連二地從我們頭上的空中響過，我每聽見一次砲響，心裏總要冷一下，頭是不知不覺地總要低一下的。但我看到前頭的鐵羅尼和鄧擇生時，却免不了慚愧起來。那矮小的鐵羅尼，他是騎兵將校，革命戰役時右邊的膝頭上受過名譽的負傷，因此在固有的騎兵式的步法上更添着一層顛簸的意思，愈見像一隻水鴨，但他的頭部却絲毫也沒有動顛。舊時會做過團長的鄧王任也常常是把頸子昂在左邊，把胸脯挺着直黨黨的在走。我自己便也盡力地鎮靜着，想不讓我的頸子動，但到了砲聲一響，頸部的筋肉們就像是成了不隨意筋的一樣，又一齊都收縮了起來。自己太不好意思，回頭去看看德甫和德謨兩人，他們也是和我一樣在把頸子縮動。我自己暗地嘆息着：「沒有實踐的經驗究竟是行不行的。」

一三

起初是每人相隔得五尺遠的光景成着縱隊地進行着，敵彈來得愈見密接了，鐵羅尼和鄧主任教我們走下路邊去向田塍上散開來。他們說路線來得高，五個穿着官長服的人進行着是容易成爲敵人的目標的。我們服從了他們的指揮向左側的路旁走下去。一離開了路線，斜坡

上被昨夜的暴雨打濕了的土是很疎鬆而泥濘的，異常的難走。

走下了坡時看見了詹大悲，他是這緊着坡腳走的，身上的白色的汗衣和小衣已經有好幾處被泥染污了，他似乎是跌了好幾次的跤。看見了他那樣狼狽的情形不免又起出了一番奚落他的心事，我向他嘲笑着說：

「詹大老，你很有軍事上的經驗啦。」

「怎見得？」他問我。

「你懂得借路腔來抵擋大砲。」

沒有等待他有回答的餘裕，又是轟的一聲飛過，詹大老把杖着的洋傘舉起來在頭上擋了一下。

下邊的田地上是取着散兵線進行着的我們的軍隊。人人都帶着一個嚴肅的面孔，進行是很遲鈍的，一些下級的軍官叫破嗓子地在督促着。看那情形的確是可憐的一幅圖畫，要說是和驅着羔羊上屠場一樣，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在我們的前面並沒看見敵人，但聽見有槍聲，有些槍聲來得也很近。驀地有衝鋒的軍號吹奏了起來，下級的連排長高撐起指揮刀吶喊着衝

鋒，向前面突貫，軍隊跟着突貫，我們也跟着突貫。

一面喊着，跑着，跑到前面沒有遮攔的地方，看見了武昌的城郭了。那連接着的通湘門和中和門上的城樓在慘淡的白光中縹渺着，却沒看見一個敵人的影子。在前頭領導着的軍官不期然地把步武停止着了，士兵們也把步武停止着了。敵人從城牆頭上不斷地把大砲轟來，但那些砲手們似乎是很少經驗，也怕是因為連次的大敗已經是驚惶失措，一砲二砲地都打從頭上飛過，落得很遠的去了。砲到不能打準，漸漸失掉了它的威嚴，我自己的頭公然也不再為它低下去了，而且感覺着一種對於敵人的嘲笑的趣味，覺得他們是在放花砲一樣。一些尖銳的步槍聲，拍拍拍拍地連響着的機關槍聲，就好像是一些鞭砲。

現在想起來覺得那次的衝鋒真是有點奇異。不知道是什麼原故，那些軍事上的指揮官在開始衝鋒之前竟沒有派遣斥候去探伺敵情，只聽着槍砲聲便往前衝，結果是向着空氣衝了一陣。這兒自然有一個心理上的遺算，大家以為敵人一定會要背城借一地出城來迎敵，但那知敵人是駭怕了的，衝鋒的結果，只是明白了城裏的敵人是想探堅壁清野的計畫。

不知道是從那兒傳來的消息，又說敵人是由保安門出了城，有一部分隊伍又衝向保安門

去，我們也跟着衝去。

保安門外是有市街掩護的，街坊上很熱鬧，賣飲食的店子早已經在開門做生意了。兩側佈滿着的我們的軍隊都是停止着沒有作戰的。看那情形知道保安門的敵人也還是沒有開門。我們三個人便一直沿着街側往前進，有些下級的軍官注意我們，叫我們留心着流彈。城上的敵人時時在對着街路上射擊，街上的居民和本軍不斷地有受着流彈的人。愈朝城邊走，街面便愈見慘淡，舖口都是掩閉着的。我們一直走到看見了城門口的地方，看見了那嚴閉着的城門。這一閉關真是有點令人失望，同時也有點令人憤恨。一座封建時代的古城，兩扇木製而蒙着鐵皮的城門，就和中國的封建餘孽一樣，到了二十世紀的今日還在發揮它們的威力。我想到那樣的古城，就拿大砲來轟也一定是可以轟破的，但可憐的是在本軍的隊伍中竟連那樣的大砲也沒有，有幾尊新捕獲的野砲已經運到洪山去了。後來才知道那架在洪山上的大砲想要打進武昌城都沒有打到。

從城門邊上又退轉去，在街面的右側找着了左翼軍的司令部，我們走了進去。在裏面的一間客廳裏看見了鐵羅尼和鄧擇生。他們在一座炕床上對坐着，詹大悲也坐在擇生旁邊的一

把椅子上，在和他商量着什麼事情。有好些穿長衫的街坊上的紳士們很匆忙地進出着。

“Genossen K. niharasho! (K同志，不好啦！) “Wir können nicht in Wuchan Mittagessen geben.” (我們不能夠在武昌城內開午餐會啦。) 很有點幽默味的鐵羅尼假裝着一個失望的樣子對我說。

“Vielleicht können wir eine Abendgesellschaft geben.” (或者我們可以開一次夜會的)，我也用我的「不落肯」的德語來和他應答。

客廳正中的方桌上堆着無數的肉心饅頭，我和德甫慕二人不期然地都同時伸手去拿了來吃。自從離開長沙以後整整一個禮拜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吃食過。

敵人既保持着堅壁的戰法，白天的戰事是沒有進展的可能的，大家所期待着的是敵人或者會於夜間出來襲擊。擇生和俄顧問都要參預軍事計畫，政治部的事情照例又全盤託負了給我。計算起來比我稍緩一步的由石城磯來的部員們在日內或者會到，政治部不能不找一個臨時辦公處來集中這一部分人。萬一在日內或者夜間攻進了武昌，各種的標語和布告絲毫也沒有攜帶，是應該臨時寫作的。還有附屬於各軍的各級的政治工作人員也應該召集起來討論一

下在城外四鄉及入城以後的工作的步驟和範圍。政治部的臨時辦公處決定設在了南湖的文科大學（後來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我和德謨兩人便和他們分了手。紀德甫是要跟隨着俄國問作翻譯的，自然也就不能和我們再在一道了。

敵人從城牆上時常有槍砲射出，我們退到着彈距離以外迂迴着向南湖走去。途中路過一些農家，他們於驚惶之中都帶着親睦的氣象，對於我們表示出滿腔的歡迎和信賴。他們並沒有逃避的情形，有些農家在自己的屋子的土面上挖了些坑陷來躲避子彈，讓孩子們踞坐在那兒。

一四

在文科大學遇見了李漢俊和幾位胡北黨部的人，還有在暑假中留在學校裏的幾位學生，其中有兩位是我們四川人，我已經把他們的姓名忘記了。多蒙他們的幫助在學校後部的一段樓房裏找了幾間房間來做辦公處：因為學校的中樞部和樓下的全部是已經被軍部駐劄着了。

那天又忙了一下午，不外是寫標語做傳單，同時利用着大學的學生們向四鄉去宣傳。一直到了晚上我們所期待的朱代杰所帶領的一批人還沒見到來，反是在長沙留守着的一

大部隊和黨紅會的一些女同志（是由廣東附隨着政治部出發的）趕着火車先到了。正在爲安置他們忙亂着的時候，樺主派了人來把我和德護找去。

我們被引到了一處小巧的洋館裏，那不知道是鐵道局的附屬物，還是外國宣教師的住家，是暫時做着軍司令部。在一間精巧的客廳中很雜亂地呈示出一些軍事上的主要人和俄國顧問，鄧擇生和鐵羅尼都在那兒。興高彩烈地有好幾種聲音，好幾種言語，在那兒作着軍事上的雜談，淡巴菝的烟子和氣味是很濃烈的。

擇生看見了我們，他第一聲問我們的便是吃了飯沒有。由他這一問才想到午前在保安門外吃了幾個肉心饅頭之外還沒會和飯見面。他吩咐了那兒的護兵替我們送了兩份來，我們坐在一隻角上和大家的談話不相干地吃着。說也奇怪，在有好些重要的事情都已經忘記了的我，却把那晚吃的菜記得很清楚；我記得是吃的清炖鷄，火候很適宜，味道也很合口。

擇生在衆人的談話中是很熱心的一個，因爲他在前本是軍事上的人物，第四軍的主腦部都是他的舊友，他能講德國話，能夠直接用德國話來和俄顧問的一部分拍談，或者替他們翻譯。在談笑之中也時而有軍事上的報告送來。有一次是第X軍的Y師長派人送來的報告，說

他的隊伍開到了沙湖，他本人是駐劄在鐵路工程處，但那報告沒有遵守軍事上的格式，也沒有記明時刻。會集在那兒的軍官們便拿來做了譏評的中心，擇生譏評的特別露骨。

「連軍事上的ABC都不懂，也在做師長。」

第X軍從廣東出發時是派了兩師人參加的，在未到長沙以前部下的隊伍已經逃走了不少，一直沒有上過火線。在長沙時其中有一團人成立黨部，我代表着總政治部去列過席，那一團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長沙新補充的隊伍，有好些還穿着長衫。但到北伐軍已經兵臨武昌城下了，那Y師長却也神速，用火車載着自己的兵趕到了武昌城下。

「名將的用兵是『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的。」說這話的是那頗以儒將自命的陳銘樞。

擇生又來問了我們一些工作上的情形，我們把下半年所做了的一些事情告訴了他。向他說留在長沙的大部分隊伍趕着火車到了，反是代杰所帶領着的一部分先遣隊和胡公冕所帶領着的一部分的宣傳大隊還沒有到來。「他們大約是在路上沒有趕上火車的，還是我們幾位的脚跑得快些啦，」擇生又很得意的說着，但他却沒注意到他的話是有點誇張：因為他忘記了他自己的脚是踏在馬鐙上的。

他又簡單地告訴了我們一些軍事上的情形，在那一下半天是沒有什麼進展的，只是漢口的劉佐龍派了代表來輸誠，交涉還沒辦妥；吳佩孚在昨晚崩潰了下來的時候便渡過了江去，大約是連夜逃向河南去了。我們的一方面有第八軍派了一部分隊伍由白沙洲繞道渡了江，已經取得了漢陽，早遲要向武勝關進出以截阻北洋軍隊的來援。城裏的敵人沒有什麼動靜，大約是要死守着以等待吳佩孚的來援；沒有援兵到來之前他們是不敢出城的，但當晚自然要提防着他們的夜襲，那倒是絕對地可歡迎的事情。「他們要出城來夜襲，那是他們自己掘自己的墓坑，」擇生用着他愛用的表現法來這樣說。

待我們把飯吃完了之後，聚集着的軍事上的要人們大抵分頭去就自己的部署去了。擇生和鐵羅尼是要留在司令部裏的，我便和德謨又回到文科大學去。

一五

那一天晚上敵人沒有動靜，第一天的上半天也沒有動靜，軍事上的人們有些焦燥起來了。攻城的大砲沒有，飛機也沒有（有由俄國人駕駛的飛機還沒有到，但也不是戰鬥機），對着一座封建時代的古城簡直沒有辦法。

軍事上的人們在中午的時候開了一次會議，決定組織敢死隊，在當晚乘着夜陰運着梯子去爬城。本來是沒有工兵隊的革命軍，政治部在這時候又成了臨時的工兵隊。好在這時候代杰所領率的一批先遣隊和胡公冕所領率的宣傳大隊都已經到齊了，政治部派了許多人到四鄉去徵發梯子和麻繩。梯子是兩塊錢一架，由政治部發出徵發券，被徵發了的人家可以憑券到政治部來領錢。

徵發隊一派遣了出去，絡繹便有好些梯子徵發了來，有些是嶄新的，有些舊得來怕已經有百年以上的高壽；凡是舊的梯子大概都很短，大約是用久斷折了被鋸短了的原故。爬城的地點是決定在寶陽門的東北角上一段小丘上的城壁，那兒的城壁比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長的梯子連着兩架，短的連着二架，大約是可以搭上的。梯子被堆積在南操場上，部裏留下的工作人員和勤務兵，便一同在那兒找紮起來。由我自己的手也找紮了三四架。找紮好了，又抬到學校的門外去。

爬城的時間是決定在午前二小時，在夜半的時候由各軍所挑選出來的敢死隊到南操場來齊集。分成了十人一小隊，每小隊一乘梯子，梯子有四十駕，就由四百名的敢死隊扛荷起

去。

擇生是要跟着去督隊的，鐵羅尼顧問和紀德甫也要同去，我自己告奮勇要求去，擇生不允許。他說我也走了，那裏沒有人主持，主要的工作還是在明天進了城之後。竟連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在東江之役本是有陣地經驗的人，他都不肯讓他去，只挑選了十名的宣傳員帶着一道去了。

由南操場送着敢死隊出校門，已經是兩點過鐘了，看着他們荷着長梯，向黑暗中消逝去。天下仍然沒有星月，一切的燈火不用說是不能點起的。看着這樣的光景，不由得不把易水歌在腦裏的字幕上浮現出來，不斷地起着寒慄。

在敢死隊出發後，一方面作着第二天清早進城的準備，一方面靜候着前線上的消息，但是消息是很沉寂的，只在天色向明的時候，稀疏地聽見了一些槍砲的響聲。爬城的計畫顯然是失敗了。在五點鐘的時候我叫胡公冕到總司令部去探聽消息，結果是沒出所料，因為敢死隊走到城近處時天已經發白，敵人已經有了準備了。

在前線上雖然並沒有直接的交綏，但時而有受了敵人的流彈的士兵送轉來，總司令部的

衛生處是組織得最不完善的，有多少傷兵便一直送到了政治部來。政治部的衛生股只有一位股長和兩位股員，仍然是不濟事的，好在黨紅會的一些女同志是附屬在政治部裏的，她們也很勇躍的幫着做着些救護的工作。

但是到了九點鐘的時候，鄧主任和俄顧問都不見回來，連同着他們去的十位宣傳員也都沒有一個影子。我便決心着和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同到前線上去視察，同時也帶了一位宣傳員同路，便是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幹的少年，在那時是在做着小隊長的。

從文科大學向北走去，不遠更折向東首時，途中有一段路在小春地裏和通湘門以東的城牆平行着是全無掩護的。城樓和城壁很鮮明地現在左側，城上的敵兵都隱約地可以看出。路旁有些短梯子拋撒着，自然是昨晚的找紮沒牢，在途中解脫了的。賓陽門一帶的附郭的居民爲避免前線上的砲火負荷着家財更向鄉下逃去的人，男男女女地在田塍上絡繹不絕。

走到洪山的寶通寺近處，路上有鮮紅的還未凝結的血，過路的士兵對我們說：剛才有一位兄弟才在這兒中了流彈。

寶通寺是衛生處駐劄着的，成了臨時的野外病院，門前很呈着雜亂的情形，但我們沒有工夫進去又往前走。

走到了關帝廟，那兒是前敵司令部的駐劄處。從那廟門走過時，陳銘樞含着一隻雪茄剛好從左側的大門中走出。我那時候很佩服他，覺得他很沉勇，就像是關聖帝君顯了神的一樣。連那在他的後面跟着的兩名護兵，也就像是周倉和關平。

我問我們的關聖帝君：「擇生是不是也在裏面？」

關聖帝君曰：「不在，怕還在前面的長春觀裏面。」

他也是要往前線去的，我們便和着他一同走出了關帝廟的東轅門。

從那兒走出了之後，左側是一兩家人家的背後，右側是一段空地。空地盡處，左側的人家也盡了，接着是在道路的右側又有一排和城牆正對着的人家。那些人家的門戶都是掩閉着的，同時怕已經都是逃空了的。前面的道路上有向午的陽光照着，城牆上明顯地可以看出敵人的，不斷地向那陽光中放射出噉噉的槍聲，把那兒的光景渲染得異常慘白。但無論你怎麼用力的凝視，那些神祕的彈子你是看不出他們的路線來的。我們的關聖帝君長嘆起來

了。

「頓兵於堅城之下，如何是好呵！」他站在路口上，用着唱京戲的口白這樣說，同時又同向着他的兩員站將，提着駁壳槍的周倉與關平。

「你們到這屋後去看看，看有沒有背道好走。」

兩員護將去探尋了一會，轉來報告的是：「沒路好走，」於是我們的關聖帝君把頭搖了幾下又各自走回關帝廟去了。

一六

我們和關聖帝君分了手，各自向那慘白沒有掩護的道路上走去。我們三個人，我走在最前面，周恩壽走在中間，胡公冕走在最後，每人相隔五六尺遠。開始走出四五十步的時候是很心驚胆戰的，保不定究竟是在那一步上便要和一些噉噉地叫着的神祕的東西相遇。但是走過了那四五十步，覺得退轉去也還是一樣了，愈朝前走便愈見冷靜了起來，是由死心塌地中生出來的冷靜。奇妙的是想起了老子的兩句話，所謂「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頗感覺着一種輕淡的滑稽的趣味。

就那樣恍令忽令的走着，眼前用紅牆圍着的長春觀就好像就是長春的天堂。在那天堂的門首遇着了獨立團的團長葉挺。他也帶着了兩名護兵由那兒出來。

「喂，趙子龍，怎樣？」我這祿簡單地向他打招呼。我在當時對外的宣傳是稱揚他爲趙子龍的，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却不會知道奉上這個徽號的便是我。

他只是把頭搖着。

「擇生是在裏面嗎？」

「我也在找他啦，裏面連一個鬼影子也沒有。」

「他該不是戰死了嗎？」

「不會的，我們今天清早一同踞在這兒，隔着牆和城牆上的敵人對打。他叫我去找陳師長，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轉來便沒看見了他。他是和鐵羅尼一道的。」

「陳師長我們在關帝廟的門口碰着，一同走了一段路，他又退轉去了。」

「糟糕！」神經質的趙子龍憤慨着，失了睡眠的充斥着血的眼睛放着異樣的光，嘴唇在戰顫。

我們又各人離開來先先後後地退轉去，葉挺折進關帝廟去了。

由關帝廟的西轅門退出了的我們，走不好遠，在路的左側一座花園的柴門口遇着了鄧擇生和鐵羅尼。他們兩人是坐在那門限上的，紀德甫和擇生的兩名護兵立在他的面前。大家都帶着一個很疲倦的面孔，鐵羅尼的眼眶分外的黑，眼仁充斥着血，向着我微笑。擇生却很不高興地問着我們：

「你們來幹麼？」

「來看看前線上的情形，同時來找你們的，怕你們陣亡了啦。」我回答他。

擇生苦笑着。

公冕問那十名的宣傳員的去向，擇生說：「那幾位小傢伙嚇倒了，在關帝廟前面的一家裏藏着不敢出來。死是不會死的，你不要擔心他們，他們到了晚上會爬出來的。」他又回過來問着我：「你們走到了前面的那兒？」

「到了長春觀，過着了葉挺。他進關帝廟去了。」

他硬着頸子偏着頭點了幾下，扁着的嘴邊微微泛着矜持的微笑。

「今天是不會再有戰事的，我們回去睡覺去罷。」擇生這樣說着站立了起來，又用德文來向着鐵羅尼說了一遍，鐵羅尼也走了起來。

大家默默地走着歸路，走過了洪山，在一個小小的莊落上遇着了上前線來的總司令部的一羣人。其中有總司令的蔣介石，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勇名噴噴的張發奎——那時候我們是稱他爲張飛。但這位近代張飛的身子很矮小，臉也很尖削，頭上一軟軟的軍帽，俄國式地朝天地戴着，身上穿着一套洗白了的淡青色布的軍服，褲脚是敞着的，腳上穿着一雙綠色的膠皮鞋。這樣一個貌不驚人的樣子，在不認識他的人看來，一定會把他當成一位勤務兵。

兩來的人一接頭，兩種國語的會話各自分開來了，各各報告着前線上的情形。立着談了片刻，擇生和鐵羅尼又隨着總司令部的一團人折向前線去，他們要到前敵司令部去開臨時軍事會議，我和公冕們便同他們分了手。

一七

時候已經是過了正午，因爲口渴，我們便到一處人家去求一點茶水。那家人家的前面是一排一列三間的新修的房子，左手的掛角有一帶耳房，後面還有一排舊的母屋，看那形勢大

約是中等地主而兼帶着自行耕種的農家。我們向那左手的耳房邊走去，因為那兒的後面在起着炊烟，表示着是廚房的所在。

耳房裏坐着好些文眷，又縱橫地放着好些包袱，自然是城隍附近的居民到這兒來避難的。我們表示了來意，廚房裏出來了一位中年的農婦替我們捧了一壺茶來，並且請我們往外面最右側的一間廳堂中去休息。那家裏的男主人也出來了，是一位很樸素的中年人，很客氣地來陪我們坐了一下。他問明了我們還沒有吃中飯，又留着我們吃飯，叫他的女人替我們殺一隻雞。

在飯沒有送出之前先送了一壺酒來，有兩盤花生和豆腐乾做下酒菜。公冕是不喝酒的，恩壽也推說不喝（大約也是因為大隊長在面前有點忌憚），我一個人便自斟自飲起來。酒是黃色而帶甜味的，和我們四川鄉下的釀蔭酒相同。那種酒的酒母是糯米製的甜酒，有時滲些燒酒在裏面，又泡些香椽皮和佛手柑片以取香味。那主人所拿出來的酒也有香椽一類的香味，大約泡製的方法是完全一樣。這種酒在成分上是一種混成酒，喝時很可口，喝後却很醉人。

我不客氣地把起初送來的一壺酒喝乾淨了，主人把飯送了來，鷄子是紅燒的，另外還炒了一盤鷄雜。他看我很能喝酒，便把壺拿了去，又替我換了一壺來。我已經有幾分醺醺的醉意，推諉着不再喝了。

「你老不要客氣，」主人說，「你老是軍人，軍人是能夠喝酒的。」

「他不是軍人呢，」公冕對他說，「他本來是大學堂的先生。」

「哦，怪不得總有幾分斯文氣象啦，」他說，「這酒是不醉人的，你老，不要緊，你老再喝一壺罷。」

說着便提起壺來替我斟酒，還說了一些菜不好的話，便退下去了。我索性又自斟自飲起來，把第二壺也喝得乾乾淨淨，足足怕喝了兩斤蔭酒，醉意可有七八分的光景。

把飯吃完了，公冕和我把錢包傾倒了出來湊集了二塊錢把來交給房主人。他推着不受，他說：「你老在替我們老百姓出死力，這點我們是應該孝敬的。」——在這些地方足見得當時的農民對於革命的信賴和歡迎，當時的革命軍比較上還有點紀律，而還沒有把握着政權的所謂革命黨人在標語上，傳單上，乃至宣傳員們的口頭的演說上，發行了無數不兌現的軍用

票，如像「打倒貪官污吏」，「剷除苛捐雜稅」之類，這些自然也收了沒大的效果。

我們在那一次不用說也賣了一下膏藥：「我們革命軍是不虧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東西總要付錢啦。」

把錢放在桌上，告辭着又走出去。仍然是我走在前頭，恩壽走在中間，公冕走在後邊。走不好遠，走到了那段全無掩護的地面來了。從對面有一大隊夫役挑着担子走來，是送稀飯到前線上去的。那些夫役沒有軍事上的人指揮，走得異常密接。走到那段地方的中央處和他們接了頭時，轟充的一聲一個大砲打來了。這第一砲沒有打到，離我們有八九尺遠的光景，落在了那乾燥着的小春地裏，起了一陣土烟，沒有爆發。

公冕在後面叫着：「大家趕快走，把隊伍隙開來，每人離過五尺遠的光景。」

大家都很匆匆忙忙地搶着往前走，對於他的命令如俊馬耳東風，他又更加地大聲叫出第二次時，話還沒說完，又是轟充的一聲飛到了。這第二砲又打過了一些，超過我們有五六尺遠的光景，在地裏又起了一陣土烟，也沒有爆發。

夫役們更加忙亂起來了，我醉醺醺地向公冕叫着：「城牆上的砲手打得還不錯啦，只可

惜那砲彈怕是劣貨 Madain Japan的。」

「這兩砲都不錯，也怕是地面鬆的關係，要是爆發了，今天的犧牲是很不小的。」公冕這樣說。

夫役的一隊人把正中處走過了，我自己的尿意來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對着武昌城洒尿。尿正洒到中途的時候，又是轟亮的一聲。這一砲正落在我背後的路，爆發了；夫役的隊尾子混亂了一下。

「這一砲大有進步啦，嚇！」我一面洒着尿，一面感嘆着。

隊伍把那段路已經走過了，連公冕和恩壽也一同踉蹌地退了轉去，只剩我一個人立在地裏。

公冕立在後面的一座農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傷，快轉來，快轉來！」我退轉去走不幾步，看見路上倒了一担稀飯，路旁的麥地裏倒了一名夫役，在那兒呻喚。

我問他：「你受了傷嗎？」

他指着他的左腳的腳頭：「噯，吊那媽，痛啦。」

公冕又在叫。我叫那受了傷的夫子等着，回頭便去替他叫扛架來。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時，看見恩壽睡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喚，左腳的腳背在流着血。農家的人跑了好些出來圍着。

「恩壽也受了傷嗎？那邊麥地裏還睡着一個呢。」

「我已經叫同來的夫役們去叫扛架去了。恩壽也是不能走路的，怎麼辦呢？讓我同部去叫人來抬罷。」公冕這樣說。

「用不着回去叫人的，」我說，「我們就在這兒找一扇門來，不可以抬回去嗎？」

公冕贊成了我的說法，結果是在農家裏找了一張楊妃椅，四脚朝天的翻過來，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就了一臺扛架。

恩壽被移進了那架臨時扛架裏，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一八

九月二號和四號都沒有動作，只是敵人早是推察到了南湖文科大學是革命軍的司令部，

時常有大砲對着這個方向打來。因此在夜間是不准點燈的，有點燈的必要時都須得在燈亮上罩着黑罩子，背着武昌城的一面。

我們所住宿着的同時兼帶着辦公室的房間是在樓上最後的一排房間裏，背面的窗口是對着武昌城的。在四號的晚上，在兩個窗口上罩着黑布，更把軍服來罩在馬燈上，和着胡公冕，朱代杰，李謨幾個人擬定派往到湘西新附的某軍去的政治工作人員名單的時候，鐵羅尼和紀德甫兩個人走進了來。他們和鄧主任是住在更前一排的一間空出了的講堂裏的。

鐵羅尼是很有趣味的一個人，他雖然是騎兵將校，但他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認識是很正確而豐富的，而且還很有文藝上的趣味。他很喜歡詩，特別是喜歡往年自殺了的俄國的薄命詩人約先甯。在行軍的途中，他隨身帶着的一冊約先甯的詩集，有時我以紀德甫為介，請他把那清新的歌詠農村的詩，替我們在口頭上翻譯過。

大約因為我也喜歡文藝，而且也特別喜歡詩的原故，鐵羅尼和我很能相得。自從從廣東出發以來，一有暇時，他每愛和我作個人的談話，在那樣的時候自然總是靠着紀德甫做中介的。

他等到我們把名單擬定，公冕和代杰拿着出去派人作準備的時候，我們又才作起談話來。

鐵羅尼問我進了武昌城以後的工作步驟，我把所預畫着的大略告訴了他，他特別注重到了學生方面的宣傳。他說：「武昌的師範大學有不少的學生，那兒聽說是國家主義派的根據地，現在雖然是在暑假期中離開了學校，不久便要開學了，他們是又要轉來的，你用怎樣的理論來破除他們的國家主義？」

他這個問題是我在半年以前還沒有到廣東的時候便曾經思索過的，因為當時在上海方面宣傳國家主義的人，如像醒獅派和孤軍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學，有過半數是和我相識的人。我知道他們有好些的確是很有熱誠的人，他們是看見中國的積弱，總想用最良的方法來把中國強感起來。他們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謂國家主義。醒獅派的人很籠統，他們的國家主義只是一種熱情，一種聲浪，更具體的說，只是所謂「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兩個口號。內的國賊是什麼，外的強權是什麼，怎樣去除，怎樣去抗，他們是沒有充分的素養來分析來究極的。雖然在會琦口中也曾提出過飛機潛航艇的政策，但是可憐，他老先生却沒有想到飛

機和潛航艇不是會從天飛下來，從海裏浮出來的。他們對於經濟問題完全沒有睜開眼睛，極簡單極接近極可痛心的一個實證，每日呈在我們的眼前的，他們都沒有見到：那便是他們的機關報「醒獅」用的正是洋紙！

孤軍派的人比較起醒獅派是要「醒」得一點。他們比較上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方案，他們在那時候主張恢復約法，主張裁兵，也特別把經濟問題提出來討論過。雖然討論得並不見有什麼具體的結果，但他們大體的傾向是擁護個人資本主義。這一批人大體都是日本留學生，所以他們更有一個具體的信念，便是要倣效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和中國一樣是經濟落後的國家，但自變法維新（便是由封建制度變成資本制度）以來不數十年，一躍而成爲了世界第一級的強國。日本正好是中國的指路牌，日本人用那樣的方法強盛了，爲什麼中國不能夠？——這個提示正是他們和一切的常識家所共同具有的根本信條，他們是相信着中國一定能夠。但其實這兒正是一個問題，問題便是：日本人用那樣方法強盛了，爲什麼中國不能夠？

中國人要倣效日本——這是中東之戰以來的中國的國是。自甲午以來中國送到日本去的留學生，沒有詳細的統計，我想至少總有三四十萬以下。就是我們自己便是由這種國是中所

生出來的一個世代，但我們效法的結果是怎樣呢？

效法日本其實是間接效法歐美，更具體的說，便是在暗默間想怎樣來把中國數千年沉滯着的封建社會轉化成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除派遣留日學生之外，派遣到歐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個總數和留日學生也會是不相上下的。但那做效的結果又是怎樣呢？

中國人效法歐美，事實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歐美以前。舉出些個簡單的例子吧。日本耶教徒的聖經是從漢譯本重譯過去的。日本人在明治時代乃至大正時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國鄺氏著的「英文熟語辭典」！然而這個情形在四五十年後是恰恰顛倒了，中國人甚至要採用日本人編著的「中國史」了。

問題的面貌在這兒更加顯明了起來，便是日本人效法歐美成了功，為什麼中國不能夠？我的答案很簡單：日本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為有地大物博的中國替他做了擋箭牌。歐洲的資本主義侵入東方來的時候，日本是同樣受着患害的。但那個已經人滿為患的日本的幾個島子，在歐美人看來，比較起中國自然是沒有多大的殖民的價值的。因而在資本主義的進軍向着中國萬箭齊射的時候，日本人便在這短時期內培植成了自己的資本

主義。中國要做效日本，想在今後成爲強盛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國更好的殖民地來緩和歐美的以及日本，資本主義的進攻，就如像日本有中國替他做了擋箭牌的一樣。然而這個條件已經是無法具備的了。中國今後要想成爲強盛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國主義者在火星或者別的星球上發現了廣大而有價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這樣的意見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敵人的砲火轟擊之下，對着鐵羅尼談出，他很表示贊成。他說：「土耳其近年的國權運動的成功也有同樣的意義，便是近東問題已經解化成遠東問題了。」

「土耳其的外觀上的成功，英法帝國主義的援助不是最大的原因嗎？」我多少帶着反駁的意思這樣說，「意思不是在掣肘蘇俄嗎？」

「那是自然，」鐵羅尼說，「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於英美帝國主義的援助那樣，那時又是在掣肘沙皇時代的俄國。日本假如沒有日英同盟的掩護，恐怕他的成功也沒有那樣的快。不過根本還是中國做了烏龜。」

烏龜這個表現我起初沒有懂到他的用意，覺得有點奇怪，我又叩問了一下，才知道他是

說的神道碑下的蟲鼠，那在行軍的途次他是看見過不少的。我不免笑了起來，不錯，我們的背上的確駝着有很大的神道碑，這神道碑上寫着有「帝國主義」和舊時代的殘骸「軍閥」。話正談得高興的時候，突然有一聲大砲落得很近，而且爆發了。室外起了一番嘩噪的聲音。

代杰走了進來，說：「大砲落在圍牆的外邊，一隻牆角打破了一角。」

接着又有人來傳達嚴密熄燈的命令。鐵羅尼和紀德甫便告辭了出去，拿着手電一開一閉地從廊道中間向前面的講堂裏走去了。

一九

五號的晚上又是決定要去大規模地爬城的。南湖附近的農家的梯子因前一次的爬城，徵發得已經乾淨了，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鑒於前一次去遲了遭了失敗，這次不能不早些動手，在四號的下午便已經派人到咸寧附近去徵發了。主持其事的仍然是總政治部。五號的上午已經有梯子絡繹送來，堆積在南操場上，大家又來從事綴紮。紮好了的便抬到學校門外去停積着。

這次的梯數比前次多上四五倍，又是斷斷續續地送來的，因此綴繫的工事便很見拖延。一直到了晚上由各軍所挑拔出來的混成敢死隊在南操場齊集的時候，還剩下好些梯子沒會綁好。操場沒有可以工作的餘地了，大家把那還沒有綁好的梯子都抬到門外去，又在那兒繼續着工作。

天已經黑下來了，全靠幾隻馬燈的光放在地面上照着。適逢其會有好幾隻馬燈的洋油都點盡了，燈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氣。總司令部裏面是有燈油施發所的，洋油盡了便可以到那兒去取。在場的人們沒有人知道那施發所的所在的，替他們說出地址來時，但那大學的內部大家也不熟習，於是我自己便把馬燈收集起來，左右兩隻手各提了三四盞進施發所去討油。進去時燈光是很幽晦的，倒沒有感覺着什麼，出來時因為油份充足，燈光倍加明亮，左右兩手各提着三四盞，自己都覺得好像是成了一位火焰天使，要飛起來的一樣。走到校門口恰好碰着一羣軍事上的將官們迎頭走來，有幾位俄顧問參在裏面。陳銘樞和張發奎在最前頭走着，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沒有打招呼。在那一羣人的後部有一位年青的軍官，臉色白晰而清秀，身裁長而細，他招呼着我：

「哼，你這傢伙，點起那多亮真好玩啦！」

話中含蓄着責備的語氣。他沒等我的回話說出，又把從繫梯處跑來的鄧主任拉着了。

「喂，擇生；這位尊駕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寶貝罷？」一面說，一面把我指着。

「怎麼？」擇生驚訝着回問他。

「毫沒有軍事的常識！在敵人的面前點着那麼多的燈，好做砲靶子啦！」

「你真神經過敏，」擇生回答他，「那一座大學堂在背後擋着，敵人會有千里眼看見這些燈光。」

那軍官沒再說什麼匆匆跟着前面的人走進去了。擇生也跟着進去了。

在混成隊出來就道的時候，所有的梯子也剛好綁完，部署是和前次的辦法一樣，只是人更多，氣象更加悲壯。

剛才的那一羣軍官們又走出來了，擇生和鐵羅尼也在裏面。

剛才責罵過我的那位年青的軍官呈着笑容走來向我拉手。

他說，「剛才得罪了，我是黃琪翔。」

黃在那時還是張發奎部下的團長，在軍中有美男子的稱譽，但我們還不會見面。

我也笑着和他拉了手。

擇生和我拉了手，鐵羅尼和我拉了手，其他相熟的人也和我拉了手，最後是紀德甫走來。

德甫自來是少說話的，從廣東出發以來，尤其是自長沙出發以來的這幾天，我們雖然時常在一道，他和我竟直可以說是沒有直接談過一次話。他的身裁高長而瘦削，面孔也瘦削而帶黃色，但也不是病態；年紀是只有二十五六歲，青春依然還留存在他的一切的態度裏。他穿的依然還是從汨羅以來的那件黃色的布軍服，到了武昌以來連換洗的時候都還沒有。他除攢着圖囊和皮帶之外還攢着一桿駁亮槍。

他和我拉手，拉得特別用力，他說：「今天晚上我們無論怎樣是要打進城的，打不進城我不回來見你了！」

他是說得很爽快的，我回答得也很爽快。「那要你要回來，我們明天趕上來相見。」在那時候誰都相信着當晚一定是要打進城的，雖然免不了是有多大的犧牲。混成隊中的

士兵有的自然也在吐着怨言，但大多數在沉默之中含蓄着必勝的勇氣，他們的路似乎只有兩條，不是死在武昌城下，便是活進武昌城內。他們每個人雖然都有金錢上的犒賞（數目不記得的），但那不足以污損他們的英勇；因為獻身的精神，敢死的氣魄，終不是金錢可以買得來的。

我們彼此拉了手之後，指揮敢死隊的軍事上的人們向那深不可測的，和死境似乎並無區別的黑暗中消去了。

二〇

誰都是想到在五號的夜裏一定可以攻進城，當晚留守着的人，特別是政治部，要準備着第二天進城的工作，大家都沒有睡覺。

敢死隊出發後有兩個鐘頭的光景，砲火的聲音特別地猛烈起來，想見着戰鬥是異常的激烈。砲火的聲音一直到天快見亮的時候才漸漸熄了，在那時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我軍已經攻進了武昌，正在城裏巷戰。進城的門道有的說是賓陽門，有的說是通湘門，有的又說是武勝門。先進城的軍隊有的說是第四軍，有的說是第八軍，又有的說是第一

軍。消息雖然有各種的歧異，但是在已經攻進了城的一點上是一致着的。

每來一次消息大家都要狂喜一次，但一根究起那消息的來源時又多是渺茫無着的。我們希望着擇生從前線上會有什麼確實的消息送來，但是始終沒有。消息傳來得很頻繁，蓋然性也逐次地增加，我叫胡公冕到前面的總司令部去問過兩次。第一次他回來的報告是，會着了白參謀長，講那攻進了城的消息是有的，但還沒有得到前方來的確報。第二次他是見着了總司令，說他正在和前線打電話，說是的確是攻進了城，是第一軍的第六團先入，由武勝門攻進的，大約賓陽門在現在也已經攻破了。

得到了這第二次的報告，自然是再無可懷疑的，政治部的全部是已經把開發的事體準備好了的，便頓時在南操場內整起隊來，時候是七點過鐘。但在要開發的時候，我自己又親自跑到總司令部去，正要上樓，碰着了已經任命為湖北財政廳長的陳公博由樓上下來。他先對我說，武昌的確是攻破了，他也要立刻進城去。

我聽了他的話便也沒有再上樓去，折回南操場，讓部隊開發。

胡公冕騎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馬走在最前頭，領率着宣傳大隊。其次是我 and 代杰德 護諸

人領着政治部員步行着。政治部的兩面大旗是由兩位宣傳員在前頭打着的。

走出了文科大學的校門大家都很有點威風，特別是那騎在馬上的胡公冕儼然像是一名凱旋將軍一樣。

路上不斷的有逃難的人挑着家什行李跑來，看見我們威風凜凜地在向着城走，都遠遠地便把担子放下了。我們告訴他們說：「你們不要逃難，城已經攻破了。」他們聽見我們這樣說，有的便立刻又挑起担子向着城一邊走去。

走到了那要分路的叉口上了。那兒有二條路，向直走是通通湘門，左手是朝保安門走，右手是朝洪山走的。在那兒又遇着了陳公博，他騎在一匹皂驕馬上正在躊躇，向直走自然是很接近，但那兒異常的慘淡，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他決定朝左手走去了，我們是朝右手，覺得由賓陽門進城是更要可靠一點。

向右手走去時走不好遠便要走到那段全無掩護的地面上來的，公冕的那匹青馬本來是沒有經過訓練也沒有見過仗火的凡馬，但那傢伙的神經似乎比人還要敏感，一要走上那段地面時它便囉嗥起來，無論怎樣鞭策它，它都不肯走，甚且人立了起來，終竟使我們的胡大元帥

不能不趕快從馬背上跳下，走在最前頭的馬，讓馬夫拉在最後去了。

大家走上了那段土面。

天氣是很晴朗的，自從在八月三十一號的晚上下過一次暴雨之後，接連着好幾天都是晴天，土面乾燥得就和沙漠一樣。武昌城遠遠地在陽炎中橫陳着，腳根是看不見的，白濛濛地好像是一座蜃氣樓。

剛剛走到那段地面的正中處，兵的一聲大砲剛好落在隊伍的中間不及三尺遠的光景，土面起了一陣土烟，部隊裏也起了一陣人烟。砲彈沒有爆裂，隊伍却是爆裂了。沒有經過訓練沒有見過仗火的人，無論平常是怎樣的熱心，怎樣的誇口，一到臨場便是要露馬脚的。政治部的有好多些勇士們聽見了一聲大砲，便駭得雞飛狗跳起來，有的把手裏拿着的標語和傳單一同拋棄了，有的駭得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有一位四川的姓會的人駭得當場便吐了一口血，把腰勁駭軟了，幾乎連路都不能再走了。

接着又來了兩聲大砲，都打得很準確，但都要感謝那騙錢的帝國主義者，他們把些不中用的廢彈賣給了中國的軍閥，一個一個都沒有打開花。而我們總政治部的有好多些不打便開

花的大砲們要收拾起來走過那段危險的地面，真是很費了一些力氣。

走到有掩護的地方了，公冕很讚嘆地對我說：「敵人還不錯，城裏在巷戰，公然還有這樣的鎮靜。」

「怕有點靠不住罷，」我懷疑了起來，我是不相信敵人會有那樣的鎮靜的。「進城的消息真是老總親自對你講的嗎？」

「是的啦，是他親自對我講的。」公冕很堅決地肯定着。

「我怕他也是受了騙，」我這樣說，一種誑報軍情和冒功圖賞的那類卑劣的事跡在我的腦中浮泛了起來。

搬家逃難的人是絡續不絕的，從前線上也時而有散兵下來，抓着他們詰問時都不知道有攻進了城的那麼一回事。由種種情形的歸納，覺得那個消息是很可疑的，我便把部隊的進行中止了。由我和公冕和幾位願意同行的同志往前線去探聽，待把消息探聽的確了再定行止。

二二

我們走到離洪山不遠的地方，從對面有一架扛架抬來，後面有一位擋着駁亮槍的護兵跟

隨着。我們遠遠推測着那所扛的一定是一位官長。

扛架愈見抬攏來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雨衣把面孔蓋蔽着的，在黃色的馬褲上裹着黑皮腿套，兩腳長伸着沒動。我的注意力完全是集中在扛架上的，我想到那負傷的一定是一位官長。

當那扛架從我們的身旁擦身過的時候，那後面跟隨着的一名護兵突然叫着：

「秘書長！主任……」

那人原來就是鄧主任的護兵楊昇，我大大地吃了一驚，連忙問着：「主任怎樣？受了傷嗎？」

「無係，係……」

我沒等他把話說完，由那服裝已經喚起了我的記憶和判斷，我已經知道了那扛架上的人是誰了。連忙跑到扛架旁邊去，揭開那蓋着面孔的雨衣來看，紀德甫的面孔現了出來。兩隻眼睛睜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黃色的臉色轉化成了蒼白色，嘴是隙着的。在我們學過醫，看慣了死屍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經死了。眼淚頓時在我眼裏鼓盪了起來。

「主任有信。」楊昇從自己的懷中取出了一封信給我，是擇生寫給我的。信是寫在抄本的一葉上扯下來的，那誠懇而簡單的幾行文字至今還一字不易地留在我的腦裏。

「××同志。」

攻城計劃仍歸水泡，敵人尚在頑強抵抗。德甫同志於今晨正七時陣亡於賓陽門外長春觀內，哀痛至極；後事望兄從厚料理。

Yenda Den

七時四十分於長春觀。」

——擇生的署名是憤愛把自己的名姓用德文字母寫成「演達·鄧」的，他這幾行手書就像一股電氣一樣，一霎時使當場的同志們都嚴肅了起來，有好一陣大家都沒有聲息。

攻進了武昌城的消息不用說完全是假造的。因為誰都相信着當晚的夜襲一定可以攻進城，而先攻進城的部隊在論功行賞上自會掌握看武昌乃至湖北全省的統制權，這便構成了那假造底動機和目的。但是當時為這種小小的陰謀所欺騙了的不愉快却為由德甫底戰死所喚起的嚴肅和悲壯的感情所鎮壓着了。大家在默默地佇立了一會之後又只得回到全體的部員們所等待着的地方，叫把旗幟捲了起來，把隊伍分散開，三三五五地折回南湖。敵人的砲手，大

約也是因為有城牆的保護完全恢復了他們的鎮靜，在人少的時候他們不肯開砲的，一些成了驚弓之鳥的部員們算也誠惶誠恐地先後把那段危險的地面通過了。

走回南湖的途中，楊昇用他那很難懂的廣東話把晚上夜襲的情形告訴了我；話雖難懂，但也得到了一個大概。

敢死隊有一部份人是到達了城下，而且有少數人是爬上了城牆的；但是敵人也早有防備，遠處的用機關鎗掃擊，近處的用手榴彈投擲，爬上了城的人因為衆寡不敵，都被打下了城來。其中有一位曹連長，爬上了城，也被敵人打下了，他的部下爲去搶回他的屍首，死傷的很不少。

鄧主任的馬也被打死了，他們在前線上督隊，一個彈子打來正端地打中了馬的腦壳，那彈子從鄧主任的左脅下穿過，軍服的袖子打穿了一個洞，人却没有受傷。馬是頓時倒了。

在清早的時候他們退到了長春觀，那兒的地方高，和城牆的一角幾乎在同一的一個水準上，和城牆相隔得也只有二三十丈遠的光景。他們就躲在那土牆背後，用駁亮鎗和城上的敵人對打。把頭伸出牆頭去，打一槍立刻又縮下牆來。敵人也曉得這邊是有人埋伏着的，跟着

機關鎗對準着打，但都沒有把牆打穿，打進了園子裏的鎗彈，真是就和雨點一樣。這邊不應戰的時候，敵人也把鎗準掉過了方向，不再對準着這邊。但你一伸頭去打得幾鎗，他們又來向你下一陣彈子雨。就這樣來復了好幾次。最後一次是紀德甫把頭伸出去探看外面的形勢，正回過頭來報告坐在牆脚下的鄧主任和鐵羅尼的時候，突然地有鎗彈打中了什麼的聲音，他立地便要朝地下倒。鄧主任趕快把他扶着，曉得他是受了傷，順着勢子把他放橫在地下。

鄧主任和鐵羅尼都來關照他，他用很低微的聲音說：「我不要緊，請你們留心着敵人。」他就只這樣說了這一句話，以後便沒有聲息了。

毫無虛飾的楊昇斷斷續續地把這些情形告訴了我，我聽着他那木訥而低抑的聲音，看着他那勞瘁了一夜而氣色很沈悶的相貌，曉得他的內心是誠虔地在替德甫哀悼着的。特別是德甫臨終的那句話，很是打動了他，他向着我返復了兩三遍。一個人臨到了死的關頭，完全沒却了自我底存在，而顧慮着同在患難中的友人——在這種精神的面前是誰個也會低頭的，更何況楊昇是和他同處在一個死地的人，在他那素樸的心中，和山裏的溪泉一樣沒有什麼渣滓和塵埃夾雜着的心中，自然是會有更清澄更透徹的印象。

二二二

紀德甫的屍首抬回了南湖文科大學，停放在臨着南操場的樓上的一間講堂裏。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製辦棺木和衣衾，一方面得着幾位部員和勤務兵的幫助，把他身上的軍服解開了來，檢驗他的傷痕。

鎗彈是從後頭骨的左側打進去的，從後頸窩下穿出；又從右肩打進胸部，由肩胛骨底右側穿出；最後又打穿了右側大腿的右側的皮部，彈子的餘勢才盡了，籠在軍褲裏面已經融斷成了三個顆粒，連布製的軍褲都沒有打穿。

就這樣一鎗貫穿了三處，頭部和胸部的都是致命傷。血流得不多，但那內部的出血不用說是很厲害的。

接着又檢查他隨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着的衣類之外，手上有一架手錶，衣袋裏有一個錢包。那個錢包是皮製的，已經很舊了，當着衆人的面前我替他打開了來。從那裏面所取出的內容是：——兩個銅板和兩張當票！當票是廣東的當舖所開的，寫的是很奇怪的字，不知道那所當的是什麼物品；但照我的推想說來，怕只是被條和書籍之類，因為出發時不能隨

身帶走，所以才取了那樣的便法交給了當舖。

「兩個銅板」——這層或者有人要懷疑，以為我是在有意地誇張。其實這倒是不足怪的，自廣東出發以後直到武昌城下，沒有正式的發過薪水（自然，假如是有需要時是隨時可以向財政股支用的），每天吃着公家的火食，在行軍中誰也不感覺有怎樣的用費，所以德甫的錢包裏也就只有那樣的一點財產。不過這也可以表示他的淡泊。我是在努力寫着實話，毫無意思想做小說，假如我要做小說，在這兒也正好誇張，可以替他編出一部日記或者編些信札出來，為投滿臉騷癢的年青的男士或女士的嗜好，或者還可以編出幾封戀愛的書信。但那是無聊到萬分的，那樣只會污辱了我們的德甫。

德甫的錢包我是交給了德謨們替他保管着，那下落是怎樣我不知道。只有那斷成了二個顆粒的鎗彈，我是把來當成紀念品保存着的，但在第二年的八月我在江西的德安遇着危難的時候，我的一口皮箱遭了搶劫，那個貴重的紀念品和着好些重要的資料一齊遺失了。

在那天的午後，棺木和衣衾都採辦了回來，德甫便立即收殮了，我因為工作忙沒有臨場。收殮後的棺木是暫時停寄在學校後庭的一個小屋子裏面的。

在那天午後還做了些什麼工作，我現在全沒記憶了，只記得我睡在床上的時候做過幾首哀悼德甫的詩，我現在把它們記錄在這兒：

一棺蓋定壯圖空，身後蕭條兩布銅。

沉毅如君偏不祿，人間何處弔英雄？

回思夜襲臨歧語：「不破堅城矢不歸！」

今日成屍橫馬革，難禁清淚滴君衣。

患難相隨自汨羅，陣中風露飽經過。

人生自古誰無死？死到如君總不磨。

一彈穿頭復貫胸，成仁心事底從容。

賓陽門外長春觀，留待千秋史管彤。

第二天清早七點鐘的時候，在要把德甫的靈柩送到鄰近的寺院裏去停寄之前，政治部全

體的人員連同勤務兵，都聚集在後庭的那座小屋前面爲他展帛。小屋是磚砌的，就和汽車的格納庫一樣，前面的門敞開着。因爲天氣熱的原故，棺材下已經有血水流淌，同時也有臭味了。這樣的情景尤其是觸動哀感。

由胡公冕的贊禮，大家在棺前沈默了五分鐘之後，組織股長的李鶴齡報告德甫的履歷。大意是說他是山東人，在中學畢業後便到蘇俄留學，留學的期間很短，因爲爲中國的革命所迫便早早的回了國來。但他是很努力的，他的俄語的程度和學理上的認識已經可以自在地作政治上的談話和繙譯了。他不用說是共產黨，是在莫斯科加入的。但他的家世是怎樣，他是怎樣到的俄國，他是山東的那一縣的人，我現在都不記得。

接着是鄧主任代表政治部全體的人致哀詞，報告了他戰死時的情況。接着是俄顧問鐵羅尼用法國話致哀詞，由鶴齡替他繙譯。

鐵羅尼的確是很悲哀的；他一面演說着，一面流着眼淚。他說：革命陣營裏失掉了一位很忠勇的同志，同時他也失掉了一位很好的伴侶；他平時對於他太生疎了，沒有得到他的充分的認識，他自己是很失悔的。

他的失悔的意思很明顯地有一部分是表現在他的眼淚裏的。鐵羅尼根本是一位富有浪漫性的詩人，他是由於他的浪漫的情熱而成爲了革命家。他喜歡幽默，喜歡詩歌，喜歡在規律的生活之外作些餘興。但是紀德甫的性格却恰恰和他相反。德甫是很寡默的，平常除必要的談話之外，連開口的機會都很少。從廣東出發以來和他共同了兩個月的生活，我是很少看見過他有發笑的機會的。因此他們兩人在平時便不很投合，鐵羅尼早有換掉他的意思，德甫也很想掉換工作。但是德甫的莊嚴的一死把鐵羅尼對於他的感情完全改變了。

三三

自從紀德甫死後，武昌城下的軍事行動沒有怎樣的進展。爬城的計畫失敗了兩次，犧牲了好些同志，以後便沒有再行採用了。在兩三天後大家所繫望着的飛機由俄國同志的操縱從廣東飛了來，但那飛機並不是戰鬥機，也沒有爆擊彈，只在武昌城上的上空把通常的炸彈投了兩次，散了幾次傳單，結果只是把敵人恐駭了一下。這兒却有一個小小的插話。

那在武昌城上所投下的炸彈，有一顆是把武昌美術師範學校打中了的，並且還打中了我們的一位知名的藝術論評家華林。華林當時在那兒教書，也就在那兒寄宿，那炸彈的破片打

傷了他的足趾。他爲此復受了不少的痛苦，後來在他回到了上海之後對於革命軍會經加以詛咒，而那詛咒的餘沫是曾經飛濺到我的身上來過的。

我現在把這段插話寫在這兒，但也並不是心存報復地要來奚落華林先生，其實我想請他做一個活的證人，證明飛機投過炸彈的事情是實。而且更還希望他爲我們提供出些資料來，他在武昌城裏是過過四十天的籠城生活的，像他那樣有文筆的人，最好是把那段生活記錄出來，寫一部「武昌城內」。

飛機的威駭沒有用處，繼起的便是炸城，由洪山附近有掩護的地方打地道到武昌城下去。這樣的工作不免是要曠日持久的，武昌城外的革命軍便只有取着待命的形勢把武昌包圍着。

到了八號，因爲漢口方面的政治工作吃緊，又因打地道的材料都要向漢口採辦，非得有機關在漢口主持不可，政治部便決定了在漢口設立辦事處。起初本是擬定由朱代杰去主持的，但到了一切準備都已經停當了的晚上，擇生又來找着我說：漢口的事情還是我去主持不可。於是預備好的規模又不能不改變了一下，代杰依然做我的助手，在部中挑選了一二十

名的精幹的同志，帶了十名警衛兵，在九號的清早向白沙洲出發。這一行人中，代杰，鶴齡，德謨和我，便是核心的人物。

到了白沙洲時，暫時駐劄在那兒的武聖廟裏面，因為所要搭乘的小火輪要載第八軍的軍火，一時很不容易載齊。中飯是在那兒用的。由白沙洲渡過鸚鵡洲時天色已經黃昏，再從漢陽城外走過的時候更已經黑下來了，便點起了馬燈照着走路。這個情景在武昌城上的敵人自然是看見了，隔着江便不斷地有槍砲射來，那槍聲和砲聲在夜氣中響得更加透澈，但是却沒有一個彈子打中。

漢水上面是搭着浮橋的，由那浮橋渡過寶慶碼頭時，馬燈的光映在水中，水是異常的清淺。渡過漢口後，當晚在旅店裏過了一夜，和前兩天派來的人接了頭，在第二天，十號的清早，才搬進了設在後城馬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裏的辦事處裏去。

公司是有四層樓的西式建築，樓下正中是大門，左側是公司的門市，右側是銀行式的一個大廳，那兒在前做過銀行，在軍事期中是做著逆軍的軍需處的，還有那幾層的樓上是舊勢力的俱樂部，因此便認爲了準逆產，由我們所派來的人把它查封了。在對於公司的營業沒有

加以妨害的範圍內，我們把那樓上樓下的非公司的部分都佔據了起來。樓下銀行式的大廳便成爲了總政治部的辦公廳，左側前面當門的一隅有一間小室，便作爲了主任室，主要的幾個人便聚集在這兒。我自己時常是在這間室中的一尊梭發上過夜的。

當時的漢口還是舊勢力的潛伏着的巢穴，吳佩孚逃走後還沒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着他會捲土重來；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多沒有開市，各種的報紙都還沒有改換舊時的論調。劉佐龍所領帥着的鄂軍集中在那兒，劉的本人打着保境安民的旗號，隱隱地以湖北的政治中心自命對於南北兩方都取着不即不離的態度。此外，還有好些新附的軍隊，那在名義上雖然是自己的人，而在實質上是形同敵國。我們跳進這樣的環境裏去，所負的使命便是要擴充革命底認識和革命底氣勢來鎮壓周圍的敵人。

我們開始把報界拉在手裏，封了兩家很反動的報館，同時組織了一個新聞檢查委員會，所有的報紙都要經過我們的檢閱才能夠發行。民衆團體底組織加緊地進行，所有各種工會有組織的公開強化了起來，無組織的便從新加以組織。甚至如俊省市黨部底公開都是在我們的掩護之下成全了的。

就這樣聚精會神地幹了一個禮拜，各種宣傳機關都拉在了手裏，有一種美國人辦的新聞也被我們把他拉了來；民衆團體逐漸地產生，民氣高漲了起來，漢口的市面便頓然改了舊觀。我們自己在這幾天中所過的生活要算是最緊張，最有趣味的的生活，晚上睡覺的時間很少，多不過二四個鐘頭，甚至連熬幾個守夜的事都有。

然而在這樣自以為痛快的時候，却於不識不知之間惹出了很不痛快的局面。

二四

在移到了漢口的第五天上，碼頭工會底工友們把一位著名的工賊郭聘伯逮捕了來。這人在一年後的武漢政府時代是槍斃了的。最初送到部裏來的時候，部裏的同志們便主張就地正法，但在正式的規定上政治部並沒有可以殺人的權柄，我便決定暫時把他扣留起來；一面派人到武昌去向鄧主任請示，提出了他以往的罪狀和我們主張槍決以鎮壓反革命勢力的意思。

犯人送來時是在清早，待到了下午傍晚的時候，突然有一營人的軍隊開到了政治部的門前，對着政治部陣列着；照那服裝看來，知道是劉佐龍部下的隊伍。這自然是犯人的黨羽去慫恿了劉佐龍，要他用威嚇的手段來把犯人奪回去的。部裏的人不免有些驚惶，因為我們自

我們是奉了上台的命令來……來……來……保護貴部的。」

我聽他說出了這樣的話，幾乎忍不住要發出笑來。我也把我的態度漸漸的緩和了。

「多謝你們的好意。但我們自己有警衛隊，就有什麼動靜，我們自己是能夠對付的。你們的軍隊不好這樣輕易地調動，反轉要惹出不穩當的風聲。我請你從速把你的隊伍調回去。」

那營長誠惶誠恐地便告辭了出去，接着是「立正！——向左轉——走！」的號令聲，那開來的隊伍又從原路開回去了。

就好像是串了一場空城計的一樣，在營長的司馬懿走了之後，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場。

就在營長退去後不上二十分鐘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請示的人回來了，帶來的鄧王任的信件是很不以為然。他說我們政治部沒有捕人殺人之權，在目前革命勢力還沒有鞏固的時候，尤其是不可任性動作。叫我們把犯人嚴加看管着，再聽候發落。

我得到他的來示自然是不很滿意，但我也私自慶幸，因為我慎重地請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夠先意承志地體貼了上司的意旨的。一有命令不准殺，自然是不敢妄爲了，一場高興不

用說是已經冷去了一半。但是剩下的一半是還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負號來的。

在第二天的清早從武昌方面又派了人來，傳來的鄧主任底命令是叫郭聘伯立即解過武昌。這個命令是表示着對於我們的絕端的不信任：他在昨晚叫我們嚴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們解過武昌，他是怕我們不遵守他的命令會要任性槍斃的。我自己很不了然，我不知道爲什麼捕殺一名罪惡昭著的工賊會有這樣的嚴重。在我的意思是，初到漢口來，在革命勢力還未鞏固的時候，正好雷厲風行地做些行動出來示威，藉此也可以收攬民衆；然而上司底見解和我們的却是正相反對。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時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漢口送往武昌却不是輕易的事情，萬一路上有了差池，那又是不好担戴的；於是又只得把十名的警衛兵除下兩名在門外站哨之外，通同派遣了去好護送着郭聘伯老爺過江。門衛的換班暫時也只好用勤務兵來假充了。

二五

事實是在我們的請示到達武昌之前，郭聘伯底神通已經先到了彼岸。他的黨羽在總司令部告了狀子，說碼頭工會的人任意捕人。這個消息把武昌方面的軍事中樞激動了一下，就在

第二天便由總司令部出過一張佈告，對於民衆團體任意捕人的事情嚴加禁止。一有我的請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經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又主張槍決，這是很把鄧主任作難了一下的。他是還有更嚴重的他的上司，因此他也比他也比我的請示更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過去了。

事情只是這樣的結束，在我雖是覺得不甚痛快一點，但也沒有什麼，因為逮捕的下手人並不是我們，我們雖主張槍斃，但僅僅是一個主張，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請了示的。但不料隔了一條江水，鄧主任對於我們的誤解却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在十八號的晚上，那時在總司令部秘書處擔任着工作的蔣先雲給朱代杰寫了一封信來，就爲處理郭聘伯的事責備他們不懂策略，辦事太幼稚，同時敘及鄧擇生向他訴苦，說我是一位感情家。又說是我們幾個四川人有點跡近把持，不應該在部中激成了廣東派和四川派的對立。

這個非難真是有點像晴空霹靂，而且對於我們幾個人也可以說是頂門的一針。我們幾個——代杰，鶴齡，德謨，和我——太不湊巧地都是四川人，又都佔着重要的位置，但我們並不是有意識地團結攏來的。代杰是政治部的元老，他起初担任着庶務科長，後來在要出發的

時候因爲我加入了宣傳科，又兼帶了行營秘書長的職務，他便以輔助我的意義，改爲了宣傳科的副科長——這個名目都是臨時定出的。組織股長的鶴齡本是黃埔學校的教官，在出發的前一天才轉過政治部來的。德謨的入政治部比代杰稍後得一些，他一直是擔任着秘書的事體。我們幾個人都是個別地進的部，在上海時雖和德謨相識，但並沒有怎樣的深交；代杰和鶴齡更是到了廣東後才認識的了。就這樣完全是偶然集合的我們，在拚命做着工作，連自己的性命都是置諸度外的時候，不料才激起了同人中的黨派的觀念，在代杰，鶴齡諸人都很灰心，而在我自己尤其是憤慨。我自信自廣東出發以來是很能遵守紀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不辭勞苦地幹了兩個月，却樂得了一個感情家的評語，我心裏真是不能悅服。而這個評語不是擇生直接向我說出，而是間接的訴苦，尤其是使我難耐。像這樣羊頭狗肉的革命工作，我決心着不再幹了。當晚便寫就了一封辭職的信，請另簡適當的人來負責。在第二天清早的一早便派人送過了江去。

十九號的下午擇生過江來了，到了政治部時已經晚上，我迴避着他沒有直接和他談話，他在主任室裏和代杰諸人談論了足足有兩個鐘頭，談話的內容我是沒有過問的。

二十號清早還在六點鐘以前，擇生派了人來把我請到他留宿着的旅館裏，那是同在後城馬路，離烟草公司不遠。

我穿着便衣走進他的房間裏去，他是已經把軍服穿好了在等待着我的。我們在一張方桌上坐了。

擇生帶着一個愁蹙而又含着怒氣的面孔問我：「你是在鬥氣，還是認真要不幹的？」

「兩來都是，」我索性不客氣地回答着，「氣也要鬥，職也要辭。」

在平常我們對他是很客氣的，因為他是上司，凡是他所說的話都是絕對的命令，我們是只有唯唯聽從的；這一次他看見我的態度反常，他就好像吞了一口熱湯，悶了一下，有好一會沒有說話。

「在現在革命的工作異常緊張的時候你要辭職，你這不是反革命嗎？」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無論做什麼事體，都是可以革命的。」

「你打算要到什麼地方呢？」

「打算到上海啦。」

「目前在孫傳芳的統制之下你能夠去嗎？去了你有什麼事情好作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的腦袋子是已經不在頸上的。」

「那倒痛快些，像目前的這樣半死不活的，羊頭狗肉的革命，真是耐不過。」

擇生又沉悶着了，他接着又更加緩和地說，「你對於革命的現狀究竟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滿意便是萬事都講策略，目前的革命的勝利只有軍事上的勝利，政治上是絲毫也沒有表現的。像我們政治部對於民衆發出了許多的口號，但是一點也不能兌現。軍事上的勝利一半是得到民衆的幫助，但是對於民衆所切實地要求着的事情，我們萬事都講策略，我們對於舊時代的支配勢力太顧忌，太妥協了，結果民衆受了欺騙，我們自己會轉化成舊勢力底繼承者，所謂革命只是一場騙局。」

我這樣抽象地說了一遍之後，又舉出了些事實來證明，同時是提到了郭聘底逮捕這件事情來。我說：「爲愛全一位著名的工賊，而失掉幾萬工人羣衆底信賴，這樣的『策略』我

真是不了解。」

擇生說：「你的見解是很正確的，但是實際上是舊社會底力量太大，我們的力量太弱。我們革命軍的內部便有偉大的舊勢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說不出來的苦處的。總之我們和衷共濟地緩緩地做去罷，凡是關於政治部內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你的意思做去。老總不久要向江西出發，他希望你去，但我們都婉婉地謝却了，武漢的工作無論怎樣是不能離開你的，我已經派了黨務科長的季剛去江西，你無論如何是該應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着幹下去。我說你是感情家，並不是罵你的意思，革命家沒有強烈的感情是不能夠革命的。不過在目前，對內對外的策略都是應該講的，這是無於如何的事情。還有部內分出了黨派的話，是有少數不良分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無那樣的可見的，我也相信你們決不是那樣腐敗的封建餘孽。」

他誠懇地這樣說着，說得快到流眼淚的樣子，我爲他的眼淚却不免打動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緩和了下來。

他最後又嚴重地下一個結論：「總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夠離開這兒的，就是代杰，鶴

齡，德護，都不許有一個人離開！你們離開了，政治部只好撤台。」

他說的話委實也是實際的情形。在當時一切工作計畫是由代杰經手，一切來往文電是由德護經手，鶴齡是長於演說的人，並且又通英法兩國的語言，所有對外的宣傳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擔任的；他們三個人的確是一尊寶鼎底三根柱脚，我不過是代替着擇生總成其事而已。他們三個人要走了一個，政治部底事情一定會辦不動。又假如我走了，他們的興趣也會減少的。我本來有一多半是鬧着感情，聽了擇生的一席話把氣平了下來，只好答應他又維持做下去。

那一天擇生都是留在漢口的，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過江去了。

但在夜間在主任室的辦公桌上我找出了一張寫了幾行沒有寫完的信箋，是擇生寫給廣東的留守主任孫炳文的。信裏有這樣的話：「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們的氣難受，我恨不會在武昌城下戰死。……」

二六

九月下旬，總司令部終竟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戰爭的中心自然是移到了江西。總政治部

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各地方來歸附的軍隊很多，凡是有來歸附的軍隊，他們最先所請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員。所謂政治工作在當時的舊軍閥們看來，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樣，是成爲了革命軍的必要的徽章；他們並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軍和北軍在組織上的重要的不同處便是在這種工作的有無，有了這種組織的南軍打了勝仗，就覺得這種東西是使軍隊強感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個時代的寵兒。各方面來歸附的軍隊既多，所派遣各處去的工作人員也就不少，胡公冕所帶領的一個宣傳大隊，所有的宣傳員，不久便被派遣一空，連公冕本人也就不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總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後，有行營設在漢口，行營主任便是擇生；同時湖北省政府也相繼在漢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擇生。他以一人而兼領三個主任，自然很忙，因爲工作的關係便留在漢口的時候多，頓在武昌城下的時候少了。在南湖剩下的少數的政治部的人員在九月尾上索性通同移到了漢口來。附屬着的黨紅會也分遣到武漢各軍的軍警處去服務去了。最有趣味的，是那由擇生所要過去的工賊郭興伯又鄭鄭重重地護送過了江來，仍然關閉在烟草公司的三樓上的一間小樓間裏。

政治部一搬過了江來，工作人員添多了；同時內部的負責人員也由擇生調動了一下。他把編纂委員的郭冠杰改任爲總務科長，把屬於總務科的財政股長也改換了。

冠杰是擇生的同鄉，也是在陸軍小學的同學，後來是改習了法政的，曾經在法國留過學。他後來是因爲和我是同姓，時常稱我是「宗兄」。他是擇生最親信的人，時常肯把擇生底私話來傳遞給我。他初到漢口來的時候對我說，「擇生時常說，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強，擇生是十分敬重的。在長沙時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漢口來的工作便雜亂得一點，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原故。」

他一接了事之後，照政治部的規定，總務科長本是有批核一切來往公文的權限的，他便把德謨素來担任着的工作一手接過去了，但他對於這層却沒有經驗，每天幾上百件的公文堆積在他的案頭上不知道怎麼處理。過了三天又由鄧主任的命令叫所有的來往公文仍由德謨繼續辦理。

湖北的省政府在當時真正是一種魚龍漫衍的模範政府，那個委員會五花八門地是什麼人品都有。有的昨天還是罪該萬死的舊軍閥，而今天便一躍而成爲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勳；在

咸甯以後和我們一同馳驅過兩天的詹大悲和李漢俊在其中要算是錚錚佼佼的第一流人物了。省政府的內部組織是分成四科，科長秉承委員會的意旨受各委員的指揮以執行政務；其中的教育科，擇生要叫我去擔任，連委任狀都下了，是總司令部第七號的委任狀。但這項委任我堅決地辭退了。

有一天擇生到政治部來，他問我，「爲什麼要辭退教育科長的事？文化工作正應該大幹一下，除你而外是沒有再適當的人物。」

我的答語很直率，我說，「我是來革命的，不是來做官的，受你的指揮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員們的意旨我却辦不到。」

「你不幹誰個好幹呢？」

「漢俊正是很適當的人物，你找他，他一定可以承認。他以委員而兼科長，就和詹大悲一樣，辦事也會順手。」

在我明確地把意思表示了之後，大悲和漢俊也到政治部來找過我。他們起初以政府委員的資格，說要委曲我，要我定要把教育科的事情擔任起來。

我仍然說：「我不願意做官。」大悲說，「革命政府也不能不要官，革命的官和反革命的官是不同的。」不同的只是名目罷了，」我說，我在這兒索性把大悲先生俏皮了一下，「譬如你老先生担任着委員而兼任着實業科長，還有湖北礦務局的局長，你老先生不和滿清時代的道臺一樣嗎？」

大悲先生不動聲色地笑着。這位先生我不知道怎的，對於他總有一種先天的厭惡，我自從在路上認識了他以來便不高興他，他的一切的派頭不外是一個官僚底模範。他老先生是慣愛講策略的，說不上十句話便會有五個「策略」的字眼。他是湖北人，又是當時的中央委員，自從軍事一進展到武漢以後，他儼然就像是鄧演達的執掌鵝毛扇的軍師，鄧對於他就和劉玄德之於諸葛孔明，幾幾乎是言聽計從的。

「你不幹誰個好幹呢？」漢俊說。

「你正好幹啦，我已經向擇生推薦了你。」

結果是漢俊說，他暫時爲我代替着。又說他打算組織一個教育編制委員會，由省市黨部的宣傳科長，省政府的教育科長，以及其他適當的人物來構成，要我去總成其事，但我也謝絕了。（選自宇宙風）

武漢時代

一九二七的五月已經到了下旬了。漢口的天氣雖是一天一天的熱起來，漢口的市面却是一天一天的冷下去。

自從一月初旬武漢政府接連收回了漢口和九江的英國租界，四月初旬又發生了武漢民衆和日本水兵衝突的事變以後，帝國主義者威脅的挑釁一天緊似一天。武昌和漢口中間的江面時常陣列着四五十隻外國的砲艦。大砲的仰角高到法定以上，隨時隨刻都可以把武漢全市殲滅。

武漢三鎮的工場和銀行等大的產業，早已是閉了門的。五月初間第一次北伐軍向河南發進了以後，長江下游實行了經濟封鎖，四川的軍閥又乘機東下，鄂西的一部分註兵也受着敵人買收便起了叛變，五月十八日幾乎鬧到兵臨武昌城下的亂子。變兵在兩三日內雖很迅速地掃蕩了，但武漢全市不免大受動搖，小的米店錢莊便都弄來不敢開門了。

街上閉門的商店愈多，便愈爲各色的標語開闢出廣大的領地。各級黨部，各級政治工作

機關，各種民衆團體，甚至各級行政機關和軍事機關，都在競爭着張貼標語。這種舉動有一大半是出於卑劣的心事，就如商店之發招帖一樣，在廣告着自己的存在。在風頭順利的時候雖然感覺得刺眼一點，倒還沒有什麼；但在風頭一倒逆了，便不免要發生反對的作用來。

——「鞏固革命的根據地！」

——「嚴守革命紀律！」

——「保護革命軍人的家屬財產！」

——「避免帝國主義者的武裝挑釁！」

這樣的標語重重疊疊貼得滿街滿巷。但除把反面的秘密自行洩漏了之外，究竟有什麼的效果呢？革命的根據地假使沒有動搖，那有叫人鞏固的必要？革命的紀律假使沒有弛放，那有叫人嚴守的必要？革命軍不是說不怕死不愛錢的嗎？但是他們的生命財產却須要特別的保護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不是常在高叫的嗎？但在砲艦的威脅之下便只得兢兢業業的縮頭縮尾了！

愈是要人鎮靜，却愈令人驚惶；要人鎮靜的標語愈多，使人驚惶的程度便愈是加甚。特

別是那標語所用的紙張。在前所用的洋紙報紙和各種的五色紙漸漸使用盡了，一般舊式的人用來打冥賻的白紙便漸漸的顯出面來。在菲薄的白紙上清淡的墨水潦草地寫些故為鎮靜的口號，張貼在四處；怎麼也好像自己在撞自己的葬鐘，自己在紀念自己的喪事。這使已經冷落了了的街愈是慘淡了下去。

但街市儘管冷落，「國民政府註漢辦事處」所在地的C街却是繁華絕頂的，C街上除國民政府的辦事處以外還有「軍事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參謀處」，「軍事委員會財政處」。這兒特別是革命領袖們雲集的地方。革命領袖的特殊的商標是坐汽車，所以這兒也就特別是汽車輻湊的地方了。狹窄的街面上兩邊縱列着兩排的汽車每每把交通阻塞着，要使過路的人力車馬車都不能不另繞圈子，這些汽車雖然不免時常阻礙交通，但對於市民也還有相當的鎮靜的作用；因為汽車還多，市民便知道「領袖」還沒有逃走，大概武漢三鎮的安甯是可以暫時保持的。

在五月下旬的一天午後，漢口全市已經上了電燈了。從C街的軍事委員會裏面走出了一位青年將官來。

將官是中等身材。愁蹙的面孔上，戴着一副黑框的洛克式的大圓眼鏡。看他的面貌並不像一個軍人，但他穿的是一身淺栗色的帆布軍服。軍帽是軟頂的一種，倣效着蘇聯赤衛軍式，把帽頂的大部分垂在腦後。軍服上沒掛皮帶，也看不出有甚麼特殊的徽章。下邊馬褲上也沒套皮裹腿。腳上穿的是一雙淺綠色的帆布膠皮鞋。手裏不僅沒有拿皮鞭，甚至連皮篋都是沒有抱的。

這服裝的隨便卻是表示着他的官階的優越。

革命軍還雌伏在嶺南的時候。所有高級的將官和政治工作人員照例是忠實的。「三皮」主義；便是手拿皮鞭，肩披皮帶，腳裹皮裹腿，幾乎是成爲了革命軍人的象徵。這在初期本來是富有刺激性的一種服裝。裝束的本身比從前沿用滿清末年所採用的，長統大袖的北洋軍服，蹣跚的褲腳，手裏拿着指揮刀，腳上穿着長統皮靴的，是已經矯捷輕靈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了。更加革命軍的將校們大都是二十上下的人物，這和裝束的精神更能夠表裏相趁。服裝本來是製造人物的，何況人物又本來年青，一般革命的將官當然會成民衆的豔羨之的，特別是一般女衆的豔羨的了。

凡事都逃不掉有感必衰的公例，二皮主義之感即是報告了他的衰。衰候的具體的表現是在一般高級的軍事長官和政治工作指導者身上，他們在作嚴裝的時候都不約而同的把一些皮製品脫掉了。

這個脫皮運動的開始剛好就在四五月的時候。一般的推測以為武漢政府的要人多是人，所以文裝便漸漸當道，又有的以為天氣是漸漸炎熱起來了的原故；更其次稍微滑稽點的便以為是便於改裝逃走。這些或者怕都是促進了脫皮運動的動力吧，但是主要的原因却還是在二皮主義本身的被人厭棄與高級長官的優越感。

從軍事委員會走出的那位青年將官也正是脫了皮的人。果然，當他步到門廊的時候，在門口站立着的四位武裝的門衛蠻大的喊了一聲：

——「敬禮！」

取了立正的姿勢，很敏捷地把上着木亮的駁亮槍一齊向他舉起。將官把右手舉上右髮，微微把頭向左右擺動了一下。把手放下來，便步下了街沿。在他的背後只聽門衛又喊了一聲。

——「禮畢！」

把手槍放下，把脚休息着了。

門口有一駕紅色的汽車早在那兒鼓動着等待，兩位馬弁把車門打開，把將官迎接上了車去。

車夫掉頭問道：

——「主任，往那兒去？」

——「回去。」

將官不很愉快地答應了一聲。兩位馬弁立在車廂兩邊的踏板上就像一雙角，紅色的怪物咆哮了幾聲向西首跑動起來。

四五分鐘過後，汽車停止在黃波路的「第二特別區管理局」的後門前面。

將官下了車，受了門衛的兩位士兵的敬禮，步過水門汀的後庭，走上樓去。

樓的正中是一個大廳，中間放着一張大餐桌，敷着碧綠的絨毯。屋頂正中的一駕蓮花式的七星電燈，輝煌燦爛着，前後的兩個圓形的屋頂風扇好像是在焦燥，因為無論怎樣努力，

也不能把風扇涼。桌上還擺着二四個茶碗，顯然是有客來過，剛才退去的樣子。

應着將官的脚步聲，從大廳前面西南角上的一道房門裏走出一個勤務兵來，那小兵立在房門旁邊向將官敬禮。

——「有甚麼人來過嗎？」將官問。

——「不是，是下邊局長的客。」

將官走進房裏去了。

那是一間臨街的房間。有床，有沙發，有寫字台，有書櫃，是書齋而兼寢室的地方。房間並不甚大，除掉安放了這些家具之外，已經沒有剩下多空大的空隙了。臨街的一面有兩堵弧頂的高大的玻璃窗，寫字台就在兩窗之間和壁面成了丁字形的安放著。台上堆放着很多的文件，對面的壁爐上放着兩瓶三星牌的白蘭地，有一瓶是已經喝了一半的。

將官一走進門來，把軍服脫了投在門旁的沙發上。他走到書案旁邊，把那玻璃寫字板上堆積着的所來的文件，站着便檢閱起來，那些文件的封面上大抵千篇一律地寫着：

軍委政治部

馬代主任杰民鈞啓

這馬杰民，不用說那是那將官的名字了。

他立着看了一些電報，通告，會議紀錄，工作報告，大概都是武昌那邊處理了再送過來的，也沒有甚麼重要的東西，他又把來堆在一邊去了。

他轉身走到壁爐旁邊，從「曼塔壁飾」上取了一瓶白蘭地下來。澎的一聲把酒瓶打開，斟在一個很大的洋磁茶盅裏面。坐着就當成咖啡一樣喝。

他一面喝着，一面又看了些私信，但一封二封都是求事的信。他看了便繼續向桌旁的紙箋裏投，在心裏不斷地叫着。

——（哼，向我求事，連我自己都還要向人求事啦！）

自從清黨以後，由各處逃來的在本地方佔不住脚的不安分的青年們，以為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國，一定很緊張的是有工作待人來做。因而外邊的清黨運動愈緊，逃來武漢

的失業分子便愈加多，求事的信也就一天一天的愈是有增無已。

——（我們大家都走錯了路，走到廢字箋裏來了！）

武漢的勢力範圍本來已經縮小；所謂革命偉人又大多是身兼數職，有的一部的事務就由一家人包辦，有的又因為顧不來，便把應設的重要機關都停頓下去了。就因為這樣的關係，那有許多官職來夠許多的人去革命呢？

一封一封的信來，當初都還能夠耐着性子回復，但到近來却是愈來愈多，愈多愈沒有辦法了。在沒有辦法之中，却找出了一條絕妙的辦法；便是投進字箋。

他一面喝着酒，一面看着信，看了又接連的向字箋裏投。但也最後打開了一封信是用普通的白色的洋信箋寫的，在頭上沒有頂着「遺囑」。這信箋已經使他受着新鮮的感觸了。信的開頭寫的是「杰民弟」——在那旁邊還有一筆小注，「因你叫我是姐姐，所以我也就叫你弟弟了。」字是他所不會看見過的女子筆跡，他詫異了一下。他又先看信尾的署名是「你的姐姐金佩秋伏枕書」。「這金佩秋」三個字就像銀劇上的劇名一樣，在那他已經有九分醉意的眼前，接連地展出了幾場發聲的劇景。

五月一號的勞働節，武漢三鎮的民衆舉行聯合大會，會場在漢口北郊外的華商跑馬場。工人農人學生士兵小商人……到會的一共有十萬以上的羣衆。

一片汪洋浩蕩澎湃軒昂的人頭大海！紅旗大海！手搖旗大海！

高呼口號的聲音，國際歌的聲音，少年先鋒歌的聲音，國民革命歌的聲音，一切音樂隊的，大鑼的，大鼓的，拍掌的，各種各樣的聲音，溶匯成一片的怒濤！十餘萬羣衆在同一的舉動之下舉手，脫帽，搖旗，絕叫。

鮮紅的一個宇宙·鮮紅的一個人海！

堅牢的宏敞的正面的講演台上高懸着世界革命的導師們的遺像，無產者運動死難烈士們的遺像。武漢的重要份子大都聚集在這兒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代表也大都聚集在這兒了。印度的代表，日本的代表，法國的代表，英國的代表，俄國的代表……各種各樣的如火如荼的熱辯，各種各樣的如火如荼的狂呼，把十幾萬人的工農大眾的心血沸騰到了一百二十度以上。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打倒一切資本帝國主義！」

——「工農羣衆聯合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台上叫了一聲，台下萬雷齊發的回應一聲，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打成了一片，把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打成一片。

杰民也是站在講演台上的一個人。

在一個英國代表湯姆同志的演說特別使會衆起了一番激越之後，他偶爾瞥見了站在他近旁的市黨部的宣傳部長嚴少蓀。少蓀旁邊還站着一位秀麗的女士。

那女士是他所不認識的。身子像纖小，穿着一件草色的湖綢的旗袍，套着玄青的華絲葛的長坎肩；脚上也是雙綠色帆布的膠皮鞋子。小巧的頭上分梳着短髮；臉色有些蒼白，有些興奮；從那一雙敏活的明眸裏洩漏出一片伶俐的精銳。

僅僅如像電光一樣的一瞥，使杰民連想到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期的畫家 Caravaggio 的——

張名畫上來。那是一位青年騎士和一位女相士的半身像。騎士戴着一頂插着駝鳥毛的廣沿帽，額上微微露出一些鬚髮，左手挽在帶着佩劍的腰上，把微微矜持着的抿着嘴的面孔偏着，把右手伸給旁邊立着的一位女相士。那騎士面孔的表情，那全體的姿勢；就像是把那女士鑄出了一個模型。——「這 Agitation 的力量真是厲害！」少孫在向着他讚美湯姆。

湯姆的演說，極其簡短，一句就是一個口號。他的聲音非常的宏亮，他的姿勢非常的熱烈，雖是不懂英文的聽衆，看見他那樣的精神，不待翻譯者的翻譯，早已經領受了他的感動。特別是在落尾高呼口號的時候，湯姆在褲包裏面搜出了一張紅色的大手巾來，拿在手裏，當成手搖旗一樣，不斷的搖動，不斷的高呼，一面叫，一面跳，足足怕叫了一三十遍，使全場化成了一個高度的溶礦爐。全場的人都在叫，都在跳。待到第二位的演員開口時，隔了好幾分鐘才像暴風剛過的海潮一樣，漸漸靜鎮下去。

——「他做了四五年的工人運動，畢竟不同。」

這湯姆是英國的一位礦工，他從十幾歲做童工起，現在已經是七十歲了。但他那如像純銀一樣的白髮，如像赤銅一般的面孔，和那堅實精神的短而橫的身軀，就好像具體的表現出

了未來的健康的社會。——「羣衆心裏，也很會操縱，就給彫塑家手裏的粘土一樣。」杰民又接着說。

在杰民和少蓀讚賞着湯姆的時候，那位女士向少蓀耳語了一下，少蓀便回頭向杰民介紹：

——「這是金佩秋同志，市黨部的婦女部長。」

佩秋把左手撐着腰際，把右手伸給杰民，微微的側着面孔抿着嘴唇和他握手。

——「啊，你真是 Caravaggio 的年青的騎士！」

杰民握着他的手，心裏在這樣叫。

三天後的五月四號，夜裏，已經十點過鐘了。

杰民在後城馬路開了會議回來，路過後花街口，他忽然想起了住在那背街裏面的一位女同志葛超華，他便枉道去看她。

三樓二底的房子，主人住在樓上。在樓梯上走着，早聽着樓上有一羣愉快的女性的笑語

聲擁着湯姆的聲音。上了樓，果然看見那白髮童顏的湯姆老同志雜在一羣女性裏面正在要告辭的神氣，另外有一兩位男同志在當翻譯。那老湯姆照着他歐洲式的表示親愛的儀節，要和女同志們擁抱接吻，把大家都嚇得逃跑起來，就好像一羣燕子看見了一支老鷹。

——「Oriental, too aridental!」（東方式的，太東方式的！）

湯姆底禮節沒有人敢接收，他微微表示着些輕淡的失望，這樣說了幾聲，走了。湯姆走後，一羣驚散了的燕子也跟着散了，只剩下兩位女主人和一位來客的金佩秋。佩秋穿着和五一節上是一個情形，她和杰民雖然才見第二次面，但就好像是十年以上的舊友了。

——「杰民」，她招呼着，「你從實地招來，你今晚是來會那一位女主人的？」

——「我只認得超華，這另一位女同志，我倒還要請你們替我介紹一下。」

——「好的，我替你介紹，這是馮德貞同志。但我們更要拷問你，你是怎麼認得超華的？」

——「最好讓超華告訴你們罷。」

——「不行，不行，我們要來分辯。德貞，你把超華拉到你房裏去拷問她，我來拷問杰

民。」

肥胖的近視眼的德貞，她的脚是纏過的，那人爲的畸形愈見把她漫畫化了。但她却很真摯，她快活的說：「超華是早告訴過我的，且讓我們馬大主任說罷，看她們的話，相符合符。」

——「好的，杰民，現在就該你招了。」

——「你們這些女同志真是 too oriental，我說了是會使你們失望的。」

——「不行，不行，你不要逃避！」佩秋和德貞爭着說。

——「好的，我對你們說罷，去年十二月你們武漢的黨部和民衆團體，組織過一個「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超華是你們婦女協會的代表。他們到南昌來的時候，我們開過歡迎會歡迎她們。因此我認識了超華。」

——「還有呢？」審判官的佩秋問着。

——「還有就是她把住扯告訴了我，我現在回到武漢了，今晚上第一次來訪問她。」

——「就只這麼一點嗎？」

——「還有便只好做小說了。」

——「德貞」，佩秋又回問德貞。「她告訴你的不是這樣？」

——「大致不差。」

——「好啦，你看，」超華得着勝利地叫着，「你怕我們這些老太婆還會有你和少蓀的那樣羅曼史嗎？」

——「噯，你沒倚老賣老，」佩秋不服輸地回答超華，「你和×同志的關係是怎樣？杜白水同志不是又要找你去做女秘書嗎？」

——「你造謠生事！」

——「我倒不會造謠呢，杰民，」佩秋又回頭向着杰民，我要警告你，買主是已經定了的，你不要亂動手。」

——「多謝你的警告，但像我這樣有了妻室兒女的人，買主就沒有定，也是沒中用的。」

——「老實你的家眷是還放在廣東的嗎？」佩秋問。

——「是的，說不定怕已經到了上海，好久沒得到消息了。」

「該沒有甚麼危險罷？」

「危險或者不會有，因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啦。」

「啊哈！日本帝國主義者！」大家都笑着反應了一聲。

「你的帝國主義者要是到了我們武漢來，我們天天要拉她到羣衆大會去演講，豈不很妙嗎？」

「妙是妙，但她恐怕不見得肯演講，她也是 too oriental 的。」

「其實，我們以前還是一樣，」佩秋說，「我想空氣是可以轉換人的，你的夫人到這兒一定會跟着我們轉換。」

「轉換也只是程度問題啦，剛才湯姆同志不是說你們太『裁令搭兒』嗎？」

「的確的」佩秋回答着。

「你們爲甚麼不和他接吻呢？他那樣七八十歲的老同志，你們就做他的孫女都是可以的啦。」

「正所謂東方頭腦呢」，佩秋說，「因爲我們沒有那樣的習慣。」

——「他今晚怎的一個人到了這兒呢？」

——「因為他時常在說想領略一下東方的風味……。」

——「那他今晚不該失望了，東方味享得十足。」

——「我們便叫這兩位女軍閥來請他。」

——「怎的，女軍閥？」

——「你不知道嗎？超華是陸軍次長底太太啦，她的已經死了的丈夫在北京政府做過陸軍次長。德貞底黃大哥，現在在第六軍當團長啦。」

——「沒想到才是這麼出衆的兩位大人物，」杰民微笑着說。

——「大人物！哎，要你才是大人物！那個還有你大！」德貞和超華搶着說。

——「只有她們這兒還多少有點佈置，所以我們便請他們作東。」佩秋仍繼續着自己的話。「你莫看見我們武漢的女同志們住的地方呢，那裏還有甚麼東方的家庭風味。我們超華同志不曉是做過次長太太的人，她的烹調很拿手，杰民，你可以叫她請你一吃啦，我們好來做陪客。」

——「叫她請我？可惜我不是國際代表。」

——「啊啦，」超華叫着，「你說那樣的話。像你們做大主任的人，一天忙到晚，我們是怕犧牲了你的寶貴的時間。」

——「不請好了，真會說客氣話。」

——「我是不作假的，你真的有空閒的時候嗎？」

——「我回來才不久，我們的大主任董辛寅凡事是一手包辦的。他要往河南去了之後，我才能代理他的職務。所以我這一向可說是無事忙，……。」

——「你真的有時間，那我明晚便請你，好不呢？」

——「再好也沒有，我定來領略我們次長太太的東方風味。」

——「你要說甚麼次長太太，我就不請。」

——「好的，得罪了，我們頂頂革命的葛超華同志，東方的樂沙·魯克森堡。」

——「杰民」，佩秋叫着，「我們超華同志真是很好的同志咧，你不要奚落她的，超華，不用說我要來做陪客的了。」

——「那嗎，」德貞含着笑說，「少蓀免不了也要請的。」

——「那是不用說的啦！」超華說，「誰還把他們兩個分得開啊？」

——「白水也當得請啦，」德貞又說。

——「自然咯，」這一次是佩秋說的，「誰還他們兩分得開啦！」

——「我的話不用你來替我說，」超華說着。「杰民，你知道，我們金佩秋同志今晚爲甚麼在這兒滯着？她是在等她的少蓀的啦。你停一下便可以看見，少蓀曾來。她在她少蓀旁邊，真名叫你肉麻。你看她靠在他的肩膀上，長一聲「阿哥，」短一聲「阿哥」……」

——「你這個女軍閥，總是想圖謀報復，」佩秋插斷她。「我叫少蓀『阿哥』，有甚麼好肉麻呢？因爲我就覺得他真就像我的『阿哥』一樣。」她在「真」字上說得特別用力。

——「莫爭鬧了罷，」德貞排解着說，「還有請我們馬主任談些正經事情啦。」

——「是的，我早還要問你的，」佩秋向着杰民說。「你在南昌已經發表了那篇擁護黨權的文章，爲甚麼還跑到上海去？我們真替你擔心了好久。」

在這兒杰民說他怎樣在二月中旬由南昌到安慶，下旬又由安慶回南昌，在南湖邊上朱德

家裏，草就了那篇文章，本來便打算回武漢的，走到九江之後，接到董辛寅底電報，詰責他爲甚麼還不到上海，他又才改船跑到上海去。他又說到上海時已經是四月二號，上海底局面已經完全變了，他是主張武漢政府先東下而後北伐的，和上海底同志們接了頭之後，第二天他便乘長江輪船折回武漢；但不料到南京便停頓着了，因爲當時北軍反攻又奪回了浦口，南北兩軍底大炮正在挾江轟擊，船在長江中心停了五天，直到四月十四號才到了武漢。

他把這些話扼要地談着，又說：他在中央日報底副刊上會有一篇說難以後登載出來，所記的便是這一回的事體了。

三位女同志都聽得很熱心，尤其是佩秋，她像連氣息都是凝着的一樣，一直聽完了他的說話才深呼吸了一次。

「唉……」她說，「你真使我們擔了不少的心呢。你那篇文章一由奇昌帶回了武漢之後，是同時在中央日報，民權日報，革命軍日報上發表的，把武漢三鎮真是轟動了，黨權運動就全靠了你那篇文章來做了結穴的。在那篇文章發表之後，就有人說你回了武漢，我們民衆團體都在準備着替你開歡迎會。但是你並不見回來。後來有人說在漢口市上親眼看見你坐

在汽車裏面，你回來了的消息又喧傳了一下，但不久又陰消了。後來第三軍的顧問由九江回來，才知道你已經到了上海，聽了這個消息真是使人愁了不少，連那位俄顧問都受了非難，大家怪他爲什麼沒有阻擋着你。後來又有人說你在上海死了，你真是惹了許多人替你流了眼淚呢。」

他們談了好一會，已經快要到一點鐘了，當着杰氏正在告辭着要走的時候，樓梯上又有人的脚步声的時候，和談話聲。那談話的聲音是宏亮的長沙調，口裏就好像含着一個湯團在說的一樣，一聽便可以知道那是白水。

——「喂，他來了！」佩秋把下頤向上點着，向着超華調皮地說。

——「唉，他來了！」超華却把頭向下點着，回答着。

她們所說的「他」是代表着兩個人的，一個自然是白水，一個是在白水後面跟着上來的少蔘。白水是軍委會的祕書長，少蔘在兼任着他下面的機要科。

——「老大哥，恭喜你得到了一位女祕書啦！」杰氏迎頭招呼着白水。

——「Aa-xo-xo-xo-xo……」包着湯團的哄笑爆發着：「馬大王你在這兒吊爾耶

當。」

——「我已經替你下了警告啦。」佩次搶着說。

——「哎喲！」超華叫着，「趕快去叫你阿哥好了！」

——「我怕我不好叫，」佩次反攻着，一閃身跑去吊着了那默默無言的就像始終是憤慨着的少蓀的肩膊。「阿哥，阿哥！超華同志明晚要請杰民同志吃飯要吃請我倆作陪。白水同志也要請的。我看白水同志走成功了，不過L同志也快要回來了。怕要成爲二等邊啦。」

——「Aa-xo-xo-xo-xo……」二等邊！」

——「老大哥，」杰民對着白水說：「她們剛才在說我還不相信，我看你這時分陪着少蓀來，少蓀自然是來捧佩次的，你來不是很有意義嗎？」

——「Aa-xo-xo-xo-xo……」連你大主任都認興起來了。」白水笑着，一面抓着他的額白的頭髮。「我是把汽車來盡義務的啦，幫忙少蓀和我的『花』送回去的。」

——「什麼花啦，林老頭子！」佩次抗議起來了：「我不高興這種把女性當成玩弄物的名詞！」

超華和德貞在這時也同聲響應了起來。

——「那嗎」，白水說，「我以後就稱你們爲『果』吧。好讓我今天吃一簇葡萄，明天吃一條香蕉，你們看好不好呢？」

——「老頭的野心真不小啦」，杰民說着，在白水的笑聲中又促着大家分手，於是乎主客六人便一窩蜂地簇擁下了樓去。

三

接着是五五的晚上，杰民到超華家裏時已經十點過鐘。正中的客堂裏面仍然是昨晚上的二位女同志。

——「噯呀呀，好容易等到了」兩位女主人爭着說。

——「你怎麼到得這麼遲？」佩秋說。

——「對不住」。杰民啞聲地道着歉。「今天是五五，是馬克思的紀念日，單是講演我都講演了十次。你們聽，我的聲音都成了破鑼一樣了。明天政治部員要出發上前線，晚上在黃陂路開部務會議，直到現在才抽出了空出來，少蓀和白水都還沒有來嗎？」

——「那裏」佩秋回答着：「他們七點半的時候來過的了，等了 you 一陣不見來，他們又有別的事情走了。」

——「怕他們不會來了把？」

——「那不會來！」德貞反駁着說，「至少少蓀是定要來的。我們的佩秋同志和少蓀兩個人啦，一個不同坐，一個就不吃飯；一個不在家，一個就不睡覺。你還怕他不會來！」

——「你要聽他們的宣傳。他的方大哥假如是在家時，你怕她還有在這兒說話的時候？」

——「噯，你要來請皮我們這些老太婆！我們的孩子已經五六歲了。」

——「噯，你要在我面前誇老，我的孩子假如是在，也是會有五六歲的！」

——「怎麼？」杰民很驚訝地問着：「你的孩子有五六歲？」——這句話的確是很使他吃了一驚的。因為他眼前的小巧的佩秋看來怕不過二十歲的光景，又聽說她是今年正月才和少蓀結合了的，怎麼便有五六歲的孩子呢？

——「你很驚異嗎？」佩秋笑着說。「你昨晚把你的故事對我們講了，今晚我要向你講我的故事。」

——「那再好也沒有。」

女主人的超華剛好替大家把茶斟好了。佩秋先端着茶喝了，她說：「我說的話你替我筆記下來吧。」

——「好的，我就替你當書記」，杰民說着便從軍服的上衣包裹抽出了一枝紅色的頭號大的派克爾自來水筆來，又從下衣包裹搜出了一本手抄本。「好的，你說吧。」

——「我呢，是湖南長沙底人。我的父親是一位舊式的官僚，以前當過漢口鐵路局底總理。我在很小的時候便訂了婚，我的未婚夫名字叫鄧佐周，他也是一位舊官僚的公子，不過他的父親是早已過了世的。」

——「我在滿十六歲的一年夏天從長沙底周育女學校畢業了業，鄧家便提出婚期來，我們家裏便允許了。我在那年的冬天便出了閣。我一過門去，才知道那比我只長得兩歲的佐周，才是在吃鴉片煙的人，並且又還愛嫖，愛賭。我初過門的時候，他都還和我親熱，但不上兩個月，他便把我厭棄了，在家裏過夜的時候真是少。我那時候完全是一位東方式的女子，我所曉得的，是女子底生命要應該講究三從四德。所以他雖然是厭棄我，想出種種方法來虐待

我，但我總是盡我的心力去體貼他，希望他有一天會回心轉意。

——「但那人真是一位無情無義的漢子，他自己明目張胆地做着些不良的事情，他偏忍得下心，誣在我和我娘家屬書信有秘密的關係。因為我娘家有一天遣那書僮給我送了一些東西來，我不該去親手接受了。他聽見人講起便拿這點來做誣在我的根據。我沒法祇得寫信回去告訴了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才知道我在受着虐待，便親自來把我帶回娘家去，和鄧家決裂了。那時我結婚以後還不上四個月。但我却已經懷了孕了。在秋天，結婚之後的八個月上，產了一個月份不足的女兒，可恨那鄧家底人更乘着這個機會在外邊說這女兒不是鄧家的種子。我的父親起初也很疑我，自己弄得來也百口莫辯，惹得一家人都是悶氣。那女兒生下來沒有幾天，也就死了。我自己精神上肉體上受着種種嚴重的打擊，我很傷心，時時想自尋短路，不久也就吐起了血來。

——「我的父親不久做了漢口鐵路局的總理，他很可憐我，便把我帶到了漢口，放在自己的身旁教我讀些詩詞和佛經。我在那樣的生活裡中過混了四年，一直到去年的八九月間，革命軍打到了我們武漢爲止。

——「我的父親是跟着吳佩孚向河南逃走了的。家裏就丟下我和母親兩個人，我在那時候，說也奇怪，却才得到了意外的解放。我到那時才知道在家庭之外還有社會，在個人之外還有民衆。許多英勇的青年，爲要改造社會，爲要解放民衆，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從事革命，自己怎的才藏在深閨裏，在眼淚裏面過日？自己對於自己的生活覺得很慚愧起來，以前的生活就好像一刻都不能夠再支持下去了。我那時聽說革命軍裏面是有很多女同志在做工作的，都是剪了髮的人，我有一天便一剪子把自己的髮剪了，惹得我的母親爲我哭了幾天，我也沒有管她，便跑出來參加了婦女協會，後來我便入了市黨部。我擔任了漢口民報日報底婦女欄的編輯。

——「是的，我記起來啦！杰民」，佩秋仍然在繼續着說，說到這兒她反問着杰民。

「民國日報底總編輯，起初不是定的是你嗎？」

——「是的，但到快要出版的時候，我在去年的十一月十號便被調到江西去了」。

——「你的總編輯，後來就是由少蓀代替的。少蓀是那樣剛愎不大講話的人，但待我却很好。他愛提出一些題目來給我作，親自指導我，我的文章也是要經他改削的。我很尊敬

他，把他看待得就像我的一位師長一樣。我們的工作是在夜裏，有時夜深了便在館中唯一的一尊床上過，但我們的關係是十二分嚴肅的，一直到今年的正月，我才知道他是那樣熱烈地愛着我。

——「今年正月我已經是被決定了派到俄國去留學的。我已經到了上海，在等船了。突然接到武漢的電報，說少蓀要爲我自殺了，無論如何要去叫我轉去。你是曉得的，少蓀是一位很努力的同志，在前漢口的祕密工作他也做了很久，黨裏不好犧牲他；便強制着把我的留學的決定取消了。但我是受過男子虐待的人，我不願意再同誰結婚，我便要求留在上海工作。少蓀又鬧到要請調上海的舉動，黨裏便率性命令我再回武漢。回來之後我們便簡簡單單的結了婚。沒有用證婚人，也沒有發出一張結婚的明信片。」

佩秋就這樣把自己的身世說了一遍，她自己很是感慨無量的一樣，又加上了這樣的話：「我的故事就是這個樣子，你看是不是像一段小說呢？」

——「假如有小說家替你寫出來的時候，那一定是很好的小說。」

——「那嗎，我要請你替我寫的。」

——「可惜我不會寫小說啦。」

——「那裏，你要騙我。你不是小說家嗎？你的作品我早是讀過的。」

——「糟糕，我已經改行很久了，你還在把我當成小說家看待嗎？這好像是犯過罪人，無論怎樣都是把過去的罪名洗不乾淨的啦。」

——「那不管！總之你把我的事情寫成一篇小說吧，那我是很高興的。」

——「我看吧，有機會的時候，或者可以寫出來。」

——「哦，女主人！」佩秋掉向着超華說；「開飯啦，我的肚子餓了。」

——「喂呀，喂呀，」德貞連連地說，「今晚的佩秋同志是怎的？你不等少蔘來便要開飯？」

——「等了這麼久都不見來，沒辦法了。明天大家都是有工作的啦」

——「好的」，女主人的超華說：「就請進我的房裏去，我去叫女工下麵。我今天是自己做的蛋青麵，杰民，你在南昌不是說過，你喜歡吃麵嗎？」

「呵啦，超華，」佩秋說，「你真體貼入微，就是我也很喜歡吃麵的。」

佩秋先立起來，領着路，走進了東首的廂房裏，是超華的寢室，在一隻綢絲床前陳着一張烏木方桌，桌上陳着很精細的幾碟下酒菜。

超華把杰民安在首席上。佩秋坐在他的左邊，超華坐在右邊，德貞是坐在對面的。四個人便把席面圍聚着了。

在中國的小磁杯裏，斟滿着金黃色的液體，杰民以為是紹興酒，舉起杯來便喝一口，就像喝了一口極熱的滾湯一樣，立刻向地板上吐了。原來那是白蘭地。這使坐在旁邊的佩秋向他嘲笑了起來。

——「你真是一個弱者！」

——「弱者！好不我們來比賽？」

——「好啦，再好也沒。怎麼比賽呢？」

——「隨你怎樣比賽都好，我總是奉陪。」

——「那麼，我們這樣吧。我喝一杯，你喝一杯。我們要不斷氣地一口一杯，看那個先醉。好不呢？」

這樣一個猛烈的賭酒法，從那弱不勝衣般的佩秋口裏說出，這在杰民，的確是一個驚異。他自己本是勉強可以喝一瓶中瓶白蘭地的人，剛才他喝了傾吐出的，是因為出乎意外的原故，他受了佩秋的挑戰，便先把自己的杯子舉起來，一口喝盡了。

——「呀，你還可以喝！」佩秋也不免有點驚異，她也舉起自己的杯子來一口喝盡了。就那樣接連喝了十幾杯，佩秋的白晰的近於慘白的面孔便暈起了紅潮來，口似乎渴得很厲害，只是在喝茶，喝麵湯。

——「佩秋我們不喝了，好吧？」杰民看見她那樣情形，這樣提議着。兩位女主人也在從旁勸。

——「只要你承認輸，」好勝的佩秋這樣說。

——「你那樣好勝，我便要徹底的克服你。」

——「好嗎，只要你能夠克服。」

接連又喝了十幾杯，連第二瓶的白蘭地都快要到半瓶了。杰民自己也覺得自己的舌頭麻木得不知酒味了。

——「杰民，好弟弟！」佩秋有點飄忽地叫着。

——「你怎麼叫我是『弟弟』呢？醉了吧？」

——「我那裏醉！我是有一個阿哥，少蔘是我的阿哥。你呢，就是我的弟弟。」

——「好的，只要你喜歡那樣，便那樣叫吧。」

——「弟弟，好弟弟！其實我今晚上是真誠地待你。我平常和別人拚酒的時候，我是要用奸計的。我喝一杯酒，要用手巾抹一次嘴，酒便吐在手巾裏。可我今晚上是沒弄這樣的詭計的，你看我這手巾的確是乾的。」——張花邊的白洋紗手巾，她伸在杰民的面前，手巾的確是乾的。

——「多謝你的誠意，你真是好姐姐。」

——「你要記着，你要記着，你是叫了我『姐姐』的啦。我真個是你的姐姐，我是愛你的。」

佩秋突然立起了身來，把杰民的頭抱着，在他的嘴上親了一吻。

但接着又突坐下去，把頭埋在席上，不能抬起來；隔不一會又聽見哇的一聲，吐了。

杰民和兩位女主人忙把佩秋移到床上去，大家替他脫膠皮鞋。佩秋猛烈地又抬起身來吊着杰民的頸子又和他親吻了一次。之後，痛哭了起來。

「阿哥，阿哥，你還不來呀！少蓀是我唯一的愛人，我除少蓀以外是不愛任何人的。」這一哭把杰民的酒哭醒了一半，他自己才意識到像是做錯了一件很大的錯事。另外的兩位女同志却在關心他。

——「杰民，你怕也醉了，」超華問說；「你還吃點麵好不好？」

——「今晚真對不住，辜負了你們的好意。但我實在也醉了，我打算就回去。」

——「你醉了，回去不方便啦，」超華又說；「今晚你不用回去吧。」

——「請你到我那邊去躺一下啦，」德貞說；「我的前廂房裏的那尊床是空着的。」

——「不，杰民，你不許走，」佩秋突然在床上叫着；「你們都不許走，等少蓀來了，我要你們做證人。」正在這樣叫着的時候，少蓀匆匆地走進了房裏來。

——「好了，大家都叫着；」少蓀來了！」

——「杰民，好弟弟，」佩秋又和緩了起來，當他看見杰民要退出房去的時候。「你今

晚一定也醉了，你不要回去啦。德貞，超華。」她又招呼着兩位女主人；「你們要關照他一下才好，他也是醉了。」

杰民退出客廳來的時候，在痰盂裏面也哇的一聲吐了。兩位女主人很慇懃地把他扶進對面的前廂房裏，在一尊大銅床上，讓他和衣地睡下了。她們也替他脫了腳上的膠皮鞋。

當他昏昏朦朦地睡着，多少還有點意識的時候，佩秋又連鞋都沒穿，踉踉蹌蹌地跑了過來。

「杰民，好弟弟，你睡了？好的，你平平穩穩地睡。」說了又跑過去了。

失了知覺的杰民，醒來時已經是清早了。他瞥見寢床被人佔據了的超華，還在客廳裏的沙發上睡着。他的頭很重，想起來，怎麼也很吃力。不一會面孔很慘白的佩秋走來了，少蘇很懊惱地跟在他的後面，兩眼充着血。

——「杰民，好弟弟，我回去了。我們一夜都沒有睡。」留着這樣的一句話，便匆匆地轉身走動起來。杰民勉強抬起了身來，看着他們走出房門去了。

隔了兩個多禮拜，杰民才第一次接到佩秋底來信，他立在自己的居室裏展讀着。

「好久不見你了！自從那晚醉後，你又在甚麼地方醉過沒有？你，你的身體怎樣？

念念！

我們婦協打算出一種雜誌，名叫女同志，我又被選為編輯。我知道你是愛弄筆墨的人，好弟弟，望你千萬不要推辭，定要為我們撰稿！

我現在病着，睡在床上。這信寫得很潦草，敬致

革命的敬禮！

你的姐姐

金佩秋伏枕書廿一號

就這樣本是極簡單的一封信，但在他那已有幾分醉意的腦識中喚起了那已經忘却了的幾場劇景。他率性又把酒來喝了一兩盞，想立地去看佩秋，但又想到回頭有朋友要來，而且沒有預先通知便匆忙跑去，恐怕也有些不方便；他便坐下去，把桌面前的文件收檢了一下，寫起了回信來。

「佩秋」，他這樣寫着，沒有稱她是「同志」；也沒有稱她是「姐姐」。

「時間跑得真快，我們不見也就三個禮拜了。這三個禮拜，唉！這三個禮拜！在這期間中是起了怎樣的天變地異喲！潮頭現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線下了。現在的所謂領袖們，沒一個不是在懷疑民衆，沒一個不是在懷疑政治工作。天天在喊剷除貪官污吏，我們的領袖們那一個不是新的貪官污吏？天天在喊剷除土豪劣紳，我們的領袖們那一個沒有和土豪劣紳勾結？民衆現在成了革命底仇敵了。民衆一提出要求，便說是甚麼「幼稚」，甚麼「過火」。幾位投機的所謂領袖，被一些舊軍閥底殘餘挾持着，他們連屁都不敢放一聲了。從前喊的是「革命軍人不要錢，不怕死」，現在喊的是「保護革命軍人底生命財產」，媽的，要命了！一提起政治工作，便成了那些人底眼中釘。他們說政治工作挑撥士兵對軍官的惡感，挑撥民衆對政府的惡感。媽的，真是要命了！

「五月十八號的事情你該曉得罷？那天下午二時在開軍事委員會，軍委的參謀長報告鄂西底叛兵已經攻到了離武昌城十里的紙坊，駭得大委員們都驚惶失措。問他消息是從何處得來？他說是從武昌傳來的。問他是幾時得的？他說是一點鐘。適逢其會打到武昌的電話又打不通——這是常有的事情：因為過江電話線時常發生障礙。這樣一來，更加是得到實證了，

主席T大老說：「今天還開甚麼會議呢？敵人怕已經把武昌都佔領了！」於是乎便叫參謀長下命令叫第八軍派兵把守江漢關，防備敵人渡河。有兩位委員便中途逃了席。我很懷疑，武昌底形勢假如那樣逼迫，但爲甚麼衛戍司令的葉挺沒有信來，代英也全沒有信來？我是懷疑這消息不確。我說最好先派人過江去打聽消息。那參謀長說，到了現在還有什麼人好派呢？我便自告奮勇，我說我去。於是大委員們便叫我去。待我跑過武昌，不消說什麼變動也沒有，我在南湖找着了葉挺和代英，但那有那回事呢？我們的前線已經到了汀四橋，叛軍絡繹在潰退，葉挺很憤慨，他說「外敵易堵，內敵難防。」愛滑稽的代英說：「萬一漢口有甚麼動靜，我們倒要當第二劉玉春困守武昌城了。可惜武昌城有一部分折毀了，應該趕快恢復起來。」我回到漢口，在國民政府裏找着T大老的時候，我勸他渡江，他說：「現在不成問題了，前兩禮拜董幸寅那個孩子在鬧土地問題的時候，是很危險的。」——就那樣那位鬼參謀長不知道是何居心要誑報軍情。

「不過這一誑報，的確是發生了一點效用。在中途逃了席的一位委員，他是在P地的大學當過教授的。政治部底編纂委員K以前和他同事，他那天下午剛好由武昌過江來訪他，看

他在剪髮，把頭剃成了和尚。委員問到武昌底情形才知道並沒有那樣的緊急，也很感謝K，他說，「你來得真好，再遲兩分鐘，我的鬍子都要剃光了」。據K說，這位委員在最近兩三個禮拜，買長江輪船底大餐間都已經買過三四次。風聲一急便買船票，買了，不用說又廢棄了。哼！媽的！這就是所謂領袖！」

「我早曉得武漢是這樣，我真不該跑回來了。我留在上海就做一匹文氓，都比現在好得多。我恨我不是有槍階級，假如我手裏有兵，由得我一意，我要把那些家伙殺得一乾二淨！現在的一些同志也真悶人，開口在講「策略」，閉口也在講「策略」，開口在講「退讓」，閉口也在講「退讓」，槍尖子都逼在心上來了，我真不知道在幹些什麼！我自己真是灰心！我每天奉行故事地過江去，過江來，我幾次想跳進那黃鶴樓下的江水裏面去淹死了！你還要叫我做文章嗎？我們現在有甚麼文章好做？你敢說一句甚麼話？連我那篇脫離以後都不能夠繼續發表了。哼！奇怪，在革命政府之下，沒有言論底自由！」

「你問我醉過酒沒有？我天天都在醉，目前也正在醉，我除喝酒以外，沒事可做的。」

「你病了！甚麼病？是從前的吐血病翻了？我希望你好生保養，我明晚打算來看你。」

他一寫便把一肚皮牢騷都傾瀉了出來，把信封好後，叫一位勤務兵來送了出去。自己覺得心頭稍稍疏暢了一點，走到床邊去把靴子脫了，正想倒下床上去躺一下，但門上有人扣門的聲音。

——「是鐵士嗎？請進來！」

但進來的卻見萬超華。她穿着件白色的夏布旗袍，裏面襯着件湖色的襯衫。那豐滿的肉體，光潤而晰白的面龐，兩邊嘴角上的兩個笑窩，濃黑而有光輝的一對眼睛，看來怎麼也好像是一位活潑的處女。她大約是才入過浴，一種有暖意的馥郁的氣息剛開門便射到了杰民的鼻官。他又把靴子穿好，請超華坐在檢發上，自己在旁邊的一隻椅上坐着。

——「好久不見了」，他隨便地說，「還好嗎？」

——「好的，你又喝了酒啦。」

——「我近來每晚都在喝酒，不喝酒沒有辦法。」

——「怎的呢？會把身子喝壞的啦。」

——「喝壞了也沒怎麼，處在現在的局面裏，不喝也還是會壞的。」

——「你那樣不好的，怕你是一個人住着，太寂寞了罷？」

——「寂寞？也怕有點。不過我是很感覺着憤懣和焦燥。」

——「你爲什麼要那樣呢？」

——「爲什麼？很難說。」

——「我看你消遣一下好些呢。今晚你有沒空，我們去看看電影？」

——「看電影？」

——「是呢，法租界的××劇場聽說在演着一簇好片子，我今晚上特來約你去看。」

超華說着把那黑油油的一雙眼睛望着他，等着他的回話。他暫時沉默着了，在他那蔥蘢的好意和暖暖的肉息的氳氳中，使他感受着了一種內鬥。他很想聽她的勸誘，跟她一道去，就如像他要把自己沉溺於酒的一樣，坐在她的旁邊，在那馥郁的氣息中沉醉下去。他把她那黑而清澄的一雙眼睛凝視了一下，他自己的意識在那一對深潭中游泳了有五秒鐘的光景，但終於擡上了岸來。

——「回頭章鐵士要到我這兒來」，他把手錶看了一下。「已經八點半鐘了，他不一會

便要來的。」

——「你不好留個字條子，或者教你的護兵說，有事往別處去了嗎？」

——「那可不好。她是每晚都要來的，我們彼此要交換情報……」

正在這樣說着，門上又有敲門的聲音。

——「一定是鐵士了，」杰民繼續着說：「請進來！」

來的果然是鐵士，但另外還有兩位是白秋烈和他的夫人柳若英。

章鐵士一進門，他那雙和老鷹眼一樣的眼睛便像彈丸一樣向着超華射了出去。

——「喂！你們在做好事啦！」照例是他那像紹酒味道的聲音。

——「你亂講，」超華反斥着他。

若英跟着進來之後，便跑去拉着了超華的手，就和姊妹一樣親熱起來「你一個人在這兒

嗎？」

——「是的，我是剛來拜訪他，而且今晚是第一次。我昨晚聽你說，杰民近來似乎很寂

寞，我是特來約他去看看電影的。」

——「你要注意啦」紹酒味的聲音又大口地說：「同志快要從南昌回來了啦」

——「你真是愛多心，我真怕你。我要先走了。」超華說着，便想起身往門外走。

——「怎麼！身經百戰的女軍閥！」鐵士又叫着，「要臨陣脫逃嗎？」

——「鐵士，你太不行！超華是我們的好同志，你不能那樣的奚落。」若英替超華聲援。回頭又向超華說：「你沒走，你怕他什麼呢。我們回頭告訴易力詩，要她懲治他。」

超華笑着沒有作聲，但終於向杰民和其餘三人致了目禮，往門外走去。

——「我來代替主人送送客」，若英說着，兩人都走出去了。

——「今天底情報呢？」鐵士像把笑談忘記了的一樣，突然這樣問。

——「在那些文件裏面，你翻罷，我看那家伙是一個騙子，每天所報的事情都是可以想像得出的。」

鐵士把桌上的文件翻了一下，翻出了一封通行紙用毛筆寫的情報來，秋烈也伸過頭去一同吟着。

「一、江面外國砲艦仍存四十七隻，無甚動靜，下午二時許有英艦二隻略略移往下

遊，但仍未離去。

一、武漢三鎮存米已無多，今日米價斗米賣至二元二角。

二、鄂西叛兵聞已竄平江，有竄入江西之形勢：……」

若英在這時又轉來了，她也攆過頭來和大家一道看。那樣的消息有得十來條的光景。鐵士等大家看完後，又順手拋在一邊去了。

「糟糕！這樣的情報，真的，我閉着眼睛都可以寫得出來。」鐵士說。

「老董幹的事情總是這樣不着邊際，每個月費五百塊錢，不知道幹來的甚麼用。」

「你儘可以把他撤消了啦。」

「老董用的人，我是不好移動的。」

「怎麼？」若英問，「你不是在代理他的事體嗎？」

「對了，我是代理的是他的事體啦，」杰民在「他的」兩個字上特別用力的說。

「好了，大主任，」鐵士又叫起來：「我們要措措你的油啦。」

「什麼？」

——「我倆還沒吃夜飯呢……」

——「哦，你不說，我倒忘了，我都還沒吃，好的，我叫護兵去弄四個人底飯菜來，喝酒不喝呢？」他把壁上的電鈴按着，立刻走了一位勤務兵來。

——「秋烈是很可以喝的」若英接着說。

——「秋烈能喝酒？」杰民聽說那肺病第三期的秋烈公然能喝酒，很是詫異。

——「我還沒同你喝過啦，不過你可以相信我總比金佩秋要強些的。」一直沉默着的秋烈一開口便和杰民開了玩笑來。

——「好的，你去備四個人的飯菜，再拿一瓶白蘭地來，」杰民吩咐了勤務兵，勤務兵退下去了。

——「金佩秋？」章鐵士的紹酒罈子又破了。「怎麼提起她的？」

——「你還不知道嗎？這是驚動了武漢二鎮的羅曼史！聽說他們有一晚上，就在才走的萬超華家裏拚酒，杰民把佩秋拚醉了，他們兩個抱着便親起了嘴來。」

——「唉！滿愜意來！老馬，你有胆量嗎？你敢於在秋烈面前和若英親個嘴？」鐵士脫

軌地煽動着。

「親嘴和拉拉手不同是皮膚的接觸嗎？有什麼敢不敢呢？我只怕秋烈有點難乎爲情。」

「笑話，」秋烈的蒼白的聲音說。「又不是我的嘴，只要她高興，你就抱着她睡覺，都是沒有什麼的。」

「真的？」

「怎麼不是真的？」

「那嗎，好，若英你有膽量？」

「噫，只怕你沒膽量，」若英笑着。

「好的，」他猛地抱着若英，便在她的嘴上親了一吻，親得滿響。

「呵，勇敢，勇敢，」鐵士連連的說！「若英，你公然要倒秋烈！」

「你不要那樣樂天的，」若英反攻着「易力詩同志真的要倒你的戈呢，你當心些呢！」

——「噫嘻，目前是倒戈流行的時代，佩秋倒少孫的戈，若英倒秋烈的戈，超華倒己的戈，力詩倒我的戈，我們公舉老馬做周武王。」

鐵士的頑皮情趣，一發作了好像沒有止息的光景，幸好在這時候一位勤務兵進來報告，桌面已經飾好。杰民便把大家招呼到外面的大廳上去。

大廳頂上的風扇仍然在扇着，空氣比窄隘的房間裏的要清涼得多。在那綠呢面就的長餐桌的一端陳着幾碟簡單的下酒菜，是由隣近的菜館裏叫來的。

四人就了席，秋烈和杰民坐在一邊，鐵士一人坐在對側，若英却坐在主位上。鐵士不能喝酒，把飯菜催了一回之後，又把他的紹酒風味的聲音使三人滿喫起來。

——「若英，你同杰民是到武漢來才認識的？」他問着。面孔的表情是「怎麼才認識，便親密到那樣？」

——「我們是在上海就認識的了，去年的三八節我們上海的婦協找過他講演，是我到他家裏去找他的。那次他在上海講演『三不從』我們是很受了他的感動的。」

——「故爾便倒起了戈來嗎？秋烈呢？」

——「我們也是在上海，我比若英還要早。是前年的十月吧，光德引我到他家裏去談過一次。你該記得嗎？」他回向着杰民。「我那天到你家裏，本是想談些文學上的話的。你却問我了談一些關於土耳其的政治問題。」

——「怎麼不記得呢？」杰民回答着，「那問題在我依然還是懸案。」

——「是怎麼的問題？」鐵士嚴肅了起來。

——「我是覺得你們在政治上的宣傳工夫還沒有做周到。近時的國家主義者，他們的重要的主題便是效法日本和土耳其。日本在德川末年和我們中國也相差不遠，她一樣是西歐資本主義的殖民地或候補殖民地，但她在短時期之內便強盛了起來。土耳其近年也從近東問題的焦點解放了出來，大大地在發揮着新興國家的氣勢。中國的國家主義者乃至准國家主義者便注目到這兒。他們的見解是日本和土耳其所能辦到的，我們中國也應該能夠辦到。他們便在唯心的方面去求解答，不是說因為她們有聖君賢相，便是說他們的政治統制得法。結果是我們中國的改造應該從精神方面着手。這差不多是一般的通俗見解。事實上日本和土耳其所做到的東西，我們中國焦躁了幾十年實在沒有做到。日本和土耳其之所以做到了，我們中

國之所以沒做到。眞眞是在精神上有了差異嗎？我們中國認真地學習日本和土耳其，我們便可以富強嗎？土耳其暫且不說，日本是自中東之戰以來便被我們學習着的，每年有幾千留學生送往日本，也有幾千留學生由日本回來，然而學習的結果終竟還是白事。這兒不是應該另出去找理由的嗎？」

杰民說到這兒停止着了，大家沉默了一會，鐵士又接着問他：

——「照你的意思是當作怎麼解釋呢？」

——「我的意思是，日本之所以成功，土耳其之所以得到解放，都是因爲有了我們中國。有了我們中國這個偉大的殖民地，所以日本那蕞爾三島可以暗渡陳倉，在短期間之間未爲先進資本國家所十分注意便把羽翼豐滿了起來。土耳其之在近東問題的焦點位置，明明是因爲有我們中國——這個遠東問題的焦點替它置換了的。在我的意思，我們現在要想學習日本和土耳其而得到成功，那是需得有第二個更大的『中國』放在我們的旁邊，或者是在別的星球上發現殖民地。那樣的發現當然不會有，中國目前所應該走的路也斷斷乎不是日本和土耳其的路。這便是我當年對秋烈談及的問題。我覺得你們對於這一方面的問題，似乎很少有

澈底地對我們解答。」

——「是的，」秋烈說着。「我們的人手太少，事情又忙，有好些工作實在是要你來做的。那次我不是勸你就把你的意見寫出來嗎！可是你似乎一直沒有寫出。」

——「我因為不久便到了廣東，接着便是北伐，在這軍事勝利的期中生出了自我陶醉，這樣的問題便離開了我的意識焦點。今晚如你不提起，我幾乎是想不起來的。」

在這時兩個勤務兵把飯菜運送了來，鐵士說他自吃過早飯以來還沒拿過飯碗，等不及菜碗上齊便感了一碗飯來開始吃着。

秋烈和杰民兩人仍然繼續着在喝酒，若英倍着他們喝了一兩盃也各自吃起了飯來。

——「你能喝酒，實在是出于我的意外」，杰民問秋烈說，談題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平角。

——「怎的？」

——「你的身子不是很虛弱嗎？你的吐血症近來怎樣了？」

——「今年春天大吐過一次，幾乎死在上海。我剛好退院便跑到武漢來了。」

——「那你爲甚麼還要喝酒？」

——「我喝酒是偶爾的消遣，倒沒甚麼，我聽說你近來有點自暴自棄，天天都在喝酒，那倒是很危險的啦。」

——「處到我的境遇的，不自暴自棄的恐怕也沒有人。」

——「笑話，你的境遇有什麼難處？」

杰民被這一問，一下竟找不出話來回答，他遲疑了一下說：「總之目下的武漢的形勢，是使我失望的？」

——「你的失望，出發點是由於認識不足，你以爲以前的武漢政府是很革命的，現在反動了，是不是呢……這種見解根本就是錯誤；武漢政府幾時革過命？你到現在來才要失望。革命是在從此以後啦！」

杰民聽了秋烈這幾句扼要而有深意的話，他發了一番深省，突然在桌上打了一拳，口裏叫着：「好的，我從此以後不再喝酒了！」

——「那不行的，」秋烈笑着說：「乘着醉興把不可能的事情隨隨便便地便說出口。」

——「等我來替你修正一下，」鐵士含着飯插進話頭來，「以後不再喝自暴自棄的酒。」
——「對的」，若英也接着說，「杰氏，你以後實在要保重才行，革命的事情留待你做的還很多呢。」

——「好了，好了」，秋烈又說：「這些話還是放在一邊去罷。今天晚上我的目的是要來和他拼酒的。」

——「你要和我拼，那我可不退讓！」杰民接着說。

——「我看你，」若英在一邊笑着，「才說不再喝酒。」

——「我的提議不已經被你們修正了嗎？我是服從多數的。」

兩人又大口地乾了幾杯，把一大瓶白蘭地已經喝光了。杰民正打算再進房間去拿酒來的時候，秋烈突然呈出了一種苦悶的神情，連忙立起身，在近旁的唾盂裏呵的一聲便吐了起來。

——「怎麼，醉了？」

——「不行，今晚餓着肚子，又喝的是急酒。」若英把秋烈扶進房裏去了。

這時候鐵士早已把飯吃完，在剝着枇杷。杰民也剝了幾個枇杷，他也醉得來連枇杷底味道都失掉感覺了，飯是一點也不想吃。鐵士接連着打了幾着欠伸，他說：「真是夠支持，每天的二餐吃不上兩頓，一覺睡不滿五個鐘頭。」

——「我羨慕你們夠，」杰民說着，他的憂鬱又已經恢復轉來了。

——「你又要發牢騷了嗎？」鐵士說，「對不住，我要去睡覺了。」鐵士也走進房裏去了。

杰民一個人在大廳上悶坐了好一會，看着一個勤務兵和兩個馬弁把席面收拾好了，他又才走進房裏去。秋烈和若英睡在他的床上，鐵士把門側的檢發佔據着，整天為工作疲罷了的三個人，已經睡熟了。

杰民悄然地在房中立着，把他們左右地回顧了一下，心裏這樣想！「唉，要他們才是真正的戰士！」

他走到床尾上把一床捲着沒用的草蓆拿來，敷陳在地板上，把桌上的文件取了一大塚來做枕頭：連電燈都沒有息滅，和着衣裳也倒下去睡了。（選自質文）

雙 簧

這是一九二六年的雙十節，北伐軍攻破了武昌城的一段插話——

北伐軍在圍城四十天之後攻破了武昌，生擒了劉仁春陳嘉謨，又恰逢着國慶紀念日，漢口民衆的熱狂真是到了一百度以上。

漢口的青年會在幾天前早就決定下了在雙十節的晚上敦請政治部的主任鄧演達去作講演，該會的執事們在遍街貼着紅紙金字的佈告招誘聽衆。但到了雙十節的那天晚上來，鄧演達因軍事上的勞頓，又因還有別的事務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會的人最後來催的時候已經九點鐘了，我便把當時宣傳科的組織股長李鶴齡拉着，一道去代理演講。

到了青年會，因為預定的時間早已過了，立地被引上了一個大講堂，在那兒已經塞滿了無數的聽衆。

剛好在講壇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們來的一位人（大約是幹事）向着另一位

在壇上司會的高長大漢，驟看頗像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語之後，司會者略略向我們目禮了一下，便宣佈開會。

這司會者不僅風格像西洋人，連說話的聲調也是西洋式。

「兄弟，現在，宣佈，開會。讓我們大家起立，讓我們唱讚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讚美歌的號數當得是允決定好了的，壇下右側的前兩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長者步到右隅斜橫着的一架大風琴前坐下，奏起了樂譜來，歌聲接着唱出。

讚美歌唱畢後，司會者又開始祈禱。祈禱過後又作開會辭。那開會辭是很嚴重的，而且很雄辯的。大抵青年會幹事都是雄辯家，他們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們犀利的武器。

開會辭頗長怕支持了有二十分鐘。全辭自然是不能夠記憶，但那主眼是在孫中山乃基督教徒。

司會者說：「北伐軍打破了北洋軍。但北伐軍的將領們是誰的信徒呢？是孫先生的信徒。孫先生是誰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穌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穌便得到最後的勝利；北伐軍的勝利是我主耶穌的勝利。」

接着用最上級的讚美詞稱揚着鄧演達，說「他這位革命偉人像美國華盛頓，法國拿破崙，是中國空前絕後的人物。」但一轉語仍不外是鄧演達是孫中山的信徒，孫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論法。

司會者又說到鄧演達的因為勞瘁不能到場，他說他是抱着沒大的遺憾，他「將要在另一個機會上去請這位革命偉人來抒他的革命偉論。今晚只好聽聽我們這位革命偉人所派來的代表向我們演說。」

於是他便指揮我去演講，演台下一遍狂濤般的鼓掌聲。

目前的儀式本來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論理並不稀奇。鄧演達在當時以一身而兼二主任，總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總司令部行營主任，名實相符地有「三頭六臂」的神氣。青年會的那位大幹事要稱爲「空前絕後」的「革命偉人」，要請他來演講以廣基督教的宣傳，要因他之不能親來而抱着無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像我這樣的無名小卒，自然也是萬分在理的。但是當時是在「國民革命」的高潮期中，而當時的指導精神之一是「反對文化侵略」即是反對基督教的。我自己未到場之前心裏滿以爲青年會是爲革命的勢力所懾，所以才請鄧來演

講，縱使有意利用，但總會通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儀式免掉，免得演講者作難。殊不知一到演場來，才是這樣的一個嚴陣。司會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識逕直把我當成了一匹贖罪的羔羊拉到這樣嚴重的基督教的軍門來做燔祭。他說你是耶穌基督的徒孫，或者徒會孫，你的革命的勝利是耶穌基督的勝利；你一個打着「反對文化侵略」的旗幟的人，不怕僅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麼處？司會者對於他的宗教自然負有宣傳的責任，但你對於當時的「革命」不是也負有宣傳的責任的嗎？別人對於自己的責任遵守得那樣的忠誠，宣傳得那樣巧妙，而你就只能夠成爲一條贖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讓那巴利塞人加上柴火？

一入場以後，應着唱讚美歌，聽着司會作祈禱，致開會辭，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於無法對付。鶴齡似乎也和我一樣的惶惑，時時以含怒氣的眼睛望着我，是問我：「究竟怎麼辦？」我的眼睛一直沒找着答話來的時候，司會者已把開會辭講完，揮我去講演。

狂濤似的鼓掌聲終竟把我這匹羔羊逼促着走到壇前。

就在在寫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飛來的一樣，在我向着司會者和聽衆致了敬禮，燔柴正要着火的時候，我却得了一番天來的惠雨。

我先對聽衆說，「我自己的正式的演講要留在後面，在講演之前還得行一次儀式。剛才司會者某先生所行的儀式是基督教的儀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儀式。但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革命軍人在演講之前也是有革命的儀式的。這儀式是要推一個主席，由主席宣佈開會，讀總理遺囑，默哀三分鐘然後才落到我的演講。我們現在就先推李鶴齡同志爲主席。」這樣一提出聽衆逕直熱狂的鼓掌聲來報答我。鼓掌聲比前兩次的更高更長，就像始終不肯止息。滿場充滿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聽衆已經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鶴齡起來對大衆宣佈開會，大衆才肅靜了起了。

鶴齡本是極機變的人，他做着臨時主席把開會的程序執行如儀，於是又才揮我去演講。又是一陣狂烈的鼓掌聲。

我的講演怕有五十分鐘的光景，詳細的語句自然是不能記憶的，但大概的主意是還留在腦裏：因爲關於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觀的事實至今還沒有改變。

我說，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穌基督和他的教義的人。新舊約全書我都是讀過的，而且有一個時期很喜歡讀，自己幾乎到了決心去洗禮的程度。但我後來爲甚沒有受洗禮呢？是因爲

我恍悟到了我們中國人沒有再受洗禮的必要。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我們中國人，自生下地來，已經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輩子都是實行着基督教義的。譬如：基督說，你要愛你的鄰人，甚至愛你的敵人。有人如要剝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內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臉，你索性更讓他打你的左臉。這些愛的教義，我們中國人一直不假言說地是實行着的。怎見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們索性更讓他租借九龍。有人奪去了安南，我們索性送他一條滇越鐵路。有人佔領了朝鮮，我們索性奉送以滿蒙。我們中國人真正是比任何基督教徒還要基督教徒。基督說：你要積天上的財，施舍你地上的財。有錢的人想進天國，比駱駝想穿過針眼還要難。我們中國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財老早拋得一乾二淨的了。銀行，礦山，鐵道，郵政，內河航業，內海航業，工廠，商場，……凡是可以生財的產業，沒有一樣不已經拋得精光。我們中國人大家都瘦得來像一條線了，天國的門不怕就只有針眼那般大，我們是已經充分的資格穿過去的。」

我盡力說了一番隔的理論，大大地受了聽衆的歡迎，笑聲，掌聲，轟隆地不絕。

我最後是如那位魁梧的司會者之稱鄧演達爲「革命偉人」一樣，我稱之爲「基督教偉

人」。我說他以中國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雙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還要基督。不過，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漢口，猶如基督是釘在十字架上，不能發展他的大才。他應該是往倫敦巴黎紐育東京那些地方去，讓那些地方的「駱駝」充分地縮小起來，可以「穿起針眼」。

說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熱烈的鼓掌聲中把講演作結。

「基督教偉人」委實是一位魁梧的「基督教偉人」。他乘着我把話講完了，便又向着聽衆繼續致詞。

他這次特別恭維起我來，說我是一位「空前絕後的」——又是一個「空前絕後的」——雄辯家。然而我之所以善於雄辯，是因為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請大家要信仰基督，才能有這樣的雄辯。」

這次倒把李鶴齡惱殺了，我的演說是客氣的隔，鶴齡於是便也開始演說起來，他是率性不客氣的不隔。

他說，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體，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會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樣的東西，是怎樣害了中國，是怎樣和革命不能兩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飯的騙子是怎樣胡說霸

道，東扯西拉，當場便是證據。他以他那從巴黎練習回來的廣長舌，滔滔地捲了一個鐘頭，說得那位司會的「偉人」實在有點難乎爲情。

接着鶴齡又叫聽衆起立唱國民革命歌。

那簡單的國民革命歌，自從北伐軍入了武漢以後，早就傳遍了的。鶴齡一提頭，幾乎滿場的人都合唱了起來，連那位彈風琴的教會出身的女音樂家也把那簡單的樂譜伴奏了起來。

接着是高呼口號，鶴齡喊一聲，聽衆也跟着喊一聲。他喊出「反對文化侵略的基督教敗策！」的時候，左手最前面排的教會女生們似乎應和得特別高，她們就好像一向受人欺負，今晚才得到機會要圖報復的一樣。

口號一喊完，在無數的萬歲聲中熱狂了的羣衆像潰了堤的海潮向會場外湧去。

「偉人」這才張皇起來了，帶着哀懇的聲音高叫着：「請大家沒忙走。我們還要做祈禱，還要讚美歌啦！」

羣衆中只聽有人在叫着：「要什麼祈禱！要什麼讚美歌！不唱了！不唱了……」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瀾，只有我們的力量才能夠。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夜追記（選自東方文藝）

賈長沙痛哭

賈誼自從受了一些老頭子的嫉妬，在真文帝面前中傷了他，被貶爲長沙王太傅之後，總是愛哭。

他本來是腺病質的人，失意以來對於攝生既毫不注意，而長沙又是卑濕的地方，是結核菌的最良的培養園地，不知幾時那種微細的菌芽已經竄進了他的肺部，和那些殘刻的老頭子們響應了起來，正在內外夾攻。賈誼早就預料到他自己是不能長壽的。他在長沙憂鬱了四年，自己的身子總是一天天地消瘦，晚上愛發微微的熱候，夜裏愛出盜汗。這樣的情形使他愈見傷心，他覺得對於老頭子們是敗北了，因此便想效法他的精神上的先生屈原，跑去跳進湘水裏淹死的，也不知有多少次。

在漢文帝的前元八年，賈誼謫貶長沙的第五年上的夏天，天上出了彗星。這一來便弄得人心惶惶，以爲天下會又要鬧到三二十年前的劉項爭霸時的那樣的大亂子，連漢文帝也有點

疑神疑鬼起來了。賈誼在那時候正隨着長沙王入朝，進了京城咸陽，文帝便忽然想起了他，要特別召見他，叩問他關於彗星的意見。這事情是沒有受阻止的，因為嫉妬賈誼的那些老頭子，如灌嬰死於病，周勃死於獄，馮敬死於暗殺，大多已經不在人世，而賈誼自己自從被謫以後也沒有往年那樣的受人嫉妬了。

在一天晚上，幾個彗星正在東方拖長尾巴的時候，文帝在宣室裏召見賈誼，旁邊只有一位胖子丞相張蒼侍坐。

賈誼是荀子學派的嫡系，他是一位合理主義者，對於鬼神妖異是取着否認的態度的。他對着文帝直率地表示了他的這種意見。

「彗星是不足怕的」，他說：「彗星這種東西只是稀罕的自然現象，怪異誠然是可以怪異，但用不着害怕，因為它於人事的休咎並沒有關係。沒有智識的人因怪而生畏，狡黠的人便乘着這種機會圖謀不軌；這樣一來，便像兩者之間果然是有密切的關係，愚民們便會響應起來，於是乎也就可以釀出大亂。執政的人在這時候是應該加以善導的。開發民智自然是根本的辦法，但這種辦法不能應急。有應急的辦法是利用民衆的常識來加以新的解釋。譬如彗

星像掃帚，就說這是除舊布新的意思，是天老爺提起了掃帚來掃除天下的弊端，掃除國家的外患。這樣一來，一般沒有智識的人便可以得到安心，狡黠者也就無機可乘了。」

他這番意思，不用說是荀子的天論的祖述，但在文帝是聞所未聞。文帝真是高興得什麼似的，他於得到安心之後，便於彗星之外更探問了好些天文上的事情，一談便談到了夜半。與奮着的賈誼早是忘記了自己的病體的，他只覺得自己的精神不知怎地分外地振作。文帝聽得也真是專心，在賈誼說話的時候，把自己的坐席向前移動了好幾次，幾乎和賈誼接起了膝來。

但是，胖子丞相的張蒼却有點不大安穩了。張蒼是習天文律歷的人，他在旁邊聽着賈誼的「除舊布新」的話，覺得就象是在暗射自己，又看到文帝的那樣地傾心，隱隱感覺着自己的位置和權威有點動搖，但他一點也不露聲色。

室中的銅壺漏滴了三下。張蒼這時候才很穩靜地說：「賈先生的除舊布新的話是極應該採納的，明天便好下出詔書布告天下。但今晚已經夜深了，賈先生身體不甚健康，皇帝也不好過勞，我看今晚的談話可以告一終結了。」

文帝聽了張蒼這話才覺察到了賈誼的病體上來，他看他瘦削而蒼白得和臘人相彷彿，但兩頰泛著紅潮，兩眼放着極有深度的黑光。

「是的，」他應着張蒼的話說：「賈生，你的身體大不如前了。今晚你請休息，明晚我們再談。」

賈誼便先退下去了。之後，文帝又對着張蒼吐露了一下自己的對於賈誼的傾心。

「賈生畢竟是一位天才，」他說：「很久不見他，以為我自己的識見是超過了他的，但今晚聽起他的話來，當今的人實在是沒有一個能夠趕得上他的。」

「是，是，是，」張胖子回答着：「賈先生的確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天才。有天才的人是不同凡俗的，因此也有好些人不了解他，嫉妬他。我記得他在長沙做過一篇吊屈原賦，那文字真真是屈原再來。那裏面有幾句是「嗚呼哀哉，遭時不祥，鸞鳳伏竄，鴟鴞翺翔，」真是契合屈原的身世；但一般的人便不很了解他，說他明明是借題發揮，存心毀謗朝廷；說他把自己比成屈原，把陛下比成楚襄王；真真是「曲高和寡」呢。賈先生如再涵養得幾年，我看是愈會得到人望的。賈先生終竟是未來的大器啦。」

就這樣，賈誼又受了老頭子的一箭。

賈誼經過一次召見之後，他的意見果然遭了採納，他的位置也得到超遷：他由長沙王的太傅被調爲了梁王的太傅，同時藩王的太傅本來是沒有什麼高下，但梁王是漢文帝最寵愛的少子，而梁與京師的距離也比長沙的更近了。這番調動的確是一種實質上的超遷。因此賈誼的精神比起從前來也就愉快得很多了。

文帝是把張蒼的話照着字面解釋的，他的確想爲賈生養蓄資望，好讓他做張蒼的後繼者。他讓他做了梁王太傅之後時常召他進京諮詢，直率的賈誼照舊是慷慨淋漓地對於權勢者毫不客氣，他那篇有名的萬言的「陳政事疏」，在兩千年後的今日雖然都還虎虎有生氣，但在當時的權貴者却字字都是眼中釘。別人正在歌舞昇平的時候，而他偏要「痛哭」，要「流涕」，要「長太息」。因此便有人造出謠言來，說他是精神病者。大家都在磨拳擦掌地等待一個機會來，給他一個總攻擊。

當時的中國和現在的雖然隔了兩千多年，但情形却相差不遠。中國的內部是封建割據的

形勢，各國的候王擁着大兵互相傾軋，並隨時都在企圖着想奪取中央的政權。外部呢？廣東的南越還沒有統一，北方時常受着匈奴的壓迫，那時的匈奴的氣餒真是高到不可思議，好像隨時都有吞併中國的可能。漢高帝有一次帶着二十二萬的大兵去征討過，但弄得連自己都幾乎遭了生擒。從此以後漢室的朝廷便不敢和匈奴抗衡，年年歲歲地只是奴顏婢膝地送些子女玉帛去求和。甚至在呂后稱制的時候，匈奴的冒頓單于給了她一封侮辱到極端的信，要她去陪他睡覺。但她也沒可如何，只好寫了回信去求饒，說：年紀老了，又不好看，不好污穢了單于的下禮。另外還送了些禮物去。（這些事實是寫在史記匈奴傳裏面的，做小說的人恐怕就想像也想像不到。）待到漢文帝時，情形是更加險惡了。那時出了一個漢奸叫中行說，他本是被派遣着送公主去和親的一位宦官，但他一到了北邊便投降了匈奴，並且教匈奴拒絕中國的子女玉帛以圖自強，於是乎連和親的門路也就閉塞了。漢文帝有一次也想去親征，到太原去駐扎了幾天，然而濟北王興居乘着機會便造起了反來打他的後路，弄得他趕快把北征的兵罷了，算把濟北王也討平了。不用說有功的將士又受了一次論功行賞。就這樣在強敵的憑凌之下，中國人在內部自相殘殺，而一些朝中的大官也在努力粉飾太平——這樣

的情形，是不是足以令人流淚呢？

賈誼的眼淚雖然多，身體雖然弱，但志氣却異常的雄。他的陳政專疏中論到「可爲流涕者」之一的對付匈奴的那段文字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這些話真可稱爲最早的「國防文學」，但在當時的胡塗蟲却都是嗤之以鼻。「哼哼，精神病的發作！詩人的夢話！」

賈誼的病自然不是精神病，但他也不是徒說「夢話」的「詩人」。他自己是着着地有所準備的，這在他對於梁王的教育上便可以看出梁王本是喜歡讀書的青年，但他却不讓他專門讀書，要教他習騎馬射箭。他自己也不惜鞭策着自己的病軀陪着梁王練習這些武藝。這用意不消說是很明白的，他所期待於梁王的，是要他成爲一個有文事又有武備的全才，以抵禦中國的外患，預防中國的內亂。然而誰會料到賈誼這樣的善人，終會只能成爲一幕悲劇的主角

呢？

他在梁國住了將近四年，在前元十一年的六月又陪着梁王入朝。他們是一路騎着馬進京的，臨到咸陽城下，剛好入寇的梁王有意矜一自己的英武便縱馬飛跑起來。但不幸在咸陽橋上馬失前蹄，梁王便墜了馬，把頭袋跌破了，死了。

賈誼看到梁王的死，因為突然的衝擊和過分的失望，頓時在馬上便吐了幾口血，他的肺結核一躍便竄進了第三期了。

老頭子們得到了下總攻擊的絕好的機會，他們的非難的箭叢集在可憐的賈誼的病軀。

「究竟是少不經事，喪心病狂。——教育方針根本錯誤啦，文不習武事啦，千金之子坐垂堂啦，何況是王子，是帝胄，是一國的元首。——做先生的人不以詩書禮樂爲本，而以騎箭馳突爲務，根本是違背聖道。——這罪是俱得連誅九族的。——他自己應該跳下咸陽橋去以一死謝陛下。——他還壯顏人世，裝病吐血啦。——那血有人說是他把嘴皮咬破了吐出來的，又有人說他那時正在嚼檳榔，其實吐的是口瀉啦。——我看最好把他送到匈奴去，讓他去打中行說的背。——倒底不媿是天才，天才，天字第一號的蠢才。……」

賈誼的病已經沒有再起的希望了，自然被罷免了，回到了他的洛陽的老家。以後便一直沒有起過床來。

他在病床上荏苒了有一年的光景，每天所縈懷着的都是些悲哀的往事。他想到梁王的死，想到天下的不安和匈奴的披猖，想到一些老頭子對於他的忌刻，想到他自己努力一生而毫無結果，想到他僅僅三十三歲便不得不敗北……。他愈感覺着自己的敗北，便愈見悲憤，弄到後來連晚上的睡眠都被剝奪了。

在有一天晚上行將破曉的時候，他一個人睜着眼睛仰臥着。顏面骨上只蒙着一層羊脂玉一樣的皮膚。他自己感覺着就像有千斤重的石頭繫在自己的脚上，要把他的身子沉下無底的深淵一樣，怎麼也禁止不着想要入睡，但他在爭鬥着，不願意沉落下那深淵。他突然看見虛空中有一位很憔悴很瘦削的人，年紀怕有六十歲的光景，頸上帶着一串秋蘭穿成的花圈，上衣是荷葉集成的，下面的裙子是白色的荷花瓣子集成的，但看不見有脚。那人很親藹地埋下頭來看着他，他聽見他在向他打招呼，是他聽慣了的長沙附近人的聲音。

「賈先生，你認得我麼。」

賈誼的深陷着的兩眼中閃出了一絲有潤意的微笑。

「呵，你不就是屈原先生嗎？」他叫了出來，聲音是嘶的，脫氣脫氣地幾乎是一句一頓地說。「難得你老人家遠來。……我有一肚子的話正想對你老人家說。……我看，我是敗北了。……我活了二十二年，……自從有了知覺以來，我自己問得過良心，……我從不會做過一件對不起人的事。……我讀書是專心一意地……實事求是，我不會假充過內行。……我不會把我所不懂的東西說我懂。……我求學問……總要把學問融化成爲了自己的血液……然後才表現出來。……我不會一知半解地……東抄西扯地……扯來把我自己……粉飾成一個權威。……我不會造過別人的謠言。……我不會爲圖增提高自己的地位……而陷害別人。我不會爲自己私人的利益樹立朋黨。……我自從受廷尉吳公的知遇，……受皇上的知遇，……我在職務上是竭盡了我自己的心力的。……我沒有一刻不在爲天下大局作想。……我自己有了一點好的想法，便立即表白出來，……總想別人能早一刻因此而得到好處。……我見到別人的不好處……我也很直辟地指摘，希望他們趕快朝好處改。……我並不會傾軋過人，並不會想

把別人擠掉讓我自己稱霸……我教梁讓王騎馬射箭，是念到天下的局面十分岌岌，……內患隨時有爆發的可能。外患沒有一天的止息，……我希望梁王成爲真正的國家的柱石。……然而……誰料得梁王……竟因此而夭折呢？……我自己努力了一輩子，……盡心竭力想做一個「人」……然而，僅僅二十三年，……唉，僅僅二十三……我便弄得滿身瘡痛，不能不敗北了。……這到底是什麼在作弄我呢？……屈原先生，我真不明白，……那一些老先生……究竟是什麼心腸，他們總要忌刻我，排斥我，不許我在這世間上有兩隻足站立的餘地？……現在我病得不能動了，……時常有人從京師……寫着匿名的信來罵我，……我相信一定是那些老先生唆使的。我到底因爲什麼得罪了他們，他們是這樣執拗地殘刻呢？……內憂和外患……一天一天地加緊了，而他們不管，……他們却只曉得來攻擊我這個不能還手，也不屑還手的人。……他們到底是怎樣的心肝呢？……屈原先生，我實在是弄不明白，我要請你告訴我。」

賈誼氣喘吁吁地唱着獨白，就像真的在說夢話一樣。但屈原的影子仍然在他的眼裏，而且又在向他說話。

「賈先生，你太興奮了，」長沙口音在對他說：「你是很聰明的人，你所問的一切，我相信你自己都是已經明白了的。你怪那些老人們爲甚要忌刻你，這理由不是很明白的嗎？就是因爲你太聰明、太高尚。你受人忌刻，是應該引以爲安慰的啦。因爲你比他們強，故爾他們怕你，覺得他們的地位和權威會被你奪掉，爲求自己的安全計，他們不得不企圖着一種水平運動，要把比他們強的人降低下來或者消滅掉，這是不限於你的啦。只是你太倔強了，所以便成爲衆矢之的。你是應該引此爲自我完成的力量，他們的攻擊你，忌刻你，事實上是在看了你，怕你。你何必必要同他們計較，把他們的毒箭自己拿來插在心上呢？他們忌刻你，你便因此而憤恨以戕賊自己的身心，豈不正是中了他們的詭計？他們是希望你的肉體和精神趕快停止作用的，你的正當的防禦，應該是保重你的身體，堅強你的精神，把他們的攻擊看成一羣蚊虻過耳。你哀憐他們罷，因爲他們生成是蚊虻，只能有點蚊虻的本領。你千切不要學我，我從前也是和你一樣，受過蚊虻的患害來的，我終竟敗北了，自己跳了水。你應該自己振作起來，不要自承認是敗北。天下贊成你的人很多，忌刻你的人究竟少數，你應該爲贊成你的多數的人保重，你應該把他們領導引來，作安內攘外的工作。你的精神和主張已經爲多

數明白的人所景仰，你千切不要自己承認敗北啦。千切不可承認；你是勝利了的。」

這一番話，其實是賈誼自己心裏的話，他是起着了幻覺的現象，把自己腦中的屈原客觀化了。

「是的，先生，」賈誼伸出了手來，白珊瑚一樣的手和空中的幻影作把握的形勢。他又叫着：「你的死決不是敗北。我也不承認自己的敗北了。先生，你雖然死了，但你永遠是我們中國人的力量，是我們中國人的安慰。我們中國人的正義感是由先生的一死替我們維繫着的。先生死了已經百年，但先生沒有死，我相信就再隔千年萬年，先生也永遠不會死。我們在先生的精誠之下團結了起來，先生，你把死來戰勝了一切了。我要跟着你來，先生，我要跟着你來。」

賈誼愈見用力握着拳頭，像要從床上起來的樣子，但他的身子突然像一段洋燈一樣向枕上反倒下去了。

床頭的矮桌上一盞如豆的燈光，爲倒下去的風勢所撲滅。室中黑暗，什麼也看不見了。只是東壁的窗縫裏漏進了一些破曉的光線。

(一九二六·五·三)

司馬遷發憤

那是漢武帝天漢四年的正月。有一天司馬遷正在書房裏席地而坐，埋着頭寫着他的史記的最後一篇自敘傳的時候，他的外孫楊惲，一個十二三四歲的童子，進來匍匐向他報告：

——「任少卿先生來了。」

司馬遷把頭抬了起來，臉色蒼白而微胖，很像中年婦人，他回答了一句：「你把他引進來吧。」連聲音也和婦人的相彷彿。

在司馬遷把書案上的稿件略加整理着的時候，楊惲引了一位中等身裁的胖子來，有稀疏的幾根鬚鬚在嘴邊畫成八字，肚子挺得很高。這胖子便是做着益州刺史的任少卿了。當時的地方官每年正月要進京朝見一次，他是才從四川來到咸陽的。

司馬遷立起身來迎接着他，兩人拱手對揖。

——「少卿你幾時進京的？」

——「剛到，連沒息脚就跑來看你（是一種帶着鼻音所謂『嘶音』）。你的鬚子呢？」

「子長！」

——「鬚子嗎？」唉……司馬遷含糊着沒有回答出下文來。

——「我記得你要長我兩歲的，我今年四十七，你不是四十九歲嗎？」

——「是啦。」

——「但你看來却只有二十歲的光景啦。你從前是一位有鬚子的瘦子，如今你長得這樣白晰而肥胖起來了，你大約是應着『心廣體胖』的那句古話啦。你們過着宮廷生活的人真好。你的聲音也變了。子長，宮裏的娘娘們一定是很歡迎的吧？嚇嚇。」

一見面便一味嘮叨着的這位任少卿，全沒有想到他說的話，句句都打中了司馬遷的傷痕，司馬遷對於這位本來不大喜歡的官氣十足的朋友，增加了新的厭恨。

——「你請坐吧，坐下之後再慢慢講啦。」

原來司馬遷在天漢二年的夏天，他的四十七歲的時候，因為李陵的老母爲李陵的兵敗失援投降了匈奴要遭誅戮，他免不了在漢武帝面前多說了幾句話，說李陵的投降怕是策略的投

降，因此便觸犯了皇帝的怒氣，連把他也投在了天牢裏。在牢裏關了半年，在第二年的正月，終於受了宮刑，他的畢丸被人割了。

但在那年的二月，漢武帝要到泰山去封禪，需要有長於文筆的人做自己的宣傳工具，割了畢丸的司馬遷却特別被皇帝看起了，便被超拔了起來，拜爲「中書令」，就是皇帝御用的祕書長。這在當時是「領贊尙書，出入奏事，秩千石」的很榮耀的職分。漢武帝對於刑時之人的這樣重視，不用說是看上了司馬遷的文才，然而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是——司馬遷已經沒有畢丸了。皇帝的周圍是有很多妃嬪的，假如要選用有文才而又有畢丸的人，那豈不是自尋煩惱嗎？

司馬遷就這樣失掉了畢丸而得到了大官。在他下了獄而受了刑的當時深怕受了連累，就像忌避瘟病一樣把他一家人也忌避了起來的一些親戚故舊，等他一得了大官，都跑來加倍地巴結起他來。他們都說司馬遷的畢丸是「塞翁之馬」；甚至於有好幾個中年的朋友想自己割掉自己的「塞翁之馬」，要司馬遷向皇帝介紹，用他們做部下的。

司馬遷的感觸却和尋常不同。得官的重大原因是由於沒有畢丸，已使他感覺着雙重的侮

辱。那些反掌炎涼的親戚故舊的態度又使他憤慨着不可救藥的人性的卑鄙。這些侮辱，這些憤慨，他是很想努力把它們忘記的，然而總有些東西要時常向他把它們提起來，那便是自從他受了宮刑以後，他的身體上所起的種種生理上的變化了。聲音已由雄而雌，體質已由瘦而肥，以前自己矜誇的美髯漸漸地脫落乾淨了，一位昂藏的男子變成了半個女性。

任少卿一和司馬遷對坐着，又好像突然想起了的一樣，向司馬遷叩了一個頭。

——「我還忘記了啦，我們的中書令大人，我們的天官冢宰，我誠心誠意地向你恭賀。」這又是射中了傷痕的一箭。

——「老兄的榮陞，真是我們交遊輩的光寵啦。去年正月我進京的時候，老兄還受着委屈，我們無從見面。僅僅才隔一年，老兄竟成了天上人了。」

司馬遷的憤慨這時候又被任少卿提起了來。去年少卿進京的時候自己在獄裏受刑，誠然沒有緣分見面，然而家中的兒女是沒有得到他的光顧的。

——「少卿」司馬遷說着：「你假如和我還有點友誼，希望你沒提起那以往的事情。我受了宮刑便做了中書令，你以為我是受着皇上的知遇嗎？哼，真是自古以來所未會有的知遇

啦！我受了皇上的知遇，是因爲我沒有辜丸，你明白嗎？」

少卿聽着司馬遷的這般憤慨的語句，他驚愕了起來。連忙搖着頭說：「老兄，老兄，我看，你，你這樣的話……『君子無易猶言，耳鳳於垣』啦！」

——「哼哼，」司馬遷笑着說：「少卿，你用不着那樣害怕。我這兩年來早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我隨時都可以死，只是我有一件掛心的事，便是我所寫的這一部史記。（他指着他房中堆積着的一百幾十卷的原稿捲子。）這部書我費了十年的功夫來寫，但在未下獄之前的幾年間我是寫得很懶散的，在下獄之後我在一年半的期間中便把全部整飭了出來，我如今連最後一篇的自敘傳都已寫了一半了。我先把這全書的目錄給你看吧。」

司馬遷說着在稿卷堆中取了一捲出來（古時的書是裹成捲軸的，就和如今的字畫橫軸一樣），展開了。

——「這便是目錄啦，你看，一共是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我對你是用不着客氣的，我這部書寓春秋的褒貶之意，而比春秋詳明。我這是永遠不朽的書。有權的勢人能夠在我的肉體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夠腐化我的精神上的產品。我要和有權勢的

人比抗，看我們的生命那個更長，我們的權威那個更大，我們對於天下後世的人那個更有功德。有些趨炎赴熱的糊塗蛋在藐視我們做文學的人，我要把我們做文學者的權威提示出來給他們看。我的全部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了這兒。這兒是自有中國以來的政教禮樂，學術道義的結晶。我的肉體隨時可以死，隨時可以被入寸斷，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遠不死的。地上的權勢，我笑殺它，哼哼，我笑殺它。」

——「是，是，是。」少卿被司馬遷的氣燄壓倒了，連連地點着頭，但在那頭的上下動中分明有些左右動。

——「這游俠列傳和貨殖列傳兩篇是我最近的快心之作啦！」司馬遷又繼續着說：「我讚美游俠，讚美朱家郭解。天下的人假如都是游俠，都是急人危難不顧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朱家郭解，世間上那兒會有不合理的權勢存在？權勢是什麼？在財神面前叩頭，把人的生命作為供祭品的，那便是權勢。秦始皇時候的烏氏保，巴寡婦清，你該是記得的。烏氏保本是遭到長城去成邊的窮光蛋，因為他會做生意，把中國的絲織品和匈奴的牛羊兌換，匈奴人替他把牛羊實山滿谷地趕來，他便成了富豪。秦始皇那家伙看見他發了財，便和他稱兄道弟，請他

時常進京城來遊玩。巴寡婦呢，這是你屬下的人啦，她就靠着掘丹砂，找了大錢。她雖然是寡婦，有了錢自然有寡公去奉仕他。就連那不要臉的軟骨症的秦始皇也跑去向她送秋波，稱美她是「貞婦」，替她作「文懷清臺」來表彰她。哼，這便是所謂權勢啦！媽的，向着書籍放火，向着牛羊叩頭，向着讀書人頭上洒尿，向着有錢的寡婦捧玉帶，這便是權勢啦！哼，我笑殺它！我不願意天下的人都是不學無術，但我願意天下的人都有錢。假使我是有錢，我的朋友中有得一兩個人是朱家郭解，少卿，我同你講，我那里會至受宮刑，我那里稀罕得他這個臭中書令，文學家假如有烏氏保巴寡婦那樣的富豪，權勢會自行割掉卵袋子來奉仕文學，那裏會讓文學被割掉卵袋子去奉仕權勢？我稀罕得他這個臭中書令，我做著這項割了卵袋子的奉仕工作，你以為我是得意的嗎？哼，我就是專意為要完成我這部書啦，在我這部書未完成之前，我是什麼恥辱都可以忍受的。這是我的心坎中最深處的話，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才敢告訴你啦，少卿。」

任少卿仍然唯唯諾諾地聽着，又像在點頭，又像在搖頭。聽到不絕口地罵着權勢，覺得就像在罵自己：因為他在蜀中也正是時常地去巴結成都的卓氏程氏那幾家富豪的，他為吊掃

巴寡婦墓也特別到過涪陵。這些他本打算拿來作為談資的，但因司馬遷的一罵便陰消下去了。又聽到說出朋友中沒有一兩個朱家郭解，覺得自己的臉皮微微地烘熱了一下。但最後又聽到司馬遷仍稱他自己為「朋友，」這纔略略地放了心，他於是乎也就如意地呈出了一番「朋友」樣的面孔。

——「子長，」少卿兩手按着自己的挺出着的肚子說，很像要把自己一肚子的真誠按出來的樣子。「你真是永遠不朽的，你真是我們當今的孔子。現今正流行着一種遊戲叫着「蹴躄」，我相信這一定是你和孔子並稱的先兆：因為「蹴」不就是孔丘的「丘」「躄」不就是司馬遷的「遷」嗎？」

任少卿的這一段胡謔，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心，但把興奮着的司馬遷却說得破顏一笑了。少卿由這一笑得到了不少的力氣，又接着說：「不過呢，朋友，有一件事情你是應該提防的，便是秦始皇的焚書啦。」他這樣說着把半身搖了幾搖。

——「多討你的關心，」司馬遷回答他。「這層我早也是預防到的，我的書每寫定了一卷便要抄成副本，有我可愛的外孫兒楊惲替我幫忙，這兒的都是副本，大抵也就是惲兒抄

的。那孩子可聰明，他抄了一遍便能成誦，他自己已經就是我的一部活副本。我的正稿都是裝進了石匣，另外埋藏在別處的，不怕就有火災人患，一時也不能毀滅它。假如我的書將來一傳播了出去，那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副本，就有一千個秦始皇出來也不能把我怎樣啦。」

——「是，是，是，」任少卿又連連地點起頭來。「你很周到，你很周到。我改天也很想來抄一部副本帶到益州去啦。益州雖然偏僻，大有貴本家的司馬相如的遠風。我來的時候，我特別從臨邛的貴本家的老店買了幾斤大麴酒來，已經交給令外孫去了，我曉得你老兄是喜歡嗑酒的啦。近來酒量怎樣了？」

司馬遷到這時候把興奮消解了好些，含笑地回答着說：「多謝你的厚意，但我已經把酒戒了。我自己立了一個誓，要把我這部史記寫完之後，然後再開戒。」

——「你現在不是快要寫完了嗎？今晚上好開戒啦。」

——「好的，今晚我來陪你嗑一次酒。」

任少卿聽到司馬遷這樣和氣地和他應答，他又高興得揚眉仄眼起來，愈加用力地按着肚

子。

——「那是很光榮的，」他得意地說：「不過我的酒量敵不過你，怕又要醉得一塌糊塗了。」

——「你在益州是很幸福的，益州的風物是天下之冠啦。」

少卿聽見益州的風光這樣被稱讚着，覺得非客氣一下不可。他說：「其實也只有那個樣子，有些山，有些水，有些平原大壩而已，儘管怎樣說，總不過是鄉僻地方。其實照我自己說來，我與其在益州做皇帝，我寧在首都做宦官啦。……」

一突口說出了這「宦官」兩個字，他才好像突然記起了司馬遷是受了宮刑的一樣，趕快把兩手搓着，向司馬遷陪起罪來。

——「呵，老兄，我說失了口，你千萬不要多心。其實我自己是很想來做老兄的一名部下的。老兄是我們的當今的冢宰，要請你特別抬舉我一下啦。我的才情本來有限，老兄是知道的，不過我很能犧牲，不怕就要割掉那話，我也是不怕的。我們胖子的那話縱橫是有若無，實若虛的，老兄是知道的啦。嚇嚇嚇。」

司馬遷老不高興了，率性下起了逐客令來。

「少卿，假如你另外沒有什麼要緊話，我要請你原諒我，我現在是要趕着做文章的啦。」
「是，是，是，」少卿連忙把手撐在席上回答着：「現刻我也還要去拜望貳師將軍，我晚上再來陪你啞大麴酒。」

兩人立起了身了，走出房門去了。

不一會司馬遷又回到了自己的書房來。

與會還未十分解除，頰上還潮着微紅。

他俯就着自己的書案把剛才寫着的原稿的末尾幾句唸了一遍。

「……七年，而太史令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漢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唸到這兒，他趕快把筆提了起來，趁着自己的憤慨的餘勢，寫出了下面的幾句：

「昔西伯拘姜里，濱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寫到這里覺得很得意，不免把左手伸到嘴上去，向下抹了一抹。這是他往年有鬍子時的習慣，文章做到得意處，總不知不覺地要理理鬍子。然而他的左手往下一抹，却是抹了一個空。

「哼！」他憤憤地從鼻孔裏吐了一口氣，又提起精神，一口氣，便把他那篇自敘傳寫到了底。

(一九三六·四·二六·)

楚霸王自殺

連日的大雪把烏江浦附近的江岸化成了一片皚白。對岸的牛渚山白壁山一帶，也含着矜驕的意氣在反抗着新生的清早的太陽。

四處都沒有入跡，連飛鳥也不見一隻。

周圍的村落因近來的戰事都被入逃光了，耳目所及的分野內看不出一株炊煙，聽不出一句鷄鳴。

未向那白雪表示降服的就只有毫無倦意的長江和天上的太陽了。

長江滔滔蕩蕩地鼓着他的血樣的水，流着。在他沈毅的聲浪中，對於兩岸的白雪似乎在說：

——你們的勝利只是片時的，你們不久便要被陽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這里來。你們儘管挾着污穢一道流來吧，我是能容納你們的。你們趁早取消了你們那矜驕的意氣，只圖鞏固着自己位置的意氣，快來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頌歌。

突然，從西北角上隱隱地起了一片聲息，有點像是從大海的中心不斷地向着岸頭湧來的海浪，不斷的湧來，湧來，聲音逐漸地高，逐漸地明起來了。

是一片雜亂的馬蹄聲。

這馬蹄的浪子終竟湧到了江邊，人和馬都現出了視野來。一共是二十七個人和二十七匹馬。人的鼻孔和馬的鼻孔都猛烈地呼着白色的氣柱，雪花在馬蹄下蹴得亂飛。

爲首的是一位大漢，騎着一匹青白的馬。其它的二十六個人，雖然稍有遜色，也大抵是些雄壯的男子，騎的馬有黃的，青的，白的，黑的，斑的，各色都有。他們各人都戴着黑盔，披着黑甲，腳上穿着芒鞋，右手拿着一條有紅纓的長矛，左手一個圭形而有虎頭紋的銅盾。除掉芒鞋之外，一切的東西都有久經血戰的烙印。

他們拚命地跑着，真像浪花一樣，一湧到江邊來，便停止着，洄旋着，潰散了。黑色的人和雜色的馬散亂在江邊，就像潮退後的海苔和蚌壳。

他們的來勢雖然猛，但一下了馬來之後，人和馬的情形都是很狼狽的。二十七個人和二

十七匹馬沒有受傷的，幾乎沒有。有幾匹馬等騎者一下馬來便向雪堆着的石墳上倒下去了，看那情形並不是要去擦背，而是去就他們的長眠。有幾個人似乎腳上受了傷，站不穩，下馬後便把銅盾拋在地上坐着，或則兩隻手把矛桿柱着。其中又有一個更把盾和矛都拋了，踉蹌地走到江邊，伏着想喝水，但伏着便不能爬起來，就像一條死尸一樣，不動。

爲首的那位高長大漢，有七尺長的光景，算是一羣人中的最倔強者，他的馬也和它的主人相趁。馬像是恨那眼前的長江限制了它的逸足，屹立着不斷地把前蹄在石墳上蹴，噴着白色的蒸氣不斷地嘶風。它的主人下了馬後，立在馬旁面着長江不動了一會。他接着把長矛豎在石墳上，把銅盾放在馬鞍上。接着又把黑色的鐵盔解了下來，在銅盾上放着。頭上露着一個濃黑的椎髻，巧克立色的臉下繞着一簇短短的黑鬚。頰上受着有兩處傷，帶着兩條黑色的血斑和鬚鬚混淆着。看他那年紀是只有二十歲的光景。

大漢把兩個眼仁在充着血的內眼角上對着，忿恨地把長江睥睨了一下，又向同行的人睥睨了一下。

但除嘶風的馬而外，大家都沒有作聲。

不一會，從近旁的小港裏，有打槳的聲音。

倔強的大漢驚竦了一下，他的兩手把左邊的側腹所掛着的玉飾劍按着了。

港裏划出了一隻沒篷的小船。划船的是一位中年人，雖然也打扮着船家模樣，但他的風貌却和尋常的船家不同。他的面貌清矚，在廣寬的額下一雙眼睛含着智的光輝。

他一直沿着江邊，把船撐到了倔強大漢的面前，礙着了。他在船頭立着，向着大漢打拱。

——「大王，」划船者叫着：「我相信我不會錯，你一定就是我們的西楚霸王。你快請上船來吧。後面的追兵恐怕快會到了。」

被稱為「大王」的那位倔強大漢，原來就是自號為「西楚霸王」的項羽，他那緊張着的面孔愈見有不可掩的驚疑的神氣。

——「你是誰？」沉宏的聲音向船上問。

——「我是這烏江的亭長，姓名隨後再說吧。這兒烏江的人早都逃乾淨了，上下都沒有船隻，就只有這一隻小船。昨晚你們到了鎮上。我便趁夜弄了這隻船來，打掃好了，在這兒

等你。你快請上船吧，你們昨晚是不該在鎮上過夜的。」

楚霸王依舊驚疑着。他本來是一位木強的人，但因為打了敗戰以來的經驗却使他聰明了好些。他自從由垓下（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敗退了下來，趕了兩天一夜趕到了陰陵（安徽定遠縣西北六十里）的時候，迷失了路徑。他問了一位田父，田父騙了他，叫他向西走。朝西走去，才走到了一處大澤，無路可通，終竟爲漢兵所追上，格殺了一陣，弄得來手下的隊伍只剩下了二十八騎。他從那兒又折回東走，走到了東城（定遠縣東南），又爲漢兵所追及，格殺一陣又失掉了兩騎。他帶着二十六騎從東城南竄，冒着大雪趕了兩天，又才趕到了這烏江。沿途的村落都是逃光了的，他們在路上只好任意闖進人家去掙了些現存的糧食來吃。他們又都受了傷，實在是有一點筋疲力盡了。現在，在楚霸王心中所恨的，與其是漢王劉邦，寧是那陰陵的田父，寧是那沿途逃走了不肯算食壺漿來迎接他的居民，甯是那看見他敗走着還要下雪來苦惱他的天公。他覺得這天公是最可惡的，而且那陰陵的田父，那沿途的無情的居民，都是天所作成，也就是和他作抗的天公的化身。

——「是的，這天的化身又來了，眼前的這長江和這位亭長！」

有驕過他失了路的陰陵田父在前，使他感覺到這千巧萬巧地樣船相待的烏江亭長，不外是劉邦的奸細。

——「你這船不是太小了嗎？」

——「是的，我就只尋到這樣一隻小船，要載馬時怕只能容得一人一馬。」

——「這家伙愈見是奸細無疑，他是曉得我不習水性，想把船搖到江心，把我弄下水去淹死的！」楚霸王心裏這樣想着，照他平時的暴躁的脾氣，他須把劍拔出來，把那亭長斫死——他接着劍的手中筋肉，的確也受了命令，這樣動了一下。但接着是「把他殺了又怎樣呢？我不習水性，跟我來都是北人，也一樣的不識水性，結果還是死。」他的腦中樞的命令到這時立刻轉變了。奇妙的是起了一種宗教樣的念頭。

——「不行，天老爺終竟是比我強，我實在敵不過他。」他的手從劍柄離開，在胸前又起來了。

——「大王，」亭長看見他在狐疑而不作聲，又開始敦促着他：「你請快上船來吧，時機不可一刻遺失。你趕到江東去，江東雖然小還有幾十萬人，還儘可以供給你捲土重來。你

請趕快上船，就有追兵來，也是找不着船渡江的。」

楚霸王竟莞爾地微笑了起來。這微笑，他至少是忘記了有一個月。在最近的幾天，他的心中尤其充滿了怨天恨人的怒氣，但他現在却恬然起來了。

——「亭長，我多謝你。」他溫和地回答着，但又自言自語地接續了起來，操着手只是把頭搖着「但這是不可抵抗的，不可抵抗的。天老爺一定要亡我，是不可抵抗的。我同叔父從會稽起事的時候，我們帶領了八千江東子弟渡江，轉戰了八年，身經七十餘戰，如今死得來一個也沒有了。我的叔父也早是在定陶戰死了的。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回到江東去，縱使江東的父老可憐我，依然擁戴我，但我有什麼面目和他們相見呢？」

——「大王，請你不要遲疑，」亭長又敦促着：「追兵萬一趕到了……」

——「不行，不行，」項羽依然搖着頭，自言自語地說：「我們起初起兵的時候，隨處都有人來參加，隨處都有人來歡迎我們，我們是沒有愁過兵馬和糧食的缺乏的。現在不同了，我們到一處地方，地方逃得一個精空。沒有逃的，連鄉裏種田的老人都要欺騙我們。這正是天老爺在作弄我。呵，」——他長嘆了一聲，把兩手握成拳頭向空中舉了一下，眼仁對

得來幾乎全是白眼，望着天。「我還有這麼大的力氣，便要消滅了嗎？」

——「大王，」亭長又說：「天是助成你的，請你不要遲疑。你身經百戰仍還健在，不正是天意嗎？」

——「不行，不行，」項羽又搖起頭來。「我是曉得的，亭長，你一定是好人，但我有什麼面目回到江東去呢？哦，是的，是的，」——他這時心機轉了一下，看到了伏在江邊不能起來的他的那位部下。他指着他說：「那是鍾離昧啦，他腰上受了傷，不能動了。我們就讓亭長把他打救了去吧。」

有兩個部下走去把鍾離昧攙扶了起來，替他把鐵盔解了，一臉都呈着土色。他是在東城落了馬，把腰部跌傷了的，因為這兩天沒有得到靜養，痛得來已經不得行動了。

——「還有我這匹烏騮馬啦，」項羽接着又指着他的那匹青白色的馬說：「這馬我騎了五年，我很愛它，它也很愛我，我不忍殺它，這也讓亭長把它打救了吧。」

鍾離昧鼓着他的餘勇，表示他不願意和烏騮馬一道生，他願意和楚霸王一道死。但是楚霸王叫他的部下強制着把扶上了船去，把他的武器也送上去了；接着，自己去把放在馬鞍上

的盜和盾取了下來，把馬拉到船邊。

——「亭長，」項羽叫着：「我這匹馬送你，請你把鍾離昧和馬一同帶到江東去啦。」
馬由旁人的擲助也拉上了船了。鍾離昧坐在船尾，馬立在中腹。但船前船後還有點隙地，可以容得一兩個人，一直沉默着的亭長對於項羽試了他的最後的勸解：

——「大王，我看你的仁心是很可動人的。但我覺得你不好在那種感傷的陶醉裏沈湎。古語說得好「天遠人道邇，」我們應該盡其人道，然後再聽憑天道啦。只要你把你目前的這種仁心，以後推廣出去，真正正把天下的人救起來，真正正把還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天下的人放在你的念頭上，以你的材力專於用來救世濟人，我看不要說天，什麼人都是會擲着你的，江東的父老也一定會擲助你的，現在還不遲。……」

在這時候從西北角上又隱隱騰出了一片聲息，和剛才項羽的一羣人馬所激起來的聲音相彷彿。項羽的眼仁又對了一下，其它的二十五個人也緊張了起來。連坐在船尾上的鍾離昧都想要掙起身，然而却掙立不起。

——「大王，」亭長叫着：「不可一刻狐疑，你趕快上船！趕快上船！」

項羽沒有作聲。他的左手把盾牌拿着了。其它二十五名的壯士就像受了命令的一樣，也一同拿起了盾牌。

聲息愈見逼近了，聽得出是一大羣的馬蹄聲，比前次的愈見高，愈見大，愈見雜亂。由那聲息聽來是有好幾百的光景。

項羽的兩個眼仁愈見對緊了，把劍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五名的壯士也不期而同地把劍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六道和四圍的雪爭着寒意的劍光，在朝陽中交織着了無數的虹彩。

人馬的聲音終和潮頭一樣湧進視野裏來了。

二十六個人吶喊了一聲，也和潮頭一樣，迎接着湧上了前去。兩個猛烈的大浪接了頭，迸出了猛烈浪花。

亭長這時候把船離開了岸，隔得半箭遠的光景，又停着了。他爬在烏騾馬的背上去觀起戰來，對着坐在船尾上焦急着的鍾離昧似報告非報告地傳達着他的所見。

「……就給衝進了羊牢的一羣猛虎一樣啦。哦，只見人在倒，馬在倒，敵人潰亂了，就像一羣朝王的蜂子啦。」

「項王呢？項王呢？」鍾離昧焦急着問。

「看不清楚啦。……這馬有點囉哩，船又不緊。……哦，還在，還在，他最厲害。他是沒有戴將軍盔的。……」

「哦，那不危險！」

「真不愧是身經百戰，力能拔山的大王。……二十五個都不弱。……哦，真巧妙，真靈敏，真神速啊，二十六個人就像有二十六隻手足的一個人啦。不是人的力量，不是人的力量。……哦，只見人在飛！那是怎的啦？……」

「項王？項王？項王沒受傷嗎？……」

「……哦哈，他把盾牌也拋棄了，抓着敵人在當盾牌。只見人在飛，人在飛，真像肉彈子啦。他把手裏抓着的人像彈子一樣亂擲！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敵人長閃開了，沒人敢應戰，把他們重重圍困了起來。遍地都是死傷啦。……哦

哈，黑盜甲倒了幾個，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他還沒倒。但他的頭受了傷，滿臉都是血，他該是提着人在擲。……哦，提起馬在擲。他把劍都放下了，一雙手在擲啦，一雙手。……他們只剩下得幾個人了。哦哈，黑盜甲絆倒了幾個！……地下的傷者在斫他們，斫他們的腳。他們在地上相斫拉。……哦哈，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還在提着他周圍的死人死馬在擲，一片都爲死傷啦，……敵人圍着他就像在看戲法一樣，誰都不敢動。他一臉都是血，一臉都是血。……他不再擲了。他的身邊就只有幾個黑盜甲的尸首僵伏着，一個敵人的屍首也沒有。他現在拾起了一把劍來了。……哦，你注意聽，他像在說話，他指着一個敵人像在說話……」

項羽激戰了一刻鐘的光景，部下的二十五個人都已經戰死了，他自己的頭上和腳下也受

了不少的重傷。他自己很明白，他的短而粗的生涯也快要了結了。他在那時候，看見了在敵人中的一位和他一樣魁梧的綠盜綠甲的人。他指着他叫着，敵人此刻都肅靜了起來。

——「……呂馬童，你不是呂馬童嗎？我認得你。你穿戴的盜甲是我送你的，是我從前穿戴過的東西。你是我的老朋友，我現在再送你一點最後的禮物罷。我聽說劉邦懸着千金的賞格，購我的頭首，得到我的首級的還可以封萬戶侯。你從前對於我是有過好處的，我現在就把我這個首級送給你吧。……」

這一片宏大的聲音，幾乎是一句一頓吐出的，連船上的人也聽得清楚，鍾離昧早已經硬着頸子在吞眼淚，亭長依然還在馬上看着。

——「呵哈，」亭長最後叫着：「項王刎了喉，在一羣黑盜甲的尸首裏面，倒了。」
亭長的臉上也懸着了淒愴的眼淚，他不忍再看了，從馬上下來，把船起了碇，向江心搖着。

岸上的漢兵們看見項王死了，都爭先恐後地去搶項王的頭首。他們自相踐踏地又踏死了幾十個人。最後是把二十六架黑盜甲的尸首分得五零四碎。搶着了一片肢體的就像搶得了一

片殘骨的餓狗一樣，各自回頭跑；想去爭奪那一片肢體的人便簇擁着一團跑去。轉瞬之間幾百人分成了幾十團，通通跑乾淨了。

岸上的泥雪中狼籍着一片的劍和戟，人和馬的死尸。

亭長仍然在搖着船，但不是搖過江去，而是搖回了岸來。

鍾離昧發生了驚異。

亭長把船搖攏了岸，他到船尾去和鍾離昧並坐着，表白了他自己的來歷。

——「鍾離昧將軍，我現在對你說出真話吧」亭長鎮靜地說着：「我自己並不是什麼亭長。我只是這兒的一位讀書人。不過亭長已經跑了，我就算是亭長，也可以的。我今天來本
是沒有懷好意的，……」

鍾離昧愈見驚愕了，把劍按着。

——「但你也不要誤會，」亭長忙慰解着：「我也不是漢王的奸細。你要曉得，現今的老百姓，尤其我們讀書人，對於項王，那一位還懷着有好意呢？是他自己把民心失掉了。他

起初是很好的，很得民心的。我們受着秦始皇的暴政，天下的人都在想推翻秦人的統制，所以能夠順從民意的項王便得了天下人的同情。大家都不惜身家性命來幫助他，擁戴他，所以不兩年便把秦人的暴政推翻了。但是，這是誰的力量呢？……在你或者還以為是項王這位蓋世的英雄的力量吧？英雄僅是一個人的時候，他的末路是怎樣，今天是已經擺在了我們面前的。……項王就是因為成功的暴速，他自己生了一個幻覺，他自己以為是他一個人的拔山蓋世的力氣，把秦人殲滅了的。秦人的暴政顛覆了之後，他的行動就完全不同了。他入了咸陽之後把秦人的宮室典籍通通燒光，並連燒了好些民房，又搶了好些財寶婦女出關，這不比秦始皇的燒書更厲害嗎？他以前在新安坑秦降卒二十餘萬，那還可說是抗的秦兵以防後患，但他後來對着友軍依然照着老章法，把齊的城郭宮室燒了，把田榮的降卒通同坑了，又係虜了老弱男女，在別的地方也是這樣，這所加害的不是我們老百姓嗎？這不比秦始皇的坑儒更厲害嗎？秦人亡後這幾年的戰亂，都是他引起來的了。他因為自己想做霸王，把楚義帝殺了，對於漢王加以監視，親信秦人的降將，嫉妬自己的同僚。昨天的敵人，只要肯做扶持自己的爪牙，今天便封王裂地，今天的同志，只要和自己的權勢有點抵觸，明天便視為敵人。

老百姓這兩年來的苦難是該什麼人負責的？……所以這兩年來我們老百姓對他，就和從前對於秦始皇是一樣！你要曉得啦，天下的人都在反對他。我們雖不是漢王奸細，也可以說都是漢王的奸細。凡是可以打倒他的人，我們都是願意幫助他的。我對你說出真話吧，我今天來，本是想把他誘到江心去，我到江心再把船弄翻，然後和他兩人同歸於盡。我也是死了心來的呢，我現在這樣說出真話，你就要殺我，我也是不怕的。」

自充亭長的說到這兒停了好一會，等待着鍾離昧的處決。但鍾離昧把頭垂着了。

——「不過呢，」他又接着說起來：「據我今天的經驗，我看項王依然是一個好人。我後來也把對於他的態度改了，真的想把他送到江東去。不料他却起了那樣的短見。他的短處是在太年輕，而且——恕我不客氣吧——是有點「不學無術。」我聽說他在小時候，他的叔父項梁教過他讀書，他沒讀成器便丟了。沒有點學術經驗便要想統制天下那是一定要壞事的。可惜的是他的叔父太死早了。以後便沒有人能夠駕御得他。這便把他害了，也害了中國，害了天下的百姓。……我看他的才器最好是做一員大將。他不該生出了野心要來做天下的統制者。假使他的叔父不早死，恐怕天下早已平定了吧，以後他所鬧出的亂子，說來有

點傷心，實在傷了我們中國的不少的元氣。……人民的死亡在百年之內或者還可以復元；但學術上的損失，怕就再隔千年也不能復原吧。秦始皇燒的書是燒的天下的私書，楚霸王却把秦人存下的公書也一火而焚了。秦宮二月火不滅，你是曉得的，你想，那裏面是燒了多少的書史呢？……」

說話者又沉默了好一會；鍾離昧也沉默着，深深地把頭垂着。

——「鍾離昧將軍，但今天的項王對於你和這馬的態度，我真是受了感動啦。一個人臨到生死關頭，能夠顧朋友而不顧自己實在是很少的。想來你也曉得的吧，我們聽說漢王劉邦在逃難的時候，連他自己的兒女都要推下車去。這大約是普通人的常情。項王在這些地方都比劉邦更有仁者之心了。他這種心腸假使能夠推廣，他是決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落的。但他始終不悟，他偏以爲是天老爺要亡他，那曉得是他自己做錯了，怎麼怪得天呢？天是不說話的，項王名下的是這個天，漢王名下的也是這個天。但是老百姓都要說話。只顧自己的權勢，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是走着自殺的路，項王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啦……」

鍾離昧這時候撐着自己的腰幹，好容易跪下去了。

——「項王！項王！」鍾離昧向着天，流着眼淚叫着：「是我們誤了你，是我們這些不學無術的武人誤了你。我們誤了天下的人，我們誤了中國。中國的元氣在千百年後都不能復元，這不是天大的罪惡嗎？我們是比秦始皇還要該死。項王，你請等着我。」

他用力把腰間的寶劍拔出了鞘來，但是坐在旁邊的亭長却把他的手挽着了。

——「鍾離昧將軍，你不要也尋短見。」亭長勸着他：「一個人最怕是不覺悟，覺悟了是有辦法補救的。啊，鍾離昧將軍，你聽我說。你是武人，我是文人，但我們做的標準却只有一個。我們要拋棄了自己去利益他人，利益了他人也就成全了自己。你現在要自殺，已經做到了拋棄自己的工夫，但於是沒有益處的。一個人要善於利用這個自己，要使爲這個自己受益人愈多而所受的益愈大。死是隨時都可以死的，但應該把死作爲自己的最好的利用。我們隨時抱着必死的心去做着利人救世的事，不是很好的做人的路嗎？……我的家離這兒不遠，我所以把船搖回來的了，是想把你引到我家裏去養傷，養好之後好讓你再去盡你做人的責任。現今天下的人還在水火裏面，北方匈奴尤其在跳梁，我們現在正是須要着有不怕死的精神而以濟人救世爲懷的武人的。你的責任還很重大，不應該做這樣無責任的事。……你

聽我諒罷，項王最後的不覺悟，我看，也就在這一點。他曉得不怕死，而且曉得利用死，但他把死利用來只是把自己裝飾成一個英雄。他始終都是爲的他那個「自己。」他沒有想到我們天下的人來，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來。……我看你不要再蹈他的覆轍吧。……」

鍾離昧被「亭長」挽着的手早已消失了抗拒的力氣，但頭依然深深地垂着。

「亭長」到這時候把他的手中的劍取了來，替他插進了鞘裏，接着又說：「我們回去吧，漢兵已經去得很遠了。」

他說着便離開了鍾離昧，先把馬拉上了岸去。在觀戰時一直囉嗆着的馬，大約因爲外的刺激消滅了，此刻也鎮靜了下來。回頭鍾離昧也被擱上了岸，費了沒大的力氣，被扶上了馬背。

一個無名無姓的讀書人領導着一位騎在馬上的受了傷的戰士，替他荷着長矛，拿着盾牌，從血泊着的死屍中踏過，登上了他們的做人的路上去了。

太陽還未向午，除剛才的戰地有尸骸狼籍之外，岸上的景色和戰前無殊。

白色的積雪依然含着矜驕的意氣在反抗着愈加溫暖了的陽光。

滔滔蕩蕩的長江依然在沈毅的聲浪中吐着他的赤誠的勸告：

——你們的勝利只是片時的，你們不久便要被陽光征服，通通溶化到我這里來。你們儘管挾着污穢一道流來吧，我是能夠容納你們的。你們趁早取消了你們那驕矜的意氣，只圖鞏固着自己位置的意氣，快來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頌歌。

亭長所遺留下的小船，就像在替長江擊拍，應着波聲，無心地，在那兒蕩漾。

(一九三六·二·二八·)

作者附白：

據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是「重瞳子」，大約就是現今所說的「對眼子」的意思，作者是作這樣解釋。又「項羽長八尺餘」，漢時一尺約合今八寸，故文中稱爲「七尺長」。

秦始皇將死

秦始皇又發了羊兒瘋，在船上突然倒了。

那是他的五十歲的那年的七月，他帶着丞相李斯，車府令趙高，少子胡亥巡遊了雲夢會稽和芝罘之後要西回咸陽，正在渡着舊黃河的平原津的時候。因為時當盛夏，在他所坐的大船上他的座位的兩側安置着有兩個巨大的青銅冰鑑，【註一】盛夏有很多的冰塊。他正和着幾位親幸的宦者在唱他所喜愛的仙真人詩，突然倒了下去，後頭打中在一個冰鑑上，把冰鑑打翻了，四處都濺的是冰塊。

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可憐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是殘廢者。他幼時是一位軟骨症的孩子，時常患着氣管支炎，所以他長大了來別人說他胸部和鸚鳥一樣，聲音和豺狼一樣。

【註二】僅僅這樣的一點殘廢，到還沒有什麼，但他還有一種殘疾在他的腦膜裏面，自壯年以來便時時有羊兒瘋的發作，近來是發作得愈見厲害了。

【註一】古人用天然冰，威冰的盆稱爲冰鑑，這樣的古器在現今都還有遺存的。

因爲小時便有殘疾，他是被人嬌養慣了的。而且有了這些殘疾，雖做着元首也沒如如何，其結果是透導出了兩種反常的行爲：一種是仇視別人的健康，養成了嗜殺的暴虐性；一種是迷信神仙，甘心受方士們的欺騙。

他這回正在唱着仙人詩，突然爲發作所襲，便倒了下去。

宦者們是習慣了的，看着他的顏色翻白，嘴唇轉青，口中湧着白泡，和死狗一樣在四灘着的冰塊中橫陳着，到也沒有人驚惶，大家反覺得只有這一刻時候才得到自由的一樣，含着冷冷的微笑，把下頤向上點着作招呼，意思是說：羊兒瘋又發作了。

他們把冰塊收拾了，把失了意識的秦始皇扶着，不一會也就渡過了黃河。

平常每發作一次，大抵只有得兩刻工夫便可以恢復，恢復之後就和一覺醒來的一樣，到也沒有什麼異狀，然而這回的發作却有不同。在船抵了岸，更停了二刻工夫他才醒了轉來，醒後總是嘔吐，訴說着頭痛暈眩，發燒。

【註】二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尉繚說「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顰鳥膺，豺聲」，第三項今稱雞胸，是軟骨症（Bachis）的特徵。

同路當然是有一批御醫的。那些騙鬼的醫生，甲走來講了一篇陰陽五行，乙走來講了一篇大魚爲祟，丙要治標，丁要治本，鬧得一個烏烟瘴氣，但他們所一致着的是教秦始皇休息下來調治，不要再趕着歸路。然而秦始皇却沒有聽他們的話，他命令宦者們把他扶上了溫涼車，叫一行人兼程地前進，從此以後他就沒有下過車來一步了。

他睡在車上被搖動着，頭愈痛得劇烈，嘔吐愈見地頻繁，熱候愈見地增高，他自己感覺到了這一次會再沒有命活，以剛愎自用的他，公然暗暗地吞起了眼淚來。說也奇怪，這眼淚似乎浸潤了他那槁暴的良心，竟有類似懺悔的想念在痛得要命的腦筋中徂徠起來了。

——我自己完全是一位有殘疾的不值半文錢的庸人。我全靠我父親的本領得到了秦人的基業，才做到了皇帝。我卽王位的時候僅僅十三歲，不是有我父親做了十幾年的相邦，〔註二〕招集了天下的賢士，充足了秦國的兵食，我那兒就能夠兼并天下？但我叫我的父親自己毒死了！

他這時的心目中的父親便是他的真正的父親呂不韋，是他在卽位後的第十二年上所賜死

〔註二〕相邦卽相國，因漢人避劉邦的諱，才改邦爲國。

了的。死後已經二十五年，他偶偶也有想到他來的時候，但總是懷着忿恨，覺得他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惡人，殺了他的母親，還想篡他的王位。這回這樣地懷起了他的恩德來，卻要算是第一次。

——我的母親本來是我父親的愛人，是有權勢的人（他是指的他的嗣父秦柱襄王）替他奪了的。父親後來又要和母親發生關係，這本來是正當的，我爲甚麼要妨害他們，甚且把我兩個同父同母的胞弟活活地拋出宮牆外碰死了？可憐還有那位嫪毐，他本來是宦者出身，是不通人道的，我因爲不好說那兩位兄弟是我父親的兒子，我便誣枉着他，硬說是他的，把他逼反了，殺了，還連累了好些人。……

——唉，最該死的要算是我的焚書坑儒，我燒毀了百家的書，一次活埋了四百六十幾個人，我想來統一思想，想天下的人都要對我心悅誠服，其實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統一得起來的呢？天下的人都在向我側目，連我左右的人幾時要謀害我都是難以保定的。天下的人不是都在咒我死嗎？不是都在咒我死了之後便國破家亡嗎？我的統制的效果是在那里呢？只弄得一朝的人都是講陰陽五行神仙妖異的方士，他們成羣結黨的來欺騙

我……最混蛋的是那個李斯，焚書坑儒這兩項亙古不能洗刷的蠢事都是他教唆我幹的，幹了的罪名樂得我來承坦，而他自己仍然帶着一個周公，孔子的面孔。媽的，我真是蠢啦，我真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條大黃瓜啦！……

——假使我的父親（呂不韋）不死，他是絕不會讓我做出那兩件蠢事的；更假使我早死得幾年我也不會幹出那樣的蠢事，贏得一個千秋萬歲的罵名。我知道天下的人都在罵我；我一死，天下便會動亂起來，千秋萬歲後的人也都會罵我。我相信千秋萬歲後決不會再有我這樣的一個傻瓜，來幹統制思想的這樣的蠢事。媽的，天下的書你那里燒得完，天下的思想家你那里活埋得完呢？就燒完了，活埋完了，你又有什麼？你樂得做一羣鬼方士們的傀儡！呵，媽的，那狗彘不如的李斯，我怎麼沒有叫他早死？媽的，我彘狗不如的呂政，我怎麼沒早死幾年呢？

——李斯那東西，他勾結起一些方士來騙我，裝着一個忠誠的樣子，誰知道他懷的是什麼鬼胎？我的大兒扶蘇早就勸我疏遠他，但我反聽了他的話把扶蘇遣去戍邊去了，把蒙恬疏遠了起來，十幾年都沒有讓他回朝。在二十幾年前還殺死了一位偉大的學者韓非，也是李斯

那狗子殺唆我的。媽的，如今有良心的人都離開了我，剩下的都是他的一派狐羆狗黨。我現在危在旦夕，我知道他們是在幹些什麼鬼事呢？……

本來人在患着熱症的時候，大抵是要起一種「喜坡哄屈里亞」(Hypochondria)的現象的，便是神經過敏，過分的猜疑，把自己的病症看得很重，覺得是死到了臨頭的一樣。秦始皇睡在溫涼車中，在他有熱候的腦子裏所往來着的這些想念，要說是和這種現象相當也未嘗不可，但他的病症的確是很沉重。看他前後所起的徵候，很可以安心地下一個徵斷：是「結核性的腦膜炎」(Meningitis tuberculosa)。他在巡遊的途中早就消瘦得很厲害，血色也不好，時常便閉，特別是睡眠不能安穩，時常夢見些海產的怪獸怪魚來和他打戰。結核菌早就侵犯了他的本來是不健全的腦膜的，不幸他在渡平原津的時候又有羊兒瘋的發作，而頭又跌打在了青銅冰鑑上，大腦與腦膜和前頭骨生了衝擊，結核菌的威勢乘着這外傷便突然地急進了起來。這是不治的病，大約在兩三禮拜之內便要死，秦始皇帝實在是得到了這死的預感了。

在頭一兩天，熱度雖然高，但意識還清醒，李斯趙高等雖然屢次勸他息下來在途中將

養，但他沒有聽從他們的話，他仍然是叫人兼程前進，連夜間都不準休息。他的目的是想早趕到咸陽把扶蘇召回來付以後事。他曉得扶蘇一回來，一定是要除去李斯這一批人的，但在第三天的清早，意識便有點昏蒙起來了。他更預感到他會趕不到咸陽便要丟命。他便背開了人，自己親筆寫了一封木簡的手詔給他的長子扶蘇：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不幸歸途疾發，今命在旦夕，其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

連丞相李斯都沒有讓他知道，只叫管符璽事的趙高把木簡拴好了，蓋上了封泥，趕快派專使送到上郡去。從此以後他便陷入於昏睡狀態裏去了。

熱度照常是高，在車上滾滾去地睡不安穩，頸子是硬直着的，牙齒不斷地踞着，兩個膝拐彎起來總是沒有拉直過。殺人如麻，威加海內的這位混世大魔王，到了這田地也委實可憐。他時而好像安靜得一下，但時而又突然發出囁語來。

——父親，父親，你饒了我，你饒了我。……啊，燕太子丹，荊軻，田將軍，你們把頭首頂在你的頭上去罷，不要那樣駭人。……兩位小兄弟，你們口裏為甚麼流血？呵，鼻子裏

也在流血啦，眼睛也在流血啦，怪可憐的，是誰把你們打傷了？呵，你們的腦袋子是破了的，腦漿子也在流呵，怪可憐的。你們……你們不要一次那樣多的人湧來打我啦，哦，你們有四百六十幾個！……你們怪不得我，你們去找李斯，你們去找李斯。……你們要放火？要燒阿房宮？要燒死我？趕快把你們手中燃着的竹簡息掉罷，那不是書嗎？……你們怎樣要拿來燒了？那不是書嗎？……

像這樣沒有連絡的一些囁語，使一些親幸的宦者們個個都害怕不願意和他同車。在第四天上他們率性各自乘了幾乘車在前後左右跟着，讓秦始皇一個人在那溫涼車裏癱着。

秦始皇就這樣在半死半活的狀態中被人遺棄着的時候，他所預感着的陰謀在李斯趙高之間却活躍了起來。趙高把始皇寫給扶蘇的手詔扼着沒有發出，他主張立胡亥，便和李斯串通起來，把那詔書的內容完全改換了。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可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月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

宜知其謀，爲入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

他們在這通假詔上是費了一番苦心的。秦始皇名政，秦人連「正」字都要避諱，正月是改稱「端月」，他們却用了「匡正」這個動詞，故意來犯諱，表示是秦始皇自己的口氣，使扶蘇和蒙恬不得懷疑。他們把詔書改了，但也不敢立地發出，怕的秦始皇萬一會恢復轉來，他們照常是晝夜兼程着，在晝間要打問的時候，總要去看看秦始皇一次。起初看見他時常在痙攣的狀態中，但到第五天來呈出了麻痺狀態了。身體的痙攣緩和了下來，言語也不發了，眼睛是凝着的，身子是癱着的，除掉鼻孔下微微有點不整的氣息之外，和一條死屍全無差別。烏鴉對於屍臭特別敏感，在人未死的前幾天它們早就要聞着。每逢秦始皇的溫涼車一停，總和李斯趙高要來看着秦始皇的死活一樣，烏鴉也時而飛來在他的車頂上盤旋。烏鴉的叫聲和李斯們心中的笑聲是唱和着的。

就那樣在第五天的夜裏趕到了沙丘（今河北平鄉），大家都趕得很疲乏了，以爲縱橫秦始皇是沒有知覺的，便不約而同地主張在沙丘過夜。

在沙丘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李斯和趙高兩人跑去把溫涼車打開來，看見秦始皇的左耳流

着黑血，不知道什麼時候早已經硬得來和石頭一樣了。

結核性的腦膜炎論理是要支持三兩禮拜的，但秦始皇爲什麼那樣早死了，除胡亥一個而外，連李斯趙高都不知道。不用說當時也沒有人驗屍，自然更說不到屍體解剖。假如是現代：解剖的小刀是可以發現出秦始皇的右耳裏面有一條三寸長的鐵釘的。

(一九二五·九·二四。)(選自質文)

孔夫子吃飯

孔夫子和他的門徒們困在陳蔡之間已經有七天沒有見飯了，不唯沒有見飯，甚至連菜湯水都沒有見過。

大家都餓得來不能動了，東倒西歪地在一座小村落外的山林子裏睡着。

他們在七天前初到那兒的時候是傍晚時分，因為走得疲乏而且口渴得難耐，有幾位弟子便瀟不客氣地從鄰近的瓜田裏偷了幾個香瓜來讓先生和大家解渴。他們當晚便在那兒露宿。但不料第二天清早醒來，他們却為當地的農民包圍着了。偷瓜的時候是被人看見了，故爾惹出了這場亂子。

純樸的農民以為他們是夥盜，只是把他們包圍着，却不敢更進一步怎麼他們，他們師弟們却又沒有胆量跑去向農民疏通，就因為沒有胆量，因為怕死，孔子那樣的大聖人固不用說，連最勇敢的子路，最能辯的子貢，都還沒中用了。

就這樣一羣人便不能不乾餓下去，餓了足足七天，還能動的人實在就只剩下一個顏回

了。

顏回究竟不愧是一「其心三月不違仁」的大賢，餓到了第八天上的清早，趁着孔子還在睡覺的時候，他鼓起了他的仁者必有的勇氣，把一張白布片夾拴在孔子的拐杖上作為投誠的旗號，他拿在手裏走出林子去向農民軍投誠。

純樸的農民究竟是好說話，看見顏回那個慈祥的和農民的愚魯相差不遠的面孔，又聽着他以樸訥的言辭說出了他們的來歷，他們才曉得是出於誤解，便立即把圍解了，而且還教憐他們，送了些白米給顏回，讓他拿去煮給他的先生和同學們吃。

顏回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他的心裏真是給了農民以無限的祝福，無限的感謝。他把米拿着回林子去，見了先生，把詳細的情形說了，不用說我們的聖人和他的大賢們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孔子心裏想：究竟顏回是不错，他這人是在我之上。但他沒有說出口來，他說出口來的是：

「我不是早就說過嗎？我是有天老爺看承的呀。」

好在林子裏的柴火方便，顏回回頭便去一手一足地把米淘好，搬了幾塊石頭來做成灶

孔，便煮起稀飯來。因為他想到，肚子餓久了的人，頓時吃硬飯是不行的。

孔夫子和一羣弟子們不用說仍然是沒有動，但他們都安了心，沒有什麼焦愁的了。有位稍微還有點焦愁的，是看着顏回的一舉一動太紆徐，好像故意在和他們的肚子作弄；又怕的米太少，稀飯不夠吃。

這樣淡薄的焦愁，在我們聖人心中也在所不免。我們的孔夫子睡在一棵大樹下一段高的地方，看着同樣餓了七天的顏回在那兒有神沒氣的煮飯。看他煮了好一會，把鍋蓋揭開了來，但使他感覺着了很大的不快。他看見顏回揭開了鍋蓋來，便把另一隻手在鍋裏搯了兩搯的飯來送進口裏。這下便很傷了孔子的尊嚴。因為孔子是一團人的領袖，連我領袖都還沒有吃的時候，你公然就先吃，這是孔子在肚裏斥責顏回的話，但他沒有說出口來。

顏回把稀飯煮熟了，先搯了一碗來陳在孔子的面前。孔子這時候又存心來試驗顏回一下，看這人究竟虛僞到了怎樣的程度。

孔子說：「回呀，我剛才夢了我的父親。（不用說是聖人臨時扯的謊。）有飲食要先嘗了長上，然後再吃。你替我在露天為我的父親獻祭罷。」

顏回趕快回答道：「先生，今天的飯是不好拿來敬神的，」

「爲什麼不好拿來敬神？」

「我聽先生說過『桑感必潔』，今天稀飯不乾淨，不好拿來祭神。」

「爲甚不乾淨呢？」

「剛才我揭開鍋蓋的時候，飛了一團煙渣進去，我趕快用指頭把它拈了起來。但丟掉又覺得可惜，我的指頭也燙了，所以我便送進了口去。……」

孔子聽到這裏，才突然「啊哦」地嘆了一口氣。他趕快搶着說：

「好的，好的，回呀，你實在是一位聖者，連我都是趕不上你的。」

他說了又對着弟子們把自己的一片疑心和對於顏回的試驗，和盤告白了一遍。

孔子藉着這一番的告白來和緩了他自己良心的苛責。但他同時更感受着一種下意識的安慰，是說：

——我的領袖的尊嚴，並沒有受傷。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草此。此故事出處，見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篇。（選自雜文）

孟夫子出妻

作者白：這篇東西是從荀子解蔽篇的「孟子惡敗而出妻」的一句話敷衍出來的。敗是敗壞身體的敗，不是妻有敗德之意，讀荀子原文自可明瞭。孟子是一位禁慾主義者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因為這件事情一向為後世的儒者所淹沒了。而被孟子所出了的「妻」覺得是尤可同情的。這樣無名無姓的做了犧牲的一位女性，我覺得不亞於孟子的母親，且不亞於孟子自己。

孟夫子一清早起來，打着赤膊在園子裏養他的「浩然之氣」。他把兩手按着肚皮，就像雄雞要叫的一樣，把頸子伸起來向後屈，仰望着天，閉着嘴用鼻孔納氣，有得五秒鐘的光景用口吐着把頑復還原位。就這樣反復着在一吐一納。當他納氣時，他那瘦削的胸廓從凹陷下的肚皮上挺出，一片片的肋骨是可以數得清楚的。那種的工夫，在古時候的人是稱為「熊經鳥申」，直譯出來是說「老熊吊頸，鷄公司晨」，意譯出來就是「深呼吸」。

但他深呼吸了好一會，頭腦總是昏濛濛的，就像在頭骨下面有一張布帕把腦髓包果着了

的一樣。鼻也發燥，眼也發乾，他的目的是要保存着那清涼涼的「夜氣」，而在他的全身中却瀰漫着一團的燥氣。他的四肢也無力，特別是十個指頭，那裏面就像有微溫的湯水在鼓脹着的一樣。

這理由他自己是很明白的，他突然嘆息了一口氣來。

——（啊，我的精神如能像那蟬子的聲音那樣的清冽而玲瓏呀！）
他羨慕起在園角上的一株桑樹上叫着的蟬子，自然在孟子的時代人還沒有知道凡是昆蟲的作聲其實是含有性愛的要求的。

——「先生，飯已經弄好了，請上來吃早飯啦！」

年紀怕正當三十的孟夫人，和孟夫子成一個極端的對照，伊和那夏天的清晨一樣，豐滿而新鮮。伊上面穿着白色的葛衣，下面穿着綠色的布裙，打扮得就有點像現今的朝鮮婦人。伊打着赤足，捧着一個食案，走到臨着園子的廊沿上來，請孟夫子上來吃飯。

孟夫子不大高興地把頭掉過來看了伊，蹙着額，只把頭點了一下沒有作聲，但他那無力的脚也被施着，走上正房來了。他先進側室去穿上了衣服，又回到正房來坐在正中處孟夫人

所安好了的席上。這席不用說並不是如後人用的桌椅，乃是字的本義所表示的席。古人的席地而坐的起居，現今還在「日本」這座活的古物館裏面保存着；凡是到過日本，或看過日本生活的照片畫片的人，請把來提醒在眼前，便可以彷彿得孟子和夫人的生活情景。

孟夫人在這時候又從廚裏捧了一個小小的飯甑來。

孟夫子雖然是窮人，但他是儒者，是很講禮節的——這樣的表現却未免太硬，實則古人的所謂講禮節就是現今人所說的「玩點官派」，說得更摩登一些時，便是要發揮些貴族的風味。因此他是正襟危坐着，讓和顏悅色的孟夫人跪着在一邊替他盛飯。孟夫人不用說是不敢和他一道吃的，要等他吃完了，收拾下去，在廚房裏面自己背着吃。就是盛飯時也不能用親手授受，要用木盤來作中介，孟夫人也埋着頭雙手捧出去。

就在那樣的情景中孟夫子吃飯。因為他喜歡淡泊，也喜歡吃魚，吃得到也簡單，是一杯魚羹，一碟薑片，一盤涼拌的綠豆芽。這都是孟夫人所經心做出的潔白瀟灑的菜。然而菜雖瀟灑，而孟子却吃得異常矜持，他的視線只筆直地由飯碗移到食案，又由食案移到飯碗，把跪在旁邊的夫人竟連在眼角上也都不掛一下。

這是什麼道理呢？孟子是那樣的頑冥，那樣的把孟夫人看不起嗎？是孟夫人有了什麼失德？不是的，都不是的。這理由在矜持着的孟子和怡悅着的夫人都是很明白的：因為昨晚上的情形和今晨的是全然不同。昨晚孟子愛撫我們的孟夫人不是就給喫甜瓜的一樣，連漿液的一滴都要愛惜的嗎？然而，就因為有昨宵的愛撫，故爾有目前的矜持。事實本是這樣矛盾着的。

原來孟子立志要為聖賢，他的入手的大方針便是要求「不動心」，要求「存夜氣」，然而在他夫人的身旁，特別是在夜間，他的心卻不能夠不動。動了，在第二天清早便一身都充滿着燥氣，他心目中的孔夫子便要來苛責他，於是便有這矜持的脾氣發作起來。他盡力矜持，他的夫人便愈顯得天真，在人格上不只高他數等，這使他倍感着自己的劣敗。尤其使他難於支持的，是他的夫人要遵守禮節跪在他的旁邊，使他的眼睛一點也不敢正視。然而不正視也不濟事。他夫人的全身，那赤裸的全身，其實充塞着他的感官的全部。那從葛衫下鼓出的一對隆起的乳頭，那把他的秘密什麼都看透了的一雙黑耀石般的眼睛，那和怡，那柔軟，那氣息，那流線……他就給受了千重的縛束一樣，一點也動頭不得。

——啊啊，惡魔！我是孔夫子的弟子，不是爾的弟子啦！

他一面吃着飯，一面在心裏這樣反復着叫。

當他快要把第一碗飯吃完的時候，他的夫人又恭敬地把托盤遞過去，要接他的飯碗。但他再不能忍耐了。他硬着乾燥的喉嚨說，「請爾下廚房裏面去，盛飯讓我自已感！」

孟夫人早就覺悟着他是有這一着的，和順地向他行了一個禮，把飯碗移近他身旁，照着他的吩咐走下去了。

然而孟夫子的發作却沒有因此而被解消：因為伊所留下的氳氳在伊走了之後却專門在他的鼻覺上作用起來。無論碗盞，飯甑，菜蔬，他身上穿的衣裳，他手中拿着的竹快，一切都有他夫人的氣味，那似香非香，似甜非甜，似暖非暖，有點令人發痒的氣味。孟夫子急得漲紅起了面孔來，把碗快一擲，一翻身向着背面的壁上掛着的孔子像叩起了頭來。

「孔夫子約，孔夫子約，爾提掣我，提掣我！我一定要做爾的弟子。我知道，爾是把夫人出了的，爾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爾的兒子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我是孔門的嫡傳，這一層我無論怎樣要學到。爾請保佑我，給我以力量，使我今天就得以和我的夫人斷絕

關係，使我得以成爲聖人之徒。」

他發出了哭聲來在那裏禱告着。他的夫人在聽見他擲碗快的時候，吃驚着連忙跑來看他，不料跑到隣室來，却聽見了他的這番禱告。伊躊躇了一下，但終於決了心向孟夫子面前走去。孟夫子還伏在聖像前的席上，沒有擡起頭來。

「先生，爾怎賤了？」孟夫人跪在剛才跪過的東西，躊躇了一下，這樣問了一聲。

孟子到這時才突然吃了一驚地把頭擡了起來，眼圈子有點微紅。「我叫爾到廚房裏去，怎的又轉來了？」他返問着。

「我沒得到先生的命令便轉來，很是失禮，但是，先生，爾請饒恕我。我轉來的時候聽見先生又在禱告。」

孟夫子沒有說話。

「前回先生生氣的時候，我不是向先生說過，請先生把我當成先生的弟子或僕人，讓我在先生面前服侍，先生不是許可了我嗎？」

孟子隔了好一晌回答不出來。

「先生，爾不要把我看成爾的妻，也不要把我看成女子，這是辦不到的嗎？……先生
的周圍沒有我，我恐怕先生是會不方便的。……先生，爾真的把我當成弟子或僕人啦。」

孟子長太息了一番，自語一般地說道：「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這是孟子所愛說的話，只說了一半俯沉默着又把頭埋下去了。聰明的孟夫人是理會了他的意思的，曉得他這是時把魚來比女色，把熊掌來比聖賢，二者不可得兼，他是想舍老婆而取聖賢的。

孟夫人到這時候，覺得孟子委實可憐了起來，伊向他動了一番母性愛，覺得這個聖賢非由伊產生出來不可。伊是決了心要成全他的意志的。

「先生，爾的意思我是明白了，我是要順從爾的意思的，我今天就可以離開先生回到我的娘家去。我日後做女工也可以過活，萬望先生務必成爲聖賢。」

孟夫子把頭垂着沒有說話。

「先生，爾請繼續用飯啦。」

孟夫子依然沒有作聲，只是把頭搖了一下。

「那嗎，我好撒下去。」

夫人說了行了一次禮，把飯甌加在食案上一並搬下去了。

孟子依然在把頭埋着，但他這時候的矜持已經老早地輕解了。他在他的夫人的行動中看出了他的已經死去了的母親。他自己覺得慚愧了起來。他一覺得慚愧，便感着了一個不小的恐慌——便是他的夫人一走，所有油鹽柴米的經理，該什麼人來承辦？他到這時候，才覺悟到了一個極淺顯的真理：一個人要成爲聖賢，乃至要想行深呼吸，都是有別的人作着些低賤的勞動來殿底的。

他低回着想了怕有二三十分鐘的光景，最後是決了心走到廚房去，要向他的夫人轉環。但待他走到廚房時，看見廚房收拾很乾淨，而他的夫人却不見了。他的恐慌愈見增加了起來，「伊真的就不告而去了嗎？」他在心裏驚疑着，把壁上掛着的孟夫人的一件下廚的圍腰取了下來，捧到鼻端去，盡力地聞，感受着怎麼也說不出一種憧憬。

正當他陷沒在那種憧憬的時候，孟夫人由外面回到廚房來了。伊看見孟夫子在捧着他的圍腰，伊連忙的說：

「先生，爾用不着親自下竈啦。我剛才打背道向萬章先生家裏去來，我拜託了他家裏人以後每天關照先生的衣食。他們立刻便要來看先生的。」

可憐孟子就像一個乖覺的小孩子做錯了事向母親求饒的一樣，他把圍腰拋開，突然在孟夫人面前跪下去了。

「師母，爾不去，好麼？我剛才的話是不足數的。」他兩手抓了伊的兩手。

孟夫人趕快把他纏扶了起來，伊那雙黑耀石般的眼睛，加上了一番潤濕的光明。

「不，我多謝爾，先生是天下的師表，不是我一人所能私有的。我留在這兒，於先生沒有好處，我走於先生有好處。只要於先生有好處，就是向火裏去，我也要去。」

孟子在這樣很尋常的話中，却深切地感受了啓示。他平常口口聲聲地在講仁說義，誰知道他的夫人並不立言說，已經在實踐躬行。他頓時感覺得他的夫人，好像比孔夫子還要偉大。孔夫子能夠周遊天下，去宣傳他的教義，恐怕也是孔夫人之所賜罷？假使孔夫人不讓他說出就出，他豈不是會有家庭之累？是的，不言而行，實踐！實踐！我與其去遠師孔子，我應該近法我的夫人。……

外面萬章來了，孟夫子只得和他的夫人分了手，走出了廚房來，但他此時的心中已經醒
醒着了，牽領着萬章們到齊梁諸國去宣傳教義的計畫。

(一九三五·八·六)(選自雜文)

中國的勇士

（一段從古書上翻譯出來的故事）

古時候齊國的卽墨有兩位勇士，一位住在城東邊叫東郭勇士，一位住在城西邊叫西郭勇士。

兩位勇士都是好勇鬪很的，但他們兩人不怕同生長在一個地方却從沒有見過面。

因為自他們獨霸一方以後，他們的部下便故意讓他們規避了起來，怕的是一接了頭要消滅了一邊的勢力。

二

不久齊國遇到了大難。

燕昭王報仇，把齊國打破了，只剩下卽墨和莒的兩個城池未下。

兩位勇士都很奇怪。他們平時在決鬪上儘管勇敢，但臨到國家危殆的時候却不肯去打

戰，他們都逃起了難來。別的人逃難都逃進了城，他們却向海邊逃走了：因為怕進城去彼此碰了頭。

大約是運命在和他們作弄，不期而同地他們都逃到了青島。

三

兩位勇士都是喜歡喝酒的，而且歡喜養狗，他們一出門總有好幾條狗跟着，更有好幾名部下攆着葫蘆。

時候是在夏天。

他們有一天終竟在海岸上碰着了。

兩人雖不相識，但彼此的部下是相識的。

這一邊的人叫着：前面是東郭勇士來了！

這一邊的人叫着：前面是西郭勇士來了！

兩位勇士都不免咬緊了一下牙關。

四

東郭勇士說：難得相見，我們先來比比酒量吧。
西郭勇士說：難得相見，我們先來比比酒量吧。

五

兩人各各帶着自己部下和狗，在海邊的沙岸上坐着了。
部下們各把葫蘆解了下來。

但當兩人在對斟對飲的時候，部下們却不約而同地，陰一個，陽一個，逃走乾淨了。
兩人的周圍只剩下互相敵視着的狗們。

六

酒飲了幾葫蘆，兩來都有點醉意了。
東郭勇士說：可惜你沒有下酒菜，我也沒有下酒菜。
西郭勇士說：其實你就是下酒菜，我也就是下酒菜。
好在都打着赤膊，用不着再脫衣裳。
更好在是坐在海邊上，鹽水是不會缺乏的。

兩個人各把匕首抽出來了。你在我的身上切一片肉來沾點鹽水做下酒菜吃，我在你的身上切一片肉來沾點鹽水做下酒菜吃。

七

酒還沒喝完，肉也還沒吃完，兩位勇士同在海岸上倒了。

忠實的狗們替他們行了葬禮。

東郭的狗把西郭的殘骸埋在了肚子裏面。

西郭的狗把東郭的殘骸埋在了肚子裏面。

狗們的下落呢？後來通爲燕國的兵士所屠食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選自文學叢報）

初出夔門

一九二三年的六月，在「第二革命」的風雲醞釀着的時候，天津的陸軍醫學校在各省招生，四川招考了六名，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揭曉是在七月中旬，六名的人限於八月初十在重慶取齊，我便由成都回到峨眉山下的故鄉，向我的父母親族告別。在七月下旬由嘉定買船東下，直詣夔。我的次兄翊新有公幹要往瀘州，便和我同船，更兼帶着照管的意思，要把我送到重慶之後再折返瀘州。

是在夏天漲大水的時分，由嘉定解纜，途中只宿了兩夜，在第二天的清早便到了宜賓。在這兒遇着了一番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的驚愕。

在未到宜賓之前，江水是帶着青色的，江面的寬度和一切的風物與故鄉所見的並沒有怎樣的懸殊，然而一到宜賓，情形便大不同了。宜賓是金沙江和泯江合流的地方。船過宜賓城的時候，遠遠望見金沙江的紅浪由城的東南湧來，在東北角上和比較青色的泯江江水刀截斧斲般地分成了江面。江面倍加了起來，青色的水逐漸停略着紅水的面積，終竟使它從江面上

消滅了。

青水雖然得着全面的勝利，然而你在船上可以感覺着它的掩藏得煞是費力的恐慌，就像懷着絞腸的痛苦的人，勉強在外面呈示着一個若無其事的面孔的一樣。船愈朝前進，突然在橫斷着江面的一直線上，品齊着湧出三兩朵血樣的紅花來，奮迅地一面噴湧，一面展開，隨即消滅了去。愈朝前走花開得愈多，愈大，愈迅速，愈高聲地唱着花啦——花啦——花啦的凱歌；江水逐漸地淡黃了，橙黃了，紅黃了，俄傾之間化爲了全面的血水。

花已經不再噴湧了，然而在花的位置上却起着巨大的駭人的漩渦，橫徑怕有四五尺，深怕有三四尺。不斷地，無秩序地，令人眩暈地，在江面上漩着，漩着，漩着……但深幸和噴湧所取的是反逆的進程，愈朝前走便愈見減少，愈見縮小，愈見徐緩，終竟是浩蕩的紅水獲得了它的壓倒的平衡。

就這樣兩種水勢的衝激在宜賓城下形成着一個驚人的奇蹟，在我的記憶中所留下的印痕不怕就隔了二十多年，還和昨天所見的一樣新鮮。宜賓北岸駢列着一些紅砂崖的淺山，山上多無草木被覆，那崖膚的紅色就好像剝了皮的肉色。那也好像是大自然故意地造了出來作爲

那個奇蹟的背景的一樣。

似乎有意要湊趣的尤其是我們所乘的那隻船，那是一隻中等大的半頭船，是載着「油枯」的，載子有些不平，不怕我們搭船的弟兄兩人都坐在右邊，船身總是略略向左側傾斜的。在未到宜賓之前，因水勢平穩，倒還沒感覺着什麼，但一浮到了金沙江合流後的流域，船便和怕上陣的跛馬一樣，在水面上囉唆了起來。跟着金沙江一道飛來的南風又有意惡作難我們的跛馬，他當着它攔腰一拍，跛着的左足便落進漩渦裏，噲噲地打一個風車，剛好出了漩，不讓你把提着的一口氣放下，接連地又打一個，又打一個，又打一個……。全船的水手都驚惶失色，掌舵的艙工連一動也不敢動。我的次兄，他緊緊地盯着我，一隻手指着右側船舷上的檣桅。我了解了他的意思。那是叫我萬一落水時，快把那檣桅抱着。

驚異早被打倒，是恐怖拾起了頭來支配了一切。

我實在是沒有想出，我們可以安全地渡過那難關。這兒的契機不能不說是偶然。我們偶然搭着了那載子不平的船，使我們受了那樣的驚愕，也偶然賴那載子還沒不平到使船滾翻的程度，或者是船家偶然得着了我們兄弟兩人的乘客減少了他的載子的不平。假使那載子的左

邊在上載時偶然地多放了幾片「油枯」，那滿載的人不是早被那跛脚的馬駝進了另一個世界裏去嗎？

難關是幸而過了，但在年青的旅行者心中才第一次感覺着自己眞真是離開了故鄉，眞眞是竄入了紅塵，眞眞是躡進了另外的一個世界。

在過了險難之後，那因循苟且的船夫們把載子整理了一次，以後算平穩地到了重慶，在途中記得是只宿了一夜的光景。

到重慶的那天是八月初三，在指定的旅館裏向一位護送員的少將報了到，但他同時却向我報告了一個消息，說成都有電來叫我們不要出發。他把電報也給我看了，電報的大意是說：天津來電，言第二革命爆發，各省學生緩送，俟有後電再策進行。

這個意外的消息，其實有一半已經是意料中事。第二次革命在七月中旬已經是爆發了的，就在四川境內也鬧得有點風聲鶴唳，在熊克武支配下的重慶，在打箭爐懷着失位之痛的尹昌衡，都有響應的形勢。而我們在那樣的形勢之中到達了重慶的那座山城，那座行將爆發的活火山。

護送員在把消息傳達了之後，叫我們各取自由行動，趕快離開重慶，他說重慶的形勢十分危險。因此就在到了重慶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清早，和次兄同時起身，次兄往瀘州，我和一位同考上軍警的姓胡的人由東大路同返成都。當時的東大路是要經過永川榮昌隆昌內江資中資陽簡陽等地的，交通機關是原始的鷄公車（在小小的獨輪車上安一把坐椅，坐者向前，推者在後），肩輿和溜溜馬，回到成都都要費十天工夫。我們在到了榮昌的時候，便在報上得到重慶獨立的消息，就在我們離開重慶的那天晚上便發作了，城內省方派去的官吏多遭拘捕或槍殺，被拘捕者中連護送我們的那位少將也在內。愈朝前走，途上兵馬的輸送愈見倥傯，永川榮昌安岳遂寧一帶不久便成爲了戰場了。

我在考上軍警之前是已經進了成都的高等學校的，是臨着南校場的王闈運掌教過的舊尊經書院，那兒藏的古書頗多。回到成都以後，學校已經放了暑假，但仍然是可以寄宿的，便搬進學校裏去住着。一天沒事便跑向圖書室裏去緝閱古書。那時是喜歡駢四麗六的文體的，愛讀南北朝人的著作，尤其是庾子山的哀江南賦——那在離騷以後的第一首可以感動人的長詩，覺得他那「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的幾句，真真是切中時弊，每天總

要謳它幾遍，謳起來總不免要一唱三嘆地感慨係之。然而一位謳哀江南賦的青年也不見得是怎樣高華的志士。謳書之餘他要和同學的人在寢室裏打打麻將。有一次打輸了想撈鈔，愈撈愈輸，打了三天三夜，把所領得的旅費輸得一個精光。沒有辦法，只好跑到文廟前街的大哥的留守公館裏去和嫂姪們同居。

天津有電來，第二次又由成都出發時，已經是九月中旬了。省內的軍事也剛好告了結束，同縣人的王芳舟因鎮壓革命有功，做了重慶鎮守使，他的哥做着川東省視學的王祚堂，是我在高小時的先生，乘着機會要去看他的弟弟。我的次兄是王芳舟在武備學堂和留東時的同學，當時適好回了成都，也想去看他。因此我便和兩位長者同行。因為軍事初停，東大路的匪風甚熾，便選了小川北路，由簡陽經過樂至遂寧合川等地，乘船由涪江南下以入重慶，也同樣費了十天。

在鎮守使衙門裏住了有五六天的光景，同路的人取齊了，便乘着當時川河裏所有的唯一的一隻輪船蜀通號東下。這次我們的幾位沒有專置的護送員，只由一位護送着一批嬌小的清華學生進京的吳老先生，兼帶着照拂的責任。就這樣，我們，至少是我自己，自有生以來才

第一次搭上了火輪之船，而且是在這火輪上當着遊神。

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承繼着「十日都督」的蒲殿俊之後而爲四川都督的本是尹昌衡。這位好色的英雄尹大將軍在成都的皇城裏做了半年的「土皇帝」，繼續却不大芬芳。在民國元年的春夏間，受着重慶派的壓迫，爲緩衝而兼賣名起見，便出兵征討西藏，把都督的位子讓給胡景翼將軍署理。胡將軍的本領却是不弱，乘着「土皇帝」把御位移到了打箭爐的期間，他却和北京的袁世凱拉攏了，不久便被實授爲四川都督，使「土皇帝」只落得一個川邊經略使的虛銜。這把我們的皇帝氣得暴跳，從打箭爐率領着大兵回來，在武侯祠的廟門前演過一次空城計中的司馬懿。那時是在秋冬之間，成都城內並沒有多的兵，我們住在城裏的人都在替胡將軍危險，以爲他如不準備巷戰，便只好脫逃。但誰知道胡將軍的本領還在諸葛孔明以上，他不等尹昌衡的兵入城，便輕騎減從地先跑出南門去迎接我們的皇帝。不知道他是用了怎樣的按摩術，竟把我們皇帝肚子裏一鼓所作的氣，化成了從後門陰消下去的瓦斯。可愛的皇帝下出了御旨，命自己的三軍離城十里安營紮寨，自己也輕騎減從地同胡將軍並轡進城。據第二天的報紙和官方的告示，原來尹大將軍是回來省母的。住了十天，大將軍又率

領着三軍回打箭爐去了。

然而都督的位置之失掉，畢竟是事實，而攻打西藏也本來是槍花，於是乎陷在打箭爐的將軍便弄得來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將軍之煩悶，將軍的憤懣，是誰也可想像得到的。因此在第二次革命的醞釀，爆發，餘波之期間，打箭爐和重慶將同時響應的消息或空氣，早就四處傳播着的。然而省外的革命運動逐次鎮定了，重慶的獨立也遭了失敗，尹將軍却始終沒有響應。他在革命平定之後，却打了一個電報進京，要面陳方略，袁世凱一個回電也就歡迎他進京。尹大將軍於是乎便有北上之行。但在將軍還未到重慶之前，他有兩排人的衛隊做開路先鋒的，已經早到了重慶；而且真是千載一時地竟和我們同船。可憐那蜀通輪船安置在中央的汽罐室兩旁的廊道上的統艙舖位是有限的，一半的舖位被那兩排人佔領了，我們的一批和清華學生的一批，便不能不成爲了輪船上的遊神——遊神者四川話之流氓也。

但當了遊神却不能說不是走了神運。因爲我們沒有舖位便可以陷在那又窄又熱的統艙裏，並可以自由地登上官艙的甲板上去遊覽，三峽裏的風光便是在那官艙的甲板上享受了的。假如我們是被關在那統艙裏，我相信所看見的光景，怕只有從那圓窗眼中所窺出的一圓

崖壁罷。

中國的地方我走過的可不算少，像三峽那樣的風光我實在沒有遇見過第二次。那真是自然界的一幅偉大的傑作。它的風韻奇而秀，它的氣魄雄而長，它的態度矯矯不羣而落落大方。印象已經很模糊了，只記得進了瞿塘峽時是清早，我是站在官廳外的最前的甲板上的，在下着微微的雨。有名的豔預堆是一個單獨的岩石，在峽口處離北岸不遠，並沒有怎樣的可驚奇，可驚奇的還是那峽的本身。峽的兩岸都是陡峭的岩壁，完全和人工削成的一樣，峽道在峭壁中蜿蜒着。輪船一入峽後，你只見到四面都是岩壁，江水像一個是無底的礁湖，你後面看不見來程，前面看不見去路。你仰頭上望時，可以看到那兩岸的山頂都有白雲，巖巖，而你頭上的帽子可以從後頭梭落。天是只有一小片的。但等船一轉彎，又是別外的一洞天地，山氣是森嚴縹緲的。煙雨在迷濛着，輪船所吐出的白色的烟霧隨着蜿蜒的峽道，在山半搖曳着，宛如一條遊龍。這些，自然只是片段的峽道，在某一個情形之下所有的光景，但在隔了二十幾年後的今日，所剩下的記憶却是以這些為代表。片段化爲了整體，一瞬化爲了永恆。

在輪船上當遊神的人，夜間自然沒有地方睡。然而睡得却是特別。川河裏的輪船，因為水險是不開夜班的（近年不知是否如此），記得離開重慶以後，在未進峽前宿過一夜，在出峽後宿過一夜。在未進峽以前是宿在民船上的，輪船的買辦在停輪後替我們雇好了民船，讓我們下去過夜，第二天清早又回到輪船。在出峽後是在岸上的一個農村裏過夜的，下榻處是一家酒店。聽說那兒已經是湖北的秭歸縣境了。

就那樣在神韻縹緲中，不知不覺地便出了夔門。（選自宇宙風）

幻滅的北征

輪船過了秭歸以後沒兩點鐘的光景便到了宜昌，宜昌便是川輪的終點了。

在宜昌江面上看見了有好多外國的商船，又有些和商船相彷彿而全身塗成灰色或白色，有很多觸角挺出着的，不用說是在照片和圖畫中所認識的軍艦，更不用說都是外國人的軍艦，那兒插的旗幟有些是畫一個太陽，有些是像一個米字。初從山裏出來的人彷彿是到了印度或埃及。

——（這兒可不就是尼羅河，恆河嗎？……中國的干城們，一過着國內有異己者出現，立刻便要提刀上馬的，對於這些有觸角的水棲物，他們是沒有看見的嗎？……中國人都有宰相之材，「宰相肚內好撐船」，好撐外國人的兵船。……）

這些所謂「幼稚」的感慨在胸裏縈迴着的時候，却到日本郵船會社去買了當天午後要開赴漢口的xy丸的統艙票，就給蝦蟹一樣，回頭便被那從黃海以外鳧來的龐大的水棲物吞進腹裏去了。

由宜昌至漢口的三天，的確是像成爲了蠟蟹。在船後的統艙裏，雖然選着了靠着北側的上層舖位，時而從那圓窗眼中去窺飄過船外的風光，然而留在記憶裏的東西却什麼也沒有。記得船過了鸚鵡洲之後，在意想瞻仰一下在革命戰役時赫赫有名的龜山和蛇山，曾經特別跑到船尾上的一個狹窄的三角形的甲板上去眺望，但在視線所及的範圍內，却沒有看見可以稱爲「山」的甚麼存在。這也是難怪的，因爲在初出夔門的人，他的觀念中的山是海拔幾千尺的峨眉雪嶺邛崃青城，像在漢陽江邊踞立着，在武昌城裏匍匐着的，那些榮養不良的爬虫，誇張一點說，實在是要用顯微鏡來才可以看得見的。它們之所以坐享盛名，是它們的環境生得太好了的原故。

船過了漢陽，橫陳在漢水和長江合流處的東北角上，革命戰役時馮國璋所留下的德政——並無必要地所燒毀了的漢口市上的幾千家民房的遺址——在腦中剛好留下了一片焦土的印象。在那焦土上疊接着便有打排球的印象加入。那是船到碼頭時的客棧的接客先生們所造出來的。那些先生們之勇猛，眞真是足以驚人。在船離岸還有三二尺遠時，他們便爭先地跳上了船來，手裏各各拿着小旗子，口裏不斷地叫着，和爭着要湧下船去的乘客，在狹湊的艙口

道上便激起了人的漩渦。那儼然是兩隊排球選手的龍驤虎鬥，而你自己手下的行李也就成爲了被人爭奪着的皮球。

漢口的江心是陣列着有好幾艘外國軍艦的，但「幼稚」的感慨却沒有怎樣的發作了。只記得同路的一位比較老成的人說過一句也算「幽默」的話：

——「外國人真是熱誠，遠遠地要來替我們舉行觀艦式。」

在漢口的客棧裏宿過一夜，第二天早晨便往大智門去乘京漢鐵路的火車北上。和火車見面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論理應該有些新奇的記憶，但無論是怎樣的搜索，所能記憶的却只是過磅時的麻煩，車站上的雜沓，車廂中的污穢。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車行中所接觸的窗外
的自然。

車入河南境界以後是罕有看見山的。車道兩側所能望見的大抵是衰黃的枯草，間或有些毫無草木的砂丘。聽人說那些砂丘是北風由蒙古的沙漠地裏捲來的，可於一夜之間積成，也可於一夜之間被風吹去。得着那些見聞，在當時竟感傷得淌過一些眼淚。

——（這兒不是中原的中原，不是古代文明的搖籃地嗎？怎麼竟這樣地蕭條，這樣地蒼

涼，這樣地行將沙漠化了呢？……）

青年人的多感和時令的交冬誠然是助長了這些令人幻滅的景象，然而中國的北部之有沙漠化的傾向，却也是一片的真實。封建制度下的農業文明早經超過了它的極致點，原始的舊式的耕種法在長久的年代中把土壤的膏腴榨取得幾無餘剩了，即使沒有帶着沙粒來的蒙古風，土壤本身是已經在向着沙漠進軍。

還有北地的建築在初出夔門的人看來也不免要喚起坟墓的聯想。夔門以內因為多山多木，建築大抵是用木造，只有一般的墓冢是用磚土，因此之故，北地的多用磚土造成的農家或村落，便只好看成為坟墓或坟墓的集團了。

——（沙漠化的進行曲，坟墓的進行曲，頹唐了的大地的墓歌——鳴，鳴，鳴鳴……火車載着滿載的骷髏在鐵軌上痛哭。）

路過黃河橋的時候是在夜間，窗外繽紛地已經在下着初雪。會把玻璃窗略略向上推起，藉着鐵橋上的電燈光，俯瞰過一下那在初冬水量已經激減了的黃河。時間遇得真是不巧，假使是在夏季，看見了那滔滔蕩蕩的濁浪或者也可以鼓動一下少年人的雄心，然而橋下的曠莽的

河床，却只是一片略有起伏的濕潤的黃土，有些水脈東鱗西爪地像蚯蚓一樣在那裏蜿蜒着。

我們往天津的一批人是在保定下了車，和往北京的清華學生的一批分了手的。在保定的客棧裏住了一夜，空空漠漠毫無印象留存的一夜，在第二天又搭着專往天津的火車出發。這一趟的車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的慢車，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時候比動的時候多，動起來也好像是沙漠中的駱駝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車，坐到了午後四點鐘的光景才到了天津。在天津車站上接受了由吳老先生所指教的一家客棧的招單，六個人把行李票交給了那接客先生，他便要替我們雇東洋車教我們先往客棧裏去。六個人不約而同地覺得這好像是一場騙局，誰都不敢把行李放手。

接客先生說：要等行李一道是還要等好一會兒的。但我們總不理會他，總說要同行行李一道。他也把我們沒可奈何。

客棧所接着的客不僅是我們六個人，等了怕有一個鐘頭的光景，等到了在一乘騾馬荷車上所堆積的行李，幾乎有車站的屋簷一樣的高。行李積齊了，接客先生又要和我們雇東洋車，但我們仍然是放心不下。商議的結果是大家去坐在那荷車上的行李堆上，我們要以身殉

我們的行李，一位接客先生總不能抵敵過我們六個人啦。攀着荷車的輪子，更脫了鞋踏上接客先生的肩頭，六個人才挨次地爬上了頂。

接客先生和御者品坐在御者台上，騾馬走動起來了。

嚕吒，嚕吒，嚕吒，六個活的行李在騾車頂上顛簸着，成爲了天津市上的泰山北斗。

落下的是天津的一條很長的馬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客棧，馬路的名字（似乎是四個字）和客棧的名字我都記不起了，只記得是在樓上開了隣接着的大小的兩室，我和一位比較惹氣相投的姓熊名大中的（只有這一個人我記得他的名字），同住在小的一間。當晚兩個人把夜飯吃了之後便跑到一家戲園裏去聽了一晚的京戲，去的時候坐的東洋車是客棧替我們講好了價錢的，回來的時候不約而同地都想充「老天津」，一出戲園門便跨上車去，說拉回家棧。原來天津的東洋車是要先講好價錢的，回到家棧扣着去時的車價給錢時，車夫們嘩噪起來了，竟被敲了小小的一次竹槓，要去了三倍以上的車錢。

第二天到軍醫學校去報到，一位只有三十來往歲的年青的校長，穿的是軍服，在會客室中接見了我們。校長的態度是和易近人的，聽說他是段祺瑞的女婿，我只記得他是姓李。他

對我倆說，各省的人在二三天之內便要到齊，到齊後要全體覆試一次便正式開學。所說的話不外就是這些，事實上在四五天之後學校也果然覆試過一次，但我在未經覆試之前，早就起了離開天津的想念了。

我自己本來是沒有學醫的意志的人，我不會想過要藉醫業來醫人，也不會想過要藉醫業來糊口。那樣着實的想念，在當時的我，是未免太不浪漫了。我自己住在慶門以內的時候只因為對於現狀的不滿，天天想着離開四川。那時的理想的目標是遊學歐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平津上海。但要離開四川却難得有那樣的機會。要自費出門，家庭的經濟狀態是不許可的，年紀已近六旬的父母也不肯放你遠離，因此在中學校的五年和高等學校的半年中，完全是我自己的煩悶的時代。已經進了高等而猶決意投考了同等學校的軍醫的，只是視為一種方便，是因為醫學校是官費，連旅費也不讓你自己出一個錢，好藉此以離開四川而已。但一出四川，外面的情形却不見得比四川進步得怎樣，而於種種的觀感上，反在不識不知之間引起了對於故鄉的孺慕。故鄉是要更美麗一點。故鄉更少外來的刺激，故鄉似乎更可以有為。而在根本上使我動搖了的，尤其是對於學校本身的不滿。

在未開始覆試之前，對於學校的情形是略略調查過一下的。據見聞所得，知道了在革命以前學校裏的教習大多是西洋人和日本人，在革命以後便多是用的本校的畢業生和少數的西洋留學生了，但那些先生們在當時的中國的醫學界上却多是毫無貢獻的。青年人最重虛榮，尤其在我的二十代的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我，品評一個學校的高下是以外國教習的有無多寡為標準的，連中學校的物理化學都須得聘請外國教習，至少也須得用外國教本。一座堂皇的軍醫學校竟沒有一名外國教習，竟沒有一位大有名聲的中國教員，這還成什麼學校呢？幼稚得可憐的我，就因為這樣一點無聊的虛榮看輕了那座堂哉皇也的學校。

我想離開天津，是想到北平去的，因為我的長兄橙塢那時住在北平，在替川邊經略使的尹昌衡做代表。自己有了這樣的靠山，尤不免有所仗恃，覺得一到北平總會有更好的出路可找。

——（我何必一定要學醫，更何必一定要學軍醫，軍醫的前途頂高不只是中少將級的軍醫總監嗎？而且學醫，又何必一定在這兒？……）

存着了走的心事但也還在遊移的時候，學校舉行覆試了。百無準備地也跟着大家去應

試。人材是不可謂不濟濟，廿幾省的考送生足足在百名以上。科學方面的題目自然是已經忘了，但最最奇特，使我終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國文題，叫着

——「拓都與么匿」。

這五個字實在令我摩不着頭腦，我自己不記得是糊塗糊塗地寫了些什麼東西去繳了卷。在出了場後誰都在叫苦，說莫明其妙。有的竟怕名落孫山，被送回故鄉去沒有面目見人。

——「拓都與么匿」！

這樣神妙的幾個字，我想就是現在的讀者，能夠懂得的怕也不會有好幾個罷？但在我們四川的六個人中有一個人却是懂得了的，他對我們說：

——「這是 total and unit 的對譯，是嚴幾道的譯語」。

這個人的名姓我忘記了，他是在四川六個人中考第一名的人，曾經讀過嚴幾道的斯賓塞的羣學譯言，他說：「拓都大約是指社會，么匿是指個人」。我的媽！這樣偉大的一個難題，實在是足以令人咋舌，同時也逼得我這個「么匿」沒有胆量等待揭曉，在第二天一早——似乎是十一月十號——便乘着火車要趕往北平去了。

在天津車站上爲我送行的只有熊大中一個人，他是淒淒涼涼地怕要被送回四川的。

——「你有令兄在北京，真好，我們是很難堪啦。」

——「萬一落了第，你也到北京來罷。在北京當會有方法想啦。」

——「假使都沒落第，你又怎樣呢？」

——「我是決不想再回來的。」

——「我們還有畢業文憑啦，萬一學校不肯退還，又怎樣呢？」

這的確是一件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爲我們的中學畢業文憑是由四川省政府直接郵送到了學校的，假使文憑被學校扣留了，要想考別的學校却是一件難事。

——「請你臨機應變地替我幫忙一下罷，我們隨後時常通信啦。」

就這樣拜託了熊君，把天津那個「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後去了。

在北平的正陽門車站下車，有從四川跟着大哥一道進京的跟人來迎着了我，我才知道大哥並不在北平，他是在夏天便往日本朝鮮等地去漫遊去了，一直還沒有回來。同時那跟人又給了我一個注意，說我的衣裳的穿法太不入時，定要叫我就在車站上更換一下。那時我是照

着我們四川的章法，在一件玉藍色的華絲葛的棉袍上，套了一件鷄血紅的銀綢夾衫，又加上了一件和棉袍同色同質的大襟馬褂。他對我說：北平人穿衣，穿棉袍就廠穿棉袍，穿夾衫就廠穿夾衫，夾衫可以穿在棉袍下，不好穿在棉袍上。不然便很「寒儉」。聽了他的話向周圍看時，的確一切的人都是如他所說的那樣，自己頓時便感覺着了所謂「寒儉」的意義了。照着他的勸說，在車站上真個把穿法改換了一番，然而寒儉仍然是不掉的。北方大約是因為冷的原故罷，衣袖之長幾乎要拖到膝拐，而一般人穿的馬褂又都是對襟，我的大襟馬褂，短袖長袍，是怎麼也沒法改換過來的。忽爾間才覺悟到在天津看戲時假充「老天津」的一幕悲喜劇的失敗之所由來。

我被引到的是吹簫胡同的一位同鄉京官的寓所。京官是我們同縣的舉人，也是在日本留過幾個月的學的，在做着高等審判廳的推事。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本是寄寓在他那兒的，是在正院外的坐南面北的一座廳房裏。廳房是一列三間，正中是客堂，左邊是內客廳，由花格門與一道折腰紅布簾，和客堂隔着。右側是書房，是在法政學堂裏唸書的京官的一位兄弟住着的。進了內客廳看見在靠牆的一張木炕上陳着大哥所留下的寢具，那兒暫時便是我的下

塌處了。

在吃中飯的時候，京官回來了，京官的兄弟也回來了。京官還不上四十歲，身體頗高長，面目甚清秀，撒着一口的京腔。京官的兄弟却與他哥哥成一個對照，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的光景，身裁削小，帶着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尖削而枯黃的臉上冒着一臉的燒瘡，有顯明的雪花膏的痕跡。

京官在法官所必具的清冷的態度中也含着一絲淡淡的暖意歡迎着我。他聽見了我不願意進軍醫學校的話，他是極端贊成的，以為年青人應該有遠大的志向，軍醫的出身是沒有什麼「發變」的。什麼「拓都與么匿」的國文題，尤其胡鬧。

我得到了京官的贊許，自然更把決心堅定了下去，便決計住在北平等待着大哥的回來。雖然在不兩天之後，熊大中由天津來信，說是覆試已經揭曉，各省的人沒有一名落第，四川的幾位還很高列；又說是學校限我三天之內回校，如逾限不回，要掛我的斥退牌，扣留我的中學畢業文憑，並追還旅費，但我已經死了心，我回答他的信上記得有一句是：——「天津之拓都籠範不下區區之么匿。」（選自宇宙風）

北京城頭的月

在京官寓裏住着，不知不覺地便過了三四個禮拜，大哥依然是沒有消息，自己的孤寂感和北地的積雪一樣一天一天地濃厚了起來。

京官一清早便要去審判廳，在中飯時回來一次，午後要到晚上才得回來。他的飯食是在內院裏用的。在法政學堂的預科的京官兄弟也一早要出去上學，雖然中飯和晚飯是陪着我在外院裏用，但在午後放學回來之後，他大抵是出外訪友或玩耍去了，在家裏的機會很少。

禮拜日，京官是要敘他的天倫的，京官的兄弟却愛去照顧所喜歡的鬪子。我時時要求他請他把我引去看看萬牲園和頤和園，或者圓明園的廢跡，又或者如天壇陶然亭那些有名的地方，他總說「天氣冷，沒甚意思，最好是到明年開春去」。因此我雖然到過一次北京，而且滯留得也相當地長久，除開由吹簫胡同走出正陽門，由正陽門走回吹簫胡同之外，是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的。京官兄弟也肯把我引到大柵欄附近的茶園裏去飲茶，鬪子也跟着去聽過一兩次，但在去過一兩次之後，覺得是百無聊賴，因此就在禮拜日也多是一個人留在寓裏

了。

京官把他的兄弟管束得也並不鬆懈。正在春情發動期中的他的兄弟，臉上多有燒瘡，因此便愛用雪花膏來掩飾，一天洗三四次臉總要塗抹三四次的雪花膏。又因為愛呼紙烟，他左手的中食兩指總是染得焦黃的。京官因此便看不慣他，不問什麼時候，見着了 he 總是要罵：

——「一個臉塗得像個奸臣，一雙爪手爛得像些屎橛頭，老二，你要這樣幹下去，我要把你送回去啦！」

但是這樣的罵却是沒有什麼效果的，京官愈罵，老三却似乎愈有意識地和他反抗，他的臉上的雪花膏愈見厚，手上的烟垢愈見濃。老三是有老三的哲學的。他時常對我辨解着說：

——「各人有各人的生性，勉強不來。我自己是火性。北方的氣候乾燥，不塗雪花膏臉皮要村，不吃香烟不能夠潤肺。」

他似乎是把香烟的煙子當成着水蒸氣的。

老三在背地裏也是愛罵他的哥哥的，他要罵他官派十足，並不高明地總要撇一口的京腔——其實到京才兩年的他也是撇着京腔的，大約是自信比他的哥更加高明：他罵他一妻一妾時常不和睦，連妻妾都管理不了，滿有本領來罵自己的兄弟。這些話，他幾乎也每天都要向我說一兩次，我自然是不好作怎樣的參預的。有一次我略略表示我對於京官的敬意，我說他入很嚴正而有操持，別的人都是在花天酒地裏醉生夢死，而他自己是絕沒有那樣的惡習。但就是這樣的話，老三都要取一種否認的態度。

——「哼，他嚴正！一個有小老婆的人會嚴正。他是因為有我和大嫂的監視，所以才不敢放肆啦。就因為不能夠放肆，所以他總是在我頭上出氣。」

京官對於他的嚴格被解釋成爲了了性慾不能滿足的報復，這樣的精神分析怕有點冤枉罷。

老三是最重視英文的，他的預科科目中有好幾點鐘的英文，他說只有這門功課有趣，而且有用，將來無論做官不做官，要和外國人辦交涉都是要用英文的。他讀的課本有一種是嘉本圖的歐洲遊記（Carpenter "Europa"），我在他沒有那門功課的一天便在家裏替他檢查字

典，把生字用鉛筆來註在書的旁邊，這層是使他對我生出友誼和敬意的地方。他有一次問過我：

——「你們在中學堂裏學外國文自然是好，但要學什麼幾何代數，聲光電化，那有什麼用處呢？一位木匠師傅並不懂幾何，一位糟房老板並不懂化學，而你們懂得的人也只有那麼一回事，有什麼用處呢？」

這一問委實是把我問窮了的，我們在中學堂裏學習的初步的課程，其實只是科學的一點「人之初」，那裏就會懂得它的應用上來？然而在低級的生產與高級的技術接應不起來的社會裏，就到現在也還有好些從外國學回來的專門學者在苦於「所學非所用」與「所用非所學」，二十幾年前的二十歲前後的青少年那裏窺察得透學與用之間的關係呢？

京官也是尊敬英文的，其尊敬的程度似乎也不亞於他的兄弟老二。他在晚間每肯到書房裏面來，看見我們在檢查英文字典的時候，他總愛說：「你們的時代比我們的好，我們要學洋文，年紀是已經太大了。」他在高興的時候也偶爾要談談他的做法官的經驗，據他自己說來，他所經手過的奇離的案件如是寫出來是可以抵得過一部福爾摩斯的。他所講過的案情誠

然有些是很奇離，但我通忘了，只記得他說過一件不甚奇離的小小悲劇。

他說，還是他在地方審判廳任事的時候，有一次審理過一件盜案，被告是一位五十以上的人，偷了別人東西。法庭判決了他三個月的有期徒刑。那時候是在十月，犯人聽了宣判，把手指屈起來數了一下，說：「青天大老爺，請你開恩，給我五個月的監禁罷。正月一早就我出去，外邊又冷，我又找不出飯吃。」京官是沒有讀過安那託爾。法朗士的作品的人，這段故事不用說完全是出於他的經驗，他把它也看得很嚴重，他說：「在一個社會中的自由生活還不如在監獄裏受刑，國家設刑的意思究竟在那兒呢？」京官只是嘆息，但也沒有說出究竟該怎樣的所以然來。

在京官寓裏不知不覺地便住了三四個禮拜，京官給與我的印象雖然仍是一尊有點呼息的石膏像，但他對於我似乎暗暗地有幾分器重的意思。他向着我不僅時常批評他的兄弟，而且有時還要批評我的大哥。他說我的大哥是過於「大氣磅礴」了。一抵京，向總統府報了到便跑出去遊歷，一直沒消息回來，總統府來召見過兩次，都只好回說不在，他真真是坐失機宜。他有時又勸我讀他書房裏所有的一部陸宣公的奏議集，他說將來或許有用，但那位大宰相的

四六奏議實在令我發生不出趣味來，我也沒有相信中國的將來還有使用「奏議」的必要的。是在第五個禮拜日的晚上，在暗淡的一盞洋燈光下，一個人坐在書房裏讀着在琉璃廠花了一塊錢買來的胡刊文選，讀着我所嗜好的魏晉人的詩。因為我不高興煤臭，在京官的兄弟未回來之前，爐中我沒讓人生火。房中的空氣是冷清清的，四壁都寂靜無聲，突然在窗外的階沿上發出了一下清脆的像玉簪跌碎了的聲音，是屋簷口的冰柱積長了墜落了下來。百無緣故地眼淚在眼中溼溼了。把書掩着，立起身來步出書房門去，迎頭一片月光照在中堂的磚面的地障上。中堂外的積雪放着皎潔的銀輝，天空中的一鉤上弦月報告着是舊歷的十一月初旬。忽然有詩樣的興趣悠然來了，折回書房去，順手拉了一張信箋來，寫出了幾句卽興詩。

「天寒苦晷短，讀書未肯輟。」

簷冰滴有聲，中心轉淒絕。

開門見新月，照耀庭前雪。」

把詩寫好，返覆地唸了幾遍，剛好把來疊在書裏的時候，忽然有人把門簾打開，是京官走進書房來了。

——「你一個人在家嗎？老二那傢伙，怕又竄進那兒的鬮子館裏去了？那傢伙天資又鈍，又不肯用功，真沒辦法！你怎的沒叫人生火啦？」

——「我因爲不高興那煤氣，弄得頭痛。」

——「好的，好的，我今晚是來約你去看電影的。我始終是很忙，今晚才得了一點兒閒。」

我當然是只有唯命是聽的。

跟着京官由吹簾胡同走出大街，經了些轉折，穿進了中華門內的宮牆。一片澄澈的蔚藍色的天宇高深得不可思議。皎潔的新月和幾點明朗的疎星，就像是凝結在那兒，鑲嵌在那兒的一樣。毫無吝惜意的光波瀲在那宏大的石板所面就的廣漠的寂寞的宮庭上面，好像是太古以來的人跡所不會到過的一片大湖。我在中華門前留連了一下，覺得自己的腦腔，自己的一切，都像是澄澈了的一樣。

走出了正陽門，進了一家在大柵欄附近的電影館。館子是舊式的戲園，一張白布張在正面的舞台上，舞台前面很雜亂地滿坐了無數的觀客。京官把我引到了一條在樓口下的凳子上

坐着。不一會賣戲單的人走來了，周圍的人都爭着在買，京官沒有動。賣戲單的竟抽了一張來遞給他。

——「戲單，買麼？兩個銅子兒。」

——「咱們用不着啦，咱們這位朋友，」京官指着我說：「是懂英文的啦。」

噫呀！這樣一句話使我頓時不安了起來，原來京官的好意是把我帶去做翻譯的。真是要命，一個才從四川那樣偏僻的省份出來的中學畢業生，讀嘉本圖的致州遊記那樣淺顯的書都須得死抱着字典不放手的，那里會有本領充當英文的通譯呢？詩的感興，月光的陶醉，看電影的愉樂，不用說通通都被駭跑了，我就好像毫無準備地坐在講堂上要受試驗的一樣，或者說爲如像一個罪人坐在法官面前聽候宣布判決，怕要更貼切一點。

戲園裏滅了燈了。毫不容情的電影機劈頭在銀幕上便放出一些外國字，而那外國字比起英文所用的字母來更多生一些角，不僅一個字都不認識，連一個個的字母都像是初次會面。

——「那英文是什麼意思啦？」京官質問起來了。

我真是急得想哭，但又不好說認不得，只說收得太快，沒看清楚。委實也是收得太快。倒是京官是內行，他說前幾面的字幕都是戲名和演員的名字，是不關緊要的，要緊的是戲中插的字幕，那是擋着戲情的說明。開首的幾張字幕過後，影戲來了，好像是那一國的皇帝出殯的光景，銀幕上現着送葬的行列，有無數的花圈。不容情的字幕又來了，而且很長，依然是一些生着 的字母，待你連字母都還沒看清楚的時候，一幌地又收了。

——「那英文是什麼意思呢」？又是京官的發問。

正在着急着不知道該怎樣的回答，銀幕上現出的又是一些輕氣球隊，接連着兩二片好像是在舉行觀兵式。一幌，又是很長的字幕。

——「這回的英文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媽，實在連字母都認不準確。在中學堂裏學了四五年的英文，媽的，怎這樣不濟事呢？）硬着喉嚨回答的，仍然是：

——「幕收得太快，看不清楚。」

銀幕又變成了非洲的熱帶地方的蠻境，許多黑人赤裸着在作跳舞，有些女人的嘴，比鴨

嘴還要奇怪，上下嘴唇是挺出着的兩個大圓盤。

有角的字母之示威行列又出現了。

——「這回可看清楚了嗎？」京官的問話中淡淡地含蓄有一些失望的譏嘲。

自己實在沒有辦法了，牽延，迴避，已經是沒中用了的，「偶爾該有一兩幕可以認得的罷」——那樣的機會主義也達到了非清算不可的時候了。但自己又有幾分不甘心，只好沒有十分把握地遊移着說了一句：

——「那好像……不是英文。」

——「不是英文？」京官很詫異地說，他以後便沒有再問了。

照現在推想起來，那些片子大約是德國的或者俄國的所謂「消息片」，是報道着當時的重要的世界新聞的。以各張片子毫無連絡，而字幕的說明也不是英文。但你連自己都沒有把握，你怎麼能夠使京官相信呢？在當時，京官在我的精神上所加的賦稅不能夠不說是過於苛虐，但我使京官在的精神上所得到的却也是很苛虐的打擊，我是使他失望了。他懷着滿腔的希望期待着我，以為我將來會成爲陸宣公，或者至少可以成爲會紀澤，然而誰知道第一次

來試驗我的英文程度，就這樣落了第呢？京官自然始終是相信着那字幕上的文字是英文，學過四五年英文的人，即使不能全認識，也當認得一半或者幾成，然而却和他一樣連一個字也不認識。不認識便坦白地說不認識，或者京官也能原諒，但我始終是遊移，推諉，最後是並無把握地回答說「不是英文」。——「這孩子真是矯偽得有點程度啦！」京官的心裏不會在這樣的作想嗎？

——「嚟們回去罷，」銀幕上的消息片接着還演了幾張，但還沒有演完的時候，京官突然地這樣說：「今天演的片子，沒味兒。」

我受着了無言的判決，跟着我們的法官回到了吹簫胡同，石膏像把一星的呼息都失掉了。

我實在是想哭。這一次的試驗比天津的「拓都與么匿」還要來得絕望，天津失敗了有逃到北京來的出路，這一次的失敗簡直是無路可逃。大哥如不回京，連從京官的寓裏退出都是不可能的，因為自己沒有錢。

（我為什麼要跑到北京來呢？不要那樣的高傲，降心相從地住在天津的學校裏豈不甚好

嗎？弄到現在來毫無出路可走。）

然而出路終竟是有。

京官白天要出去登廳，見面的機會很少，只有在晚間總免不了要見面，能夠把這晚間避過便是絕妙的出路。因此我一到晚間來便藉口頭痛，受了煤氣的毒，要出去呼吸新鮮空氣。

我一出去，目的地點便是中華門前後的宮庭。夜夜都是皎潔的晴空，澄澈的蔚藍色的天宇照常是不可思議地高深，凝結在那兒。鑲嵌在那兒的新月一宵圓過一宵，星點逐漸地疎減，廣漠的宮庭依然是太古以來人跡所不會到的太湖，而我佇立在那兒，假使沒有那透澈全身的冰感，沒有那啼笑皆非的稚氣，是儘可以成爲尼羅河畔的斯芬克司的。（選自宇宙風）

世間最難得者

在十二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剛好把飯吃完，我又準備着要向中華門附近去作逃避行的時候，大哥披着一件黑氈高領的大斗篷突然回來了。

出乎意外地吃了一驚的，與其是我，寧是我的大哥。大哥離開了北京半年，一直不知道我會考上了天津軍醫並逃到了北京來的這回事。他穿的依然還是和服，待他在寢室裏把行裝解了，我才把詳細的近況報告了他；他却不以我的丟掉軍醫學校爲然，這才使我出乎意外地大失所望了。

大哥要長我十四歲，在我未有記憶時已經進了學，榜名叫開文，最初取「五色成文」之意號叫成五，但他這號却經過了兩次的與伏赫變。第一次是在科舉停止的一年。在最後一次的秋闈不第，大哥考上了當時在成都新成立的東文學堂，學滿一年便要由省費送往日本留學。當時的國是，是維新變法，富國強兵，於是大哥的號便由成五變而爲崇武。近年大約是因爲年齡的關係罷，不知幾時崇武又變成而爲橙塢了。他由東文畢業之後在日本住了五六

年，但學的並不是軍事而是法制經濟。咸清遜國的前一年他在北京考得了一個法科舉人，在司法部做過一回小小的京官，在辛亥年才回了四川。回川之後在省城的官班法政和紳班法政的兩個學堂裏担任教授。革命以後做過幾個月的四川軍政府的交通部長，後來交通改局他便進了打箭爐，不久便以川邊經略使代表的名義駐劄北京，但他可說是代而不表，一到北京便往海外遊歷去了。

大哥在同四川的時候，我還是中學的四年生，他很有意思叫我在中學畢業後進法政學堂，將來可以作為他的擲手。但我違反了他的意旨，我說我厭惡學習法政，而且厭惡學習法政的人，在中學畢業後便進了成都的高等學堂。在當時維新變法的過渡期間，大家秉着「學優則仕」的古信條，學習法政，是成爲了風尚的。辛亥革命以後因宦海中起了新陳代謝的宏波，於是法政風更成爲了狂風，在民國元二年間，單以四川的成都一個省城而論，私立法政學校便有四五十座之多。其中父子同學乃至祖孫同學的佳話都時有所聞，在當時大有「法政不死，大亂不止」的神氣。

大哥是很寬宏大度的人，我比他雖然要小十四歲，但他從不會嚴厲地責備過我一次。我

在前雖然違抗了他的意旨拒絕學習法政，而且毫無忌憚地說厭惡學習法政的人，但他也毫沒介意。這次我由川出來，中途把天津的軍醫學校拋棄了，在我的私心以為大哥一定是贊成我的，他一定會和我們的居停主人同鄉京官一樣，即使不說出口來，也要暗暗地讚許我的志趣遠大。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大哥滿不以為然。

——「學軍醫，既兼實用，又是官費，真是很難得的，你怎麼把它拋棄了呢？」

他的聲音並不嚴厲，態度也依然是和緩，但僅此已經是對於我的一個棒喝，我到這時候才知道我實在是太孟浪了，毫無把握地幹出了這樣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事來。但大哥在說了那幾句之後，也沒有再說什麼。

第二天他看見我穿的仍然是薄薄的棉袍，在午前便把我引到一家衣舖去，花了五十幾塊錢替我買了一件狐皮袍子，我穿在身上當然是二陪四陪地感覺着溫暖的。當天他在外面訪問了好些舊友，晚上很遲的才回了寓所，看他的態度是很不得意。

當然是沒有得意的可能。

大哥所代表的川邊經略使的尹昌衡在二次革命平定後要進京面陳方略，他的開路先鋒的

兩排衛隊在九十月間已和我們同船出了四川的，在十二月初頭，經略使自身才到了北京。他在未到北京之前，在武昌打了一個公電給四川的同鄉京官，把他的「土皇帝」的身分發揮得十足。那電文是「昌衡此次晉京，欲學秦庭七日之哭，所有同鄉親友，一概免見。」這樣一個電，把同鄉中的大小京官弄得衆口嘩然，沒有一個不罵聲「昌衡這小子猖狂」的。同鄉京官中有施某和顧某是當時炙手可熱的要人，而爲尹昌衡所殺的趙爾豐的哥趙爾巽又是袁世凱的「商山四皓」之一，於是乎土皇帝一晉京便被京皇帝軟禁了起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大哥的處境不用說是很困難的。

寢室中在靠南壁的一架木坑之外，在北窗下安着一架楊妃椅，自大哥回來以後我的寢具便移在楊妃椅上去了。椅和坑之間相隔不過二尺，靠着東手的壁次有一個茶机，上面點着一盞洋油燈。

大哥坐在坑上很是沉悶，我坐在楊妃椅上也是消沉着，沒有話可說的。大哥在沉默了好一會之後，他突然對我說：

——「我今天替你把學校的情形打聽了一下，年假中各處都不招生。聽說只有法政學校

要招考本科生，但是法政又是你所不願學的。你的意思究竟怎樣呢？」

這些消息我本是早打聽得了的，在我自己的意思，覺得除學法政而外，自己究竟沒有什麼特長，早已經打定主意要考法政，但在大哥面前却碍着往年的言質不好說出口來。

大哥看着我沒有回話，他又接着說：

——「學法政也真是沒有着落，天下大亂實在是病在於學法政者之多，我看你仍然折回天津去學軍醫，怎樣呢？學校方面已經沒法挽回了嗎？」

——「假使早得兩個禮拜或者還有辦法，聽說已經掛了我的斥退牌。」我這樣說本是照着實事回答的，但好像把責任推到我大哥身上去了，使他悄然地說出了下面的話：

——「真的，我該早回來得幾個禮拜。……照着目前的形勢看來，恐怕我們兄弟兩人在這兒的生活都很難維持。」

我真是想哭出來了。我一直憑着自己的稚氣那兒衝動，全不會顧念到「生活」這個嚴重的問題上來；經大哥這樣一說穿，就好像從夢裏醒來了的一樣，真是慚怍得無地自容。停了一會我決絕地說：「大哥，我決定回四川去。」

——「回四川去又做什麼呢？」

——「我想改行經商，留在家裏代替父親管理家務。」

大哥沒有置可否，停了一會只說了一句：「等到明年開春，看看情形再說罷。」

我沒有再說什麼了，只是深自怨艾，把什麼夢想，什麼野心，什麼自負的念頭，都消磨了去；有生以來像那時的那樣的失望是從沒有經驗過的。

自從大哥回來之後，京官窩裏的客日漸加多了，尤其在禮拜日，每每有唱雙台的時候，因為大哥有客，京官也有客。客多半是國會議員，因為自從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凱實行「苦推打」，把國會解散了以後，那些國會議員沒事可做，似乎是把訪問這件事作爲了消磨時間的專業。有一次有一位姓王的川北選出的議員來訪問京官，在慷慨激昂地談了一番國政之後，問得京官的兄弟老三住着法政學堂，便難兄難弟地稱讚起來，接着又說到他也有一位兄弟住着清華學校的中學部，將來是要留學美國的，真真是他們一縣的「空前絕後」的人材。大哥隔着布簾聽見，憫笑了一下，低聲地說：「空前有之，絕後則未也。」但我却是愈見地難過，覺得我這個做弟弟的人，未免太不替兄長爭氣了。

在十二月二十七的晚上——這個日期我是沒世不能忘記的——大哥的一位朋友張次瑜，來訪問他來了。適逢京官有客，我們便退在寢室裏談話。

次瑜也是國會議員，他是大哥的東文同學，後來同留學東京，同在成都任教職，革命後曾任四川軍政府的財政部次長。他在成都時就是認得我的，一看見了我，不免也出乎意外。大哥代我把我的情形告訴了他，最後是說到沒有出路，不知道該怎樣的好。

張說：「何不送到日本去留學呢？能夠的時候我可以幫忙送去啦。」

國會被解散以後，所有舊國會議員每人是照原薪支給三個月，發遣回籍的。張領到了這三個月的新金，便決心往日本去遊歷，一方面可以考察日本，另一方面可以觀望一下中國政局的推移。他在二十八號便要動身，特別走來向大哥辭行。

「我也想到這層，」我的大哥回答他，「但你知道我目前是沒有收入的啦。」

「日本留學不還有官費嗎？考上了官費不是就不要你供給了嗎？」

「官費是誠然有的，但只剩下四校，是東京的一高，高師，高工和千葉的醫專，但都很難考。而且高師和高工是每年二月招考，一高和千葉是六月，連最小限度的一年半的學

費我現在的力量都供給不起。」

「有得半年工夫怕可夠了罷？」張說。「我從前到日本是把我兄弟一道帶去的，起初是一名官費由我們弟兄兩人合用，我們是九月去的，到第二年三月他考上了京都的醫專，便補上了官費，僅僅費了七個月的工夫。年青人比我們的腦力強，有得半年工夫怕可以夠了罷？」

大哥聽了這一番話，好像深深地受了打動，他回頭來問我：「怎麼樣呢，到日本？你假如有本領，能夠費半年工夫考上官費學校，半年的學費我是可以維持的。怎麼樣呢？有把握沒有呢？」

大哥問着我，但我實在回答不出來。日本我是沒有去過的，究竟半年工夫能不能考上官費學校，我自己實在不能保險。如是據我次兄的先例看來，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次兄由武備學堂畢業後會被派往日本考察，到日本後因不喜軍事要改學科學，但住了兩年終竟沒有考上官費學校便回國去了。次兄費了兩年沒有成功的，要限我半年，我怎麼能夠說得一句有把握的話呢？

「怎麼樣呢？有把握嗎？」大哥接着問我，但他看見我遲疑着不能回答，最後是他放下了決心：「我看，你去罷，先去住半年來再看。半年之內能夠考上官費自然好，如不能夠，或許到那時我已經有了職務了。我就決定你去，沒用遊移。」

就這樣我的大哥便決定了讓我到日本去留學，今晚說好，明晚就得動身。當時大哥手裏是沒有現錢的，他只有幾隻由打箭爐帶出來的金條子。他富晚同張次瑜講好，要把一隻金條給我，讓我拿到日本去換成錢：因為日本的金價要比中國貴些。沿途的車費和到日本後的短期間的費用，希望由張暫時墊借，到日本把金條換成錢之後，由我償還。次瑜不用說是完全承應了的。我自己就好像突然由一十八層的地獄升上了土星天，雄心又頓時勃勃了起來。

次瑜的路線是決定由京奉鐵路經過朝鮮的，二十八號的晚上照着約定了的時間到北京總站上去聚會。我有大哥和京官弟兄送行。到了車站時，停不一會次瑜也到了。總站是很宏敞的，因為買票和種種手續還要費些時間，和我十分惜別的京官的兄弟老二便把我拉着在宏敞的站廠裏處處巡走。

——「你真好，」他很羨慕地說，「你有那樣好的一個大哥，我自己的大哥總是時常苛

刻我，沒把我當成兄弟看待。」

——「其實你的大哥也把你關心得很切，不過性情稍微嚴格得一些。」我這樣安慰他。

——「那裏，他是恨我監視着他，不能夠自由罷了。」（他依然是頗有偏見地作那種的推測。）「你想去萬牲園，可惜我也沒有把你引去。那兒看門的兩位長人，恐怕你沒有看的機會了。」

——「真的，弄得不好，我怕是永遠不會回來的。……我希望你得暇和我時常通信。」兩個人說着些無足輕重的話，在站廠上穿來穿去的走着，穿走了一會，正打算要回訓月台去的時候，我的大哥和京官兩人帶着很着急的神氣，迎頭跑了來。

——「呵，你倆跑到啥地方去來，車快開了，趕快，」大哥喘着氣說。

——「一定是你老三作的怪！」京官在走着回頭路的時候，又責罵起他的兄弟來：「你真是不識世務！險些兒誤了別人的大事。」

其實時間並沒有那樣的迫促，上了車後，隔了十分鐘光景又才開動了起來。

臨別時大哥沒有說什麼話，我也沒有說什麼。我儘從車窗口上伸出頭去，看見他和京官

弟兄的影子在昏暗的月台上隱沒了去，我在自己的心裏暗暗地發着誓：「我此去如於半年之內考不上官費學校，我要跳進東海裏去淹死，我沒有面目再和大哥相見。」

（選自字宙風）

樂園外的蘋果

有一位舊時代的猶太人說過：「有錢人想進天國，比象穿過針眼還要難。」

我現在却可以說：「像我這樣的一個無產者，要想進「王道樂土」，是難於一個鏽了的針要想穿進銅板。」

然而我真是可以自豪，在二十幾年前初來日本時，竟偶爾取了陸上路線，得到了一個機會在火車上穿過了一次「王道」以前的「樂土」。

晚車離開了北京之後，在第二清早便到了有名的山海關。那兒的形勢的確是很險要的，一邊臨海，一邊負山，高峻的城牆在萬山磅礴中蜿蜒着，想到明末的那些名經略，熊廷弼，袁崇煥諸公何以一遇着索虜來攻便要退守此關的戰略，真是良有以也的。然而在短兵徒搏的古代相當有過效用來的這個關口，在「王道」面前老早是沒中用了，無邊的「樂土」正浩浩蕩蕩地在渺渺茫茫。

出了山海關以後，在京奉鐵路沿線上的印象却什麼也沒有，大約是未成「樂土」以前的

關外自周秦以來早就受了漢化的，和關內並沒有什麼區分，因而便沒得到新的印象來罷。只是記得沿線的地面都覆着冰雪，沒有看見過一條河，當時頗很詫異，靠着同伴的張次瑜告訴我，說北地的河川都是凍結了的；他並指着一位趕驛車的人正橫過着一處窪下的地面的對我說：「那兒便是河」。我才忽然悟到從前讀過地理書上的連黃河在結了冰後都可以過車的話來；那種情景當然是不限於關外了。

但車一到了奉天之後便完全換了一個世界。

到奉天時是在晚間，次瑜真是好奇，他把中國客棧的接客先生們通通拒絕了，接了一張日本人的客棧招帖，乘着有軌馬車到南滿車站的日本租界去。那車站前的租界街道的宏闊——怕有北京正陽門大街的四倍——才盡量地睜開了我的驚異的眼睛。

次瑜對我說：「這些地方正足以見到日本人的雄心，東京的最寬的街道怕也不過這兒的五分之一。」

旅館是三層樓的洋房，我們被領到的是三樓上的兩間房間，是面就了日本式的草席的。晚餐是日本的菜，第一次才吃到了日本人所喜吃的生魚片，覺得也還可口，連次瑜的一份都

替他吃了。——生魚片這東西，中國留學生每不高興吃，其實是傳到日本的中國習慣，廣東潮州一帶喜吃「魚生」，就是浙江的西湖裏面也有一種菜叫「醋魚帶柄」，是以魚肉片生吃，以魚皮骨爲羹的一舉兩得之菜。

吃了晚餐之後，次瑜叫館裏的一位日本孩子把我們引出去看看市面，在冷淒淒的廣漠的街道上走了一會，不知道是那孩子的故意還是出於次瑜的請求，他一引便把我們引進了一家朝鮮堂子裏去。一進門去，看那堂子是呈着「」字形，對面和向左側彎轉進去的粉壁下是一沿土坑；坑裏似乎是生着火的，許多朝鮮姑娘打着赤足在那兒斜橫着。進門的左手角上是一間應接室，鄰接着和牆坑相對的是一帶的小房間，那些房間的用途是可以推想得出的。當我們一進去，炕上的姑娘們同齊發出一片嬌聲，大舉地向我們蜂擁而來，我駭得一跳便只好朝門外退，不一會次瑜和那孩子也退了出來。背後只聽得一片嚴厲的嬌噪聲，大約是那些姑娘們生了氣，在發罵。

第二天清早搭上了安奉鐵路的日本火車，一上車尤其使我吃了一驚。

我們的車票本是買的二等聯絡票，由北京一直坐到東京。由北京出發時所坐的京奉線的二等車，和京漢線的二等是毫無差別的，車廂既舊，既污穢，而座位是光的木板。一上日本車就像真的進了樂園一樣，座位是藍色的天鵝絨綳着的，玻璃也明朗，地板也異常潔淨，而一車所坐的都是日本人。我疑心是把車坐錯了，坐上了頭等，上了車後又私自跑下去看了一下車廂上寫的字，依然是在腰間的一條藍帶上寫着白色的「二等」兩個字。

安奉鐵路最初本是日俄戰爭時日本人所修的軍用輕便鐵路，戰後日人取自由行動改修，於光緒三十一年當時的清廷始迫不得已定了一項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為限由中國贖還的條約，照約當於民國十二年滿期。但這些條約不用說是已經老早拉進毛司裏去了。當我經過那兒的時候，鐵路竣工後僅僅四五年，因此一切的設備都還是新色的，和舊了的京奉鐵路的一切比較起來，覺得中國是頹廢得不堪。鐵路沿線的地面也是租借了給日本的，整理得秩序井然，用不着等到「九一八」，已經早不是中國的土地了。

由奉天出發後整整費了一天工夫到了安東，在那兒因為是「國境」，所有一切的行李都要經過稅關檢驗的。在安東換了車，車上大都是回國去過年的日本人，帶着家眷的很不少。

車上的座位和安奉路的左右兩側橫列相對者不同，是一側橫列相對，另一側僅有一條座位沿列在窗下的。我們把橫列相對的座位佔領了兩個起來，有一位三十來往的日本人帶領着一位怕不上二十歲的很年青的夫人，在我們逼近處的對側的縱列上取下了位子。男的用我所不懂的日本話在和同車的日本人打招呼。次瑜頗憤恨地附耳對我說：

——「這傢伙可惡，他在罵我們，說有討厭的支那人同車，請別的日本人照應他的老婆。」

原來那日本男子是來送行的，回國的只是他那年青的夫人。

但我聽見次瑜的翻譯却沒有憤恨到他所憤恨着的那樣的程度：因為我那天整天都沒有吃飯，肚子正是餓得沒法的。

次瑜本是做過大官來的人，在火車上的餐事總是要上食堂車的，上食堂車時是他一個人去留我看守行李。在京奉路沿線時，因為我身上還帶有幾個中國錢，我可以胡亂地在車站上買點雜什來吃，但一轉乘安奉路，車站上賣小食的便都是日本人而且要用日本錢了。次瑜照例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去上食堂車的，吃了之後他也叫我去吃，但他似乎是忘記了我不懂

日本話而且也沒有日本錢。我看他沒有把日本錢給我的動作，而且我又有些胆怯不敢一個人去上食堂，因此在當用食事時我只推說不餓。其實餓了一天，委實是有點難於忍耐的，那裏還有爲些小的事情而憤恨的閑氣呢？

男子把夫人寄託了之後，在車快開時各自下車去了。我把他的夫人看了一下，委實是有點姿首，睫毛很深，眼仁很黑，臉是瓜子形，只嫌搽的粉太厚了一點；穿着得和同車的家庭婦人們也大有不同，大約是當時的日本的摩登姑娘罷。車一開後，她的存在便成爲了全車的日本人的目標。男的以一種難於形容的眼光看她，時時彼此耳語，女的眼光大抵是出於羨慕：因爲她所用的東西，樣樣都覺得是分外精緻的。他的丈夫所拜託過的一位男子是坐在我們的鄰席，滿嘴的絡頰鬚，人很壯，有點像老熊的風味；以他對她的態度，尤其令人刺眼。因爲是背着她坐着的，他一掉頭來看她時便無從掩飾。他的掉頭是很頻繁的，又愛藉故去溫存她，或者送些報紙去，或者送些蘋果去，但那瓜子臉却不大理會，頗有點鄙視他的神氣。

瓜子臉的座位是在我的左側，和我最相近，我每一側目不免便要和她打個照面。起初她

的眼光還有點迴避的神氣，我一掉頭過去時，她要把視線埋下去，讓她的深深的睫毛在黑黑的眼仁前垂簾。但不三兩次之後，她那一對紫苑花不再掩閉了。她每愛把手篋打開，取出鏡面來照，又愛拍拍粉撲，一切的舉動都有點像在向我矜示。

夜境漸漸地深下去，大家都在座位上面打橫了起來，有些帶着家小的日本人更把皮篋之類的行李來砌在兩個對向着的座位之間，便敷成爲一個臨時的寢床；一家大小都在上面睡下。瓜子臉取出了一個氣枕來，吃脹後也在座位上打橫起來了，她的臉却是朝着我的一邊，在臉上蒙了一張大的白絹手巾，不時地揭開來把我打量一下。

朦朦朧朧地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天已經發亮了，火車一大清早便到了朝鮮的舊京漢城。令人驚異的是漢城的人家有一大半是茅屋。原來朝鮮的舊制要有官職的人才能蓋瓦屋，不然便儘管富裕都只得用茅屋，這不用說是後來才得到了的智識。

到了吃早飯的時候了，食堂車的給仕拿着菜單來散。車裏的日本人便都絡續去進食堂車去了。瓜子臉的丈夫所拜託過的一位日本人走去邀瓜子臉同去，但她沒有同他們一道。同伴的次瑜照例又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去進食堂車的，於是一個車廂裏面便僅僅剩着我和瓜

子臉兩人。我看她幾次很有想要向我說話的神氣，但看我不肯先發（她當然不知道我是不懂日本話的），便也忍耐着了。她等大家都走了好一會之後，才向食堂車走去，走到快出車門時特別回顧了一下，意思大約是邀我也去罷，她當然也不知道我的身上是一個日本錢也沒有。次瑜吃了轉來，他叫我去，但也依然沒有把錢給我的意思，我也就依然推說着「不餓」。他說：「你真怪，一天一夜不吃飯都不餓」。我的天，我何嘗怪起來呢！日本人吃了飯的都轉來了，瓜子臉轉來的特別遲，轉來時給我的一瞥中似乎也在說：「你真怪」。

車中是『着汽管的，因為天晴，便感覺着有充分的暖意，我在將近中午時分，便率性把狐皮袍子脫了，儘穿着一件湖色的單綢衫，兩朵紫苑花向我開得愈見鮮明了。但那有意識的花是全車中人的目標，花的意識是容易被入蹤跡的，惹得把視線的一半分到了我身上來，全車中織就了不整的六邊形的視線的絲網。她自己似乎也覺察到了，索性在座位上打橫了下去，但和晚間所睡的位置掉換了，頭睡在腳的舊位上，面孔向着壁，那樣便和我隔離了起來，但奇異的是取了一面鏡子來憑在面前的天鵝絨上。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是要對着鏡子賞識自己的可愛的面龐，還是取着那樣的體勢，好毫無顧忌地偷看着應該映在鏡中的我呢？

我那時候讀過蘭牟的莎氏樂府（‘Lamb's Tale from Shakespeare’），想起了羅美沃與朱麗葉的故事來，所謂一見而生的戀愛眞眞是有的嗎？但是，可憐，我這個羅美沃，肚子却正餓得發慌。

大約她也覺悟到我是不懂日本話的（因為凡是給仕來辦交涉都是次瑜和他打話），又到了吃中飯的時候了，早飯時的一幕又重演了出來，大家都進食堂車去了，車中又只剩下她和我。她整飭了一下妝飾，也要進食堂去了，却從枕畔取了一個蘋果來，含着微笑地遞給我。那蘋果，我知道她在早餐時，由食堂裏取來的。我沒有辦法，只好接着，用英文說了一聲：‘thank you’（多謝你）。她笑着，放快脚步地走了，這次却沒有回過頭來。

蘋果，紅得放着光輝，香得激湧着我的涎泉。我趁着沒有人，便把這自亞當以來所被人愛好着的愛的贈品送到最前線上去，和我身內的猖獗了一天有半的饑餓作戰。啊，奇怪！蘋果是那樣的清甜而脆爽！本來我們四川也是有蘋果的，但只可供看，不可供吃，吃時就和嚼木屑一樣，毫無風味。有一種可吃的，而且是孩子時所愛吃的，叫林檎，又叫「花紅」，但那比普通的蘋果要小七八成。蘋果而有花紅之味的，我自有生以來才嘗到第一次。眞眞是名

實相符的「智慧之果」了。

次瑜吃了飯轉來了，他又叫我去吃，我依然是說着不餓。但我把蘋果的一件事報告了他，他含着微笑向我說：

——「你們在那兒眉來眼去，我早就曉得的。但你替我們報了仇，昨晚她的丈夫臨別時說我們的壞話，今天她的老婆却把你當着潘安。」

——「我並沒有潘安那樣的美貌。」

——「其實也不弱的，潘安究竟是怎樣我們也不知道啦。」

次瑜和我開起玩笑來，但我的心裏却隱隱地在恨他：（你既有這樣的俏皮之材，爲甚揣想不出我肚皮的饑餓，不肯先把幾個日本錢給我呢？）

在午後又有些日本客上車，把車位佔滿了之後，給仕來整理座位，把我的座位空出來給了一位日本人，把我引到在門次堆滿着許多行李的座位上的一隅。原來日本的頭二等車，每個車廂都有給仕的，有經驗的乘客，一上車便要二三五塊錢的外水給給仕，給仕便招呼得很周到，你的行李便用不着過磅，一直運進車裏。我不用說是沒有經驗的，而且又是中國人，

自然就不免要小小地受他們的欺負。但苦了的不是我，似乎是那位瓜子臉。因為我被移徙後的座位和洗面室相近，她一個下午便向洗臉室往返了三四次。

肚子實在是餓得沒法，我很想到晚餐時破一個臉，向次瑜要錢，但誰知等到天黑却沒人去用晚餐。後來才知道到了釜山後在聯絡船上是有餐事的準備的，凡是船上的餐事照例是不另取錢，故爾車上沒有設備。

到了釜山，天已經黑了。瓜子臉先下了車，在擦身過時她那兩朵紫苑花分外明媚地看了我一下：我看取了那兒的無言的寒暄，是說：「我們在船上再見。」然而，惆悵！她那裏知道我們是要在釜山逗留一時的呢？釜山的中國領事柯榮階是我們四川人，而且是大哥和次瑜的東文同學，我們是要落在他那兒過年的。那晚剛好是新歷的除夕。

蘋果的滋味雖然還是很鮮，但「樂園」不用說是已經失掉了的。（選自宇宙風）

我在日本生活

我的日本生活可分爲前後兩期，自一九一四年至二四年爲留學時期，二八年以後爲亡命時期。只有中間的四年歸國工作。在日本已共住了十六年，費了使自己也驚怕的一半生涯了。這前後兩期雖然始終一貫都是赤貧到可以的，可是內在的生活却和別人一樣。前期是醫學生，然醉心汎神論，崇拜東洋的莊子陶淵明這些古人，西洋的斯賓那左 (Spinoza) 與歌德。特別對於自然的感念是以純然的東方情調作爲基音的。以她當做朋友，當做愛者，當做母親。然而不知在什麼時候，又把這種情操失去了。今日，特別是在這非常期的日本，自然這東西對於我們已像存在於別一星球一樣了。我們老早已失去了自然。十八世紀的哲人盧騷曾高呼着：「皈依自然 (Return to nature)」，但今日的我們不如索性就高呼道：把自然歸回吧！

自己的文學活動期是在九州大學肄業時，以日本的自然或人事作爲題材爲多。那時期的作品大抵以新的形式表現。但在比這較前的高等學校時期，中國的新文學還沒有誕生，也時

時試作偏重舊形式的詩詞。這種作品大抵都是弱年的未成品，不消說沒有發表，就連原稿也全部遺失了。殘存在記憶中的只有二三十首而已。現在，將留在記憶裏，特別是以自然作為對象的幾首寫出。

最初到東京的時候是在一九一四年的正月十二日。從北平經過滿州朝鮮，本來應該見到很多的東西才對，可是却沒有留下能惹起趣味的印象。到東京後即埋頭學習日本語，這二四個月間，除了由大塚的寄寓至神田的日本語學校，便極少外出了。日本語不能達到如預期一樣好，但無論如何，在那年的六月，一高的特設預備科——專為中國留學生而設的，從只有一年的修業分派至各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及格了。因為如果及格便立刻可以領到官費，打破不上半年便成為官費生的記錄，實在是極歡喜的。我覺得一生中只有那時是最快樂了。考試完畢後領到官費，便立刻到房州的北條洗海水浴了。北條的鏡之浦，當無風之日真是似鏡一樣平穩。這對於生在四川深奧的峨眉山麓，被家規禁止不許涉入咫尺以上的水的我，一躍而跳入海中實在有如轉生般快感。但是因為沒有經驗，只管把嘴張開，頭部被游泳部的指

導師推進海浪裏，立刻飽灌了一場潮水，實在是鹹苦呀！這一瞬間，有如沒有空氣的經驗的嬰孩，初次吸入這世界的冰冷同樣辛苦吧！到現在我還記憶着。在房州只有二圓月的海涯生活，實在是舒暢的。當明麗的月夜，招友同划小艇，巡遊鷹島和沖島，有時又帶了好酒爬上島面去痛飲。

鏡浦平如鏡，波舟蕩月明，
遙將一樽酒，載到島頭傾。

然而在這明鏡之中却時時有意外的東西出現。早晨到海濱去散步，在遼遠的彼方，自還未消散的海霧中，有一種黑色的東西像蠕動的小山般的陳列着。那些東西便是夜裏駛來停泊的軍艦。一艘而至三五艘。雖然在海的景色上能添加一種有趣的奇觀，但對於異鄉人的我們，却能喚起種種聯想的作用。我便即景吟了下面一首絕句。

飛來何處峯，海上佈蝶幢。
地形同渤海，心事繫遼東。

海灣上的形狀極似地圖上的渤海灣，於是一見這些軍艦，自然地就會把……的思念巡想起來。

海岸的風情到立秋後便逐漸蕭條起來了。尤其是以學生作為主要的顧客的北條的浴場，自九月的始業期起，海岸上便幾乎看不見人影了。但對於初次來到這兒的我，反覺得海岸的美點，這時才能裸露出來。陽光一般地帶着清淡的哀調，潮音也曳着一種假如在炎夏便非到深夜不能聽到的凄其的餘韻。空氣非常清澄，對岸富士山的秀姿，一早就在遠遠的那方的雲端上露現出來。是一種不能言說的崇高。雖然有要把這感情表現於詩中的苦心，但不能寫得十分好，左記一絕中可以見出這種苦心，然不消說是不成功之作。

白日照天地，秋聲入早潮。

披襟臨海立，相對富峯高。

在一高住了一年，但還不知在那校庭內有朱舜水的墳墓。從被派往岡山大高的時候，跟

着研究王陽明的學說，對於他的同鄉朱舜水的事自然也加以注意起來了。利用一九一六年的夏暇，才開始到一高去憑吊他的墓址。因為只到過一次，墓的方位到現在已不能明白地記憶了。在堆積成微高的塚上立着一塊石碣，似乎是刻着「朱舜水先生之墓址」這條銘文。叫做墓址是因為他的遺骨自民國成立後已運回故國安葬了的緣故。塚的周圍有鼠梓木和楓樹緊密地圍住，也像客死海外的明朝遺臣一樣簡素。現在雖是近在眉睫，但已沒有再度到那裏去憑吊的熱心了。然而當時所作的詩却仍留在記憶裏。

一碣孤立塚，楓林照眼新。

千秋遺恨在，七日空哭秦。

住在岡山的時候，時常到旭川去泛艇。給後樂園和岡城底天主閣挾在當中的一段川面，實在是極富有詩趣。六高側的東山雖不是特別傑出的境地，然開始一二年住在那兒的近處，所以也常去散步。那時正當有時靜坐，有時陶醉於泰戈爾的詩作底傷感期。當着日夜在東山的山陰獨自徘徊的俄頃。恐怕自己的聲音會把周圍的靜寂攪破，常常脫去木屐不使發音裸着

足而步。下面晚眺和新月二絕便是那時的作品。

晚眺

暮鼓東臯寺，鳴箏何處家？

天涯看落日，鄉思寄橫霞。

新月

新月如鐮刀，斫上山頭樹，

倒地却無聲，遊枝亦橫路。

到六高校後的操山去散步，比東山是較少的。因為是山勢稍高，漫步需要一番吃力的緣故。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獨自攀登的時候，那時正當一九一六年的十月傾，剛進學校不久的一個旁暮，一個人無心地迴着登山道而行。那條路達到山腰就闖進松林中去，已經變為鐘暗的夜色了。山頂的大石頭表現着種種的姿態蟠踞在樹根間。我好像闖進熟寐的猛獸的王國似的。太陽開始沒入西方的山頂，還存一個半規形。殷紅的晚霞瀰漫天邊，似血潮在湧着，我的茵士披利頓給這瑰麗的晚景打動了，瘋狂地奔跳，信口吟出下面一首古風。

怪石疑羣虎，深松競奇古。

我來立其間，日落山含斧。

血霞泛太空，浩氣蕩肺腑。

放聲歌我歌，振衣而亂舞。

舞罷迫下山，新月雲中吐。

第二年的春假和成仿吾二人同到宮島去。因為趕到嚴島驛時已近黃昏，浸在深青色的海中赤色的神廟，和全島鬱蒼的姿態，現出極大的魔力。上島時瞧着那雜沓的香客與平凡的市场，不禁感到失望，但市鎮以外的風景却是非常幽勝的。那聳立着杉林的幽邃的地方，比起神社自身歷史的建築和遺跡，更能引起我們的遊趣。日本的神社到處都飼有神鹿，這確是一種好的趣味。這種神鹿我在宮島才開始見到。那時因為登到最高峯的路徑剛在修繕，那些未經遊玩的地方，至今仍成遺憾。

同時以汽船巡遊瀨戶內海，瀨戶內海的風景，實在可說是日本自然最優美的地方。羣島的姿容，由於日光的向背而引起的色彩的變化，真是任何絢爛的字句都形容不盡。我想日本

錦繪之能產生，恐怕是因為有這內海存在的緣故吧？中國的巫山三峽，和日本的瀨戶內海同是自然界的傑作。如果把三峽的奇峭，警拔雄壯稱爲北歐的悲壯美；那末瀨戶內海的明朗，玲瓏，秀麗就可稱做南歐的幽逸美了。那時的巡遊現在還剩下很多快樂的記憶，可惜行記文却沒有一個字。僅留存一首遊四國高松的栗林公園的詩。

侵晨入栗林，紫雲插晴昊。

攀援及其腰，松風清我腦。

放觀天地間，旭日方杲杲。

海光蕩東南，遍野生春草。

不登泰山高，不知天下小。

稊米太倉中，蠻觸爭未了。

長嘯一聲遙，狂歌入雲杪。

紫雲山聳立於園內的後方，不消說是沒有泰山那麼高的。但因爲不由登徑，軍隊式地突進，衝至山腹的時候，已極疲勞了。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昇入九州帝國大學。福岡的元寇史蹟，我在一高預科時代便非常憧憬了。博多灣的沿岸，特別是元寇防壘的遺勝，大半已給我的足跡踏破。因為在那兒的千代松原（別名十里松原）的附近住了五年，到現在想起來也似是我的第二故鄉般的。人們的性質和自然的姿態都是快樂的。是明朗地散發着南國的雰圍氣的地方，那兒產生了許多淑女和藝人。箱崎等處的漁村的人們，每當祭日，就切切的彈起三絃來。歌呀，舞呀，醉呀，實在是樂天的人們呢。從北而來的所謂海中道的長土股，把博多灣和外玄海灘的連接截斷。平常都像平靜明朗的湖水一般。怎麼能把元軍幾百艘的軍艦吞沒呢？這對於住了二百十日還沒有瞧到灣景狂變的我，實在是樁奇異的事呢？右面的一首短句，雖屬簡單，但或也能把博多灣平常的明朗和靜穩表現出來吧？

博多灣水碧留黎，白帆片片隨風飛；

願作舟中人，載酒醉明輝。

太宰府在福岡的近處，爲菅原道真的謫居所，又是梅花的名勝地。當梅花盛開時節，遊

人非常雜沓，所以如果要到那兒去作一日的清遊，還是擇個秋日或冬天更為適切。我因為住址離福岡市稍遠，所以不大到那兒去玩。然而在福岡居住的五年間，每年也有去徘徊一二次。現在殘留在記憶中的詩僅有下面一絕。

其一

豔說管公不世才，梅花詞調費安排，
溪山儘足供吟嘯，猶有清涼秋思催。

其二

正逢新雨我重來，羣鴿迎人訴苦哀，
似道斯人今已渺，銅騎清淚滴蒼苔。

第二首免不了有過於作為之感，但是因為聽到鴿子「劬劬劬」地哀叫而聯想到牠的痛苦，看見雨滴從廟內青銅的馬首滴下而聯想到眼淚，不僅是比詩，就是收在本文中的十幾首，可說都是一種即景即興的口號。由以苦心慘澹作詩的人們看來恐怕沒有一首可算為成就之品吧？但是因為對於我是一種過去生活的紀念品，也是對於日本自然追懷的最適當的引

導，所以與其說是不忍割愛，不如說想借本文寫出來，聊得減輕我記憶上的負擔。

x x x x x

本文是受日本文藝雜誌編輯之托，我幾乎已把留學時期十年間對於自然的感慕完全寫出來了。不消說自然也是有階級性和時代性的，而且不僅貴族的自然和平民的自然有所區別，就是封建時代的自然，和資本主義的自然乃至現在所謂非常期的自然，皆各具備有牠的特徵的。

人間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把牠看做人事的自然也不是無理的。同時人事以外的自然，在某一範圍內，也要受到人事自然的影響。古代的占星家已經唱出天人交涉的學說了。這也不能把牠一概都貶為迷信論。近代優秀的占星家也說：人類……這種愛好是和太陽的黑點有關係的。再之，人爲的……也已把自然現象——豐年變為災害了。如果把這些理由詳論起來，不消說限定的紙幅是不夠的，也恐不是編輯先生之所望吧！總之，一談起自然，不覺就受了古風的影響，因此我也就寫了這篇畸形的古風的文章了。但我是說追懷，切不要把牠解釋做追慕，希望讀者諸君明白這一點。（選自宇宙風）

離滬之前

一九二七年的年末，我從廣東回到上海，不久便害了一場很嚴重的腸送扶斯，由十二月十二號進病院，住到第二年正月四號才退了院。退院後住在妻兒們住着的寶樂安路的一家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裏，周圍住的都是日本人。

初出院的時候是連路也不能走的，耳朵也聾了。出院不幾天，也漸漸地恢復了轉來。在我寫出了那二十幾首詩——那些詩多是睡在牀上，或坐在一把籐椅上，用鉛筆在鈔本上寫出的——彙成了「恢復集」(Reconvalescence)之後，從一月十五號起便開始在同一鈔本上記起了日記來，沒間斷地記到二月二三號止，因為二四號我便離開了上海了。記日記的事情我是素無恆心的，忙的時候沒工夫記，閑的時候沒事情記，在那樣的病後記下了整整一個月以上的生活的記錄在我卻是很稀罕的事情。我現在把它們稍稍整理了一下，再行謄錄了出來，有些不關緊要和不能發表的事情都刪去了。但我要明白地下一個注腳，這「不能發表」並不是因為發表了有妨害於我自己的名譽，實際上在目前的社會能夠在外部流傳的「名譽」倒不是怎

樣好名譽的事情。

日記中創造社出版部和同人們屢見，當時的出版部是在北四川路麥拿里幾位同人大抵是住在北四川路底附近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四日記

—— 15. Jan. W7.

今天清早把「恢復」謄寫完了。

天氣很和暖，午前會晝寢一小時。

人很疲倦，午後把「恢復」校讀了一回。

三時頃仿吾來，將「恢復」交了他。

仿吾的 Rheumatis 發了，有意到日本去流溫泉。

晚與和，博，佛在燈下看「Kodomo no Kagaku」（「小孩之科學」——日本出的兒童雜誌）。章魚的脚斷了一兩隻，並不介意，有時養料缺乏的時候，自己喫自己的脚。往往有

風溼骨痛症。

沒有腳的章魚。腳失後可以再生，大概經過一年便可以復元。

文藝家在做社會人的經驗缺乏的時候，祇好寫自己的極狹隘的生活，這正和章魚喪腳相類。

—— 16. Jan. W2. 晴。

午前讀 Andrejev 的「黑面具」——一位公爵開假裝跳舞會，由假面的恐怖遂成瘋狂，讀了三分之一便丟了，假得太不近情理，說這也是傑作。

讀 Deharin「康德的辯證法」，未及十頁。

Anna 買回高島譯的「資本論」一冊，讀「商品與價值」一章終。——內山對她說：「很難懂，文學家何必攪這個」。我仍然是被人認為文學家的。

午後倦甚，看了些「芭蕉」。七部集。有把中國的詩句爲題者（「曠野集」野水詩題十六），這儼然是試帖詩的賦得體，但很自然。其中有詠「白片落梅浮澗水」句云：

「水鳥のはしに付たる梅白し」。

回譯成中文是「水鳥的嘴上粘着的梅花瓣子雪白」，浮澗水的情景用水鳥粘嘴來具象化出來覺得更加漂亮。這也和中國的以詩句爲畫題的相似，有畫「春風歸趁馬蹄香」的，畫了幾隻蝴蝶環繞着在春草原上馳走着的馬蹄。

又有「暑月貧家何所有，客來惟贈北窗風」云：

「涼少と之切リぬけにひソ北の窗」。

（請納涼罷，北邊的壁頭上有個鑿通了的窗洞子。）

夜讀 Lenin「黨對於宗教的態度」一文，宗教在無產階級及農民中最佔勢力，其原因即由於對於搾取者心懷恐怖，恐怖生神。反宗教運動應隸屬於階級鬥爭之下。

內山送菊花鍋來。晚餐後倦甚，仿吾來，「文化批判」已出版，並攜來「無畫的畫帖」舊譯稿。

跳讀「文化批判」，夜就寢時得詩一首：

戰 取

朋友，你以爲目前過於沉悶了嗎？

這是暴風雨快要來時的先兆。
朋友，你以為目前尚於混沌了嗎？
這是新社會快要誕生的前夕。

陣痛已經漸漸地達到了高潮，
母體不能夠支持橫陳着了。

我們準備下了一杯鮮紅的喜酒，
但這並不是那萊茵河畔的葡萄。

我們準備下了一杯鮮紅的喜酒，
這是我們的血液充滿在心頭。
要釀出一片的醒風血雨在這夜間，
戰取那新生的太陽，
新生的宇宙！

▲芭蕉是日本古時的一位俳諧詩人。

——17. Jan. W2. 晴。

讀唯物史觀公式：——

「人們在其生活底社會的生產沒入於種種既定的必然的不受意志支配的關係裏面，此種關係即是生產關係。與物質的生產力之某個既定的發展階段相應。諸生產關係之總和構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這是真實的基礎，各種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結構建築於其上，各種既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式是一般社會的，政治的，及請神的生活過程底前提。不是人們的意識規定自己的生存，反是自己的社會的生存規定人們的意識。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到了某一個階段，和向來在其中活動着的既成的生產諸關係，以法律上的表現而言，即私產諸關係，陷於矛盾。此等關係由生產力之發展形式變而為生產力之桎梏。於是便有一社會革命的時期到來。隨着經濟的基礎之變革，所有全部的龐大的上層建築或早或遲地一同崩潰？……」〔譯文至此中輟〕

—18. Jan. W3. 晴。

雜讀「資本論」。

仿吾來，「創造」九號出版，「一隻手」自讀一遍，也還無甚破綻。

「China und die Tische fingen zutanzan an.」（China 竟真不開始跳舞）。——
China、福田德二譯作「支那」，高島素之和河上肇的「資本論」譯本都譯作「陶器」。同
仿吾討論此語，德文「China」無陶器意，又「Tische」之前有冠詞「Die」，而「China」
之前無冠詞，恐怕仍宜譯作「支那」。

此語在「資本論」中其全文爲

「Man erinnert sich, dass china und die Tische zu tanzen anfangen, als alle uebrige
Welt still zu stehen——um die andern zu er muntern」

——脚註二五。

（我們記取，當其其餘的一切世界都像靜止着的時候，支那和桌子跳舞了起來，去鼓舞

別人)。

Dis 以下疑是引用語，但不知語出何人。

x x x

文藝作品中不革命的勉強可以容恕。

反革命的是斷不能容恕。

反革命的文藝裏面不能說沒有佳作，就和反革命的人物裏面不能說沒有美人。

但那種美人於你何益？

你不要中了美人計！

文藝的所謂永遠性就是一些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作品所投射出的幻影。

「天才的小說作品，如其政治主張與我們相反，我們祇好揮淚而抹殺之；如尙不至相反，祇是冷淡或者無關心，我們還可以容恕」。魯那查理斯基說。

x x x
把「天才病治療」草完，改題爲「桌子的跳舞」。

——19, Jan. W4. 晴。

補寫「桌子的跳舞」。

今日異常 Anni，實在太沒有事做，書也不想看。祇想「Faust」，「前茅」，「Reconvalescence」早出版。

中午將近時，民治來，交來豪兄答函，聞有新第三派出現（閩贛皖湘四省聯盟），以保境安民爲號召，對南京方面是一打擊。又云擇生已回，在香港，與P 輩組織第三黨。

民治去後仍然 Anni，讀 Toller 的「Mass Mensch」（大衆人民），毫無興趣。前五年對於 Toller 之心醉神馳，對於 Expressionismus（表現派）之盲目的禮讚，回想起來，真是覺得幼稚。

午後蔡大姐來，打扮得像一位文工。她說，病中有好多同志都想來看我，因醫生拒絕回

會，所以都沒來。——是誰引路來的？——Ain呢。——Ain爲甚不同來呢？——她說，「她怕使你難處」，……

蔡大姐坐不一會又走了。

冰山浮在海中，十分之八在水裏。

嗚呼！太雷，果死於難。11—13/XII三日政權，對河南防禦失利，△被開除。臨睡前讀Selina的「中國革命的現階段」，已經十二點過了，右眼溼得難耐。

——20. Jan. W5.晴。

無爲。民治與叔薰來。叔薰夫人病，無醫藥費，囑創造社在我的版稅項下抽送了五十元。

螳螂交媾後，♀喫合。

午後仿吾來，將「桌子的跳舞」交了給他。「戰取」被遺失，又繕寫一遍。同用晚餐而

去。談「文學的永遠性」無結果。

x

x

x

——文學家爲甚麼總是一個蒼白色的面孔，總是所謂蒲柳之資呢？

——那是一種奇怪的病人呢。或者也可以說是喫人肉的人種，不過他們總是自己喫自己罷了。就因爲這樣，所以文學家的酸性總比別人強。肉食獸的尿的酸性通例是強於草食獸的。人到病時不能進飲食，專靠着消費自己的身體，在那時是成爲純粹的肉食獸，尿的酸性一時要加強的。

——21. Jan. W6. 雨。

午前讀秋白譯的 Goretz 的「無產階級的哲學」中藝術與唯物史觀一章。

倦怠，怎麼也不出個所以然。

午後會晝寢一二小時，起來仍不舒服，東鱗西瓜地看了些舊雜誌和各種書籍，但總得不到滿足。

夜來頭感隱痛，在左前方四分之三隅。

怕是 Neurasthenie (神經衰弱)，因為完全沒有運動。實際上是已經兩個月，沒有在外面散過步了。

——22. Jan. W7. (舊除夕)雨。

上午讀獨步的「號外」，「春之鳥」，「窮死」三篇，確有詩才。「號外」與「窮死」尤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可惜此人早死，在日本文學界的確是一個損失。

讀芥川(龍之介)的「沼」與「秋」(在一本舊的「改造」雜誌上)，故意要造出一種神祕的世界，令人不快，與讀「黑面具」時的感覺同樣。

Toller 的「Masse Mensch」是以羣衆與人類對立，而先生站在人類方面說法，人道主義的畸形的胎兒！

中午伯奇送年貨來，並送來「到宜興去」的稿子。今日頭已不痛，但仍沉悶。午後校讀「到宜興去」，失悔當時沒有寫完。

傍晚時仿吾來，把「到宜興去」交給了他。

▲國木田獨步，日本明治末年的一位小說家。

——23, Jan. W.I. (元旦) 雨。

晨起頗晏，仍無爲。

傍午時分將「水平線下」編好。

午後仿吾來，時正晝寢。有朱某者譯「漪溟湖」，完全脫胎自「茵夢湖」，還在序文中吹毛求疵地任意指摘，嘲罵。這種人太沒道德，出版家的無聊也可慨嘆。

晚上很不舒服，神經性的怒氣把腦袋充滿了。

x

x

x

一個對話。

A. 文學家爲什麼總帶着一個蒼白色的面孔呢？

B. 那是一種奇怪的病人呢。

奈法若代表作是

A. 什麼病？

B. 怕或者可以說是喫人肉的人種。

A. 唉？！

B. 文學家時常是自己吃自己的，就和章魚一樣自己喫自己的腳。

A. 那我可懂得了，同時我還解決了一個問題，便是文學家爲什麼總帶些酸性。

B. 哼哼，肉食動物的尿啦。

A. 對啦，文學家是等於貓子的尿。

——24. Jan. W2. 譯。

兩顆煤炭

兵工廠的外邊丟了的炭渣裏面，有兩顆漏網的煤炭它們在那兒對話。

1. 啊，我真快活，我現在又跑到這 Open air 裏來了。

2. 噯，有什麼快活。我們在地底被壓了幾千萬年，沒有壓成金剛石。我祇想早投在

那烈火裏去化成灰啦！

1. 你變成了金剛石又會怎樣呢？

2. 怎樣？多麼好啦，我要是變成了金剛石。一切的貴婦人都會要愛我，不怕就是女王，或者王姬。都要把我看來比她們自己的生命還要貴重。我不知會接近怎樣的芳澤，會住着怎樣的華堂，哪會在這樣的地方滯着，祇等待那兒的乞丐來把我們檢起送葬了呢？

1. 你這種想法我是從沒有想過，我雖然曉得金剛石是我們的同族，但我從沒會羨慕過他們。他們祇是依附着權門豪貴，我倒是滿不高興的。他們沒把貧窮人看在眼里裏，他們完全是沒有錢入的玩具……「稿至此中輟」

——25. Jan. W3. 晚時傍夕陽出。

本日完全無爲。

晨早 Diarrhoea (下痢)，早飯未用，算祇一次也就恢復了。

晚入浴一次。

——26. Jan. W4. 快晴。

太陽曬在北窗外人家的紅瓦上，呈出喜悅的顏色，Anna早出，因新年停了市三天，今天開市，她又趕着去採辦家中的必要物品去了。

讀「資本論」。

午後仿吾來，坐至夜。無甚重要的談話。促他將「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編好。共夜食，用正宗酒。將終食時，王獨昏來，甚慌張不定。談及C某要找他去當藝術大學(?)的委員，他頗得意，不知C某滑頭，乃在利用創造社而已。獨昏的虛榮心真比女人還要厲害。食後仿吾大有醉意，繼偕家人同出，祇余獨留。——剛寫至此Anna偕兒輩歸，買回「哲學的貧乏」「小孩科學」及其它。

夜同兒輩讀「小孩科學」。Anna復外出，未言去向，夜境漸漸深入，將兒輩服事睡了，聞鄰舍犬吠聲甚烈。心頗不甯。至十一時頃Anna始歸自鄰舍犬醫家。

▲即王獨昏，當是我們幾個每每戲呼之為獨昏，故本文中獨昏獨昏雜見。

——27. Jan. W5. 雨終日。

午前幾晝寢半日。本日 Anna 原與仿吾約，午後遊法國公園，但不幸雨竟日。昨天天氣真好，全如初夏一般，在室中未燒火盆，祇御袷衣。今天則悶人殊甚。

讀「資本論」(一卷七篇「資本之堆積過程」)，擬於今日將第一卷讀完，終未辦到，然所餘已無幾。

「Faust」仍無消息來，我想二月一日斷然不能出版，辦事真不起緊。夜飯時牛乳倒了一火盆，臭得難耐，佛兒的惡作劇。

——28. Jan. W6. 上半日頗晴，下午半日陰。

(初六)

晨起頗遲。午前教了和與博幾道算學。

午後仿吾來，Anna 本與相約往江灣看賽馬，但因天氣不好又中止了。看了方某給仿吾

的信，十分不愉快。這些小子真是反掌炎涼。

獨昏終竟想當C某的當，這傢伙的委員癖真是不可救藥。「人怕出名豬怕肥」，其此人
之謂耶？

仿吾說，「Faust」已全部印好，今晚可送來，但仍杳如黃鶴。Recon（「恢復」）在二月十日前無希望。

想改編「女神」和「星空」，作一自我清算。

晚入浴時博兒右膊觸着煙窗，受了火傷，以Anna所用的Night cream爲之敷治。此兒性質大不如小時，甚可擔心。Anna的Hys.（Hysterie 歇斯迭理）也太厲害了，動輒便是打罵，殊令人不快。

x

x

x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故鄉，

姑娘呀，跳舞罷，姑娘。

我們向碧桃花下遊行，
浴沐着那親藹的陽光。

你的影兒和我的影兒倆，
合抱在如茵的春草場上。

春風吹了我們的草場，
姑娘呀，擁抱罷，姑娘。

小鳥兒們在樹上癡狂，
蝴蝶兒們在草上成雙。

空氣這般地芬溫軟洋，

郭沫若代表作選

含孕着醇酒般的芳香。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心房，

姑娘呀，陶醉罷，姑娘。

——29. Jan. W7. 陰。——

終日煩悶，午後讀完「資本論」卷。

晚飯後仿吾把「Eusebi」的校樣拿了來，校對至一時過始就寢。誤植太多。

Weiting 與 Proudhon 均工人出身，但均逃入了小資產階級的陣營。Marx 和 Engel

非工人出身，卻成了無產階級的偉大的導師。誰說無產政黨不要智識階級？誰說非工人不能做無產階級的文藝。

中國的現勢很像一八四八年的歐洲。法蘭西二月革命影響及於全歐，但德，奧比，法均

相繼失敗。白色恐怖瀰漫，馬，昂都祇得向海外亡命。

—— 30. Jan. W1. 晴 ——

晨十時頃仿吾來，「Faust」正誤表已製好，約於今晚赴市中晚餐。

中午時分民治來，拿來了幾本「Boeschevik」，喫了中飯又走了。他說團體裏面經濟短絀。

午後無所事事，祇爲Anna理了幾團亂絲和舊絨線，Anna爲Yocha（四女淑子）打袖口，製毛頸巾。

五時頃仿吾來，至晚大家裝束好了同赴美麗川菜館，兩個人喝了紹興酒三斤。是病後第一次出街，滿街的燈火都感覺着親愛。

食後赴永安，先施，Anna買了此物些。

回家後同仿吾赴創造社，見「貢獻」，「語絲」諸雜誌，反動空氣瀰漫。令人難耐。

——31. Jan. W2. 晴。——

午前仿吾來，送來「洪水」二冊，校正「盲腸炎」。

昨夜食過多，Diarrhoe，不舒服。晨食粥一碗，中午未進食。

午後伯奇來，無甚要事。

夜 Dirrhoe 平復，仿吾又送來「女神」，和「星空」各一冊。校讀「女神」。

天氣甚冷。連日窗上都結冰花，樓頭殘雪猶未消盡。

——1. Feb. W3. 晴。——

是日「Faust」出版，裝璜尙可觀。

博兒臉色蒼白，Appetitus（食慾不進）。Anna 攜至石井醫師處診察，云是 Pleuritis（肋膜炎），殊可憂慮。

晚仿吾來同用晚飯，「Anna」爲祝 Faust 出版，特購「壽司」一大盤，兒輩皆大歡喜。

伯奇亦來，言獨昏終竟做了野鷄大學的野鷄委員。這是他個人的事，祇要不用創造社名義，我並不反對。

▲日本式的飯團，有生魚片及紫菜之類爲衣被

——2. Feb. W4. 晴。——

昨夜遇盜，將樓下鐵箱裏放着的皮外套和皮靴偷去了。因爲廚房沒有關嚴，還有幾件舊東西丟在了廚房裏，沒有拿去。皮外套本是去年年底縫來預備往俄國去的，還一次未曾御用。俄國未能去成，連準備下的行裝都又被人偷去了，Anna很憤恨。但那是黑色的羊皮做着裏子的，祇值得一百來往塊錢，拿去了倒也好，縱橫不會有穿的機會。

編「沫若詩集」目次，尙未十分就緒。

中午時分石井醫院送來警費清單，竟在四百元以上，Anna出自意外，我也出自意外。我想到從前學藝大學還欠着我兩三個月的薪水沒有發給，可有三四百塊錢，我叫Anna同仿吾去找王宏實（舊學藝大學的校長），去收討那一筆錢來清付。Anna說：「今天是最不

愉快的一天」。

晚赴內山，贈以「Faust」一冊，Anna同行。赴創造社，取來「Faust」三冊。

Anna歸時買得「改造」二月號一卷，有意大利的小說G. Deledda的一篇小說「狐」。此人係今年得諾貝爾獎金者。印象的自然描寫，暗示的事件推進，頗可注目。是一位Realist十技巧家，無甚新意，Petit-bourgeoisie的文藝。

Robert Huse作「華威頓傳」，稱華威頓爲一流氓無賴，牛屁大王，賭博大王，好色大王。這或者怕近於事實，中國歷史上所謂創業的人主多是這樣的人物。一被偶像化了便神聖了起來。偶像的本質原來是泥塑木雕的。

——3. Feb. W5. 晴。

午前丘某來，示我以擇生所做的政治宣言，意欲托我付印。我看了一遍仍然交還了他。擇生自從武漢遁走以後，在莫斯科和柏林兩地住了半年，一個腦筋仍然未改舊態。

「沫若詩集第一種」本日編成，計劇四篇，詩百首以上。編成時已夜深，Anna看電影歸。

內山送來葡萄酒兩瓶，祝「Faust」之出版。

——4. Feb. W6. 晴。——

早餐後由 Anna 作嚮導赴心南處，贈以「Faust」一冊，蒙以「小說月報」的特刊「中國文學研究」一冊見贈。

本擬再到仿吾處去，自心南寓所出後 Anna 已不知去向；因不識仿吾住址，故改往創造社。幾位負責人，直至喫中飯，一個人都不在。

編好了「水平線下」。

Anna 爲生活費與仿吾口角。Anna 要創造社每月付一百五十元，仿吾說祇能出一百。我說祇要生活過得下去，一百也就夠了，不要把社抽空了。Anna 說，社裏做事的人白做事，喫飯的人白喫飯。歸家後爲此事半日不愉快。

夜草「水平線下」序，拿到社裏去，仍然一個人都沒有。拿了一本「文藝戰線」回來，空空如也，沒有東西。

下午跳讀了些「中國文學研究」，也真是狗喫牛屎圖多。資本家的印刷事業就是這個樣子。可惜了印刷工人的勞力，可惜了有用的紙張，可惜了讀者的精神。編的人也真是罪過，罪過！

▲日本初期的普羅文藝雜誌。

——5. Feb W7. 陰晦，雨。——

晨起異常不愉快，神經性的 Depressive (抑鬱)。

赴社編改「文藝論集」和「譯詩集」，中午時分回家喫午飯。飯後再赴社。「譯詩集」成。

理髮一次。

晚李初梨來，避往談話。他們幾個人住在我的寓所後不遠，有壁爐燒着熊熊的炭火，比起我的寓所來，自然是 More comfortable (更舒服)，也難怪老婆要說閑話了。

在壁爐前爲他們談說南昌八一革命。仿吾，伯奇，彭康，朱盤，乃超均在。獨昏未見，

聽說應了C某的招去開會去了。奇妙的是大家都贊成獨昏就聘，以為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佔領一個機關。我覺得有點好笑，不過也好，所謂「娛情聊勝無」也。

——G. Feb. W.I. 雨。——

早餐後赴社。Anna為打絨線事，與社中兩位姑娘衝突，一位姓嚴的姑娘今日出社。本來社裏的同人都是些文學的青年男女，是浪漫性成的人，Anna凡事要去干涉，言語不同，意見又不能疏通，結果是弄得來鑿枘不相容。

在社中校「文藝論集」，校「前茅」，這個集子並不高妙。囑韻譯編「Zarathustra鈔。」社中的社會科學研究會，今天是伯奇輪講，講的是Lenin的Karl Marx的價值論。」我也列席旁聽了一會，和兒來說家裏有客，便告辭了。

回家看時，來的是冠杰和董琴，我們否認擇生回港說。

冠杰說：石達開有兩句詩：「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昔已遍江東」，宗兄足以當之。我自己很慚愧，並不敢承當這樣誇大的讚獎，不過這兩句話從石達開的口說出，倒的

確有點氣魄。

午後從前醫科的同學桂毓泰來訪，有費鴻年和他的日本夫人同來。桂的日本夫人花子病死在廣州，他把遺骨送回了日本才同費君夫婦來的。乘的是往香港的船，今晚在滬停泊，他們特別登岸來訪問我們。

不久仿吾也來了，同在我家喫晚飯。

費夫人在此留宿。

夜校「文藝論集」，畢。

——7. Feb. W2. 雪。——

昨夜與和兒同宿於亭子間中。晨餐後Anna與費夫人同出。

讀Tolstoi的「闇之力」第一幕。

Anna在中午時會回家一次，復出，費等今日午後三時即將解纜赴廣東也。

Anna 回家時已是午後五時。

——8. Feb. W3. 晴。——

讀 *Zarathustra* 舊譯，有好些地方連自己也不甚明瞭。着想和措辭的確有很巧妙的地方，但是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資本主義的產兒，他的所謂超人哲學結局是誇大了的個人主義，*Bier-Bauch*（啤酒肚子）。

有力無用處，實在是悶人。

傍晚會赴社一行。與伯奇，獨清兩人談到達夫，聽說他在「日記九種」中罵我是官僚，罵我墮落；我禁不住發出苦笑。我自然是樂於禮讚：我們達夫先生是頂有情操，頂有革命性的人物啦。獨清又說他在未退出創造社以前，便在對人如何如何的短我。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虧負了他。

午前斯嘯平來，贈以「*Farist*」一冊。

——9. Feb. W4.——

讀 Gorky 的「夜店」覺得並不怎樣的傑出。經驗豐富，說話的資料是源源而來的。巡禮路加的找尋「正義的國士」一段插話，未免過於造作。

「黑暗之力」讀完了，也沒有怎麼大的逼人的力。尼奇德的懺悔祇是精神病的發作，阿金牟的宗教味，祇覺得愚鈍，並不足以感動人，使尼奇德犯罪的根本原因，是財產，是一切私產關係。不然他不會棄瑪林那，不會愛阿尼霞，不會殺克里那的嬰兒了。

下午仿吾來，與 Anna 同出購物。晚歸飲葡萄酒。談「創造月刊」事，我主張把水準放低作為育青年的基本刊物，仿吾很贊成。

定十一號走，心裏湧出無限的煩惱。又要登上飄流的路，怎麼也覺得不安。這一家六口真是夠我拖纏。Anna 很平淡，在她又不同，是同她自己的母國。她的太平淡，反增加了我的反抗性的懊惱，腦子沉悶得難耐。

豪兄不來，一時也不能動身。恐怕十一號不一定能夠走成。仿吾說，明早去會梓年，請

他去告訴豪，因為他聽嘯平說，民治已經搬了家。

—— 10. Feb. W5. 晴。——

豪和民治來，在吃中飯。

仿吾亦來，約了初黎等來談話。

晚伯奇來，留仿吾與伯奇在家吃晚酒，頗有醉意。決延期乘十八號的「The Empress of Canada」。

—— 11. Feb. W6. 晴。——

上午王獨清來，談及，D'Annunzio的Drama, 「Gioconda」，一位有妻室的雕刻家和Model的Gioconda發生戀愛，由這個三角關係，發生了種種的葛藤。主要的thema是：藝術與家庭——自由與責任——Hebraism與Paganism。

我新得着一個thema：——革命與家庭。

鹽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絕好的劇景，Alin 嚟，我是永遠不忘記你的。

午後民治與繼修同來，談及刊行週刊事。我拉他們去訪仿吾，未過；到出版部，亦未
遇。

留出版部，看了一篇「魯迅論」（見「小說月報」），說不出所以然地祇是亂捧。
在出版部用晚飯。

—— 12. Feb. W7. 晴。

今日一日苦悶得難耐，Nervöse Anfall（神經性的發作）。

究竟往東京呢？還是往長崎？

這樣一個無聊的問題苦了我一天。

爲什麼定要走？

兒女們一定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才行嗎？

到日本去靠着什麼生活？

根本是錢作怪。

錢把一切都破壞了。

頭痛。

午後往出版部，讀了彭康的「評人生觀之論戰」，甚有精彩，這是早就應該有的文章，回視胡適輩的無聊淺薄，真是相去天淵。讀了Barbousse的「告反軍國主義的青年」（「文化批判」二期稿）。

與博，佛二子同在部中吃晚飯。

——13. Feb. W1. 晴。——

午前赴部，與仿吾諸人談半日。

中飯後看「The Last Days of Pompeii」（滄溟城的末日），彭康同坐。後起之秀。

——14. Feb. W2. 晴。——

繼修民治復來，爲週刊事。未幾仿吾伯奇亦同來。週刊決定出，我提議定名爲「流沙」。這不單是包含沙漠的意義，汕頭附近有這樣一個地名，在我們是很可警惕的一個地方。繼修任部交際主任。

晚，仿吾獨清邀往都益處晚餐。

——15. Feb. W3. 晴。——

讀日本雜誌「新潮」二月號，無所得。

回讀正月號的，有藤森成吉的「鈴之感謝」，是寫一位姦商辦交易所者的自白，頗能盡曝露的能事，但這小說用的自白體，殊覺不很妥當。應該用第三人稱來客觀地描寫而加以批判。

嘯平來，說 Faust 難懂，他喜歡「我的心兒不甯」的那首詩。那首詩便是我自己也很喜

歡，那是完全從新全譯了的，沒有 Bin 絕對譯不出那首詩來。那雖是譯詩，完全是自己的情緒借了歌德的衣裳。

(1) 酒家女 (2) 黨紅會 (3) 三月初二 (4) 未完成的戀愛 (5) 新的五月歌
(6) Alin (7) 病了的百合花 ×

▲這七項是那時打算寫的七篇小說，餘第五項有成稿之外，其餘的都沒寫出。

——16. Feb. W4.——

無爲，讀 Deborin 的「Dialektik bei Kant」(康德的辯證法)。Kant 的永遠平等和是求 Bourgeoise 的安定的說法，他承認「財富的大平等」，有了個人的財富，如何平等乎？

午前嘯平來，言民治及其它諸人在都益處等候，要爲我租錢。未幾仿吾亦來，我把仿吾拉了去，Anna也同去。

在座的是民治夫婦，繼修夫婦，叔薰夫婦，公冕，嘯平，Alin，Alin比從前消瘦了，臉色也很蒼白，和我應對極其拘束。

她假如和我是全無情愫，那我們今天的歡聚必定會更自然而愉快。

戀愛，並不是專愛對方，是要對方專愛自己。這專愛專靠精神上的表現是不充分的。十八號不能動身，改乘二十四號的廬山丸。家眷於同日乘上海丸。

晚七時頃歸；赴心南家，談至夜半，所談者爲與商務印書館相約賣稿爲生也。他勸我一人往日本，把家眷留在上海。這個談何容易，一人去與一家去生活費相差不遠，分成兩處生活便會需要兩倍費用。並且沒有家眷，我何必往日本乎？……

十一時過始由心南家回寓，與Anna談往事。Anna很感謝心南，她說在我未回滬之前，除創造社以外的舊朋友們中來關照過他們母子五人的就只有心南。

Anna問Alin和我的關係，我把大概的情形告訴了她。

Alin是蕪湖的人，在廣東大學的時候，她在預科唸書，雖然時常見面，但沒有交際過。去年十月她由廣東到武漢，在政治部裏擔任過些事情，不久我便到南昌去了。今年南昌的人

一革命以後由南昌到汕頭的途中我們始終同路，我在路上患了赤痢，她很關心我，每到一處城市她便要替我找醫藥，在汕頭失敗以後，流沙的一戰在夜間又和主要部隊隔離了，祇有她始終是跟着我。和着幾位有病的同志在鹽酸寮山中躲了幾天，後來走到了一個海口是一個小規模的產鹽的市鎮，叫着神泉。從那兒搭着小船到香港，又從香港同到了上海來。

——你愛她嗎？Anna問我。

——自然是愛的，我們是同志，又同過患難來。

——既是愛，爲甚麼不結婚呢？

——唯其愛才不結婚。

——是我阻礙着你們罷了，Anna自語般地說。假如沒有這許多兒女，她停了一會又指着日本式的草席上睡着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自語般地說下去，我是隨時可以讓你自由的。……

我沒有再說話。已經二時過了，心境隨着夜境深沉下去，很有點 Sentimental.

1—17 Feb. W5. 晴。——

今晨起甚遲，午前半日無爲，午後往出版部，雜讀了一些書籍，無甚銘感。

晚上陳抱一的日本夫人來，並無要事。

晚飯煮蠔油豆腐很可口，到過一次廣東，知道了蠔油的美味。廣東的蠔油辦麵，真是再好也沒有。

——18. Feb W6. 晴。——

擬做「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顧」。

一 詩的修養時代

唐詩 王維 孟浩然 柳宗元 李白 杜甫 柳子厚 韓退之 不喜 歡白居易
「水滸傳」，「西游記」，「石頭記」，「三國演義」都不曾讀完，讀完且至兩遍
的孫一部「儒林外史」。喜歡「西廂」。喜歡林譯小說。

二 詩的覺醒期

Fagore, Hahné.

三 詩的爆發

Whitman, Shelley.

四 向戲劇的發展

Goethe, Wagner

五 向小說的發展

Flaubert, Turgenieff, Philippe, Jules Renard.

六 思想的轉換

x

x

x

追想出以前做過的舊詩（此處寫出了舊詩二十餘首，現刻選錄幾首在下面）：

「天寒苦晷短 讀書未肯輟 簷冰滴有聲 中心轉淒絕 開門見新月 照耀庭前雪」

（這是一九一三年在未到日本以前在北京做的）

「月下剖瓜仁 口中送我餐 自從離別後 怕覓月團圓」

（這是一九一五年在日本岡山做的）

「紅甘蔗，蔗甘紅，
水萬重令山萬重。
憶者醉矇矓，
旅邸淒涼一枕空。
卿來端的似飛鴻，
乳我蔗汁口之中，
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頭從，
才將命脈兩相通。
難忘枕畔語從容；
從今愛我比前濃。」

紅甘蔗，蔗甘紅，
水高重令山萬重。

（與前詩約略同時，題名爲「蔗紅詞」）

「清晨入栗林 紫雲插晴昊

攀援及其腰 松風清我腦

放解天地間 旭日方杲杲

海光盪東南 遍野生春草

不登泰山高 不知天下小

穉米太倉中 彎觸爭未了

長嘯一聲遙 狂歌入雲杪」

（這是一九一六年的春假，同成仿吾遊日本四國的栗林園做的。紫雲是園內的一座山名）。

——19. Feb. W7.——

仍追憶舊詩，所擬題未着手。

伯奇來，送來「前茅」及「文化批判」二期。「前茅」並不高妙，祇有點歷史的意義。晚作「留聲機器的回音」，答初黎。祇成一節，仿吾來。留飲葡萄酒。

近來外邊檢查甚嚴，又破獲了機關二處。

獨清來，為古有成譯稿事與仿吾大鬧。原因是在廣太時，有成曾經反對過獨清。有成譯了一部美國 O'relle 戲劇，交給仿吾，仿吾已允為出版。因此遂惹王不快，大啓爭端，其實因為私怨而拒絕別人的譯稿，獨昏這種態度是很不對的。他近來出了名，忘記了他從前有稿無處發表，四處亂投的苦况了。我居中調解，叫把原稿詳細經過一次審查。

仿吾真難處，介乎兩種 Ideologie 的鬭爭之間。

——20. Feb. W1.——

寫「留聲機器的回音」。往出版部取來「文藝論集」「瑪麗瑪麗」等書作參考。

繼修與囉平來，爲小紅帳事Anna與我大鬧。小紅帳是孫炳文的夫人送給Yocha的。Yocha大了不能再用，Anna日前說好送給民治的孩子用，我已經向民治說了。囉平來便叫她拿出來給民治拿去，而她又不肯，說要留來做紀念。真是令人難乎爲情。

午後半日不愉快，至晚始將「潤音」寫完十八頁。

——21. Feb. W2.——

晨往仿吾處，不在，赴獨清處，示以「潤音」，彼甚愉快，要我交給他在月刊上發表。我說，要等仿吾看了再說，最好是在「文化批判」上發表，不然同社的人會儼然對立了。

獨清說，「你的文章總有趣味，要點總總總提得着」。他說這個「提」字費了很大的力，在說出之前先把兩手握成了拳頭來向上捧了幾下。

——我自己總不行，我時常讀你的「革命與文學」和「文學家的覺悟」，光慈還笑我，後一篇的力量真不小。

與獨清在麵館裏吃炒麵。

午後仿吾來，把「回音」交給他。

—— 21. Feb. W3. ——

晚在初黎處談話，獨清不在。

仿吾在我家晚餐，用菊花鍋，葡萄酒。

讀了一篇徐祖止的「Byron的精神」，所告訴我們的未知的事件祇是Byron赴希臘後，一次午熱，入海行浴，竟得骨痛病以至於死。

此病在作者未探究其根源，我想一般為Byron作傳的人恐怕也沒有人去探究過。據我看來，那明明是 Syphilis (梅毒) 第二期的 Ossalgia (骨痛)。Byron 是一位 Syphiliker (梅毒患者) 無疑。

有人說我像 Byron，其實我平生沒有受過 Byron 的影響。我可以說沒有讀過他的詩。

船票都已經買定了，已經決定明天走了，心裏異常的不安。到日本去，Anna說可以得到自由，我是感覺着好像去進監獄。縱橫好在現在哪還有自由的土地呢？

晚間伯奇來，說由民治送來的消息，我的寓所已由衛戍司令部探悉，明早要來拿人。

臨時和仿吾獨清兩人同出，先吃麵，往獨清處。後仿吾伯奇均來，在新雅茶樓會食，至十二時過。

是夜與仿吾同宿日本人開的八代旅館，是內山替我們訂下的房間。

(日記至此中輟)

我的母國

我漫然地應諾下從文藝編輯部來的用「作爲日本文學課題的，支那」的題目來寫一點關於「寫中國」的課題。可是當我拿起筆來，想寫些什麼好的時候。實在夠苦了我的頭腦。對於只要有一定立場和才能，便可以處置從任方面取來的題材幾乎在絕對自由境地裏的作家，而來強要他去寫某種被限定的題材，這件事，已經是夠可怪了，這要中國人的我來向日文壇發出「你們寫中國吧」的號令，不是更可哭嗎？

據說是，同性質的課題也向日本作家方面徵求了。是想聽聽從兩方面發出來的意見。但我的意見能否代表中國還是一個問題。可是，已經應諾下人家，不寫些什麼是不成的。幸而日本作家在這裏面擔任了重要的主角，我只好期待着諸氏的深遠的，系統的雄文，作爲副角的寫一點感想或希望而已。

但是在動筆以前，我改了標題的一個用語，我不想叫我母親在那兒生下我而且把養大的「中國」爲「支那」，固然，我不是世間的所謂國家主義者。但是我也不想在在愛國者的

一件事上而落人後。爲着「弱」就是罪的原故，我們母國正在經歷着未曾有過的危難。爲着她，就是在這一瞬間要我捨去我的生命都是所不顧惜的，我時常這麼想着，也許僅是這種興趣是可以代表中國、希望對於中國關心，而且懷着寫中國希望的日本作家能夠把這件事取來作爲一個參攷，那在我就感覺到非常榮幸了。

日本同我國從任何方面說起來都是有非常深切關係的兩個國家如這樣說起來似乎像是政治家口吻，可是，事實是這樣，無法歪曲的，千餘年來共受着那種不大可感謝的艱難的方塊字的桎梏，一方面同在死板的議論，寫和教導仁義道德，而在另一方面又共領略着茶的清淡，絲的柔軟磁器的玲瓏，南畫的淵默。我國對於日本文學的贈與——不，日本作家描寫過她的作品，在日本文學上已經不是少數。沒有遠溯來曝露我貧乏的日本文學的智識的必要，在近代，稍遠一點的留下有鷗外先生和漱石先生的相當多量的歷史小說和紀行文。稍近一點的，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諸氏，都會連編地渡過黃海把優美的寫生的文章，來膾炙過人口。在文陣的另一翼，對於我國的「第三現實」用親熱的眼光凝視着而聲援着的

作家，如藤森成吉，前田河廣一郎，村山知義諸氏，都還健在。

但是，到了近年，日本的「生命線」用盡全速力在進展着的時候，而文藝的和親力的表現却非常減少了，看起來似乎是事實，不過當近年南北幾度事變的時候，聽說有過許多文藝勇士把自來水筆管燒毀彈抱着在戰場上馳驅了來，但是一般地是作為文壇外的活躍看的，也許可以置之論外。

日本作家身邊一定有許多寫不完的日本本身題材。多忙的作家生活，對於中國的題材無暇染手，偶爾寫，也沒有工夫傾倒全力在那上面。我想這是減退的一個重大原因也未可知。可是這樣的說明於今昔的差異依然有着隙縫。如果容許我揣測的話，怕還是因為外的阻礙和內的躊躇組成了偶力而招致了這文藝的和親力的減退吧？

日本作家喜歡寫我國的歷史題材，或者取材於現代，而用想像裝上血肉。假使從中國古代生活樣式被日本保存得多的一點說起來，也許日本作家寫中國的歷史作品更能表現出現實味也未可知，但是，像僅只有在古代希臘的環境裏才能創造出來的希臘雕刻一樣，想在現代日本再現隨着古代中國從舞上退場了的中國歷史，無論是怎樣一種想像力豐富的作家，都是

一件困難的事業吧。歷史物的創作，固然，不僅限於再現，可是，因着歷史的限制，不做點與學家相當的鑽研，是不能使主題復活而收到效果的。

對於歷史題材寄與以更多的趣味的這種趣向是從來被東方的歷史觀所累了的觀念的殘餘。把想像的黃金時代設置在遙遠的古代，而以爲這個世界在一天天地趨向末日的這種反進化的舊史觀支配着東方人頭腦，有二千年。這種有長歲月的惰性很牢因地種在中國人的頭裏，到現在還不能完全脫盡。可是日本在很早以前就似乎入了它的清算期。尤其是伴着近年來的「生命線」的長足的進展，中國現實人爲的地使一部份的人們喚起了幻滅，而同時使對於中國的過去的愛着也躊躇了起來。

被帝國主義的大海嘯所席捲着的我的母國，差不多在一切的分野上都呈現出總破產的狀態，這是事實，可是在那兒正有偉大的，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儼然的現實活着，在那兒有着片手擎着人道正義的旗幟，而片手做嗎啡強制販買的吸血鬼的跳梁，有貼上禮義廉恥和新生生活的商標而把民衆的血液做高品的 *Sinanthropus*（北京猿人）的橫行闊步，有許多襲擊都市和農村的大洪水大飢饉大屠殺的悲愴的戰慄，有從被戰車，坦克車，軋殺着的大地的心底迸

發出來的鐵流的浩蕩，有多次新生機的胎動，陣痛，流產，早產……一切人間的悲劇在那兒生滅，一切的人物的典型在那兒出沒。實在是一副光怪陸離，驚人的未來派的畫面。這種畫面。一定能使那些長育於茶室中的貴公子和蒼白的末稍的享樂主義者背過臉來的。

然而，爲三味線的絃線，所拒絕了的東西，可受鋼琴的鋼條歡迎。把現代中國作題材的傾向，現在正在成爲世界的事實，不正是對於這件事的一個實證嗎？

現實的中國對於有才能的作家，誠是一個偉大的課題。

向着對於這個課題的實踐地解答，中國作家對於現代文學雖是落後了，而是用着了決死的努力，可是，從創作環境的條件的惡劣點來說，像中國作家那樣可憐的恐怕沒有吧。由於社會的關心之過重不容易持創作上所必要的沈着。由於舊社會的母胎崩壞過程而來的生活的極度不安。出版事業之不成話的萎縮，檢閱制度之爲世界獨步的橫蠻，所有一切的惡條件都具備盡了。時常聽見的中國作家不能產生偉大作品的非難，正是這個原故。只要現政權還繼續下去，這種作品的產生，恐怕是永無望吧？

同這比較起來，日本作家要幸福多了。以日本作家而想描寫現實的中國，最必要而且難得的東西恐怕是體驗吧，在日本而去想像中國的現實，恐怕要比想像過去的事情更爲困難，譬如，就是看實物相片的時候，有時都會有意料不到的錯誤的解釋，請容許我在這兒引用一個實例，

這是二月號的「世界知識」上的卷頭原色版。在那兒揭載着四枚「鏡頭上看見的支那共產軍」的照片。很可惜的是一看那說明文字，與內容完全相反，尤其是在有一枚裏，前面是二個上半身被赤裸着，兩手反剪向後，頭後高高地插着一根標識（這個標識上面應寫着人名同罪名）兩足鎖着鐵鐐的青年。後面，有二個正裝的兵士監視着。在左方那個青年的旁邊，一個戴帽穿所謂「短打」的中國式便衣的以殺頭爲職業的劊子手，帶着嘲笑的面貌用手杖或是什麼東西指着青年右脚的鐵鐐由那二個青年的臉上表現着理智的冷靜看來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是被捕的共產黨，現在被押去砍頭，可是在說明上却說是「被共產軍捕住而強迫他投降的住民」。這恐怕不是出於故意的歪曲吧？

在將中國當作課題之前，積蓄關於中國的體驗，是第一條件。如果想積蓄體驗，跨過黃海去，至少對中國生活有一年或一年的修養，這怕是一個最切適的便法吧？這件事，僅僅向日本作家責成是不行的。對於中國現實有關心的作家，我想對於他那一個期間的生活的保證和作品的出版的保證，實有必要。假使真有豐富日本文學的內容和活躍日本作家的才能的誠意，日本的聰明的出版家或進步的團體不是可以當作專業來做嗎？假使這個企圖能夠有相當的計畫來實現，三四年內祈的「水滸傳」和新的「燕子箋」會要從日本產生出來，我可以豫言。這不但是豐富日本文學的一條道路，而且也是豐富世界。

文學的一條道路。

來吧！日本的作家。對於諸君的帶着豐饒的才能同優良的技術向更廣大的世界的飛躍，我們將舉着兩手歡迎。

一九三六，五，一日

（菲戈譯自日本文藝六月號）

——此文經郭先生添校有些被發表時就刪去了的地方也經郭先生補上的。

（選自文學叢報）

癰

十天前在胸部右側生了一個小癰子，沒有十分介意。誰期它一天一地長大，在五天前竟大到了我自己的一掌都不能含蓋的地步了。隨便買了點伊邪曲爾軟膏來塗布了半天，痛既相營，更有些作寒作冷。沒有辦法，只好在第二天清早破點費，跑到近處的外科醫生去，請他替我診看。

醫生說，是 *bozarzig* (惡性) 的 *Carbunbunkel* (癰)。

我希望他替我開刀，但他要再看一下形勢才能定。他用太陽燈來照了十幾分鐘，取了我二圓六十錢，教我要好生靜養，切不可按壓，如再膨脹下去，會有生命之虞。靜養得周到時，三禮拜工夫便可望治好。

我自己也學過醫，醫生所說的話我自然是明白的，這不用說更增長起了我的憂鬱。爲着一個小癰子而丟命，當然是誰也不會心甘；爲着一個小癰子要費二個禮拜的靜養和治療，這也使我不得不感受着精神上的頭痛。

算好，鄰家的一位鋸器工場的工頭有一架太陽燈，我的夫人便去向他借了來。

自己用紫外光線來照射，一天照它兩次，每次照它二三十分鐘。餘下的時間除掉免強起來吃三頓淡飯之外，便只靜靜地癱睡在床上。范曾疽發背死的故事，總是執拗地要在大腦皮質上盤旋。而更有一個執拗的想念是，我覺得我們中國人的白血球好像也已經變得來只曉得吃自己血裏的赤血球，不會再抵抗外來的細菌了。不然，我這個癩子，否，這個癱，何以總是不化膿？

膿——這在我們有醫學經驗的人，都知道是一大羣陣亡勇士的遺骸。我們的白血球是我們的「身體」這座共和國的國防戰士，凡有外敵侵入，他們便去吞食它，待吞食過多時卒至於丟命，於是便成爲膿。我們不要厭惡這膿吧，我們了解得這膿的意義的人，是應該以對待陣亡將士的莊嚴感對待它的。

我這個癱總不見化膿，難道我們中國人的白血球，眞真是已經變到了不能抵抗外敵的麼？

自己的臉色，一天一天地蒼白下去了，這一定是白血球在拼命吃自己的赤血球的原故，

我想。

爲着一個小癩子，說不定便有丟命之虞，這使自己有時竟感傷得要涔涔眼淚。

——媽的，我努力一輩子，就這樣便要死了嗎？而且是死在不願意在這兒做泥土的地方！……………

今天清早起了床來，覺得痛覺減輕了。吃了早飯後，自己無心地伸手向患處去摩了一下，却摩着了一指的溫潤。伸出看時，才是膿漿。這一快樂真是不小：我雖然是中國人，我自己的白血球依然是有抵抗外敵的本領的！原來我的癩已經出了膿，浸透了所護着的藥線和藥布。自己過分地高興了起來，便索性把衣裳脫了，把患處的藥布藥綿也通通剝掉了。取了一面鏡子來，自己照視。

癩先生的尊容——一個附在自己胸側的剝了皮的紅番茄，實在不大中看。頂上有好幾個穴孔充滿着淡黃色的軟體，又像是膿，又像是脂肪。自己便索性用一隻手來把硬結的一隅按了一下。一按，從一個穴孔中有灰黃色的膿厚液體冒出。這才是真正的膿了。我爲這莊嚴的

光景又感傷得快要流眼淚。你們究竟不錯，這一大羣的陣亡勇士啣！你們和外來的強敵抗戰了足足十日，強敵的威勢減衰了下來，你們的犧牲當然也是不會小。我一面感慨，一面用指頭盡力地罩壓，真真是滔滔不盡地源源而來，真是快活，真是快活，這樣快活是我這十年來所未有。

x

x

x

自己打着赤膊，坐在草席上，一手承着鏡子，一手按着癢，按了有半個鐘頭的光景，蘸着膿汁的藥綿積滿了一個大碗。假使沒有郵差送了一些郵件來，我的按壓仍然是不會中輟的。

郵件也都順手拉來看了，其中有一件是「東方」的第二期。我把封皮破開，把雜誌的內容也流水地繙閱了一下，覺得內容是相當充實，編者在蒐集上確是費了不小的苦心。但可惜印刷的技術太低級，編輯的經驗還不十分充分，這和使內容減色不少。

編製一種刊物等於在做一種藝術品，印刷是不可不講究的。即使印刷差池得一點，編輯者的經驗如充分，也多少可以補救。內容的配置，排比，權衡，不用說要費一番苦心；就是

一個標題的寬窄，一條直線的粗細，都要你費一些神經的歎動。要有一個整個的諧調，一個風格，然後那個刊物才是一個活物。內容就平常得一點，就如家常便飯而弄得潔白宜人，誰都會高興動箸。但如棹椅既不清淨，碗盞又不潔白，筷子上有些蠅糞，醬油裏混些豬皮，大碗小盤，熱吃冷吃，狼藉在一桌，不怕就是山珍海味，都是不容易動人食興的。編輯者除盡力拉稿選稿之外，對於編輯技術是應該加倍地用點工夫。這倒不是專爲「東方文藝」而言，我覺得國內有好多刊物，說到編輯技術上的都不能及格。新出的刊物以「譯文」「作家」兩種的編輯法爲最好。在日本由魏孟克編出的「雜文」「質文」還有可觀，但「質文」第五期是在上海編輯，將來的成績如何就不敢保險了。

把「東方文藝」繙着，最後却繙判了目錄前，封面後的廣告面來，又看見了那「新童創」的預然廣告。那廣告在二個月前早就看過的，裏面公然有一種是我的「歷史小品」，而且定價「四角半」。我最初看見時委實吃了不小的一驚，我不知道幾時寫了那樣多「歷史小品」竟能成「四角半」的「集」。

「歷史小品」究竟是什麼？是指的我近年所寫的「孔夫子吃飯」，「孟夫子出妻」之流嗎？但發表了的共總只有三篇，「品」則有之，那里便會「集」得起來呢？

「集」不起來的事情，那登預約的人後來似乎也明白了，記得不久在一本書後面所見到的同一「叢刊」的預約廣告，「歷史小品集」已經刪去了「集」字而成爲了「歷史小品」。

其實就「品」也「品」不起來的。真好！我一繙到「東方文藝」的目錄前，封面後如一新鐘創作叢刊」預約廣告來，那兒不是已經又把「品」字也刪掉了嗎？

歷史小

郭沫若

四角半

循着這一字遞減例，這預約的廣告再登得二回，我相信會是

歷史

郭沫若

四角半

歷

郭沫若

四角半

郭沫若

四角半

九九歸元，「郭沫若」的價值弄來弄去只值得「四角半」。好的，有「四角半」存在「新鐘書局」再隔十年，我要叫我的孩子們向他們用複利算去討賬。

這些都是後事，暫且不提，却說這「歷史小」三個字確是一個天啓。

真的，「歷史」實在是「小！」大凡守舊派都把歷史看得大。譬如我們的一些遺老遺少，動不動就愛說「我們中國自炎黃帝以來有五千年的歷史。」炎黃有沒有，且不用說，區區「五千年」究竟算得什麼！請拿來和人類的歷史比較一下吧，和地球的歷史比較一下吧，和太陽系統的歷史比較一下吧，和銀河系宇宙的歷史比較一下吧。……「五千年，」抵不上和大富豪卡爾疑比較起來的我身上的五個銅板。

其實只要是歷史，都已經是有限的。儘管就是銀河系宇宙的歷史，和無限的將來比較起來。總還是「小」。

「歷史小」——的確，這是一個名言，一個天啓。

中國雖然有五千年的歷史，那五千年中所積蓄的智慧，實在抵不上最近的五十年。譬如

白血球吃細菌的這個事實，我們中國的古人曉得嗎？又譬如「歷史小」這句名言，我們中國的舊人能理解嗎？

總之，「歷史」真真是「小」。準此以推，有了「歷史」的人也一樣是「小」。

古代的大人物，其實大不了好多，連我們現代的小孩子所有的知識，他們都沒有。

愈有「歷史」者，人愈「小」。

愈有將來者，人愈大。

古代的人小於近代的人。

年老的人小於年青的人。

這些是由「歷史小」這個公式所導誘出來的公式。

我讀過艾蕪的有行記，這是一部痛有將來的書。我最喜歡松嶺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

「同情和助力是應該放在年輕的一代人身上的。」這句話深切地打動着我，使我始終不能忘記。這和「歷史小」這個理論恰相為表裏。

真的，年青的朋友們聽，我們要曉得「歷史」實在「小」。

把年老的人當成偶像而崇拜，決不是有志氣的年青人所當爲的事。

我今年已經四十五歲了，雖不能算得一到老頭子，也可算得半個老頭子。自己的山頂怕早已爬過了，即使還沒有爬過，再爬也爬不了好高。

孔夫子還聰明，他知道說：「後生可畏。」

老實講。我自己是恨我已經不能再做得「可畏」的「後生」，我希望比我年輕的人都要使得我可畏。

x

x

x

在「歷史小」三字中感到了天啓，把潰癱的快樂拋棄了，立刻跑進自己的工作室裏來，提着一枝十年相隨的 Parker 在這原稿紙上橫衝直闖的寫。一寫便寫了將近四千字。然而寫到這里，仍然感覺癱的内部在一扯一扯的痛。

我這時又把癱部摩了一下，剛才壓消了的腫，不知幾時又恢復了轉來。

外敵的勢力是還沒有衰弱的，我的英勇的白血球們又擁集到前線在作戰了。

醫生是警戒過我「切不可按壓」的，我貪一時的快樂按壓了半個鐘頭，又爲一時的心血

來潮而弓着背來寫了這篇半天文章。媽的，該不真「有生命之虞」吧？

然而——

「朝聞道，」曰孔子，「夕死可矣。」

我清早聞得「歷史小」之道，即使今天晚上死就死於癱，我也是值得的！
值得多少呢？

定價——

「四角半」

預約——

貼郵票二分奉送。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負癱草（選自光明）

人文界的日蝕

六月十九日，太陽將要「皆既蝕」，全世界的天文學者都在關心着這件事情。關心的焦點尤其集中在日本的北海道，因為在那兒可以見到日蝕的全面。日本的報界對於這事是早在大規模的宣傳的，就連小學兒童都在爭着買茶色的或着煙的玻璃片，準備到了時候作遠成的天象觀察者。因此大家更還有一個關心，便是怕的當天的天時不穩。

日蝕是不可直視的，太陽的一部分或者全部雖然被月影遮蔽了，但他的熱線仍然是強烈的，冒昧地用肉眼作過久的直視，會招致盲目的災害，那叫着「日蝕盲」。古時的人視日蝕為災，一方面自然是由於現象的不可思議（在當時的人是如是），另一方面也怕是由於無知，實際地招致了「日蝕盲」而生出了過分的畏懼。現代的人自然聰明得多了，曉得用茶色鏡片，或者於玻璃的一面用洋燭來標煙，或用淡墨來塗飾，以阻礙熱線的直射。這些理論和實際，竟連小學兒童都是明白了的。

小學兒童在爭着想當速成的天文家，街坊上的小店員，大老板，也多在爭着想當速成的天文家，聽說有些文房店爲供應這些速成天文家的要求，用洋燭標玻璃片，也做到了一項很好的生意。

二

十九日到了。清早起來把「雨戶」開開，天在下着微微的絲雨，一兩天來的懸念和天象預報，畢竟是的中了。我揣想着聚集在北海道的各國學者一定有好些在失望。

我素來是有點怕看報的，因爲怕看見載着有中國的事情，一有時總是凶多吉少。但是這四五天來我却像幼兒一醒來便想吃糖點的一樣，一大清早起來便想要報看。難道我是期待着，關於中國的記載有什麼好消息嗎？我是不作那樣的夢想的。難道我也爲日蝕的宣傳所感染，要想爭先看看關於日蝕的消息嗎？我雖然沒有中國的大人物的大本領準備着去鈔幾部消災免難的法華經，然而我也沒有日本小學生的那種「無邪氣」準備着去看黑了面孔的太陽。我自己並不是天文專家，單看一看太陽的黑面孔便可以滿足好奇心的年齡，在我又可惜已經老早跑到很遠很遠的背後去了。

但我自然是有我的關心的，我所關心的不是天文界的日蝕，而是人文界的日蝕。幾天前報上早就在報道着，我們人文界的太陽——高爾基病了，怕有不起之虞。我為有這件事情的關心，清早等報，竟成爲了我的一種小小的苦痛。日本的配報，本是很早的，但因為我住的是鄉下，總要六點過鐘才有報看。我把「雨戶」打開了，雖明知還早，但也冒着絲雨，跑到園門去看看有沒有報的到來。結果是一個空。往返了三四次，好不容易等到了報來。打開第三面來一看：

——馬克希蒙。高爾基在十八日午後三時，逝於莫斯科，享年六十八歲。

和預期着的天文界的日蝕一樣，這預期着的人文界的太陽之皆既蝕，終竟呈現到了我的眼前。後者比前者恰恰早一天。我在清晨的絲雨中接到這個消息，感覺着自己的內部也有一個在洒着絲雨的清晨。同時我又感覺着了天文界的日蝕之一個新鮮的意義，便是：

——太陽之所以要罩上黑紗，是要代表着全宇宙，爲我們的巨人吊孝。

三

關於高爾基的生涯和他的作品，我相信有不少的適當的朋友和專家在作着詳細的敘述和

闢發，我自己現在要來紀念高爾基，老實說一句貼切的話，就像小學兒童拿着塗了淡墨的玻璃片向着天空看日蝕。

高爾基於我，是太偉大了。我自己很恨我在年青時不會學好俄文，他的連書名都夠我記憶的創作業績，我所讀過的恐怕連百分之一都不上。我在十幾年前於英文中讀過他的幼年時代，於德文中讀過他的放浪者，（中篇），於日本文中讀過他的夜店，都不是他的主著。而六年前，有朋友買了一本英文的「Bystander」來送我，但迄今藏在我的書櫥裏，却還沒有讀。最近我東鱗西瓜地讀過些日本文譯的他的文學論。我的關於高爾基的作品上的智識，就只有這一點。然而我相信高爾基會容恕我，並准許我不必通過他的多量的著作，便能直覺得他的偉大。和小學兒童一樣的天文學的門外漢，對於太陽黑點，太陽質量，太陽引力等等，雖然逕直可以全不知道，然而他們曉得太陽可愛，曉得太陽很高，很可寶貴，很可崇拜，而他們自己是深深受着太陽的恩惠的。我所讀過的高爾基的著作雖然那樣少得可憐，但我所受的他的恩惠，却和所受的太陽恩惠一樣，大得無邊。高爾基的一生，不就是一部很崇高，很偉大，很富於悲壯美，而又很富於營養價的傑作嗎？是的，這樣說，實在太費辭。高爾基

一生，於我們，實在就是一個太陽。我們在他的光輝之下使自己於不識不知之間健全了起來；我們在他的光輝之下看明白了自己所應走的路；我們在他的光輝之下不好明眼張胆地去做壞事；我們在他的光輝之下自然而然地便會努力奮勉。我於遠遠的一隅，受着他的無窮的恩惠，我自己用不着慙慙，我感覺着我是有充分的資格來記念他的。

世間上最偉大的存在似乎是最謙抑無私的存在。偉大的太陽吐着自己的光，發揮着自己的能（energy），普及其恩惠於羣生，然而他自己不會吹着喇叭，說他偉大。偉大的高爾基，他於六十八年的困苦艱難的生活中，也不斷地吐着自己的光，發揮着自己的能，使他自己竟成爲了太陽一樣的偉大，然而他的謙抑，有時却使人感觸得幾乎可以流出眼淚。

我們請讀他的文學論吧。

他於我的小說修兵中揭破了典型創造的祕密。他說「語言文字之創造之藝術，即創造性格與典型的藝術，要求着想像，推測，心裁。……假如作家從二十至五十乃至數百人的商人，官吏，工人之各個人中，把其最有特質的階級的特徵，習慣，趣味，動作，信仰，話態等抽繹出來，把它們在一個的商人，官吏，工人裏面統一起來時，他以那樣的手法便可以創

造出典^③來吧。」因此，他極尊重善於創造典型的法國作家斯丹達爾，巴爾扎克，佛洛貝爾諸人。他說，他們的文學對於作為作家的他，「給與了真正深切的教育的影響」，他說他們是「真正的天才的藝術家，形式之最大的巨匠，俄國文學還沒有過這樣的作家」。而他說到他自己來時，他自己更明言着是連屠格涅甫都趕不上的。他說：「我並沒有把我自己看成為能夠創造出與奧普洛穆夫，露丁，里亞日諾夫等那樣的典型或性格，藝術的地有同等價值的性格或典型的巨匠。」

這是怎樣的謙抑呢？

他在他的論戲曲中說俄國「沒有沙士比亞，加爾德隆，洛培，都維雅，席勒，克來斯特，雨果，連斯克里普，獨吉，巴爾奕隆，塞爾多們那樣的巧妙而聰明的戲曲之製造者也沒有。」更說到有一位批評家說高爾基所作的戲劇不可不研究。而他自己却說：「研究？沒有必要：因為沒有得研究的東西。我自己做了將近二十種戲曲，但都僅是無力地連結了的舞台，在那兒的主題之線索完全經不起批評。性格——寫得並不充分，不明瞭，完全是失敗了。」又說他的「夜店是衰老了的戲曲，居今日而言，甚且可說有害。」

這是怎樣的謙抑呢？

當然，他也並不是那些偽善之徒，故意要用謙抑來以掩飾自己的空虛，故意要用謙抑來以炫示自己的尊嚴。他之所以謙抑，是因為他的經驗太豐富，所懸的理想太高遠，他不能夠對於自己滿足。他說過：「只有一個人對於自己的不滿以及要想成爲比實際的自己更好的那樣努力，便是神聖」。（我內小說修業末節）準他這個定義，高爾基不是可以稱爲聖者嗎？

高爾基是很尊重歌德的，他說，「歌德的浮士德是藝術創作之最優秀的產物，那徹頭徹尾地是心裁，是假托，更正確地說時是『意匠經營』——是把思想向形象體現了的」。我們知道浮士德的主題，就是一個人對於自己的不滿，而努力使自己完成。高爾基之所以尊重歌德，尊重浮士德，於其藝術的價值之外，怕也就是注重了這層倫理的價值吧。高爾基之所以成其爲偉大，在這兒我覺得可以找着大部分的祕密。他自身正把這種倫理體現了出來，替我們提供出了一個崇高的模範。

我自己很感覺着遺憾的，是沒有把俄文早學好，不能夠直接讀高爾基的書；而還有一個

更大的遺憾是在八年前得到有可以和高爾基接觸的機會，而我自己把它放棄了。那是一九二九年，高爾基有意把一九二七年前後的中國革命寫成一部小說，希望有中國同志和他協力，朋友們便推荐我去，然而我終因種種的羈絆，沒有達到這個目的。高爾基的那個意趣，似乎一直沒有表達出來，而中國的那段歷史以及在那段歷史之後繼續起來的洪波大瀾，一直也不會有人把它們用言語文字來凝集着的。高爾基對於蘇俄的作家，希望他們描寫中國的前衛軍，這些責任不是更直捷地應該落在我們的肩上嗎？

高爾基是死了，但他的死，我始終相信着，恰恰同於太陽之「皆既蝕」。太陽雖然蝕了，太陽其實並未絲毫受損；高爾基雖然死了，高爾基其實是常在我們的左右。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夜寫成（選自質文）

民族的傑作

小病了兩個禮拜，今天稍微舒適了一點，從清早起來便執筆起草着一篇短文叫「資本論中的五茂蔭」。草到了上電燈的時分剛好草成，恰巧晚報送來了，便息了一口氣，起身去拿晚報來看。突然見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魯迅先生於今晨五時二十五分在上海長逝了。這個消息使我呆然了好一會，我自己有點不相信我的眼睛。我疑這消息不確，冒着雨跑到鄰家去借看別種報，也一樣地記載着這個噩耗。我的眼睛便不知不覺地也醞釀起了雨意來。

由魯迅的死的最初喚起的聯想是六月十八日的高爾基的死。當高爾基的病耗在六月中旬由莫斯科傳播出來的時候，魯迅也有在上海患着重病的消息。高爾基不幸終竟死了，但魯迅先生是戰勝了病魔而凱旋。近來，時在刊物上看見先生的隨筆，該都以為先生的精神乃不減往昔，但誰期僅僅相隔四個月，先生也同樣離開了人間，跟着高爾基先生而長逝了。

接到高爾基的死耗時是六月十九日的清晨，那時天在下雨。接到魯迅的死耗的十月十九日的今天，也滿滿地在下着秋雨。想到這些情景的相同，日期數目之偶然的一致，心思忘掉

羈戀在不可知的境地上漂浮着。雨，怕是「自然」在哀悼着這個不可測算的重大的損失吧？僅僅相隔着四個月，接連失墜了兩個宏朗的大星！這損失的重大實在是不可測算的。在浸淫的雨意外外交侵着的黃昏中，我感覺着周圍的黑暗增加了重量。

我個人和魯迅先生雖然同在文藝界上工作了將近二十年，但因人事的契闊，地域的睽違，竟不會相見過一次。往年我在上海時，先生在北京，先生到廣東時，我已參加了北伐，先生往上海時，我又出了國門。雖然時常想着要和先生見面，親聆教益，洞闢胸襟，但終因客觀的限制，未會得到這樣的機會。最近聽聞先生的親近者說，先生也始終有想和我相見一面的意思，但到現在，這意思終竟無由實現了。這在我個人真是一件不能彌補的憾事。

先生在中國文壇上所留下的功績是用不着我來縷述的。中國文學由先生而開闢出了一個新紀元，中國的近代文藝是以先生為真實現義的開山，這應該是億萬人的共同認識。近年來，先生的對於前進的文藝乃至一般文化，尤其語言的大眾化與拉丁化這些工作之寄與與促進，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而先生的健鬥精神與年俱進，且至死不衰，這尤其是留給我們的一個很好的榜樣和教訓。

古人說，「蓋棺論定」，先生現在是達到了容許人們慎重地下出定論的階段了。要論評先生，我自己怕是最不適當的一個人，但我現在敢於直率地對着一些讒謗者吐出我的直覺的見解：魯迅先生是我們中國民族近代的一個傑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夜（選自質文）

不滅的光輝

魯迅先生死了，他的死有重大的歷史的意義。在我們雖然是損失，在死者却是光榮。這不滅的光輝將要永遠的照耀而且領導着我們。僅僅的哀痛號咷不足以紀念這個有意義的死。物質上的儀式，就連造銅像，立廟宇，命街名（例如把上海四馬路命名為「魯迅路」，定文藝賞金——這些我都想向文藝家協會建議——都還不足以紀念這個有意義的死。足以紀念魯迅的，是魯迅自己的文章，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對於仇敵的認識與戰鬥。沒有什麼東西能比這些再要不朽的。魯迅的遺囑裏有一條，叫不要紀念他，我覺得這句話應該作這樣的解釋，便是足以使自己不朽只有自己。

魯迅是不朽的。他叫人「管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他也希望衆人同他一樣的不朽。不朽的途徑很多，然而精神總是一致，那定然是對於惡勢力的不妥協。這種精神便是魯迅的精神，而他自己採取了小說家的路。

只要精神一致，道路就歧出也不要緊。但這歧出總要是 Convergent 而非 divergent——

總要是向着一個目標的集中，而不是無目標的或多目標的亂竄。只要是向着同一的目標，——說遠大些，就是人類解放吧——在路上的攜手沒有絕對的必要。百川殊途而同歸於海，水在海中總是要接近的。這點是必然性，超越了人的意識。

我們現在來紀念魯迅，首先應該體驗得這些精神，而這精神在魯迅的著作中是磅礴着的。

接受文學遺產的口號，在中國是一直空喊着或甚且被逆用着，由魯迅的死，這口號才獲得了它的真正的意義。魯迅在文學上所留下的遺產，是應該趁早的加以整理，流傳，而使一般的人更多得到接受的機會。

這遺產的接受，同時怕也就是繼續魯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門。「魯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傳宣着的，但這精神的真諦，不就是「不妥協」的二個字嗎？對於一切的惡勢力，魯迅的筆似乎不會妥協過一次。乃至對於病菌，他的精神都不會妥協過。據最近魯迅的令弟周作人氏的談話，說他的肺結核在十年前已經就須得靜養的。又據上海的日本醫生的診斷，說他的病假使是常人，在五年前已經是沒救的。但魯迅先生是怎樣呢？他死不妥協地，對外和惡

勢力戰，對內和結核菌戰，一直戰到了底，而英勇地完畢了他的戰鬥的一生。魯迅先生的戰鬥力的勇猛，使我們和他的日常生活疎遠的人，實在沒有想到他是患着了那樣不治的病，而且病是已經早到了垂危的地步。這情形，怕就連魯迅周圍的人都不見得是覺察着的吧？因為他絕對不會示弱於誰，他不會對誰吐出弱音的。這種精神，這秉着劍倒在戰場上的精神，這死不妥協甯玉碎毋瓦全的精神，這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值得我們繼續的。

據報載：在上海的魯迅的民衆葬上，有人演說：「魯迅是被他的敵人逼死了的，我們要替他報仇。」這話的上半句如不是新聞記者的傳譌，我看是太不經意的對於死者的侮辱。魯迅先生豈是被區區的敵人可以逼死的弱者？這樣的說辭未免太過於哭喪婆式的了。但是由這句話的說出，倒提醒了我們，我們到現在是應該發揮着理性，來認清楚魯迅先生的真正的仇敵是誰？

魯迅先生的真正的仇敵，我敢於說出一句，便是人類的仇敵，尤其我們民族的仇敵。

我們民族所膺受着的兩重的敵人，內部的封建餘孽，外部的帝國主義，這是魯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東西。魯迅先生提着筆為我們全民族在前線上戰死了，我們應該加

倍地鼓起我們的敵愾，前仆後起地，繼續着奮戰，——這才是紀念魯迅的最上的途徑，而這樣替我們民族「報仇」，也就完成了魯迅替我們遺留下來的責任。

魯迅先生始終是人類的鬥士，民族的精英，有人要否認這種評判而加以歪曲的，也就是魯迅的真正的敵人。這敵人，我看，倒反而有好些藏在了自命爲魯迅的「親友」者裏。例如日本的一位有名的集納主義者吧。他在上海和魯迅喝過幾次茶，便把自己表現得來就像是魯迅的百年的知友一樣，提起筆來便魯迅長魯迅短的寫着。

——我對於馬克斯的著作不會讀過一頁。

——蘇聯幾次請我去，我都沒有點頭，我倒很想到日本去遊歷。……

這樣，據說，是魯迅親自對他所說的話。這話有點令人礙難相信，即使有，也怕是臨場的一種煙幕，然而落到那位集納主義者的筆下，不費力地，便把魯迅粉飾成爲了一位「親日作家」。魯迅死時，日本的某報是大大地登載着這樣的頭銜的。這——不是對於魯迅的重大侮辱嗎？

這樣的「親友」，——我覺得，纔真正的可怕，而且同時也就是要替魯迅復仇者的真正

的對像！

敵人以及人的面孔出現，友人以敵人的面孔出現，這本是常有的事情，然而却爲常人所不能識辨。

吸血鬼們的美人畫皮，安得魯迅先生再起來，替我們多多地剝奪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選自光明）

俠情和友誼的紀念

楊凡君把高爾基的文學論參照着三種日譯本翻譯成了中文，一天他拿到我寓裏來給我看，真真是使我吃了一驚。我不知道他是幾時着手的，竟不聲不響地做了這項重要的工作。

我認識楊凡君是第二次到日本以後，回憶起來已經是四五年前的事了。他在國內本是做過相當的工作的人，到日本來又住了四五年，因為沒有學費，他一面苦工，一面讀書，全靠自己的左手一足，在海外住了這樣長久的歲月。當他在埋頭苦學的時候，對於外事少有積極的參加，因此便招來了一部份朋友的斥責，說他消極。但我是比較明白地知道他的，他的積極的一貫的精神是並沒有因歲月和艱難而被消磨了的。他在堅實自己的學業之外，也做過不少的有益的事情，不過他不善利用集納主義以作自我宣傳吧了。他做事情是踏實而敏捷的，單拿這部文學論的譯述來便可以證明像他那樣和我接近的人，直到工作完成了才讓我^{~~~~~}知道，這除使我吃了一驚之外，更是使我確切地明白了他的爲人的。

記得是去年的十月六號，我應了東京中國青年會的招請，去作過一次公開講演。有一部

分偏狹的人在講演畢後演過一次「擲果」的悲喜劇，弄得一千多人的聽衆滿堂嘩然。那時的聽衆，百分之八十可說都是關心着我的友人，就是那少數「擲果」的人，我也相信他們對於我的私情也不是有什麼不可解的仇恨，他們是爲他們的義務所迫而做着他們所應分做的事，我對於他們自信是很能了解的。但在當場中使我懷着戒心的倒是另外有一羣和我一樣熟習的「眼睛」。在這一羣「眼睛」環視之中騷擾發生了出來。而在這一羣的「眼睛」環視中，從那騷擾着的聽衆裏面，挺身出來跑到我周圍來掩護我的，最先是楊凡君和朱誥君兩位。他們的勇敢，敏捷，不顧危難的俠情和友誼，在我是深深地銘感着的。

朱誥君在兩月前已經早回中國去了，現在楊凡君把這部文學論翻譯了出來，也應着母國的呼召，要回去盡他的子民的責任。楊君說，他在兩三天內便要動身了，這部文學論的譯出便是他苦學了四五年的紀念，他又說，近來因爲到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很多，他一面教導他們的日本文，每月可以有得八九十元的收入，生活是毫無問題的，然而這樣長久繼續下去，爲他的良心上所不許可。最後，他又叫我爲他的這部譯文寫篇序。他的志趣使我感觸得跨出了眼淚，這寫序的責任，在私情和公誼上，我都是義不容辭的。

高爾基是才離開了我們而長逝了的革命的聖人，他的這部文學論不僅是我們二十世紀的做文學者的精神上的糧食，同時也是我們做人者的精神上的糧食。做文和做人並不是兩件事，把入與文分開了的文學是邪道文學。高爾基把他六十八年間做文同時又是做人的經驗活鮮鮮地紀錄了出來，他的敘述的誠懇，切實，明白，公允，他的內容的宏博，淵深，透闢，精到，他的對於人類愛，正義愛的深厚，普遍，真摯，熱烈，不僅為向來的文藝專家們所機械式地組織出的文學論美學論之類的著述所未具有，便是歷代的聖者替我們人類所遺留下的指南在效力下能和他比肩的都是少見。他是以身作則，不折不扣地用血來寫出了他的文章。用腦寫出來的文章可以教訓人，用血寫出來的文章可以感化人，但感化的力量是勝於教訓的。這部文學論之被人尊重，決不是偶然的事體。

文學論在中國早就有零碎的介紹的，據我所知道的，有林林君的選擇，他只選擇了文藝放談，關於創作技術，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關於現實，關於詩底主題的五篇，收爲了質文社「文藝理論叢書」第五種。此外還有零星的翻譯散見於各種雜誌。整個的選擇，或者怕要以楊凡君的這部爲癩矢吧。凡是有益的著作，關於他的介紹或翻譯是不嫌其重複的，

尤其像這本文學論，這是應該「傳抄十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眠」的寶典，不怕前乎楊君者已有人，即使後乎楊君者更有人，都是我們所應當極端歡迎的事體。我們試把耶穌教的傳播聖經的一事來考慮一下吧。單就譯成中文的來論，有文言譯，有白話譯，而白話之中又有官白，有蘇白，甬白，有福州白，廣州白……幾乎全國的方言都個別地被採用了。這種步驟是值得我們仿效的地方，我希望繼楊凡君而後，還有各種新文字的譯本出世。

至於這文學論的詳細內容，已經有這全譯出世了，用不着我再來尋章摘句地介紹。剩給我們的工作便是熟讀它，推廣它，實踐它，在可能的範圍內擴充它，遵循着高爾基所替我們遺留下來的指路碑，更進行着高爾基所剩下來的正確的路。

譯者的楊君不日也快要回國了，回國後不必一定是做文學上的工作，但做文與做人並沒有兩樣，我希望楊君要始終本據着正確的理論把自己的一生做成一篇傑作。這篇傑作如不完成，介紹高爾基的責任是不能夠說已經完畢了的。我拉雜地寫出了這些意見來作為本譯書的序，兼以作為對於楊君的臨別贈言。（選自光明）

我的作詩的經過

好些朋友到現在都還稱我是「詩人」，我自己有點不安，覺得「詩人」那頂帽子，和我的腦袋似乎不大合式。不過我做過詩，尤其新詩，是事實。有過些新詩集本子行世也是事實。這些事實雖只有十幾年的歷史，而這歷史似乎已經要歸入考證學的部門了。我最近看了一位批評家（一）批評我的詩，他以瓶爲我的「最後的詩」，是「殘餘的情熱的最後的火花」；又說我的「最好的詩是發表在創造週報上的詩，然而不曉得什麼原故，沫若詩集裏（現代版）並沒有收集」。他竟全不知道在瓶後還有一部更長的「連續的詩篇」叫恢復，而創造週報裏的那些詩是收在名叫前茅的一個集子裏面的。這恢復和前茅的兩個集子在現代版的初版沫若詩集裏也都是包含着的。

鑒於有這樣人爲的湮滅，又鑒於到了現在都還有人對於我的詩抱着批評的興趣，我便起了心，索性讓我自己來寫出這一篇我的作詩的經過。

詩，假如要把舊詩都包含在裏面，那我的作詩的經過是相當長遠的。我自己是受科舉時

代的餘波淘蕩過的人，雖然沒有做過八股，但却做過「賦得體」的試帖詩，以及這種詩的基步——由二字至七字以上的對語。這些工作是從八歲時動手的。但這些工作的準備，即讀詩，學平仄四聲之類，動手得尤其早，自五歲發蒙時所讀的三字經書詩正文詩品之類起，至後來讀的詩經唐詩三百首千家詩之類止，都要算基本工作。由這些基本工作及練習，到十三歲進小學受新式教育為止，雖然也學到了一些舊詩的濫調，時而也做過一些到現在都還留在記憶裏的絕詩的短章，但是真正的詩的趣味和才能是沒有覺醒的。

我的詩的覺醒期，我自己明確地記憶着，是在民國二年。那時候我已經二十二歲了，還是成都高等學堂的一年生。當時的四川教育界的英文程度是很低的，在中學校裏讀了五年的英文只把匡伯倫的廿世紀讀本的前二本讀了，但那其中的詩是除外的了：因為那時候的英文教員照例不教詩；他們說詩沒有用處，其實他們有一多半是讀不懂。民國二年進了高等學校的實科，英文讀本仍然是匡伯倫。大約是在卷四或卷五裏面，發現了美國的龍費洛（Longfellow）的箭與歌（Arrow and Song）那首兩節的短詩，一個字也沒有繙字典的必要便唸懂了。那詩使我感覺着異常的清新，我就好像第一次才和「詩」見了面的一樣。詩的原文我不

記得了，目下我手裏也沒龍費洛的全集無由查考，但那大意我是記得的。那是說，詩人有一次射過一隻箭，箭影飛去了，但後來又發現着，在一座林子裏面；詩人有一次唱過一首歌，歌聲飛去了，但後來又發現着，在一位朋友的耳裏。就這樣一個簡單的對仗式的反復，使我悟到了詩歌的真實的精神。並使我在那讀得爛熟，但絲毫也沒感覺受着她的美感的一部詩經中，尤其國風中，才感受着了同樣的清新，同樣的妙美。

但在我們的那個時代是鄙棄文學的時代，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口號成爲了一般智識階級的口頭禪，凡是稍微有點資質的人都有傾向於科學或實業的志願，雖然當時的教育在這一方面也並不能滿足得那樣的要求。就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像我這樣本是傾向文學的人，對於文學也一樣的輕視。雖然詩的真面目偶爾向自己的悟性把面罩揭開了來，但也拒絕了她，沒有更進一步和她認識的意慾。我就是就在民國二年的下半年離開了四川的，而且就在那歲的年底離開了中國。離開四川是因爲考上了天津的軍醫學校，離開中國是因爲不滿意那軍醫學校而跑到了日本。離開四川時是一本文學的書也沒有帶的，離開中國時，只帶着一部在北平偶爾買來消遣的昭明文選，但這部書到了日本以後也是許久沒有繙閱過的。

我到得日本是民國二年的正月，費了半年工夫考上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豫科——那時的留學生是要住一年豫科，再住二年本科然後昇進大學的。在豫科的第二學期，民國四年的上半年，一位同住的本科生有一次從學校裏帶了幾葉油印的英文詩回來，是英文的課外讀物。我拿到手來看時，才是從太戈兒的新月集（*The Crescentmoon*）上抄選的幾首，是岸上（*On the Seashore*）、睡眠的偷兒（*Sleepstealer*）和其它一兩首。那是沒有腳韻的，而多是兩節，或三節對仗的詩，那清新和平易逕直使我吃驚，使我一躍便年青了二十年！當時日本正是太戈兒熱流行着的時候，因此我便和太戈兒的詩結了不解的緣，他的新月集，園丁集（*Gardener*），幾唐伽里（*Gitanjali*），愛人的贈品（*Lover's Gift*），譯詩伽毗爾百吟（*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戲劇暗室王（*The King of Black chamber*），我都如饑似渴地買來讀了，在他的詩裏面感受着詩美以上的歡悅。在這時候我偶爾也和比利時的梅特靈克的作品接近過，我在英文中讀過他的青鳥和唐太幾之死，他的格調和太戈兒相近，但太戈兒的明朗性是使我愈見愛好的。

既嗜好了太戈兒，便不免要受他們的影響。在那個時期我在思想上是傾向着汎神論（*Pantheism*）。

ntheism) 的，在少年時所愛讀的莊子裏面發現出了洞闢一切的光輝，更進而開始了對於王陽明的崇拜，學習靜坐，學習致良知的工夫。有一次自己用古語來集過一副對聯，叫着「內聖外王一體，上天下地同流」，自己非常得意。那時候的性向，差一步便可以跨過瘋狂的門闕。把我從這瘋狂的一步救轉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戀愛吧，但在這兒我不能把詳細的情形來敘述。因為在民國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戀愛發生，我的作詩的慾望才認真地發生了出來。女神中所收的新月與白雲，死內誘惑，別離，維奴司，都是先先後後爲她而作的。辛夷集的序也是民五的聖誕節我用英文寫來獻給她的一篇散文詩，後來把她改成了那樣的序的形式。還有牧羊哀話裏面的幾首牧羊歌，時期也相差不遠。那些詩是我最早期的詩，那兒和舊式的格調還沒有十分脫離，但在過細研究過太戈兒的人，他可以知道那兒所表示着的太戈兒的影響是怎樣地深刻。

在和安娜戀愛以後另外還有一位影響着我的詩人是德國的海涅 (Heine)，那時候我所接近的自然只是他的戀愛詩，他的詩表示着豐富的人間性，比起太戈兒的超人間性的來，我覺得更要近乎自然。這兩位詩人的詩，有一個時期我會經從事逐譯，尤其太戈兒的詩我選譯了

不少。在民六的下半年因為我的第一個兒子要分娩，沒有錢，我便輯了一部太戈兒詩選，用漢英對照，更加以解釋。寫信向國內的兩個大書店求售，但當時我在中國沒有被人知道固不用說，就是太戈兒也是全未被人知道的，因此在兩家大書店的門上便都沒有打響。海涅詩選我在民七的暑間又試辦過，但也同樣地沒有打響。

民七的秋間我已經昇進了福岡九州帝大醫學部，住在博多灣的海岸上。在那時做的鷺，新月與晴海，春愁，詩明白地還在太戈兒與海涅的影響之下。

民八以前我的，乃至任何文字，除抄示給幾位親密的朋友之外，是從沒有發表過的。當時胡適們在新青年上已經在提倡白話詩並在發表他們的嘗試，但我因為處在日本的鄉下，雖然聞聽了他們的風聲却不會瞻仰過他們的實際，新青年雜誌和我見面是在民九回上海以後。我第一次看見的白話詩是康白情的送許德珩赴歌洲（題名大意如此），是民八的九月在時事新報的學燈欄上看見的。那詩真真正正是「白話」，是分行寫出的「白話」，其中有「我們喊了出來，我們做得出去」那樣的辭句，我看了也委實是吃了一驚。那樣就是「白話詩」嗎？我在心那里懷疑着，但這懷疑却喚起了我的胆量。我便把我的舊作抄了兩首去，一首就

是驚薦，一首是抱和兒在博多灣海浴（此詩女神中似有，詩集中未收）。那時的學燈的編輯是郭紹虞，我本不認識，但我的詩寄去不久便發表了出來，第一次看見了自己的作品印成鉛字，真是有說不出來的喜興，於是我的胆量也就愈見增大了，我把已成的詩和新得的詩都絡續寄去，寄去大多是登載了出來，這不用說是增進了我的作詩的興會。

民八是五四運動發生的一年，我們在那年的夏天，和國內的運動相應由幾位朋友組織過一個集會，名叫「夏社」，幹過些義務通信的事情。因為要和國內通信，至少須得定一份國內的報，當時由大家選定了時事新報，因此才得以看見學燈，才得以看見康白情諸人的詩來供我的戟刺，這要算是偶爾的機緣。假如那時訂閱的是申報時報之類，或者我的創作慾的發動還要遲些，或甚至永不見發動也說不定。在我接觸了時事新報後郭紹虞的學燈編輯似乎沒有持續到兩個月，他自己便到歐洲去了，繼他的後任的是宗白華。白華接事後，他有一個時期似乎不高興新詩，在學燈上不見有新詩發表，我寄去的東西也都不見發表出來。等到後來我同他通過一次信，是論墨子的思想，這信是在學燈上發表了的，深得了他的同情，他便和我通起了信來，並把我先後寄去存積在那兒的詩，一薈地拿出來發表，在民八民九之交的學

燈欄，幾乎天天都有我的詩。

我因為自來喜歡莊子，又因為接近了太戈兒，於汎神論的思想感受着沒大的牽引。因此我便和歐洲的大哲學家斯皮諾沙 (Spinoza) 的思想，德國的大詩人歌德 (Goethe) 的詩，接近了起來。白華在那時也是傾向於汎神論的，這層便更加促進了我們兩人的接近。他時常寫信來要我做些表示汎神論的思想的詩。我那時候不知從幾時起又和美國的惠特曼 (Whitman) (一一)的革葉集，德國的華格納 (Wagner) 的歌劇已經接近了，兩人也都是有點汎神論的色彩的，而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種把一切的舊套擺脫乾淨了的詩風和五四時代的暴烈突進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澈底地爲他那雄渾的豪放的宏朗的調子所動盪了。在他的影響之下，應着白華的鞭策，我便做出了立主也球邊上 怒號，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晨安，鳳凰涅槃，天狗，心燈，爐中煤，巨炮的教訓，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詩來。這些都是由白華在學堂燈欄上替我發表了的，尤其是鳳凰涅槃把學堂的面幅整整佔了兩天，要算是闢出了一個新記錄。

地球我的母親是民八學校剛好放了年假的時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岡圖書館去看書，突然受了詩興的襲擊，便出了館，在館後僻靜的石子路上，把「下駄」(日本的木屐)

脫了，赤着腳蹣跚來踱去，時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親」親呢，去感觸她的皮膚，受她的擁抱。——這在現在看起來，覺得是有點像發狂，然在當時却委實是受着迫切。在那樣的狀態中受着詩的推盪，鼓舞，終於見到了她的完成，便連忙跑回寓所去把來寫在紙上，自己覺得就好像真是新生了的一樣。詩寫好了，走到近處的一位廣東同學寓裏去，那人家在橫濱，正要回去過年，他有一口大皮篋，自己拿不動要去雇人，我便想到我一肚皮的四海同胞的感念不在這時候表現出來是不行的，因此我便自告奮勇替他扛在肩上，走了兩里路的光景把那朋友送上車站去上車。自己是愉快得了不得。

鳳凰涅槃那首長詩是在一天之中分成兩個時期寫出來的。上半天在學校的課堂裏聽講的時候，突然有那詩的意趣襲來，便在抄本上東鱗西爪地錄出了那詩的前半。在晚上行將就寢的時候，詩的後半的意趣又襲來了，伏在枕上用着鉛筆便只是火速的寫，全身都有點作寒作冷，連牙關都只是打戰。就那樣把那首奇怪的詩也寫了出來。那詩是在象徵着中國的再生，同時也是我自己的再生。詩語的定型反復，是受着華格納歌劇的影響，是在希圖着詩歌的音樂化，但由精神病理學的立場上看來，那明白地是表現着一種神經性的發作。那種發作大約

也就是所謂「靈感」(inspiration)吧？

在民八民九之交，那種發作時時來襲我；一來襲我，我便和扶着品筆的人一樣，便寫起詩來，有時連寫也寫不及。但這種發作期不久也就消失了。

民九的五月宗白華也卸下了學燈編韓的責任到德國去留學，繼他的後任的是我們已故的「大哲學家」李石岑。這位李先生也照常找我投稿，但他每每給我以不公平的待遇，例如他要將兩個人或三個人的詩同時發表時，總要把我的詩放在最後。有一次他把我的詩附在另一位詩人的詩後發表了，但那位詩人的詩却是我在學燈上發表過的嗚咽一詩的抄襲，僅僅改頭換面地更換了一些字句。這件微細的事不知怎的就像當頭淋了我一盆冷水。我以後便再沒有爲學燈寫詩，更把那和狂濤暴漲了一樣的寫詩慾望冷下去了。

有些人說作家須得冷，這或許是一片真理。但無論是怎樣冷的作家，他所需要的是自己的冷，而不是他人對於他的冷。對於一位作家的冷遇冷視，對於一篇作品的冷言冷語，對於作家是最可怕的毒。有些世故很深的人是有意識地利用這項冷毒爲武器的。這比任何毒惡的罵還要厲害。這是一種消極的殺人法，繼母虐待兒女，有打不罵，而只不給以充分的糧食，

批
報
(比較痛)

使之漸進地餓死者，便是這一種。我自己是受慣了冷害的人，大約冷的免疫性是已經有了的，雖然時而仍不免其覈束，而對於享有大名的人對於年青人的冷言冷語尤其感覺不平。

在這兒我順便要插說兩件事體，一件是我說「翻譯是媒婆」，一件是郁達夫最初為創造季刊登預告時的廣告文中有一句牢騷話，說「有人壟斷文壇」。這兩件故事，都是因李石岑而發的。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李君對我每每加以冷遇，有一次把我一篇自認為煞費苦心的創作登在一篇死不通的翻譯後面，因而便激起了我說「翻譯是媒婆，創作是處女，處女應該加以珍重」的話。這話再經腰斬便成爲「翻譯是媒婆」，這使一些翻譯家和非翻譯家惱恨至今，一提起這句話來，就像有點咬牙切齒之痛。恨這句話的人有好些自然知道是出於我，但有大多數我相信並不明這句話的來源，只是人云亦云罷了。但其實「翻譯」依然是「媒婆」，這沒有過分的「捧」，也沒有過分的「罵」。「媒婆」有好的有不好的，翻譯也有好的有不好的。要說「媒婆」二字太大衆化了有損翻譯家的尊嚴，那就改雅致一點，改爲「紅葉」，爲「蹇修」，或新式一點，爲「媒介」，想來是可以相安無事的。單是說翻譯，拿字數的多寡來說，能夠超過了我的翻譯家，我不相信有好幾個。拿着半句話便說我在反對翻譯，或

郭沫若代表作選

創造社的人反對翻譯，這種婆婆媽媽的邏輯，怕是我們中國的特產。

達夫的「蘆斷文壇」那句話也被好些多心的人認為是在譏諷文學研究會，其實是另外一回事。在一九二〇年前後，達夫在成爲創造社同人之前，有一個時期是民鐸社的社友。民鐸社那時出着一種雜誌就叫民鐸，是李石岑在主編，李之於民鐸頗有點獨裁者的形勢，因此他個社裏人都對他噴有煩言。又加以李在編學燈，達夫在一九二一年初頭做了那篇處女作（？）銀灰色的死，寄給石岑，要他在學燈發表，然而寄去三個月，作品不見發表，連回信也都沒有。鼎鼎大名的郁達夫先生在未出名時也受過這樣的冷遇，這是富有教訓意義的一段逸事。這事是那年的六月我們爲創造社的組織聚首在東京時，他親自向我提起的，並叫我回上海後從李處把那篇小說稿取回。然而在我六月尾回上海後，不久那篇小說却在學燈上和世人見面了。這些便是使達夫先生寫出了「蘆斷文壇」那句話的動機，那時李石岑還沒入文學研究會，郁達夫也和文學研究會的人沒有交涉，我相信他寫那句話時，並不會有文學研究會存在他的意識裏面。然而不幸達夫是初回國，對於國內的情形不明，一句無存心的話便結下了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的不解的仇恨。

舊事重提，一扯便不免扯得太遠。總之，在我自己的作詩的經驗上，是先受太戈兒諸人的影響，力主沖淡，後來又受了惠特曼的影響才奔放了起來的。那奔放一過着外部的冷氣又幾乎凝成了冰塊。有好些批評家不知道我這些經過，以為那些奔放的粗暴的詩是我初期的嘗試，後來技巧增進了才漸漸地沖淡了起來，其實和事實不符。我自己本來是喜歡沖淡的人，譬如陶詩頗合我的口味，而在唐詩中我喜歡王維的絕詩，這些都應該是屬於沖淡的一類。然而在五四之後我却一時性地爆發了起來，真是像火山一樣爆發了起來，這在別人看來雖嫌其暴，但在我是深有意義的，我在希望着那樣的爆發再來。

我和歌德接近也是在民八的暑間，那時我譯過他的孚士德的「夜」，在書齋中的那一場獨白，是在那年的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發表了的。第二年又譯過孚士德第二部第一幕的「風光明昧的地方」也是在學燈上發表過。因為我有這兩次的發表，在民九的初夏便接到當時的共學社的慫恿，從事孚士德的全譯。在暑假中只譯完了第一部，却沒有得到發表的機會。

此外關於詩的工作比較稱心的，有卷耳集的翻譯，魯拜集的翻譯，雪萊詩的翻譯，但這些於我的詩作經過都不能夠劃分出時代。創造週報時代做的一些詩有第二期的惠特曼式恢復

的形勢，但因周圍的沉悶局勢和詩的英雄調不相稱，終於沒有做得幾首便又消逝了，「瓶」是一種獨創的形式，那是在五卅直前的一段插話。五卅一來，那「瓶」也真如「一個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了。恢復是一九二八年（民十七）在滬大病後在病的恢復期中所做的，裏面也還有些可讀的詩，但嫌氣魄不雄厚，而有時更帶着濃重的悲抑氣味。

我對於詩仍然是沒有斷念的，但我並不像一般的詩人一樣，一定要存心去「做」。有人說我不努力，有人說我投降了散文，這些非難似乎都沒有觸着我的本心。我自己的本心在期待着，總有一天詩的發作又會來襲擊我，我又要如冷靜了的火山從新爆發起來。在那時候我要以英雄的格調來寫英雄的行為，我要充分地寫出些為高雅之士所不喜歡的粗暴的口號和標語。我高興做個「標語人」，「口號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詩人」。我尤不相信，只有楊柳才是樹子，而木棉（二）却是動物。

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夜（選自質文）

【註一】待術郭沫若詩歌的反抗精神（今代文藝第二期）。

【註二】此詩人余初譯為恢覺莽（見晨安及匪徒頌），余曾譯其長詩「坦道吟」寄白華，此稿恐已遺失。

【註三】南方多此木，一名英雄樹。

們

們！

中國話中有着你的存在，
我和瞥見了真理一樣高興。

你的出現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起頭，
你在文言中是遭了排斥的，

文人的筆下跋扈着「等」，「輩」，「之類」，「之流」。
大眾在口頭雖然也很和你親近，

但於你的存在卻沒感覺着啓迪的清新。

我自己的悟性也未免麻木不仁；

我和你相熟了四十多年，

真正的相識才開始在一九二六年「九一八」的今天！

們呦，我親愛的們！

你是何等堅實的集體力量的象徵，

你的宏朗的聲音之收鼻而又閉唇。

你鼓盪着無限的潛沉的力量，

像灼熱的融崖在我的胸中將要爆噴。

你現今已有一套西式的新裝，

這新裝於你真是百波羅地合身。

哦！ Mni Mni Mni Mni

你可不是 MARKX 和 LENIN 的合體？

你可不是 MICHELANGELO 與 BEETHOVEN 的和親？

你是「阿爾法」和「哦美伽」，

你是序言與結論。

你在感性上的荷電，智性上的射能，
是多麼豐富而有力的嘍，
你這簡單的超魔術的——咒文！

當我感覺着孤獨的時候，

我只要把你，和我或我的親近者，結在一道；

在我的腦中迴環得這樣的幾聲：

我們，咱們弟兄們，同志們，年青的朋友們……

我便勇氣百倍，筆陣可把千人橫掃。

當我感覺着敵愾的時候，

一切憎恨者的存在湧到我的眼前，

走狗，漢奸，劊子手，喪心病狂的文化催殘者，和平破壞者……

這些都聯結成一道戰線；
我悲憤着你這時是受了這些儕輩的強姦。
這悲憤的力，你給與了我，
是使我加倍地努力的源泉。

哦，們呦，我親愛的們！

中國話中有着你的存在，

我真真是和瞥見了真理一樣的高興。

我要永遠和你結合着，融化着，

不讓我這個我可有單獨的一天。

我也希望着那些可憎恨的存在，

不久便要失掉那強迫你的機緣。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作（選自光明）

